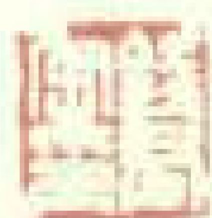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一，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上海中醫學院

（清）戴天章 輯撰

瘟疫明辨

中國醫學大成

瘟疫明辨提要

上元縣志云。戴天章字麟郊。邑庠生。少師林青雷習舉子業。好學強記。所讀史能通部逆背。如瓶瀉水狀。謂時文干祿。不足爲研求有用之學。自天文地理射弋。以及書畫琴弈之類。無不探微極要。尤精醫理。博覽深思。活人無算云云。吳又可貫通古今。融以心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濛。揭日月於中天矣。先生目擊心傷。取吳子之原本。或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通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症之始。故卷一。辨氣、辨色、辨脈、辨舌、辨神。辨時疫與風寒異氣。時疫與風寒異受。辨傳經、辨兼症。如兼寒、兼風、兼暑、兼瘧、兼痢。辨夾症。如夾痰水、夾食、夾鬱、夾血、夾脾虛、夾腎虛、夾亡血、夾疝、夾心胃痛、夾哮喘。其卷二。列表證症候三十二條。卷三。列裏證症候四十一條。其卷四。列治法。分汗、下、清、和、補五法。及四損、四不足、

三復、辨似等診療諸法。再辨遺症。屬病後不表裏症。如發腫、發頤、發瘡、發痿、索澤、發蒸。婦人妊娠。皆當分別治之。卷末。諸方八十四道。以備各症之應用。本書戴氏存存書屋原名廣瘟疫論。歙縣鄭奠一改名瘟疫明辨四卷。書雖易名。而原文並無改竄。厥後陸九芝又改名廣溫熱論。將本書瘟疫二字。改易溫熱。原文卽有增刪。是書辨論精確。又經炳章慎密重校。增以眉評。關於瘟疫溫熱治療之道。可謂詳盡之至。

原序

瘟疫一症。歷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黄芩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三承氣湯、麻黄升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症。爲汗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指其名爲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本傷寒立論。而互爲區別之書。非專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辨症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從症上細辨。則不必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治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則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露飲、黄連解毒湯、三已效方、涼膈散、人參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未正其名。易老東垣。大羌活湯、九味羌活湯。立方更備。而亦無專書。無特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蒙。揭日月於中天矣。顧其書具在。而

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其書。而不能信者無怪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症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症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症之法耳。愚目擊心傷。不揣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注釋。或增訂。或删改。意在辨温疫之通體異於傷寒。而尤慎辨於見症之始。故首增辨氣、辨色、辨脈、辨舌、辨神諸論於開卷。使閱者一見瞭然。則吳子之書。人人可用。而瘟疫之橫夭者少。生全者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

戴麟郊北山序

重刻序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邃醫學。所論著傷寒雜病諸書。及玆註論、瘧論、廣瘟疫論。凡十數種。皆先世父雪村先生。行楷細字錄藏於家。近日書坊有刻本瘟疫明辨四卷。祖啓購閱之。卽先大父存存書屋廣瘟疫論也。雖易其名。幸未改竄其文。不知何人誤刻爲歙人鄭某之書。在先大父固不爭此。而子孫見之。不容不正也。因出存存書屋本校而刻之。以糾訛傳。廣先德。因歎傷寒一書。註者百家。至程郊倩。實爲獨闢鴻蒙。後有慈溪柯韻伯論翼出。而傷寒一書。歎觀止矣。瘟疫一證。古無成書。至吳又可。實爲獨闢鴻蒙。更有先大父此書出。而瘟疫之書。歎觀止矣。事固有更閱數十年而後得所折衷者。此類是也。代生名賢。民何幸與。

乾隆四十有三年秋七月孫祖啓謹識

上元縣志

戴天章。字麟郊。邑庠生。少師林青雷。習舉子業。好學強記。所讀經史。能通部逆背。如瓶瀉水狀。謂時文干祿。不足爲硏求有用之學。自天文地理射弋。以及書畫琴弈之類。無不探微極要。尤精醫理。博覽深思。活人無算。謝之金。揮不受。四方淹雅名流至。必下榻請教。性樂推解。友朋中或來就食。更贈餘資歸而舉火。課諸子督以勤苦力學。晚號北山。學者稱北山先生。長子瀚。字巨川。雍正元年癸卯一甲第二名進士。恭遇覃恩。勅贈文林郞翰林院編修。例贈中憲大夫。乾隆辛卯。孫翼子官御史。再遇覃恩。貤贈朝議大夫。如其官。

瘟疫明辨目錄

卷一

卷二 表症

卷二 裏症

卷四

卷末

瘟疫明辨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輯撰
鄞縣　曹赤電炳章眉評

卷一

一辨氣

風寒。氣從外收斂入內。病無臭氣觸人。間有作臭氣者。必待數日轉陽明府症之時。亦只作腐氣。不作尸氣。瘟疫氣從中蒸達於外。病卽有臭氣觸人。輕則盈於床帳。重則蒸然一室。且專作尸氣。不作腐氣。以人身藏府氣血津液。得生氣則香。得敗氣則臭。瘟疫。敗氣也。人受之。自藏府蒸出於肌

表。氣血津液。逢蒸而敗。因敗而溢。溢出有盛衰。充塞有遠近也。五行原各有臭氣。木臊、金腥、心焦、脾香、腎腐。以臭得其正。皆可指而名之。若瘟疫。乃天地之雜氣。非臊。非腥。非焦。非腐。其觸人不可名狀。非鼻官精者。不能辨之。試察廁間糞氣。與凶地屍氣。自判然矣。辨之既明。治之毋惑。知爲瘟疫。而非傷寒。則凡於頭痛發熱諸表症。不得誤用辛溫發散。於諸裏症。當清當下者。亦不得遲回瞻顧矣。

二辨色

風寒。主收斂。斂則急。面色多繃急而光潔。瘟疫。主蒸散。散則緩。面色多鬆緩而垢晦。人受蒸氣。則津液上溢於面。頭目之間多垢滯。或如油膩。或如烟熏。望之可憎者。皆瘟疫之色也。一見此色。雖頭痛發熱。不宜輕用辛熱

發散。一見舌黃煩渴諸裏症。即宜攻下。不可拘於下不厭遲之說。

三辨舌

風寒在表。舌多無胎。即有白胎。亦薄而滑。漸傳入裏。方由白而黃。由黃而燥。由燥而黑。瘟疫一見頭痛發熱。舌上即有白胎。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黃。或粗如積粉。若傳經入胃。則兼二三色。又有白胎即燥與至黑不燥者。大抵疫邪入胃。舌胎頗類風寒。以兼濕之故而不作燥耳。惟在表時舌胎白厚。異於傷寒。能辨於在表時。不用辛溫發散。入裏時而用清涼攻下。斯得矣。

入裏類風寒在表異於傷寒

四辨神

風寒之邪傷人。令人心知所苦。而神自清。如頭痛作寒熱之類。皆自知之。至傳裏入胃。始神昏譫語。緣風寒爲天地正氣。人氣與之乖忤而後成邪。故其氣不昏人神情也。瘟疫初起。令人神情異常而不知所苦。大概躁者居多。或如癡如醉。擾亂驚悸。及問其何所苦。則不自知。即間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夢寐不安。閉目即有所見。有所見。即譫妄之根。緣瘟疫爲天地邪氣。中人人病。中物物傷。故其氣專昏人神情也。

五辨脈

瘟疫之脈。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別。風寒從皮毛而入。一二日脈多浮。或兼緊兼緩兼洪而皆浮。迨傳入裏。始不見浮脈。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瘟疫從中道而變。自裏出表。一二日脈多沉。迨自裏出表。

傳表脈始浮兼風寒脈

亦兼浮時疫與風寒之脈辨浮與不浮又模糊不清視症之區別緊要處

石室秘錄治外感初起方用柴胡荆芥法半夏黃芩甘草各一錢則邪散身涼以謂所以用芩

脈始不沉。乃不浮不沉而數。或兼弦兼大。而皆不浮。其至數則模糊而不清楚。其初起脈沉遲。勿作陰寒斷。沉者邪在裏也。遲者邪在陰分也。脈象同於陰寒。而氣色舌胎神情。依前諸法辨之。察脈之後再以此辨之便不誤矣自不同於陰寒。或數而無力。亦勿作虛視。緣熱蒸氣散。脈不能鼓指。但當解熱。不宜補氣。受病之因有不同。故同脈而異斷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氣

風主疏泄。寒主凝泣。二氣雖有不同。然皆冷而不熱。其中人也。鬱而不宣。方其初受在表。均宜溫散。麻黃湯、桂枝湯、芎蘇、十神、神朮等方。皆散寒之劑。非解熱之劑。時行之氣。屬濕溫二氣合成。熱而不冷。其中人也。立蒸而腐敗。方其初傳在表。即宜涼解。大青龍湯、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湯、葳蕤

者使邪不得挾火以作殃。蓋溫散藥中稍佐寒涼之味。面面俱到。亦猶桂枝湯中用芍藥。又兒病外感。以其體屬稚陽。於溫散中亦宜稍佐寒涼之味。又柴胡人第知為少陽藥。而不知亦

湯、大羌活湯、人參敗毒散。皆解熱之劑。非散寒之劑也。以解熱之劑治風寒。輕則寒中嘔利。重則厥逆亡陽。以散寒之劑治瘟疫。輕則衄渴譫妄。重則枯竭亡陰。此氣之不可不辨也。

辨時行疫癘與風寒異受

風寒從表入裏。自皮毛而肌肉。而筋脈。而胸膈。而腸胃。一層漸深一層。不能越此而入彼。故汗不厭早。下不厭遲。爲和爲解。淺深毫不可紊。以其氣皆屬冷。一層收斂入一層。必待寒化爲熱。邪斂入內。方可攻下涼解。否則邪未入裏。預用攻利涼解。虛其裏氣。反引表邪內陷。而成結胸痞利諸險證也。時疫從口鼻而入。先中中焦。後變九傳。其傳自裏出表。雖出表。而裏未必全無邪留。經過之半表。未必全無邪干。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爲和

爲肺經藥也故外感藥多有用之者傳氏之方多採秘錄中也

風寒化熱之遲速當視其人之氣體熱重之人少受外感卽易化熱入手之治當兼顧及之不可以其風寒而一味溫

爲解。淺深必不可拘。以其氣皆屬熱。熱能作蒸。不必鬱變。而此蒸卽帶彼熱。當其未出表時。強欲溫表。在始則引毒熱成燎原之勢。爲斑衄狂喘諸凶。在末則傷眞陰。爲枯槁沉昏厥逆諸危也。

辨傳經

溫疫傳經。與風寒不同。風寒從表入裏。故必從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入胃。若溫疫則邪從中道而出表入裏。惟視人何經本氣之強弱爲傳變。故吳又可曰。疫邪有先表後裏者。有先裏後表者。有但表不裏者。有但裏不表者。有表勝於裏者。有裏勝於表者。（二句吳又可一本作表裏偏勝者一句）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此爲九傳。愚按所謂表者。發熱惡寒。頭痛頭眩。項強背痛。腰疼。腿膝足脛酸痛。自汗無汗。及頭腫面腫。耳目赤腫。項

散也

凡物鬱則生熱所謂鬱變即謂鬱而變熱極言時疫不待鬱而本熱

腫。發斑發疹。皆是。所謂裏者。渴嘔胸滿。腹滿腹痛。脇滿脇痛。大便不通。大便泄瀉。小便黃赤澀痛。及煩躁讝妄。沉昏舌燥。舌卷舌強。口咽赤爛皆是。在風寒從表入裏。裏症必待漸次閉鬱而成。故見表症。不必兼見裏症。且入裏之後。表多自解。故見裏證之後。不必復見表證。若溫疫本從中道而出表。故見表症時。未有不兼一二裏症者。且未有不兼見一二半表裏之少陽證者。仲景所云。陽明少陽合病。必自下利。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尿。皆指瘟疫言。非指風寒言也。且瘟疫屬蒸氣。出表入裏。原自不常。有入裏下之。而餘邪不盡。仍可出表者。嘗見讝妄沉昏之後。病愈數日。復見頭疼發熱。復從汗解者。此所謂表而再表。風寒必無是也。更有下證全具。用承氣湯後。裏氣通而表亦達。頭痛發熱得汗而解。移時復見舌黑胸滿。

此皆疫症與風寒不同處治病審症全在此等處留神體察也

腹痛譫妄。仍待大下而後愈者。此所謂裏而再裏。風寒必無是也。若夫表裏分傳之症。風寒十無一二。疫症十有六七。但據傳經之專雜以辨之。一經耑見一經證者。多風寒。一經雜見二三經證者。多疫症。日久漸轉屬者多風寒。一日驟傳一二經。或二三經者。多疫症。則雖病有變態。而風寒不混於疫症。疫症不混於風寒。施治自無訛誤矣。

至若辨氣、辨色、辨舌、辨神。俱已清楚。而投之以治疫之藥。復有不效者。則以時疫有獨發。有兼夾他症之故。是以辨時疫異於他症矣。至挾他症者。則此人時疫與彼人時疫。又有不同。尤當細辨。其兼症凡五種。夾症凡十種。詳列於後。

兼寒

先辨脈次辨症有汗無汗之分又辨症雖兼寒仍有煩躁口苦臭此疫之爲患所以異於純風寒也

又辨疫與寒之輕重

方定應用之藥

大凡內熱較重之人感

其一有兼寒者。初起一二日。頭痛發熱。身痛惡寒。諸表症。悉與時疫同。而以脈辨則不同。時疫多軟。散而不浮。兼寒則多浮數、浮弦、浮大。甚至有浮緊者。再以症辨。亦微有不同。時疫多汗。兼寒則無汗爲異。亦異於單受寒者。單受寒。無煩躁、口苦、口臭症。時疫兼寒。必有煩躁、口苦、口臭證也。一遇此等。更當辨其受寒與時疫孰輕孰重。疫重寒輕者。煩躁症多。無汗惡寒症少。則當以敗毒散加知母、石膏。或達原飲加羌、防、柴、葛。或六神通解散尤捷。寒重疫輕者。惡寒無汗症、必甚。煩躁必輕。則只用敗毒散。其寒束於外。無汗惡寒既甚。症鬱於內。煩躁更甚者。冬月大青龍湯可借用。餘月九味羌活湯最爲的當。此症若治寒遺疫。必有斑黃狂衄之變。治疫遺寒。復有厥逆嘔利胸腹痞滿之憂。馴至沉困者不少。不可不知。然此皆爲初起一二日言也。若日久則邪疫勃發。表寒不能自存。而變爲熱。則惟以治疫

受風寒易於化熱寒溼之體則化熱較難此又當兼視其體氣未可執一而論致膠柱鼓瑟總之化熱則有熱象可憑臨證貴於精審

按此而論兼風易治兼寒難治此實至理所以

之法治之而已。

兼風

其一有兼風者。初起一二日。表症與時疫悉同。惟鼻塞鼻鳴。嚏噴咳嗽。與時疫略異。脈亦多浮。而與時疫之不浮不沉而數者微異。治法不大相違。卽於時疫諸方中加荊、防。咳加前胡、杏仁、蘇子而已。大抵時疫兼寒。能令病勢增重。兼風反令病勢易解。以寒主凝泣。則疫邪內鬱。鬱一分。病勢增痼一分。風主游揚。則疫邪外疏。疏一分。病勢解散一分。

兼暑

時疫兼寒兼風。四時皆有。至若兼暑一症。惟長夏有之。初起一二日。與時

俗有醫者意也之譬喻萬事不外乎情與理苟能透澈其理則辨別自精　汗多獨傷不更慮陰陽故亡表藥用有分當此用寸涼寒清藥當潤神者留似兼兼寒風暑三兼中惟兼

疫無異。只胸滿嘔利爲異。而脈則兼弦細芤遲。不似時疫不浮不沉而數。治法於時疫諸方中。微減發表之味。如用羌卽不用獨。用柴卽不用前。蓋時疫多汗。暑症更多汗。兩邪逼出表汗。則表必虛。故發表之味。不可重複也。寒潤之藥尤宜減。清熱之味亦宜減。以邪從表出。鬱熱必輕。過用清涼。恐致寒中。而增嘔脹泄利。況表氣太泄。裏氣必虛。易犯厥脫之症。故清涼寒潤。不可太多也。最宜加用分利燥脾之品。木通爲上。滑石次之。猪苓、赤茯、澤瀉又次之。蓋分利則暑與疫皆從清道而出。邪有去路。正不必徒以寒涼逆折取效也。間有表見身痛。宜用香薷。裏見腹滿。宜用蒼朮者。再時疫兼暑。則病勢反緩。以疫中溫氣屬亢陽。暑爲陽中之陰。陽得陰則解。雖不能盡解。然得一分陰氣。則和一分亢陽。每見時疫兼暑。其讝妄舌燥諸證反緩者。職此故也。

寒較重暑次之風又次之

似瘧在於初起轉瘧在於邪退未淨之際兼瘧實在邪盛之時少陽爲三陽之樞少陰爲三陰之樞似瘧一症既似瘧似乎在少陽故此處以

兼瘧

時疫有似瘧。有轉瘧。有兼瘧之不同。用藥亦有微異。似瘧者。寒熱往來。或一日二三次。或一次。而時無定也。時疫初起多有之。轉瘧者。時疫譫妄煩渴大劇之後。已經大汗大下。仍有餘邪不解。復作寒熱。轉成瘧象也。時疫末路多有之。兼瘧之症。乃寒暑時疫合病也。其症寒熱有常期。瘧症全具。但熱多寒少。且多燥渴擾亂。熱勢迅速。神情昏憒。穢氣觸人爲異。秋令多有之。時疫所以似瘧者。因邪氣盤錯於募原。欲出表而不能透達。欲陷裏而未得空隙。故見半表半裏之少陽症也。治法宜達原飲。加柴胡爲主。時疫所以轉瘧者。因汗下後。邪氣已衰。正氣來復。邪正相爭。故在先陽氣獨亢。有熱無寒者。今則以陰液漸回。而寒熱相爭矣。在先邪氣秉綱。晝夜燥

少陽爲言殊不知少陽有寒熱少陰亦有時而熱時而不熱類乎瘧者則當用少陰藥治之如龜板牡蠣阿膠等陰藥治之則熱退病愈若一用少陽之柴胡即誤人不淺矣此高子波兄之

熱無休止時者。今則邪氣漸退。正氣漸復。而寒熱發作有時矣。治法以養正爲主。袪邪佐之。小柴胡湯、炙甘草湯、柴胡四物湯、參胡三白湯。量餘邪之盛衰。視陰陽之盈虧。酌而用之。至若兼瘧之症。最爲難治。吳又可曰。瘧疾二三發。或七八發後。忽然晝夜煩熱。發渴不惡寒。舌上胎刺。心腹痞滿。飲食不進。下症漸具。此時疫症見。瘧疾症隱也。以疫症方藥治之則生。瘧家方藥治之則劇。治之如法。脈靜身涼。每日或間日。寒熱復作有常期者。瘧時疫解而瘧邪未盡也。仍以瘧法治之。愚按時疫與瘧病。不甚相遠。疫乃溼溫二氣合病。瘧乃風寒暑溼四氣合病。其邪氣之雜而不純相類。瘧邪橫連募原。時疫亦發於募原。其受邪之處相類。但時疫之溫氣發。則爲亢陽。故宜下宜清之症多。瘧之暑氣停。則爲鬱滯。故宜宣利之症多耳。所以時疫初起。方用達原飲。與瘧之主方用清脾飲。藥品亦多相類。至其傳變。

指教故筆於書端以備參考而免貽害

此疫與瘟當分別施治之法皆度人之金鍼

痢症有表邪者表一日未解痢一日不能止本應先解表而後方可專治痢若一味治痢而不

則緩急輕重。迥乎不同也。善悟者。於此處細參。思過半矣。

兼痢

時疫本多自利症。表症初起。即每日解數次稀臭水者。是也。詳見後自利條下。更有春夏之交。得時疫即兼下利紅白。而裏急後重者。名爲疫痢。初起愼不可從痢治。蓋痢屬裏證。今兼疫邪之發熱頭痛。爲表裏俱病。先用治疫之法解其表。表解而裏自和。其痢多有不治自愈者。若用治痢之法。先清其裏。裏氣虛而表邪陷。輕者增其煩躁沉困。重者遂至嘔逆昏憒而危矣。所以古人於疫痢初起。專主倉廩湯。其方乃人參敗毒散。一意解表。但加陳倉米。以和中養脾胃。俟表證解後。裏熱症具。方可議清議下。不但香連、芍藥、承氣之類宜緩。即淡滲分利之劑。亦宜緩投於表症未解之先

解表每有因而致陷者。讀喻嘉言醫書當自知之。此皆指示迷途。閱書總當於此等處留神。臨症方能區別也。此則應下之症較故當從要爲先與傷寒之下利淸穀應先救裏爲急

也。若太陽症不見。而微見少陽陽明症者。則柴葛五苓散。不妨借用。痢症夾表。不可清裏。不特時疫兼症爲然。凡一切痢症微兼身熱。卽宜愼用苦寒淡滲。用之若早。必增嘔逆。此歷驗不爽者。疫症兼利。其熱勢反多緩。亦由痢爲暑氣。陽中之陰。能和亢陽。且鬱蒸之熱。有所疏泄故也。若疫毒太甚。驟發卽下純紅純紫惡血。或兼見舌煩讝妄諸惡症者。黃連、大黃。又在急用。不可拘此論矣。

以上五條。其辨明所以爲瘟疫兼症。固己不憚逐類詳審。然總以前所備具氣、色、舌、神、脈五辨爲主。五者之中。必有一二確據。方於疫門求治。否則各按各門施治可也。若混以時疫治之。爲害甚矣。

夾痰水

用意相同所謂先其所急

飲入於胃。經蒸變而稠濁者爲痰。未經蒸變而清稀者爲水。痰與水。一物也。痰能作熱。水能作冷。時疫屬熱症。故夾痰者。更增其熱。脈症治法。無甚參差。但於治疫藥中。加瓜蔞、貝母。甚則加牛黃。夾水者。脈症往往相悖。治法則有不同。不可不細辨也。時疫之脈必數。而夾水在胸膈。其脈多緩。甚則遲弦。此脈夾水之辨也。時疫之舌。一經傳裏。卽轉黃轉燥轉黑。若有水在胸膈。則煩躁譫妄沉昏諸症備具。而舌色白潤。間有轉黃黑者。亦必仍有白胎。或滿舌黃黑。半邊夾一二條白色。或舌尖舌本俱黃。中夾一段白色。此舌夾水之辨也。時疫胸滿。心下硬痛。手不可按。一有水在胸膈。心下雖滿痛。按之則軟。略加揉按。則漉漉有聲。此症夾水之辨也。時疫見夾水脈症。雖有表。不宜純用辛涼發散。純用辛涼。則表必不解。而轉見沉困。有裏症不可遽用苦寒。早用苦寒。必轉加昏憒。此水氣鬱遏熱邪。陽氣受困。

疫轉裏舌苔必黃燥黑等色夾水必有白潤之苔或全苔皆白潤或黃黑燥苔之間兼有白潤之苔或半邊或半截

初辨脈再辨舌再辨症然後分言治法及用藥之法疫症夾水先審定氣色神舌等五種為疫察脈則緩視舌則苔或白潤或黃黑色中仍兼夾白色胸滿不拒按痛且揉之有水聲照此

宜於發表清裏藥中。加辛燥利氣利水之品以祛水氣。迨水氣去。鬱遏發。然後議攻議涼。則無不效者矣。燥溼則半夏、蒼朮。利水則木通、苓、澤。利氣則萊菔、草果、木香。甚至有須用大戟、芫花者。在時疫雖屬熱邪。往往有投三承氣、黃芩、白虎、而不效。偶用溫暖藥收功者。遂相訟清熱之非。不知熱邪乃其本氣。夾雜乃其間氣也。

夾食

時疫夾食者最多。而有食填膈上。食入腸胃之不同。入腸胃。則為陽明諸熱症。治法備於三承氣湯。惟食填胸膈。往往有脈沉手足冷者。誤認三陰。投以溫劑。亦無一毫熱渴發見。但煩躁倍增。甚則一二日即死。蓋胸中乃陰陽升降之路。食填之。則氣閉。氣閉則熱鬱於下。而無所疏泄。誤溫則熱

分別辨明似無錯誤而用又如其法不難收效矣當視夾雜之重輕以定用藥寒溫之適宜本未可執一而論也同一夾食有胸膈腸胃之不同生死關頭不可不慎夾食之手足冷係

愈鬱。熱鬱於內。故外無發熱症。熱鬱於下。故上無口渴症。疫熱以出表爲輕。入裏爲重。在淺爲輕。入深爲重。此症一溫。則逼邪入裏入深。以致速死而無熱症也。（人至死尙不知誤治之害可慘已極）如氣、色、神、舌、脈。辨得爲疫症矣。而遇脈沉手足冷。卽當細詢其胸膈。若痞塞悶滿。卽是夾食。再辨其舌胎白厚。而微兼淡黃。益爲食塡膈上之明驗。於治疫藥中加枳、桔、青皮、萊菔、麴、蘗。甚則用吐法以宣之。使膈開而陽氣宣達。然後熱症自見。當解表。當淸裏。自無誤治矣。

夾鬱

時疫夾氣鬱者。初起疫症悉同。而多脈沉。手足冷。嘔逆胸滿。頗類夾食。但夾食爲有物。爲實邪。舌胎厚白而微黃。胸膈滿痛。不可按。而亦不移。夾氣

脈沉與夾腎盛之手足冷不同蓋腎虛必脈現虛象此爲審症至要之法胸膈痞塞悶滿卽是夾食舌又苔厚胸有停滯之物益足證之夾食夾鬱所差在於苔之黃與白厚與薄之分

爲無物。爲虛邪。舌胎白薄。胸膈滿痛串動而可按。宜先宣通其鬱。然後解表清裏。自無不效。若不舒鬱而徒發表。則裏氣不能外達。而難於徹汗。遽用清下。則上氣不宣。多致痞逆。惟於解表藥中。加蘇梗、木香、大腹皮、香附等類。以宣其氣。則表易解。於清裏藥中。加川貝母以舒其鬱。則裏易和。貝母爲舒鬱要藥。但力性緩。必用至五錢一兩。方能奏效。

夾血

時疫傳裏之後。畜血最多。治從攻裏。茲不具論。惟本有內傷停瘀。復感時疫。於初起一二日。疫之表症悉具。而脈或芤或濇。頗類陽症陰脈。但須細詢其胸腹脇肋四肢。有痛不可按而濡者。卽爲畜血確驗。其芤濇非陽症見陰脈。乃表症見裏脈也。治法必兼消瘀。紅花、桃仁、歸尾、赤芍、元胡之類。

在胸但悶滿一則串動一但滿悶痞塞蓋食則停滯不動氣雖鬱而不能不串棲也所謂幾希之辨顧醫可不細心體察哉夾食則痛不可按而非濡脉沉而非芤或濇所辨雖祇此然一

量加一二味。表邪方易解。濇芤之脉方易起。若誤認芤濇爲陰脉。而投溫劑。輕者變劇。重者危矣。

夾脾虛

時疫較之風寒。本爲難治。以風寒傳變有次序。時疫傳變無常經。風寒表邪。一發卽散。時疫散而復集。且往往復之再三。風寒傳裏症。一攻卽和。時疫攻而復合。有下之一二十次者。此時疫之難治也。而脾虛者更爲難治。蓋時疫必得汗下而後解。脾虛者。表不能作汗。裏不任攻下。或得汗矣。而氣隨汗脫。得下矣。而氣從下脫。治此等症。汗勿強汗。發表必兼養正。人參敗毒散是也。下勿輕下。攻裏必兼固氣生津液。黃龍湯是也。其外症無大分別。惟脉不任尋按。然邪有進退。當其邪進方張之時。脉亦有尋按有力

係痛在胸又手足冷此傳變散下時疫與風寒遍異之處此脾虛之一徵此處虛治法之異脾虛之脈然又不可竟持仍須參之於氣色神情加之以面色氣息心悸耳鳴種種之

者。不可泥也。必合氣色神情脈證以細參。如面色痿黃。神情倦怠。氣息微促。及心悸耳鳴。皆脾虛中氣不振之象。更須通體合參。如通體皆見有餘實象。而獨見一二虛象。則虛象反爲吃緊。通體見虛象。而獨見一二實證。則實證又爲吃緊。總須權衡標本。凡證之屬表。屬上焦。屬六腑者。皆爲標。證之屬裏。屬中焦、下焦。屬五臟。皆爲本。若實症居標。虛證居本。則虛證爲重。虛證居標。實證居本。則實證爲重。到此虛實關頭。必着意參詳。庶幾無失。

夾腎虛

時疫夾脾虛者。爲難治矣。夾腎虛者更難。時疫屬熱症。腎氣虛則手足冷。時疫屬實邪。腎氣虛則眩暈驚悸。腰膝痿軟。腎虛之中。又有陰虛陽虛之

脾虛現象此論標本必當審於顧本爲要虛實標本總以顧本爲先手足冷之外猶須參觀眩暈驚悸腰膝痿軟此皆腎虛見證有一於此卽足以知腎虛緣停食亦手足冷也

分。時疫必待汗下清而後解。陽虛者一經汗下清。則脫絕之症隨見。陰虛者。一經汗下。則枯竭之症隨見。必須時時諦察。凡在表時。見腰痛異常。小便頻數。膝脛冷軟。其人平日非有淋濁陽痿。卽係遺洩好內。須詢明。於通表藥中。加人參、白芍。陽虛兼杜仲。陰虛兼知母。以照顧腎氣。免後來意外之變。若入裏當下。必以陶氏黃龍湯爲主。當清必以人參白虎湯爲主。或屢清屢下。而熱更甚。舌上燥而無胎。或有黑胎。愈清而愈長。或有燥胎。愈下而愈燥。此皆腎虛之證。察其陽明。無實邪可據。當從腎虛。治以六味地黃湯。易生地。加知、柏。王太僕所謂寒之不寒。責以無水。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此也。或仍不應。則合生脈散以滋水之上源。或用四物湯流通經絡。似此熱勢燎原。非杯水所能救。必大作湯液。藥味必以兩計。湯液必以斗計。乃有濟耳。見幾早。十救二三。涸竭已見。十難救一。或更兼脾胃敗症。如

陽虛汗下防脫。絕陰虛汗下防枯竭。手足冷有三證。皆然。一腎虛。二夾食。三夾鬱。然除手足冷之外。所以辨腎虛夾食夾鬱。仍各有見證。最宜留意區別。以上皆治法。及兼顧法。又一法

嘔呃噦利之類。湯藥不下。百難救一矣。

夾亡血

疫症亡血有三。其一。未病之先。素亡血而陰虛。一受疫。則邪熱乘虛煎熬。亡陰最易。解表清裏。用藥必步步照顧榮血。如九味羌活湯之用生地。人參敗毒散之用人參是也。其二。當受病之時。忽然吐衄。女子崩漏。甚至血暈昏厥。勢甚危急。亦疫症常有也。病家但知血之可駭。往往不知受疫。醫家亦忽其客邪。惟汲汲於止血。清涼滋補。多至危殆。不知血由疫逼。惟當治疫。疫邪解而血自止。此症不遽見於疫在表時。而見於發熱數日之後。人猶易知。惟疫鬱於陰經。而暴見此症者難識。以其症外無頭痛發熱之可據耳。但見微惡寒而大作嘔。急當視其氣色神脈舌胎。若舌有白胎。氣

色有一二疫象。即是疫毒無疑。以達原飲爲主。嘔加藿香。脹加青皮。但治疫毒。血症自已。若脫血太甚。而氣欲絕者。加人參以固中氣。俟疫症傳變歸經。然後按經治之。此疫症兼血之最危者。其三。疫邪大張之後。煩熱燥渴之餘。而見亡血證。則又瘟疫常態。詳後血症各條。

夾疝

治法戒法兼示之矣

疫邪夾疝。其腎囊少腹引痛。全是疝症。當照辨氣色神脈舌胎法辨之。一有疫邪。不必治疝。但治疫而疝自消。若依常治疝法。用吳萸、桂、附、茴香諸燥品。輕者變爲囊癰。重者呃逆噦厥沉昏而莫救矣。

夾心胃痛

時疫有兼心胃痛者。於其痛時。察其氣色神脈舌胎。若有一於時疫。但治時疫。雖平時因寒而發。此則惟治其熱。蓋以疫邪客於募原。傳於太陰。而發心胃痛之痼疾。於達原飲中。加木香蒼朮。以開道鬱疫。使其透發於表。而痛自已。若誤認平常心胃痛。用桂、附、薑、萸。必致危殆。

此條治法禁戒與上條同

夾哮喘

哮喘。乃肺家素有痰火。一受疫邪。其溼熱之氣。從其類而入肺。發其哮喘。遇此當察其氣色神脈舌胎。有疫但治疫。其哮喘自除。於治疫藥中。加貝母、瓜蔞、淡豉、桑皮。疫邪哮喘並解。法更精密。

此條於專治法中又略兼微顯之意

以上諸條。凡言兼者。疫邪兼他邪。二邪自外入者也。凡言夾者。疫邪夾內病。內外夾發者也。二邪兼發。以疫爲重。他邪爲輕。故略兼治他邪而

以上分別夾兼治法而夾之中又分虛實以定尊治兼治之處可謂縷晰條分曲爲指示

病即解。二邪夾發。如夾水食血氣痰等實邪。則以夾邪爲先。疫邪爲後。蓋清其夾邪。而疫毒始得透達。透達方能傳變。傳變方能解利也。如夾脾虛腎虛亡血諸虛症。則以治邪爲主。養正爲輔。蓋疫邪最易傷正。故不可養正遺邪也。如夾疝哮心胃痛諸舊病。則但治疫邪。舊病自已。蓋舊病乃新邪所迫而發也。

疫邪見症。千變萬化。然總不出表裏二者。但表證中有裏邪。裏症中有表邪。則又不可不細察也。故列證分表裏以盡其常。又細辨以盡其變。使人一目了然。胸有定見。少救横夭於萬一耳。

瘟疫明辨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輯撰
鄞縣 曹赤電炳章眉評

卷二 表症

發熱

治病當視異同處又當視其輕重緩急即發熱一端亦

時疫發熱。與風寒雜症同。其發熱時。氣色神脈舌胎則不同。辨得爲時疫發熱。又當知有淺深表裏之異。不辨無以施治。發熱表症居多。亦有裏症發熱。半表半裏發熱。餘邪不盡。復出於表發熱。邪退正虛發熱。而表症發熱。脈不浮不沉而數。寸大於關尺。熱在皮膚。捫之烙手。久按反輕。必兼頭

有種種分別此節所敘皆表證發熱以示治法

惡寒與全不惡寒當慎視分法治之全不惡寒則已非表證矣

此節病已入裏故與表證所見皆相反所示皆裏證全不惡寒

痛項強。腰痛脛酸。或頭面身體皮膚。有紅腫瘍痛。諸症不必全現。有一於此。便是表症發熱。九味羌活湯、人參敗毒散、六神通解散選用。冬月嚴寒。及惡寒甚者。大青龍湯、葳蕤湯、越婢湯、陽旦湯。可借用。全不惡寒者。白虎湯、黃芩湯。可加減用。裏症發熱。脈或滑。或沉數。或洪滑。關尺盛於寸。熱必在肌肉筋骨。初捫熱輕。久按熱甚。必兼煩渴。胸腹滿。大便或不通。或自利。或便血及膿。小便黃赤。或讝妄狂昏。諸症雖不必全現。必兼二三症。方是裏症發熱。梔子豉湯、黃連解毒湯、小陷胸湯、三承氣湯、導赤瀉心湯、猪苓湯、天水散選用。半表半裏發熱。脈多弦。胸脇滿。或熱或止。或口苦咽乾。目眩耳聾。或目赤。或喜嘔心煩。或兼見表裏症。達原飲、柴葛解肌湯、小柴胡湯選用。時疫初熱時。用藥最要清楚。此處頭緒不差。後傳變多危。救援亦易。不然。難於收拾矣。凡見發熱。即當辨其氣色神脈舌胎。爲風寒。爲時疫。

用白虎以其邪在陽明而不在表已上所云各表發熱種必邪自在表尚惡寒兼知可苦由口膾熱於眩耳目等皆聾陽見少證熱退數日復熱由於餘邪未盡治法雖仍前法然不宜

係時疫。又當辨在表在裏。在半表半裏。然時疫見症。純表純裏者少。表裏夾雜者多。表裏夾雜。吳氏達原飲爲主。表症多。加羌活。裏症多。加大黃。半表半裏症多。加柴胡、葛根、淡豉。或表裏症均見。則諸藥全用。即三消飲。取效最多。誠時疫主劑。至已愈數日。而復發熱者。乃募原伏有不盡之邪。復出於表。當察其證之表裏多寡。以前法治之。大抵愈後復發。則裏熱多而表熱少。雖有當用表藥之症。不過葛根、柴胡、淡豉而已。無更用羌活之理。若愈後另受風寒。發熱無汗。舌上無胎者。不在此例。時疫愈後。復熱無汗。重用葛根五錢最妙。以其性涼。而解肌發汗。既不礙無汗之表。又不礙煩熱之裏。更有平素虛損。或老人。或大病後。復染時疾。屢經汗下清解。其熱轉甚。或全無表裏實證。或六脈豁豁然空。或較初起洪滑更甚。或用表藥而身痛更甚。或屢用清熱藥。而煩躁沉昏更甚。或屢用下藥。而舌燥更甚。

過表此則前後之分寸也復熱不用羌活以其表熱較少藥不宜重此係新感當從感冒治之又示一法千變萬化總不外表裏虛實全在良工臨證詳審纖悉辨遺自然不致

此皆邪退正虛之發熱也。王太僕所謂至虛有盛候。反瀉含寃也。此時須略去證狀。而消息陰陽虛實。陰虛。則熱渴枯竭之症多。責在腎。宜六味地黃湯。兼氣虛。合生脈散。須大作湯液。晝夜頻進。效始捷。陽虛。則嘔利悸眩之症多。責在脾。宜六君子湯。兼陰虛。歸脾湯、參胡三白散、清燥湯選用。若遇此等症。仍用汗下涼解宣伐。斷無生理矣。又發熱之爲表爲裏。爲半表半裏。爲實爲虛。症狀明顯有據者。自易施治。若脈症夾雜模糊。難於分辨者。須以舌胎爲據。初起舌胎薄白。或無胎而潤。屬在表。白胎而厚。或兼微黃。或中黃邊白。中黃尖白。或二三色。屬在半表半裏。黃胎、醬色胎、黑胎。屬裏。舌胎燥。則不論何色。皆屬裏症。屢經汗下後。舌胎潤而發熱者。屬陽虛。無胎而燥者。屬陰虛。發熱之表裏虛實。依此辨之。思過半矣。惟虛證發熱。有似實症。即舌胎亦難憑據。又當從病之來路探討。若屢經汗下宣伐。而

誤治又一法不過病去較緩

熱愈甚者。從虛治無疑。或雖經汗下。而熱漸減。藥有效。則仍屬餘邪未盡。不可遽補。致邪熱復壅。夭人年壽。似此虛實關頭。不可不細心體認也。

以上辨表裏虛實諸法。雖指發熱時言。然類而推之。凡症皆可依此爲辨。惟在學者之善悟耳。

惡寒

此條應參看兼寒條便知用藥方法此等異同處最宜留意區別

時疫惡寒。與風寒暑溼諸症不同。諸症惡寒。無時而勢不甚。時疫惡寒。有時而勢甚。惡寒之後。必見發熱。熱時自熱。而不覺寒。寒時自寒。而不覺熱。非若諸症惡寒發熱之相兼也。時疫惡寒。傳裏之後少。在表之時多。而辨氣色神脈舌胎。與發熱同。但有淺深虛實之異。邪淺而在表者。惡寒之時少於發熱。治法方藥同於發熱。解表爲主。邪在半表半裏者。寒熱往來如

此條熱深厥深不可爲惡寒所感此等處最宜細辨所謂假熱假寒是熱深厥深看似寒而實熱甚一誤即不可收拾矣察九竅即爲指迷之針目赤鼻乾唇紅舌黃赤燥耳鳴或聾小

症狀。治法方藥亦同發熱。邪深入裏。失於攻下。而熱深厥深。反欲擁被向火。惡寒而不發熱。或熱亦微。甚則四肢反厥。此雖惡寒。實非寒也。乃陽氣爲邪所鬱而不通。以通鬱爲主。達原飲、大柴胡湯、三承氣湯選用。使裏氣通。而鬱陽發。反大熱而煩渴也。此證在惡寒時。最難辨其爲熱。須於九竅察之。如目大小眥赤。鼻孔乾。唇紅。舌胎黃黑燥。耳鳴或聾。小便黃赤濇痛。大便燥結。或稀黃極臭。或鮮血。或心下至少腹。有痛不可按處。此皆熱深陽鬱之象。大抵周身皆見冷症。一二處獨見熱症。反當以熱症爲主。反此亦然。乃辨寒熱真假之機要也。余所見時疫。不下數千。裏症惡寒者。百中一二。即四肢厥逆。爪甲青紫。詢其所苦。亦不惡寒。此可得其概矣。至若本係時疫熱症。因其人平素虛損衰老。及大病之後。用攻伐寒涼太過。至汗出不止。嘔利俱作。四肢微厥。六脈細濡而惡寒。爲陽虛。乃攻伐太過所致。

便赤澀痛大便燥結或稀臭鮮血心下至少腹痛不可按此皆熱證確據陽雖鬱而身惡寒則其熱雖鬱卻不能盡鬱而不露處此爲真熱假寒之確證亦爲至要之法門所謂反此亦然卽

當以參、耆、苓、朮爲主。寸口脈微者。佐以升、柴。尺脈微者。佐以桂、附。須知雖屬陽虛。卻從熱症來。而陰必虧。桂、附亦不可過用。當佐以護陰藥爲妙。如白芍、麥冬、五味之類。此症溫補略緩。及溫補不到。必死。或過用溫補。陽雖回而陰竭。亦死。此處不可不斟酌至當。又有宣伐太過而成虛症之惡寒。寒涼太早。而成實症之惡寒。以疫邪方伏於募原。未經傳變之時。胸膈必多痰滯。有見其煩躁。而遽用知、膏、芩、連者。有因其作渴。而遽用生地、麥冬者。有病者自認火症。而恣啖冷水、西瓜、梨、蔗太早者。皆能抑鬱陽氣。壅閉邪熱。熱遏於中下二焦。冷物停痰滯於上焦。每每見惡寒症。遇此惟以宣導痰滯爲主。痰滯通。則惡寒自止。不可過溫。致下焦瘀熱。畜血斑黃呃逆而死。不可清涼致胸腹痞悶而危。宜用草果、厚朴、檳榔、木香、半夏、蒼朮、萊菔、苓、澤。導痰開滯逐水。痰滯水去。則惡寒止而熱症見。隨其傳變。以施涼

假熱真寒也處處兼顧方免疏虞病人生死關頭醫者可不虛心體察慎於用藥見疫證入手各方即可知其用藥之法辛溫中兼佐辛涼等味補救之法之中而又慎防其過

解攻利之劑。乃有效也。此法特救藥誤。非治正病耳。總之風寒以惡寒爲重。時疫以惡寒爲輕。多有初起惡寒。一二日不治。邪氣傳變而惡寒自已者。與其誤治。毋寧俟之。若誤認惡寒爲真寒。用辛溫之藥發散。未有不增其病勢者也。

寒熱往來

寒熱往來。與發熱惡寒異。發熱惡寒。一時兼至。寒熱往來。寒已方熱。熱已方寒。亦與瘧不同。瘧發有時。寒熱長短有定。此則寒熱無時。長短無定。雖不同於瘧。而邪俱在少陽半表半裏之間。在傳變之初。是由輕入重。始則寒熱往來。繼則熱多寒少。再則但熱不寒。至晝夜壯熱。讝妄煩渴畢現。在傳變之後。是由重出輕。晝夜壯熱。漸減而爲發熱。有時而止。又減而爲寒

溫之失即指補救應用之藥、大約治疫證縱有惡寒證亦當於溫散中佐以辛涼寒味上戰兼寒條中治法即可知其要矣疫之寒熱既與尋常表邪不同其寒熱往來雖似瘧然仍有區

熱往來。又減而爲戰汗。至脈靜身涼而愈。夾疫邪自裏出表者輕。自表入裏者重。初起寒熱往來。是自表入裏。犯及少陽。裏氣與邪相爭拒。繼則邪深入裏。表裏併而爲熱。晝夜壯熱。而勢日重。既傳變之後。而寒熱往來。是邪氣向衰。正氣來復。自裏出表。經過少陽。前之晝夜壯熱。邪氣秉綱者。至此正氣漸和。而寒熱有時矣。前之邪陽獨盛。亢極無陰。作純熱者。至此則陰氣來復。而寒熱相爭矣。前之邪併表裏。而熱渴日加者。至此則裏氣逐出表邪。而作戰汗矣。治法於未傳變之先。欲由表入裏時。但透達其邪。使易傳化爲主。達原飲是也。於傳變之後。欲自裏出表時。以和解爲主。小柴胡湯是也。於屢經汗下之餘。脈或虛微濡弱結代。心或悸動。神或萎倦。形或羸弱過甚。當養陰益氣。助正卻邪爲主。參胡三白湯、炙甘草湯、清燥養榮湯、補中益氣湯是也。

別此與瘟之寒熱不同處惟其邪在少陽故其證亦類於瘟此分別初傳及傳後輕重之別出表入裏之分以用藥和解透達養陰助正之法皆金針度人也此又分別指示

頭痛

時疫頭痛。與風寒不同。風寒是寒束於上部。中下無邪上逆。頭雖甚痛。而不昏悶。時疫是熱蒸於上部。中焦邪犯上焦。頭不甚痛而昏悶。所謂卓然而痛者是也。驗得氣色神脈舌胎。爲時疫頭痛。而又有表裏之分。初起頭痛。腦後巔頂目珠略甚。舌胎白而發熱者。太陽頭痛。以羌活、川芎爲主。淡豉、酒芩、知母、生地爲輔。額顱脹痛。目痛鼻孔乾。舌胎白而微黃。煩熱而渴者。陽明頭痛也。葛根爲主。淡豉、石膏爲輔。兩額角痛。眉稜骨痛。寒熱往來。口苦咽乾。舌胎中黃邊白。或中段黃尖上白。少陽頭痛也。柴胡、荆芥、川芎爲主。酒芩、石膏爲輔。頭痛而三陽症悉具者。吳氏三消飲爲主。時疫頭痛。耑見一經症者少。雜見二三經症者多。此方尤爲多效。頭痛甚者。加淡豉、

病情輕重由來深恐閱者向未能悟而又指示後先之治法可謂不俾苦口示人迷律所謂治法未傳變之先以透違爲主既已傳變之後又以和解爲務斯兩語即足以知治病之要矣至

荆、防。清其頭目。頭痛舌胎黃。心下滿。蒸蒸發熱者。陽明裏症也。三黃石膏湯、小承氣湯、大柴胡湯、防風通聖散選用。舌胎黃。或半截或旁邊有小塊白。胸滿而嘔。頭痛兼眩者。痰厥頭痛也。前胡爲主。半夏、萊菔子、枳、橘、山查、麥芽爲輔。兼煩熱者。加大黃、枳實。汗下清解後。頭痛心悸。四物湯。去川芎。加丹皮、知母、黃柏。或歸脾湯、逍遥散。幷加生地、棗仁。凡頭痛見症混雜。難分表裏者。總以舌胎辨之。

頭眩

時疫頭眩有三。其一風熱頭眩。乃時疫本病。寸口脈多浮。而尺熱。荆、防、芎、薄、天麻爲主。黃芩爲輔。煩渴加石膏。其一夾水頭眩。乃時疫兼症。脈沉而弦滑兼嘔。胸脇滿。悸動。前胡爲主。半夏、茯苓、枳、橘、膽星、萊菔、蘇子爲輔。然

必視時疫大勢。屬表屬裏。於應用本方中。加此數味可也。其一虛症頭眩。乃時疫變症。多見於汗下清解後。或素有怯證者。如上虛。寸口脈不及關尺。多汗。少氣。不足以息。心悸。參、耆爲主。中虛。關脈不及寸尺。多從嘔利太過而來。不思食。苓、朮爲主。下虛。尺脈不及寸關。腰膝痿厥。二便清滑。六味地黃爲主。三虛皆可加天麻。或虛證已見。仍夾有邪疫燥熱。則不妨兼用清熱之品。或補後脈氣稍實。再爲清解亦可。大抵時疫頭眩。多屬熱。少屬虛。治須斟酌。若傷寒亡陽頭眩。又當遵仲景法治之。

頭脹

時疫頭脹者。乃胃熱上蒸也。下之則愈。兼表者。防風通聖散、大柴胡湯、吳氏三消飲。無表症者。三承氣湯選用。病虛脹。與頭眩參看。

於用溫用涼則又當視其病情之重輕深淺以定之頭痛昏悶係屬熱蒸每有非疫症而如此者解表藥中當加清熱爲委蒸卽上犯之據區別卽在昏悶又當驗於氣色神脈舌有一二

卽時疫也額脹痛目痛鼻乾苔黃皆陽明證苔帶黃色邪卽在於陽明煩熱而渴陽明症較劇皆少陽見證舌苔黃白相兼爲邪在半表半裏詳發熱條心下滿蒸蒸熱

頭重

時疫頭重者。溼熱上壅也。與清涼解表藥中。加蒼朮。或利水藥。病後虛重。亦與頭眩參看。又有表裏無病。病在頭中者。其目必黃。當遵仲景法。用瓜蒂散搐鼻。出黃水卽愈。

目脹

時疫目珠脹者。陽明經病也。兼表症。葛根葱白湯。加石膏。若胸滿。舌有黃胎。宿食也。蓋食壅陽明。其脈不下行而上逆。故目珠脹。宜平胃散。加山查、麥芽、枳殼。消導之則愈。至屢經清解。而目珠脹痛不愈者。當消息其肝臟。以養陰滋血和肝之法治之。如再不愈。則當進而滋腎。乃乙癸同源之治

也。

又陽明裏證此爲痰厥頭痛蓋苔雖黃白夾雜而又胸滿而嘔頭眩雖嘔屬少陽而眩爲疫氣上逆再兼於嘔而胸滿故謂痰厥頭痛也此即上條胸滿而嘔皆爲痰水上泛之故

項強酸

時疫初起。項強酸。兼發熱。乃邪越於太陽經也。羌活爲主。狂躁正盛而項強者。熱壅其經脈也。石膏、黃芩爲主。屢經汗下。發熱已退。而復項強者。血燥而經無養也。四物、六味爲主。外此。若傷寒發痓之項強。亡陽漏風之項強。則又有仲景之法在。

背痛酸

時疫初起。背痛兼發熱者。邪浮於太陽也。羌活爲主。背痛而脹。兼胸脇脹者。邪客募原也。草果、厚朴、檳榔、萊菔子、大腹皮爲主。屢經汗下後。發熱已

脹甚於頭痛分經辨症而治脹則宜下兼表指用各湯中亦有兼下之味相佐三消歛有梹椰厚朴大柴胡有大黃枳實通聖散更有大黃芒硝視其熱脹之輕重而擇用之方清涼解

退。背痛不止者。經脈血亡也。六味、生脈、四物為主。又有平素勞倦內傷。而背痛在膏肓二穴者。當於東垣內傷諸論察之。

腰痛酸

時疫初起。腰痛兼發熱者。太陽受病也。獨活為主。兼脹者。氣滯也。加梹榔。兼重者。夾溼也。加蒼朮。牽引少腹及兩脇者。氣滯血瘀也。加青皮、烏藥、赤芍、元胡。兼理氣血。疏通腎肝。此皆初起實症治法。又有即夾腎虛陰傷者。腰痛獨甚於周身。兼酸痿無力。若尺脈無力。後來傳變必危。當於初起在表時。加人參、知母、生地。預顧其陰。則危殆差減。若徒用伐邪之品。邪之深入者未必去。而陰液大傷。則沉昏舌黑直視失尿諸症見。陰傷氣脫。則厥逆症見。蓋腰乃腎府。為先天根本。腰痛則腎虛。不可不察。要知此時疫初

表蒼朮去濕

起。腰痛尙有虛實之分。若汗下後。而見腰痛。其爲腎虛。不待言矣。宜六味、四物。不可疏通。

前條中之目珠痛屬之表證在於太陽初病以其重在其他見症爲太陽證此則經目珠痛而爲陽明經病明見證而又胸滿更知爲宿食壅於陽

膝痛酸

時疫初起。膝痛發熱者。邪在太陽經也。獨活、梹榔、牛膝爲主。兼軟者。溼甚也。蒼朮爲主。然此特太陽之一症。初起以解表邪大勢爲先。膝痛專藥。一二味而已。若經汗下。表邪大勢已解。則當察其邪氣之有無。正氣之虛實。專治下部。不然恐致殘廢。倘餘邪不盡。留於下部。則仍有熱症。如骨蒸。小便黃赤。以黃柏、苡仁淸溼熱。梹榔、木通通壅滯。筋攣則秦艽、木瓜。筋緩則蒼朮、防己。紅腫則赤芍、丹皮、續斷、芎、歸。若無餘邪見心悸。二便頻數。尺脈虛小。則當以補腎爲急。六味加牛膝、枸杞、知、檗。滋益陰精。

明屢清解不愈當消息肝臟再不愈則當滋腎以其眼目分屬各該臟也　先則項強發熱與諸證之項強同屬太陽狂躁盛則已在陽明熱退而項強依然其爲血燥經無所養與前之

脛腿痛酸

時疫初起。脛痛酸者。太陽經脈之勢也。獨活爲主。兼攣者。治在筋。加秦艽、木瓜。兼腫者。治在肉。加木通、赤芍、檳榔。兼軟者。屬溼溫。俗名軟脚瘟。往往一二日即死。宜白虎加蒼朮湯。或蒼朮、黃柏。此與膝痛頗同。未經汗下。則解表之大勢。加一二味脛痛專藥。表症已解。惟留此症。當專治之。若屢經汗下而見虛症。亦以補腎爲主。

足痛

時疫初起。足痛。有因素有脚氣痼疾者。但治時疫。於解表藥中。微加檳榔、木通。若已經汗下。表裏俱平。而足痛不愈。則消息其腎家虛實。同膝脛痛

分三肩相同末後則關於內傷項強背痛皆熱退不愈由於血燥亡血經失其養　腰痛獨甚而又兼酸痿無力尺脈無力種種之佐證知爲腎虛之腰痛而非初起實症矣若在汗下後

法治之。

肩臂痛酸

時疫初起。肩臂痛酸者。手太陽經脈受邪也。解表則痛自已。經汗下後。而肩臂痛者。有經隧阻滯。血脈空虛之故。經隧阻滯者。脈多有力。證多熱渴。以清熱活血爲主。黃芩、赤芍、歸尾、紅花之類。血脈空虛者。證多痿困。脈多虛濇。養血益氣爲主。四物合參、耆之類。

腕痛

時疫初起。腕痛者。乃風溼末疾也。初起表解。汗下後。益氣養血。與肩臂痛同治。

之腰痛又爲腎虛無疑則所謂獨甚酸痿無力脈無力皆在汗下後而言其非初起時可不待言而喻腰膝痛酸若邪退之後仍復酸痛均當兼顧腎虛此亦與腰膝酸痛汗下之後表

周身骨節酸痛

項背腰膝脛足肩臂諸痛。已列於前。則周身之酸痛備入。茲復列周身骨節酸痛者。以痛在一處。邪有專注。痛若周身。邪有分布也。專注之邪。須通其凝泣。分布之邪。須解其縛束。故治周身酸痛。疏表其大法也。而酸與痛。亦有別。酸輕而淺。痛重而深。酸痛與拘攣。又有別。酸痛舉動如常。拘攣屈伸不利。酸痛病在營衞。拘攣病在筋骨。合酸痛拘攣。又有上下淺深前後之不同。在身半以上。爲末疾。淺而易解。在身半以下。爲本病。深而難祛。合上下之酸痛拘攣。在未經汗下。與已經汗下者。又有別。未經汗下。屬邪盛。宜宣伐。已經汗下。屬正虛。宜調補。明乎此。則酸痛在周身。在一處。按症施治。無不當矣。解表諸方。人參敗毒散、九味羌活湯、六神通解散、大羌活湯。

證已解而酸痛未已當補腎爲主。統觀腰膝腿足治法表去依然均當顧腎以其部位皆關於腎也。卽此肩臂酸痛有爲太陽經脈受邪所致及表解後有經隧阻滯井血脈空虛

身重

時疫初起。發熱身重者。溼勝於熱也。蒼朮爲主。二三日。或四五日。傳變之後。汗出更熱。而身重者。熱壅其經脈也。白虎湯爲主。傳裏表無熱。而舌燥便祕。腹痛拒按。而身重者。內結而氣不達於表也。三承氣爲主。屢經汗下。表熱已退。身重不可移動。脈虛散而無根。舌上無胎。二便自通者。陰陽兩亡。經脈枯竭也。熱已退舌無苔脈虛散無根二便調其爲虛無疑審其陰陽偏勝而治之。偏於亡陰。多燥症。六味合四物爲主。偏於亡陽。多脾虛症。六君合生脈爲主。陰陽俱竭。生脈合六味爲主。亡陰多燥症亡陽多脾虛皆示人以審證之法

自汗

之別脈象有力則屬實脈多虛濇證多痿因則屬虛初受表與解表後治法與上相同肩背腕三者亦復治法相同酸最輕痛較重酸痛在營衞拘攣在筋骨合痠痛拘攣又

時疫自內蒸出於表。初起作寒熱時。多自汗。甚至淋漓不止。不可以表虛論。兼頭痛身痛。仍以解表爲主。羌、獨、柴、葛之類。兼煩渴。直淸陽明之熱爲主。白虎之類。有熱有結。破結爲主。陷胸、三承氣之類。若屢經汗下。邪已全退。脈虛而舌無胎。二便淸利如常。內外無熱症。方可從虛斂汗。蓋以時疫得汗。爲邪有出路。而宜斂汗者。恆少也。

盜汗

時疫初起。盜汗者。邪在半表半裏也。胸脇痞悶。達原飲。無痞悶。小柴胡湯。汗下後。大熱已退。有盜汗者。餘邪不盡也。小承氣、小陷胸、吳氏承氣養榮湯諸方。淸其伏匿餘邪。盜汗自止。

戰汗

有上下淺深前後之別上半身爲未疾易解下半身爲本源難祛未經汗下與已汗下又有別未汗下屬邪盛已汗下屬正虛初起身重濕勝數日傳變後汗出身重熱壅經脈表已

時疫不論初起傳變。末後俱以戰汗爲佳兆。以戰則邪正相爭汗則正逐邪出。然有透與不透之分。凡透者。汗必淋漓。汗後身涼。口不渴。舌胎淨。二便清。胸腹脇無阻滯結痛。始爲全解之戰汗。否則餘邪未淨而復熱。則有再作戰汗而解者。有戰汗須三四次而後解者。有戰汗一次。不能再戰。待屢下而退者。有不能再作戰汗。再加沉困而死者。總視其本氣之強弱何如耳。凡戰汗之時。不可服藥。補則戰止而汗不透。留邪爲患。汗下。則太過而成虛脫。應聽戰汗透徹。再觀脈症施治。當戰時。或多與熱湯飲之。助其作汗。戰汗之時。脈多停止。勿訝。待戰汗之後。脈自見也。大抵戰汗之脈。以浮爲佳。邪出於表也。虛散微濡應有變。煎獨參湯以待之。防其脫也。貧者米飲聊代之。然必察其戰後。係邪淨而氣欲脫。方可用。凡戰汗後。神靜者吉。昏躁者危。氣細者吉。氣粗而短者危。舌痿不能言者死。目眶陷者死。目

無熱舌燥便秘腹痛拒按身重內結氣不達表汗下熱退身重不可移脈虛無苔二便通經脈枯竭同一身重有種種分別大抵初起以上各證皆實邪汗下後復見各證多虛證初起多

轉運者死。戴眼反折者死。形體不仁。水漿不下者死。戰汗雖爲佳兆。亦有吉凶。得戰汗固由治得其宜。邪退正復而致。然不可強也。嘗見服大發汗藥。毫不得汗。而飲冷水得汗者。又有用下藥得戰汗者。涼血活血得戰汗者。生津益氣得戰汗者。種種不一。當知戰汗乃陰陽交和。表裏通達。自然而然。非可強致也。

狂汗

時疫臨解。有忽手舞足蹈。跳床投榻。而後作汗者。最爲駭人。然須驗其是否作汗。作汗之脈浮而緩。浮爲邪還於表。緩則胃氣自和。待汗透自愈。脈若浮洪。浮數。浮滑。浮散。雖有汗。亦爲發狂。非作汗也。

頭腫

汗由於熱蒸當以解表爲主兼煩渴更以清熱爲要熱結幷應視其結處而定下法　邪退身涼脈虛二便調舌無苔有汗方用斂以其屬虛故宜斂初起盜汗爲邪在半表半裏汗下後熱

時疫頭腫。乃風熱壅於上部。太陽之經脈。鬱滯巔項。俗名大頭傷寒。當視表裏輕重。加輕清疏風之品。以散其腫。荆、防、薄荷、蟬退、川芎、蔓荆、菊花之類。如發熱舌胎白。表重於裏也。合表藥用。九味羌活湯、人參敗毒散是也。如煩渴。舌胎黃者。裏重於表也。合裏藥用三消飲、涼膈散、大柴胡湯、調胃承氣湯是也。古有用三稜針刺出惡血。法亦可用。至發癰膿者。不在此例。

面腫

時疫面腫。風熱溢於上部。陽明之經脈被鬱也。赤腫者方是。治以白芷、防風、葛根、石膏。散其風熱。視表裏之輕重。合頭腫條內諸方。加減用之。若黃腫乃水氣也。當從水腫治之。

頸項腫

退而有盜汗係餘邪未盡同一汗而有後先之別邪熱盛衰之分豈可執一而論　正旺縱一次戰汗而邪未能盡逐能再三而戰至一戰或二三戰而邪仍不能盡其爲邪盛正弱可知

時疫頸項腫。乃陽明風熱。俗名捻頭瘟。又名蝦蟆瘟。當按頭腫條內表裏諸方。加葛根、桔梗、牛蒡、防風、玄參。癰膿發頤。不在此例。

耳旁腫

時疫耳旁腫。乃少陽風熱。俗名黃耳傷寒。小柴胡湯。加荆、防、芎、芍、元參。亦當與頭腫參看。

胸紅腫

時疫胸前一片紅腫。粟起似癍疹。風熱也。俗名赤膈傷寒。亦於頭面諸條表裏方中。加荆、防、連翹、赤芍、牛蒡、土貝。

周身紅腫

併能戰一次邪熱輕減亦佳象也蓋正雖不甚旺而邪亦漸衰矣此語為汗戰吉凶之分氣弱多危故下文有煎參湯以待之指示也預為之備昏躁氣粗而促舌痿不能言目

時疫周身紅腫。風熱溢於皮膚也。用羌、獨、升、柴、葛、芷。疏其皮膚之毛竅。石膏、黃芩、梔子、連翹。清其肌肉之熱。赤芍、歸尾、紅花、生地。活其毒熱之瘀。兼裏症。與頭腫諸條參治。

以上頭腫諸條。列之表症者。以初起言之。若見於病後。曾經汗下者。為餘邪不盡。治法則小異。大約見於初起。表邪盛實。用表散之藥為主。清裏之藥為輔。見於病後。裏邪留溢。用清裏之藥為主。表散之藥為輔。以此為權衡。思過半矣。

發黃

時疫發黃有四。一宿食。二畜水。三畜血。四鬱熱。當疫症初轉在表時。胸膈痞悶。目珠黃。面鼻正中黃。宿食壅於胃脘也。於表藥中。加山查、神麯、麥芽、

眶陷目輪流戴眼反折形體不仁水不下咽此本皆危證也總之無論如何施治但有戰汗即屬正能與邪相爭能逐邪使盡則佳邪勝正退則危則視脈之浮緩洪數滑散以區別作汗

萊菔子。傳裏時。小便不利。腹滿而響。面目身俱黃。畜水也。四苓散加梔子、茵陳。胸腹有軟痛處。小便自利。大便黑而發黃者。畜血也。桃仁承氣湯。熱在下焦。大小便俱不利。而發黃者。鬱熱也。茵陳蒿湯。凡發黃必以二便爲辨。二便調。屬上焦。小便不利。屬水。小便自利。而大便黑潤屬血。大小便俱不利。屬熱鬱。乃胃熱移於膀胱。不必利其小便。但當通其大便。是以茵陳湯有專功也。發黃當辨其色。上焦宿食發黃。只在面目。不及周身。畜水發黃。周於身兼微黑而黯淡。瘀血發黃。亦兼微黑而潤澤。鬱熱發黃。兼赤而鮮明。此即以黃辨黃之法也。

發疹

時疫發疹。熱邪從皮毛出也。與汗同機。以疏散清熱爲主。然與他症發疹

與發狂此屬太陽風熱此則宜輕輕疏表之味以散腫以其風熱壅滯也苔白爲表重於裏煩渴苔黃裏重於表苔爲水氣鬱蒸當從水腫治之與面腫均屬陽明風熱此屬少

不同。他症或無裏熱。此則未有不裏熱者。雖以疏散爲要。而見煩渴舌胎黃。則硝黃仍須兼用。表症發疹。疹散而病卽愈。此則有屢發而病不衰者。他病發疹。不過一二日爲期。此則爲期不定。治法不視表邪解否。爲用藥之準則。不可以疹之一症爲據也。

發斑

時疫發斑。邪熱出於經脈也。雖不及戰汗。亦有外解之機。治以涼血清熱爲主。白虎化斑湯、吳氏舉斑湯、犀角地黃湯選用。此亦與他症發斑有異。他症發斑。斑消則愈。此總不以斑之消否爲輕重。而惟以裏症爲主。每每斑出。而讝妄如故。或斑出數日已消。而沉昏如故。必待裏熱全淸。二便清利而後愈。故治斑藥味。可爲輔。不可爲主。發斑發疹。熱皆在經而不在胃。

陽此屬皮膚初起邪感以表散爲主病後餘邪留戀用淸裏之藥爲主表裏淸解皆有一定治法此目珠黃與上條目珠脹胸滿苔黃皆爲宿食壅於胃脘之證小便不利面目

凡遇煩躁而不渴。目赤而舌白。即是將發斑疹之候。預以淸涼解表透毒之藥治之。使邪易出易淨。

以上時疫表症。皆關乎裏。不似他症。表裏兩不相關。故前列各條皆冠以時疫二字。以明非他病之見症。不可以治他病之法治之。亦不可以此法治他病。總憑氣色神脈舌胎辨之。百不失一。是五者。爲辨時疫之大綱。實亦辨時疫之細目也。

身俱黃
腹滿而
響則爲
蓄水證
之確據
大便黑
即蓄血
之證
發黃先
辨二便
二便屬
上焦小
便不利
屬水大
便利黑
潤屬血
大小便
不利胃
熱移膀
胱次辨
色
但面目
黃屬宿
食周身

黃兼微暗淡黑色屬蓄水周身黃兼微黑而潤蓄血黃兼赤而鮮明屬鬱熱分晰指示可謂既詳且盡雖煩躁不渴目赤但舌仍白其爲熱不在胃而在經之證故知其將發斑疹也卽參看

五辨有一於五者之間即屬時症之謂也

瘟疫明辨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輯撰
鄞縣　曹赤電炳章眉評

卷二　裏症

煩躁

煩與躁之別與他症與疫症病情之所屬煩躁較昏沉為

煩乃心煩。情思不定。神不安而形如故。躁則形擾揚手擲足。形不寧而神復亂。煩輕而躁重也。在他證有謂煩屬心。躁屬腎者。煩屬陽。躁屬陰者。在時疫總屬鬱熱。熱淺在上。則見煩躁之形。熱深在下。則漸近昏沉。而不煩躁。是時疫初起。可卽煩躁之輕重。辨病勢傳變之輕重。不煩躁。則非時疫。

輕昏沉則已熱深在下矣用藥之法舌黃渴飲身熱汗出皆陽明胃府之證苔黑昏沉邪入心室屢經汗下表裏無滯而煩躁陰液傷前證如法施治而煩躁轉甚黑苔中夾

設神色神脈舌胎。有時疫確據。亦分但表不裏之輕症。凡初起憎寒發熱而煩躁者。邪在半表半裏。三消飲、九味羌活湯、六神通解散選用。隆冬寒甚。汗難出者。大青龍湯、葳蕤湯可借用。舌胎已黃。渴而喜飲。身熱汗出。而煩躁者。邪入於胃也。白虎、黃芩、三承氣、小陷胸、三黃瀉心、涼膈散選用。舌胎已黑。煩躁漸近沉昏者。邪入心包也。犀角地黃湯加羚羊角、黃連解毒湯選用。屢經汗下清涼。表裏俱無阻滯而煩躁者。陰液傷也。生脈散、六味地黃湯、吳氏諸養榮湯選用。或用清解、清利、滋潤諸法。不應而煩躁加甚者。當細驗舌胎色黃黑。胎中夾一塊白潤。是為夾水。或平素胸有痰飲。或未病之先曾飲冷物。或初煩躁時。過飲冷水。恣啖涼物。或用清涼太早。皆能停飲於胸膈胃脘之間。寒飲拂鬱其疫熱。外不能達表。內不能傳胃。故煩躁轉甚。驗舌之後。更細按胸脇滿痛而軟。漉漉有聲再細察其脈。右寸

白潤苔者爲夾疫水也仍當細按脇胸滿痛而軟有聲察脈右寸關弦緊緩有此種之停水確據再照疫水治以先消之後治其煩躁但煩躁小便不利少腹略有滿痛處當用所示諸藥利

關或弦緊或緩。皆停水確據。當以蒼朮、半夏、萊菔、厚朴。先消其水氣。然後治其煩躁。無不應者。不論舌胎有無黃黑。但煩躁而兼小便不利者。雖無水氣在胸脇。而少腹略有滿痛處。即當以導赤瀉心湯、四苓湯、猪苓湯益元散。利其小便。所謂心邪不從心瀉。而從小腸瀉也。

嘔

吳又可曰。時疫有始終能食者。邪不傳胃也。愼勿絕其飲食。此不嘔者也。

愚嘗見時疫初起。未發熱時。表症未見。有先作嘔數日者。此疫邪先犯太陰。當辨其口氣。無臭氣而不粘者。屬太陰寒症。有臭氣粘厚者。屬太陰疫症。此爲先裏而後表。不可遽用清涼。閉遏邪氣。致使不能透達傳化。雖四肢有時厥逆。脈有時沉伏。亦不可用溫熱。致增嘔症。甚有舌紫沉昏者。惟

小便以有無口臭及粘厚與苔以別是疫非疫。指示治法。戒用涼藥抑過之鋒。并戒用溫。以上兩證。既不宜清涼。亦不可溫熱。當以藿香正氣散。責胃以下發熱而嘔。以及煩渴舌黃

當宜其胃氣。藿香正氣散最宜。若已發熱而嘔者。吳氏達原飲加半夏。若三陽表症。加羌活、葛根、柴胡。若嘔而煩渴身熱而不見寒者。邪在陽明也。若白虎湯、黃芩湯。並加半夏。若嘔而舌黃。胸中有滿痛處。橘皮半夏湯。加枳實、山查、麥芽、川貝。貝母力緩。用至五錢。或一兩。乃能舒鬱散結。若嘔而舌黃。心下臍上。有滿痛拒按者。大柴胡湯。若嘔而舌黃或黑。少腹有滿痛拒按。當視其前後何部不利。大便不利。調胃承氣湯。小便不利。四苓加木通。或益元散。利之則愈。寒熱已解。二便通利。胸腹無滯而嘔不止者。餘熱在胃也。竹葉石膏湯。屢經清下。嘔不止。而舌無胎。多汗心悸痿倦者。中氣傷也。大半夏湯。或六君子湯加白蔻。屢經清下。倦怠異常。四肢漸冷者。乃清下太過而中寒也。理中湯。甚至加附子。然此爲治藥之法。非治疫之法也。宜詳察之。

又當別論。舌黃心下臍上滿痛拒按。用大柴胡湯。即用枳實大黃矣。舌黃或黑。少腹滿痛拒按。總視前後何部不利而利之。二便既通。胸腹無滿。嘔不止。係餘熱在胃。但須清熱故

欬

欬者。疫邪夾他邪干肺也。有初起在表。夾風邪干肺者。脈兼浮。欬多痰沫。必兼鼻鳴自汗。灑淅惡寒。於透表諸方中。加前胡、桔梗、蘇子、杏仁、淡豉。有夾水干肺者。不論表裏。脈必兼緩。欬必多清痰。兼舌白心悸胸滿。或嘔。或吞酸。於表裏藥中。加桑皮、半夏、茯苓、川貝母、萊菔子。有疫熱傳裏。燥火熏肺者。脈必數。欬必無痰。有痰亦難出而咽痛。於裏藥中。加花粉、黃芩、川貝、蔞仁。有病後陰傷肺燥者。脈必濇。欬必無力。舌必赤而無胎。吳氏清燥養榮湯。加麥冬、玄參、知母、貝母。有屢經汗下。或平素陰虛。腎氣上逆者。欬必兼上氣。顴必時赤。足膝必清痿。脈必散。六味加枸杞、五味、牛膝。疫邪兼欬者少。即有之。亦非大有關係之症。宜以病之表裏大勢爲主。加治欬藥於

用竹葉石膏湯清下後舌無苔嘔不止多汗心悸痿惓中氣傷與急惓異常倦肢微四乃清冷太過下中寒而當所則之方示以治囊疫邪之咳必兼諸見於外并詔以脈參而分別致咳之

本方療之。

渴

渴乃熱象。時疫爲熱症。而有不渴者。蓋初起溼熱相兼。爲蒸氣。熱未勝溼。則鬱悶心煩而不渴。熱已大盛。在經而不在胃。則煩躁身熱而不渴。在下而不在上。則便結而不渴。在血分。不在氣分。則沉昏而不渴。疫邪初起在陰發者。胸腹滿嘔而不渴。此外無有不渴者矣。初起在表。發熱頭痛舌白而渴。脈必不浮不沉而數。六神通解散。加石膏、葛根。或九味羌活湯。加石膏、葛根。半表半裏。口苦咽乾。目脹而渴。脈必數。小柴胡湯。加花粉、知母。或亦加石膏。或達原飲。加石膏、葛根。邪已入胃。作渴身熱自汗。舌現黃胎。或醬色。或黑燥。當察其胸脇少腹。按之無痛處而渴者。爲有熱無結。脈必洪。

因以施治之可謂分晰無遺所以初起不渴之故此又不渴之種種因由病之所在處統觀疫症不渴有初起濕勝於熱及在經而不在胃在下而不在上但便結而不渴又有初起

宜白虎湯。按之有痛處。爲有熱有結。痛在心下。脈必滑大。關上尤甚。小陷胸湯。在臍上及當臍。關中脈必滑大。小承氣湯。在臍下尺中脈必滑大。調胃承氣湯。心下至少腹俱痛。寸關尺必皆滑大。大承氣湯。痛在左脇不可按。左關脈必弦或濇或芤。桃仁承氣湯。痛在右脇不可按。右關脈必弦或滑或遲。十棗湯。渴而小便不利。少腹不可按。尺脈必數。四苓湯猪苓湯、六一散。汗下後。身熱已除。而渴不止。餘邪未盡也。宜將前所用藥。再作小劑以利之。屢經汗下。渴而舌上無胎。胸腹無滿痛。心悸而煩。脈虛細或浮芤或濇。亡陰也。六味合生脈爲主。渴與煩躁同機。而渴飲於躁。渴有喜飲而又有喜熱飲冷飲之分。在他症不渴飲及喜熱飲。則爲真寒假熱。在時疫喜熱飲。多發狂熱。不喜飲。熱在血分。真寒假熱。百不一見也。時疫初起。以渴爲機栝。渴甚則熱甚。渴微則熱微。在末路。尤以渴爲有餘邪。不渴爲無

在陰分但胸腹滿嘔而不渴是不渴一端尙有加許之嘔別臨診體察可不悉心靜氣詳加分析者哉此分別症候以爲用藥之法於見症外重視乎脉　此又初起末路見渴不見渴之

餘邪也。

口苦

熱邪在中上二焦則口苦。非特時疫而然。即感風寒口苦。亦屬少陽熱症。如時疫當惡寒發熱。表症正盛時。若見口苦。即於發表藥中倍加淸熱之品。輕則黃芩。重則知母。再重則石膏。不但三陽表症如此。即三陰裏症。手足冷。惡寒嘔利。胸腹滿不渴。證狀似乎純冷無熱。而一兼口苦。即當於溫燥藥中。加利熱之品。如用半夏、蒼朮、草果、厚朴。必加木通、苓、澤。甚至加知母、黃芩。本吳氏達原之義。口苦爲熱症的據。每遇症狀模糊。寒熱莫辨。必借此以決之。至舌胎黃黑乾燥。煩躁熱渴閉結。又淸下之不可或緩者矣。

口甘

症候肝膽熱則口苦故凡水虧之人不宜培土慮其土燥則尅水今人每過水虧弱症而用培脾胃之藥無有不速死者脣燥而裂亦有屬脾經者

口苦口甘。同爲熱證。苦爲燥熱。在上中二焦。多渴。屬三陽。甘爲溼熱。在中下二焦。多不渴。屬三陰。蓋脾胃屬土。稼穡作甘。土邪下涉腎位。水土相蒸。甘味上溢於口。多兼嘔吐。人每誤認胃寒。而用溫中之劑。不知溼熱在於下焦。土能尅水。溫燥太過。腎水告竭。總不見熱渴諸症。惟目不見物。漸至昏沉而死。口甘一症。在諸症初起。猶可用溫燥開導之品。而亦不宜過劑。在時疫必以清熱爲主。消痰爲輔。或胸中停飲太甚。亦不過加蒼朮、半夏、而已。如二陳。去甘草。加薑汁炒山梔、薑汁炒黃連、竹茹、黃芩等類。爲口甘要藥。烏梅更妙。酸能勝甘。蓋五行尅制。自然之理也。或四苓散加山梔亦得。然必以時疫之大勢。爲用藥之權衡。斯可矣。

脣燥

對症之藥每至症重之際斷非區區分兩日服一劑所能濟事直須大劑煎湯頻頻飲之此目見甚多

脣燥者。陽明熱也。時疫見此。當辨其色。深赤爲大熱。宜清下。淡白爲亡津液。宜滋潤。色如常。爲津液不流通。熱在經脈。宜葛根。

齒燥

時疫齒燥有三。輕淺者爲陽明經熱。前板齒燥。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此將發斑疹。及衄血之先兆。葛根爲主。黃芩、知母、石膏爲輔。重者爲胃府燥熱。通口皆燥。甚則黑如煤炭。三承氣、三黃石膏選用。至重者爲陰火煎熬。亡血太甚。腎水涸竭。當峻補其陰。知母、黃柏、生地、元參、天冬、麥冬、丹皮。每味兩許。大作湯液。加童便金汁。晝夜兼進。若藥輕治緩。則不及矣。

鼻孔乾

風熱經熱府熱亡液

時疫鼻孔乾有四。風熱則鼻鳴。荆、防、葛根、薄荷爲主。陽明經熱則煩躁。葛根、石膏爲主。胃熱府症。則大渴舌黃。三黃石膏爲主。亡津液。肺燥。麥冬、生地、五味爲主。大抵風熱經熱者。十之五六。府熱亡液者。十之二三。非謂熱深而鼻孔反不乾也。以煩渴大熱症見。則不覺鼻孔之乾與否耳。

耳聾

以少陽爲樞故也是以由表傳裏爲必干

耳聾者。少陽邪熱夾痰上壅也。時疫耳聾者多。蓋邪之傳變。出表入裏。必干少陽。又時疫屬熱。熱主上升。挾痰涎濁氣上壅隧道。故耳聾也。治法以疫邪大勢爲主。見於初起傳表時。於表藥中。加荆、防、川芎。見於入裏時。於裏藥中。加黃芩、知母。屢汗汗下。耳聾不愈。不可急治。養陰調胃爲主。須待粥食如常。二便調勻。始由漸而愈也。

鼻如煙煤

時疫鼻如煙煤者。邪熱爍肺也。由鼻孔乾而來。急當清下。少緩則肺胃枯絕矣。三承氣合白虎。或三黃石膏加青黛。或小陷胸加犀角。或犀角大青湯。視其兼症。擇而用之。

鼻孔扇張

鼻孔扇張有三。一痰壅於肺。氣出入有聲。喘欬胸滿。不渴。宜瓜蔞、貝母、桑皮、蘇子瀉肺。肺氣通自愈。一鬱熱於肺。氣出入多熱。有微表束其鬱熱。古人獨主越婢湯。蓋散其外束。清其內鬱也。用於時疫中。以葛根易麻黃。或葛根黃芩黃連湯亦可。一腎氣虛而上逆。氣出入皆微。多死。此證必得之

此即腎虛肺氣將絕之見症

屢經汗下。或兼多汗。心悸耳聾。急宜大劑六味。合生脈散。加牛膝、枸杞。或可百救一二。

咽乾

咽乾者。邪熱淫於膈上也。在傷寒爲少陽熱證。時疫亦然。宜黃芩。甚則佐以花粉、知母。

咽痛

時疫咽痛。爲熱淫於肺。當視其咽中有結無結。無結者。微紅。以桔梗、花粉、黃芩、元參治之。有結者。紅腫。當加牛蒡赤芍消其腫。結甚則起紫泡白泡。是爲乳蛾。必以針刺去惡血。再服清熱之藥方妙。時疫中常有急喉風急

喉痺二險症。旦發夕死。不可不察也。急喉風。咽痛而喘。乃痰邪夾熱。上壅於肺。古方用膽礬。吐其痰涎惡血。或皂角膏吐之。治之稍緩。則氣閉而死。急喉痺。卽乳蛾速長。閉塞喉嚨。亦以刺去惡血爲主。甚或用刀大開其膿血。此雖見於時疫中。必其人平素貪厚味。多怒鬱。肝火妄動。有以致之也。

舌燥

舌乃心苗。腎竅通其本。脾脈絡其下。時疫舌燥。由火炎土燥。中宮堵截。腎水不能上交心火。須察其胎之有無。與色之深淺施治。白胎而燥。疫邪在表。痰已結於膈上。吳氏達原飲。加石膏、川貝、蔞仁、大黃。此吳氏名白沙胎。熱極不變黃色。下之卽黃。不可緩也。黃色而燥。疫邪傳胃。小承氣、小陷胸、大柴胡選用。醬色胎而燥。疫邪入胃深及中下二焦。調胃承氣湯。黑胎而

燥。疫邪入胃至深。傷及下焦。大承氣湯燥成塊裂。或生芒刺。熱更甚也。大承氣倍其分兩。大黃須兩許方妙。各燥胎下之漸減。不即盡淨。爲藥已中病。力未到耳。當再下之。有下至三五次。十餘次而後愈者。若屢下而燥胎愈長。不可更下。當察其腹中。若揉按作響者。痰水結於中焦。脾胃受困。津液不能上潮。改用平胃二陳溫燥之劑。即愈。又腎陰竭涸。愈下愈亡其陰。燥胎不囘。目無神。耳聾。心悸。腰酸。再下必死。宜六味地黃湯。合生脈散。至無胎而煩。須辨其色。正赤或深紫。熱歸心包。血分熱極。石膏、知母、黃連、犀角、羚羊角、牛黃爲主。鮮紅亡陰。二冬、生地、元參、知母、阿膠、人參爲主。大抵、舌無胎。則胃無物。可清潤。不可攻下。

此應下之症

此腎陰竭不宜下而宜補陰

舌強 附舌痿

舌強硬熱而兼痰

時疫舌本強硬。爲熱而兼痰。宜清下無疑。須加消痰之藥。兼白胎者。膈間

痰白苔
痰尚濕
黃痰漸
燥兼黑
熱極痰
亦火無
苔赤紫
燥裂而
強熱蘊
於心包
強雖與
燥類屬
胃強屬
心主痰
舌痿軟
枯小強
硬不縮
爲虛脫
應下不
下以致
病深熱
重一再
失下而
致危症

未經煎熬。其痰尚溼。佐以半夏。大柴胡湯是也。兼黃胎者。已經煎熬。其痰漸燥。佐以川貝、栝蔞。小陷胸湯是也。兼黑胎者。熱極。痰亦爲火。佐以牛黃方效。若無痰。舌色正赤。深紫裂燥而強者。熱毒蘊於心包也。三黃石膏湯。加犀角、牛黃。急清其熱。舌強雖與舌燥相類。而燥屬胃。主熱。強屬心。主痰。又舌痿軟而枯小。與舌強硬而不縮有異。乃虛脫已極。大補及滋潤。或百救一二。若屢經汗下。清熱消痰。而舌強者。又當與舌痿同治。

舌卷短

時疫之舌。一見黃胎。便當下。失下。則由黃而變醬色。變燥。變黑。變生芒刺。再失下。則變卷變短。爲下證。至急之際。宜大下屢下方和緩則不救。

胸滿痛

胸脇腹及少腹之痛皆須分別或痛或滿或滿痛相兼以察病之或氣或血與痰與食邪在募原邪在半表半裏病在經絡虛中夾實痰結食結。

時疫胸滿。而不痛者。爲邪未結。爲無形之氣。稀薄之痰。痛而不滿者。爲病在經絡。有虛有實。有虛實相兼。滿而痛者。爲邪已結。須分痰食血。以施治。屬無形之氣者。按之不痛。時疫初起。邪在募原。多有此症。宜達原飲。加枳、桔、木香、大腹皮。以開豁之。屬稀薄之痰者。時疫二三日。邪在半表半裏。多有此症。宜達原飲加半夏、萊菔子。或小柴胡湯加萊菔子。病在經絡。痛而不滿者。初起屬實。於解表藥中。加延胡、烏藥。舒其經絡之氣血。病久屢經汗下多虛。於養氣血藥中。倍當歸。更有虛中夾實者。於解表清裏藥中。加乳香、沒藥最妙。滿而痛不可按。邪已結矣。痰結者。牽引串痛。兼嘔。小陷胸湯、大柴胡湯。或二方合用。甚則大陷胸湯、大陷胸圓。食結者。硬痛成塊。不可按。多在心下。宜平胃散。加枳實、蘇子、萊菔子、白芥子。亦有在膈上者。爲危症。當吐之。宜瓜蒂散。此二者。不可便下。須待其轉動。方可下之。蓋結在

上焦。屬氣分。下之太急。則氣逆嘔吐。外用按揉之法爲妙。血結者。不可按。按之軟。脈芤澀弦。宜於解表清裏藥中。加桃仁、紅花、三七、歸尾。甚則桃仁承氣湯。時疫多實多熱。至胸膈滿痛。又屬實邪。非虛症。惟是屢經攻下。胸痛更甚者。乃脾腎兩虛。下氣上逆。宜溫理脾胃。以建中鎮安之。甚則導火歸元。納氣歸腎皆可。然不多見。須消息斟酌。不可輕試。

脇滿痛

脇滿痛。與胸滿痛同。而微有不同者。胸滿痛。有宿食爲病。脇滿痛。無宿食爲病。乃亦有因宿食在胸腹而滿痛及脇者。時疫脇滿痛。是痰、氣、血三者爲病。其中亦有滿而不痛。痛而不滿。滿痛並作之分。其滿而不痛者。募原之邪。未經傳變。宜達原飲。兼寒熱往來者。大柴胡湯。痛而不滿者。邪分布

脇非藏食之裏故無宿食爲病此則因腹有宿食而痛滿累及於脇非脇痛之證候也滿而不痛募原之邪未傳變

痛而不滿邪分布於少陽痛滿兼作左屬血右屬痰與氣痰此又痰與氣之分別此又虛象之示先辨宿食熱邪與氣血痰水之結多般屬邪熱餘則爲氣血痰再示症象脈象

於少陽之經。宜小柴胡湯。滿痛並作者。當分左右。左屬血。小柴胡去人參。加延胡、歸尾、紅花、桃仁。甚者。加莪朮、三稜、三七、五靈脂。右屬痰。與氣痰。加柴胡。倍半夏。加牡蠣、萊菔子。甚則白芥子、甘遂、大戟、芫花。氣加青皮、萊菔子、木香、大腹皮。痰與氣痛。皆無常所而有聚散。痰散仍有所苦。氣散則無所苦。若屢經汗下清利。而脇痛更甚者。虛證也。氣虛必嘔利。養氣爲主。血虛必煩熱。養血爲主。此亦十中一二。脇痛與胸腹痛不同。胸腹譬之衢衕。塞不能久。脇則譬之僻巷。塞則難開。用藥須明此意。時疫脇痛。雖有痰、氣、血之殊。而總不離乎熱。黃芩是爲主藥。若別有熱者。黃連、山梔。又所必需。他病脇痛。有寒有熱。不在此例。

腹滿痛

氣分與水穀之分´辨水穀氣分之據此處謂舌多黃苔邪已傳胃則上文之指證縱有苔而不黃可知舉一知二凡閱書皆當從字外留意庶臨證知所區別不致受模糊影響之

時疫腹滿痛。屬宿食爲邪熱所結者。十之七八。屬氣、血、痰水者。十之二三。蓋腹爲胃與小腸之正界。非胸脇少腹之地可比。腹滿而不痛者。屬邪在氣分。屬水穀散漫而未燥結。氣分脈多沉。或弦。水穀脈滑。氣分通腹皆滿。水穀滿有分界。氣分者。厚朴、大腹皮、青皮、陳皮、枳、桔爲主。水穀者。半夏、山查、麥芽、神麯、萊菔子、枳實爲主。時疫爲熱症。腹滿亦當清熱。兼以順氣消食可也。若舌多黃胎。雖滿而不痛。爲邪已傳胃。宜小承氣湯下之。痛而不滿者。屬邪在血分。屬水穀燥結諸病。他病或有屬冷者。時疫總屬熱症。痛不可按。而無硬處者。於清裏方中加赤芍。不可按而有硬處者。調胃承氣湯。滿痛兼作。爲痞滿在氣。燥實在血。大實大熱之症。大承氣湯。諸病腹滿痛。或兼自利。當責之虛冷。時疫自利。屬熱結旁流。下之則止。不可疑爲虛冷。若滿痛。而喜燥喜溫。或惡寒。手足冷。清利之益甚。或右關遲緊。此非本

累此又示時疫與諸病腹滿痛之殊疫症遇此等見證皆爲藥誤必多在汗下後蓋疫邪屬熱何得有此寒證少腹痛有但滿不痛及痛而不滿暨滿痛相兼者但滿不痛爲

病。乃因煩渴飲冷太過。或用清涼太過太早之所致。又當以溫燥爲主。不可執一。然此亦治藥弊。非治本病也。

少腹滿痛

時疫少腹滿痛。爲邪熱結於下焦。下焦乃大腸膀胱。及厥陰分界。與中焦異。亦有滿而不痛。痛而不滿。滿痛兼作之不同。初起滿而不痛者。溼勝氣滯也。檳榔、厚朴、蒼朮爲要藥。痛而不滿者。手不可近。熱傷厥陰血分也。黃芩以清熱。赤芍、歸尾以活血。柴胡以升厥陰之氣。若牽引陰器。及兩胯夾縫者。加秦艽卽愈。滿痛兼作者。不論初起末後。當視其前後。在前小水不利。畜水也。四苓、猪苓、益元等方選用。在後大便不利。有燥矢也。三承氣選用。小便利。而大便色黑者。畜血也。抵當湯、桃仁承氣湯選用。以大小便之

濕勝氣滯痛而不滿爲熱傷血分痛滿兼作小便不利爲蓄水大便不利爲燥矢病情攸分所患適殊臨診詳察全係乎此　此又更進一層當并察之　此亦藥誤所致所謂清下太過

通塞爲辨。固矣。亦當細察其滿痛。如有硬塊不可按者。屬燥矢。滿痛如鼓。不可按。而卻無塊者。屬溺畜脬中。滿痛拒按而軟者。屬畜血。以此辨之了然矣。外有時疫末路。滿而不痛。痛而不滿。喜溫喜按者爲虛證。當細詢來路。若屢經清下太過。當消息溫補。以培養陰陽。不可執時疫爲實邪熱證。而不變通也。然此亦十中一見耳。

右滿痛諸症。乃時疫裏症之大端。總屬熱邪內陷。在風寒暑溼諸門。則寒熱虛實俱有。在時疫已經傳變。見於煩渴燥熱既顯之後。其爲熱症易辨。若見於未經傳變之先。乃疫毒鬱而未發。多不渴。多不發熱。甚有手足反厥冷者。依風寒治則當溫。依時疫治則當清。毫釐千里。反掌生死。當於氣、色、神、脈、舌胎五者。細察而詳辨之。

自利

在未傳變不渴不熱手足厥冷此由疫毒鬱而未發最易誤治故凡遇此等處書應屢屢指示之防人之忽誤茍能執定疫邪屬當清為主庶免此清誤失等下後恐有治之太過之誤則

時疫自利。皆熱症也。其所利之物。與內虛內冷者自別。冷利之色淡白。熱利之色正黃。甚有深黃醬色者。冷利稀薄。熱利稠粘。虛冷利。散而不臭。熱利臭而多沫。虛冷易出。熱症努圊。冷利緩。熱利暴注下迫而裏急。此辨時疫熱利。與諸冷利之大概也。時疫初起。有手足厥冷、惡寒、嘔吐、腹痛、自利者。全似太陰寒症。辨其為疫。只在口中穢氣作黏。舌上白胎粗厚。小便黃。神情煩躁。即可知其非寒中太陰。是時疫發於太陰也。煩躁輕。則藿香正氣散。煩躁甚。則用達原飲。一二服後。即見三陽熱症矣。此時若用溫中藥。轉見四肢厥冷。手足青紫而死。不可不細察也。時疫初起。頭疼發熱而自利。九味羌活湯。傳變太陽少陽合病。身熱口苦。咽乾目眩而自利者。黃芩湯。兼嘔加半夏。傳裏舌黃譫妄而自利者。按其心下至少腹。有硬痛處。與大承氣湯。無硬痛處。小承氣、小陷胸、大柴胡選用。此在下其熱。不必以結

當視症而變通即所謂治藥誤者正黃醬色稠粘臭沫努圊暴注急迫爲熱淡白稀薄易出緩出爲冷此辨冷熱關鍵冷爲太陰寒爲時症此爲太陰時疫見證此皆生死關頭度人金

爲主。故雖無硬痛。亦主大黃。時疫自利。而小便不利。腹滿而無硬塊。時作腸鳴者。熱在小腸膀胱而畜水也。四苓散、猪苓湯、益元散選用。時疫自利。受補者少。至屢經清下。無表裏證。自利漸至清穀。而脈微細者。則六君子湯、補中益氣湯、理中湯。又所當酌用也。

便血

時疫便血。熱邪深入也先當辨其血色。鮮紅者。清熱爲主。黃芩湯、三黃石膏湯、犀角地黃湯。血色紫黯成塊。下者。逐瘀爲主。桃仁承氣湯、抵當湯。須按腹脇有痛處用之爲確。時疫便血。散晦夾涎水者。脾胃虛而臟府傷也。歸脾、補中、八珍可借用。並加烏梅。時疫便血之後。多亡陰症。神昏耳聾。舌無胎而燥。身痛不可轉側之類皆是。生脈、六味。加阿膠。峻補其陰。然多不

針者治以熱深熱熱以厥深亡速其咽口苦眩乾目熱皆爲象此則須在屢經清下之後用藥之法蓋表裏之症已無當以補虛溫中爲要此亦治藥誤由於清涼太過此卽痢

救也。

便膿血

時疫便膿血。與便血燥溼之分。便血屬燥熱。有涼潤爲主。便膿血屬溼熱。清熱兼分利爲主。時疫初起。頭痛發熱便膿血者。卽古所謂疫痢是也。不必治膿血。但解其表。表解則便數自減。決不可早施清裏攻下之藥。卽分利清涼。亦所當慎。蓋邪方在表。淸裏邪則內陷深入。後極難治。且時疫一見便膿血。則煩渴之熱勢反緩。蓋熱隨利減也。所以苦寒之品。不可浪用。惟以倉廩湯爲主。詳見夾痢條下。時疫傳變。至半表半裏便膿血者。柴葛解肌湯。加苓、澤、木通、黃芩。時疫傳變入裏。煩渴讝妄悉具。而便膿血者。黃芩湯、葛根芩連湯選用。兼裏急後重。腹中拒按者。加檳榔、大黃。時疫屢經

之須便膿血屬濕熱便血屬燥熱此當慎重施治之處此言明不宜遽用清下之所以然者此又指示不必須用苦寒之處總之痢症凡有表邪表一日不解痢一日不止若不解

攻下。而便膿血滑利者。當以養中調氣養血爲主。清熱爲佐。老人虛人。亦倣此例。

大便閉

時疫屬溼熱。大便閉者少。間有閉者。乃平素胃陽強盛。多燥氣也。夫本來陽盛。復受時疫。則溼熱皆變爲燥熱。雖兼表症未得汗可下。以時疫與傷寒不同。傷寒邪從表入。有表證未得汗。必不可攻裏。時疫邪從內發。雖有表證。每每發表而不得汗。必待裏氣通。而後表始得汗。所以時疫大便一閉。即有表證。亦當下之。不可逡巡也。若初起未經表散。則當用三消飲。下之爲當。有表證。尚可下。則煩渴譫妄。舌胎黃黑燥裂卷短。胸腹硬痛諸症備見。更當分別輕重下之無疑。又有大便閉。而屢下不通者。則必有夾邪。

表但用清下必致表邪內陷此本治有表邪之之一定病法熱重則濕亦隨之速化此時疫與傷寒相異之處指示迷津屢下通此不應下指症下之必俱見當視其所夾先爲施

當審之。有夾水者。水在腸中。則不下而自利。水在胃脘以上。則脈多弦多緩。往往上嘔而不下利。且舌白而心下按之作響。雖用承氣不能下行。故下之不通。當先用半夏、茯苓、蒼朮消其水。而後下之。亦有可用大陷胸湯者。必胸上痛而手不可近。方能藥與邪敵。有夾氣者。氣滯於胸膈之間。主上逆而不下降。胸腹串痛而脈沉。當先以蘇子、萊菔子、木香、檳榔順其氣。而後下之。有氣虛而屢下不通者。屬老人虛人。其脈必兼無力。其色必悴。其肌肉必緩。其神必散。若下症全具。當與大承氣加人參。一服而宿垢頓下。或陶氏黃龍湯。或麻仁丸。參湯下。酌以裏症之多寡用之。有血虛而屢下不通者。屬婦人產後。癰疽潰後。或平素陰虛及亡血。其脈必兼濇。四物、六味、生脈。及吳氏諸養榮方、麻仁丸選用。仍須蜜煎猪膽汁導之。大凡時疫。大便一閉。即當下之。然須詢其有無所苦。若無所苦。下尚可緩。有所苦

治夾去而後下之氣虛血虛以渴不渴分別熱在上下焦此皆示人以準纔以上與常病及治法無甚異惟大便閉小便不利時疫當先通大便大抵熱痛小便不利通陽較難

而下之不通。又須察有無夾邪及虛也。當下者十之五。可緩者十之三。夾邪者十之一耳。時疫如此。他病則不然。古語云。傷寒下不厭遲。時疫下不厭早。誠哉斯言也。

小便不利

時疫初起在表時。頭痛發熱。小便不利者。熱入膀胱也。益元散主之。四苓散、猪苓湯。皆可用。東垣云。小便不利而渴者。熱在上焦。法當淡滲。小便不利而不渴者。熱在下焦。法當苦寒。此可爲據。時疫傳裏。大便閉。而小便不利者。當先通大便。大便通。小便自利。此惟時疫爲然。他病則否。時疫屢經汗下。小便不利者。陰竭也。爲難治。知母、黃柏、生地、麥冬之類治之。或生脈皆可。然多至少腹如鼓而不救也。凡小便不利。日久下關不通。必反於上。

敷臍及蔥熨二法甚佳

往往有嘔吐呃逆涓滴不能下咽。至湯藥不進者。當用敷臍法。大田螺一枚搗爛。入麝香三釐。敷臍上。帛束之卽通。一見點滴卽受湯藥。古法有用蔥熨。及井底泥敷少腹者。俱可參用。但不宜於陰竭之虛人耳。

小便黃赤黑

以小便可驗裏熱之有無深淺多寡以爲用藥之處

時疫未傳變時。小便多如常。熱一傳入裏則黃。熱甚則赤。熱入血分畜血則黑。小便可驗裏熱之有無深淺多寡。但不可以作專症。疫邪在表。小便黃。卽於解表中加清涼藥。邪入裏。小便黃赤。雖手足厥冷。亦當攻裏逐熱。疫邪已退。表裏俱和。小便黃赤未退。仍當清利餘邪。惟小便黑者。當逐瘀清熱爲主。犀角地黃湯。加大黃等類。有屢經汗下。清涼太過。表裏俱無熱邪。而滑瀉腹痛。小便黃赤者。當理脾升陽爲主。亦治藥非治病也。

溼化熱小便即暢不能多若細當即察其致多之由

常時病與時疫異處

小便多

時疫爲溼熱。小便多者甚少。傳裏之後。或有小便多者。乃胃土變爲燥熱也。急下之。屢經下後小便多者。氣虛也。益氣升陽爲主。亦有腎虛而小便多者。六味地黃湯。加五味子。大抵未下之先小便多者。屬燥熱。小便必微黃。必煩熱渴而喜飲。既下之後。小便多者。屬虛。氣虛則不喜飲。而寸脈不及尺。浮不及沉。陰虛則喜飲。而尺脈不及寸。沉不及浮。失治日久。則變消渴。時疫小便多者知此。若夫風寒小便多。則屬陽虛。不在此例。

遺尿

時疫初起遺尿者。多屬三陽合病。蓋邪入於陽。則陽實而陰虛。熱盛於表。

裏爲之不守。又神昏於上。不自知其下部之出入。故遺尿也。合之腹滿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讝語。仲景獨主白虎湯。此症不可下。以邪全盛在表在經。下之則表邪內陷。故額上生汗。手足逆冷。尤不可汗。以邪本屬熱。汗之則愈增其熱故心憒憒反作讝語。惟以白虎湯淸其浮越之熱。若別兼燥結鞕痛者。可於本湯內加大黃下之。

此應淸應下之別當以有結無結爲衡凡異同處最宜注意否則毫釐千里一則屬寒故皆

囊縮

時疫囊縮。乃熱入於厥陰也。有結有熱則下。有熱無結則淸。熱退而囊自縱矣。陰症囊縮。與時疫頗相類。以陰症囊縮。必身冷、厥逆、脈沉。時疫囊縮。亦身冷、厥逆、脈沉也。然一寒一熱。自有不同。陰症囊縮。陰莖痿縮。或全縮入腹有如婦人。時疫熱厥囊縮。陰莖如常。再以兼症辨之。陰症囊縮。小便

無熱象一則屬熱處皆現疫象時熱囊縮皆現熱象陰症則否不過較譫語尚輕然卽譫之漸也此爲經熱見譫不惡寒邪已不在表此爲膈熱見證以上膈熱及熱聚中上二焦皆

清。少腹牽引痛。痛而不滿。喜溫按。多自清。神清不煩。時疫囊縮小便赤。少腹滿而硬痛拒按。大便秘。煩而神昏。

多言

時疫多言者。譫語之漸也。疫熱蒸心之所致。治同譫語。

譫語

譫語者。熱蒸心也。時疫一見譫語。卽當清熱。然有經熱蒸心而譫語者。邪在三陽。表症多有之。脈浮大頭痛發熱舌白者是。吳氏三消飲最當。六神通解散、九味羌活湯、防風通聖散、白虎湯、梔子豉湯。皆可選用。有膈熱蒸心而譫語者。脈洪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胸中無結者是。白虎湯、黃芩

尚不至胃腑此爲痰熱搏結之見證此爲胃熱之見證熱入血分畜血見症治法熱入膀胱畜水見症治法此爲陰陽兩虛而又分別上中下三焦各見證以上係上中下

湯選用。有痰涎搏結。其熱聚於中上二焦而讝語者。脈弦滑胸痛及心下痛拒按者是。小陷胸湯、大柴胡湯選用。有胃熱蒸心而讝語者。脈滑實大。舌黃。及黑。及燥。及芒刺。腹滿拒按者是。三承氣湯選用。輕者只用平胃散。加山查、麥芽、蘿蔔子即效。有熱入血分而畜血。血熱蒸心而讝語者。脈沉結。或濇。心下至少腹。凡有痛處拒按而軟者是。犀角地黃湯桃仁承氣湯、抵當湯選用。有熱入小腸膀胱。畜水之熱。上蒸心而讝語者。脈浮數。少腹滿。小便不利者是。四苓散、猪苓湯、益元散選用。以上皆實症讝語也。至若屢經汗下清理。二便已清利。胸腹無阻滯。六脈虛散結代微弱而讝語者。陰陽兩虛。神無所倚也。虛在上焦。必心悸神倦。生脈散加棗仁。天王補心丹。虛在中焦。必面色痿黃。四肢倦怠。歸脾湯。虛在下焦。必耳聾目直視。六味地黃湯。加遠志、五味、龍骨、茯神。

三焦之虛象見證治法是讝語一證當詳分見證方可確指其致讝之由而施治之奈何今醫概以熱入胞絡一端拘執之較讝語之熱更甚故症亦較劇亦當視其見證以知之熱之所

狂

時疫發狂者。讝語之甚者也。亦疫熱蒸心之所致。治同讝語。

善忘

時疫善忘者。畜血之所致也。畜血在上焦。其脈芤。胸前及心下必痛。必拒按而軟。犀角地黃湯主之。畜血在中焦。其脈或芤。或弦。或濇。兩脇及臍上。必有痛處拒按而軟。桃仁承氣湯主之。畜血在下焦。其脈必沉結。臍下必有痛處。拒按而軟。抵當湯主之。善忘雖爲畜血主症。然必驗之大小便。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小便自利。方爲畜血之的證。否則仍當參之多言讝狂諸法治之。

在而治之。畜血亦應分別上中下三焦。方免誤治。大凡畜血痛處難拒按必軟。熱入漸深以至於至深。逐一指示其見證。分別輕重以定治法。可謂良工心苦。一片婆心矣。熱邪已深

沉昏

時疫沉昏。熱入至深。極險症也。蓋熱初蒸及心之經。則心神不安。多夢囈。醒時自清。蒸心之經漸深。則心神漸煩。多言。所言皆日用當行之事。無糊塗語。蒸及心包。則精神間有昏處。多言間有糊塗語。猶清白語居多。迨蒸心包漸深。則心神昏處居多。言多妄見妄聞。甚至疑鬼疑神。非人所見聞者。猶省人語也。至熱直入心臟。則沉昏全不省人事矣。此熱入淺深之次第。見證輕重之辨也。所以多言讝語。熱之浮淺者。梔、芩、知、膏可解。發狂熱之深結者。硝黃可解。至沉昏。熱之至深者。非犀角、黃連、羚羊角、牛黃。莫能解也。沉昏雖係熱深。更有夾痰氣。夾胃結。夾血結之分。胸滿舌白係夾痰氣。當加川貝、瓜蔞、半夏、萊菔子。於犀、連諸藥中。舌黃及燥黑。腹滿硬痛者。

當加犀、連於三承氣湯中。痛而軟者。畜血。加桃仁、丹皮、赤芍。於犀、連藥中。治沉昏之大法備矣。以上皆實症。更有虛症。亦所當知。屢經汗下。清利之後。表裏無熱。胸腹無阻。二便自利。而神情由倦而漸昏。由昏而漸沉。乃大虛之危症。大劑生脈散。加桂、附、耆、朮、苓、芍。急救其陰陽。亦不逮矣。

循衣摸床撮空

時疫循衣、摸床、撮空者。熱盛神昏而四肢實也。當察其舌。舌胎白。或無胎。有熱無結也。犀角、黃連、石膏爲主。舌有燥胎。或黃黑燥裂芒刺。有熱有結也。大黃、芒硝爲主。屢經汗下後。胸脇仍有拒痛者。邪未盡也。仍宜清利。無拒痛者。陰虛而陽亢也。生地、麥冬、棗仁、茯神。安神爲主。

多睡

至極處而舌尙有白苔則爲夾疫可知偏觀是書驗苔之法苔夾白色皆係疫水之據清利之後表裏無熱胸腹無阻二便自利是邪已去乃仍由倦而昏而沉爲大虛無疑循衣摸床撮空

以視舌之苔分有結無結爲扼要關鍵無結宜清有結宜下苔白無苔爲無結之確據胎黃黑燥裂芒刺皆熱結之據汗下後表熱愈甚二便俱利身痛多睡爲陰傷此等緊要關鍵卽爲生

時疫初起多睡。兼身重者。熱邪阻滯其經脈也。有汗白虎湯。無汗或加麻黃。屢經汗下後。表裏熱愈甚。二便俱利。而身痛多睡者。陰傷也。四物、六味、生脈。三方合用。大劑養陰方效。失治卽危。服此數劑。身痛已和。表裏熱退。而仍多睡者。於三方中加生棗仁卽愈。若夫平素脾虛多睡。多痰嗜睡者。一受疫症。必更嗜睡。當於時疫藥中。參之以理脾消痰之品。

身冷

諸病身冷。皆屬陰症。在時疫多屬熱症。須從氣色神脈舌胎中。辨其端倪。果係時疫。則當分初中末以治之。不可紊也。時疫初起。往往有身冷自利。腹痛作嘔。全似陰症者。若舌有厚白胎。身有穢氣。心煩多汗。面色油垢。小便黃短數。有一二證現。便是疫邪直入太陰。先裏後表。非真陰寒症。兼嘔

死關頭行道者可不加意審視而區別之分別初起及汗下後之見證治法而又須考究其平素之氣體以消息之可謂無微不至絲絲入扣矣此與常病相異處五者即卷首辨

利。藿香正氣散、四苓散。無嘔利。達原飲。服一二劑後。即發熱矣。時疫傳變發熱之後。譫妄、沉昏、舌燥、腹滿、便秘而身冷者。先表後裏症。三承氣、大柴胡選用。無結症者。白虎湯。時疫末路。屢經汗下。表裏無邪。胸腹無滯。二便自利而身冷者。當以脈爲主。脈虛細不振者。用藥太過。而成脫症也。急宜溫補。少緩即死。生脈散。加耆、朮、苓、芍。平補陰陽。冷甚者。加熟附子。時疫身冷一症。最難下手。初起時。若寒熱不辨。且勿妄投湯劑。當少待之。多則一二日。少則半日。多有自行傳變。即發熱煩渴者。此時則易於用藥。若已經發熱傳變之後。變爲身冷。則自有口燥舌乾。不得臥諸症在。此時藥不可緩。緩則熱深厥深。雖下後厥回。往往亡陰而死。身冷與惡寒不同。而病機頗同。當與惡寒條參看。

呃逆

邪時疫之、領有一增即爲時疫也皆熱邪見症故有一二證現便知是疫邪矣身冷有在初起有在傳變發熱譜昏之際又有在表裏舞邪者舌燥裂苔黄或黑及有芒刺脹實大腹

時疫呃逆。與傷寒不同。傷寒呃逆。虛實寒熱俱有。時疫呃逆。惟熱結下焦而已。凡見呃逆。卽當下之。下之不止。按其臍腹有硬痛拒按處。仍當下之。有下至十數次方止者。總之逐盡結熱。腸胃通達。其呃自止。愼不可用丁香柿蔕湯。治呃而遺結熱。致成危證也。

吐蚘

傷寒吐蚘。多寒熱錯雜。時疫吐蚘。則有熱無寒。治此症之當汗當清當下。一以傳變之大勢爲主。惟加烏梅、黃連以安之。愼勿用烏梅圓中諸辛熱藥。致成危篤也。

總之疫爲熱邪。用藥於溫熱之味。當愼之又愼。

滿拒按皆結症呃逆亦爲下證間不容髮忌辛熱爲要

着落二字即當審視所在處此處論汗法故但指在表言時疫熱邪故必兼辛涼辛寒必待伏邪盡發所以不厭遲也種種汗法無非示人金針

瘟疫明辨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輯撰
鄞縣 曹赤電炳章眉評

卷四

汗法

時疫貴解其邪熱。而邪熱必有着落。方着落在肌表。若非汗則邪無出路。故汗法爲治時疫之一大法也。但風寒汗不厭早。時疫汗不厭遲。風寒發汗。必兼辛溫辛熱以宣陽。時疫發汗。必兼辛涼辛寒以救陰。風寒發汗。治表不犯裏。時疫發汗。治表必通裏。其不同有如此。故方疫邪傳變出表時。

凡病有因陰液素虧表而無汗須於表藥中兼用滋潤陰液之品俾得出汗此則全類於醫臨證察看庶可藥到病除否則徒表益傷其陰液而病仍不得去也

輕者亦可得表藥而汗散。若重者雖大劑麻黃、羌、葛。亦無汗也。以伏邪發而未盡之故。亦有不用表藥而自汗淋漓。邪終不解者。蓋此汗緣裏熱鬱蒸而出。乃邪汗。非正汗也。必待伏邪盡發。表裏全徹。然後或戰汗或狂汗而解。所謂汗不厭遲者。此也。辛涼發汗。則人參敗毒散、荊防敗毒散之類是。辛寒發汗。則大青龍、九味羌活、大羌活之類是。發表兼通裏。則吳氏三消飲、六神通解散、防風通聖散之類是。更有不求汗而自汗解者。如裏熱閉甚。用大承氣以通其裏。一不已而再。再不已而三。直待裏邪逐盡。表裏自和。多有戰汗而解。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一。又如裏熱燥甚。病者思得涼水。久而不得。忽得痛飲。飲盡落枕而汗大出。汗出即解。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二。又如平素氣虛。屢用汗藥不得汗。後加人參於諸解表藥中。覆杯立汗。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三。又如陰虛及奪血。枯竭之極。用表藥全

然無汗。用大滋陰潤燥生津藥數劑。而汗出如水。此不求汗而自汗解者四。總之疫邪汗法。不專在乎升表。而在乎通其鬱閉。和其陰陽。鬱閉在表。辛涼辛寒以通之。鬱閉在裏。苦寒攻利以通之。陽亢者。飲水以濟其陰。陰竭者。滋潤以同其燥。氣滯者開導。血凝者消瘀。必察其表裏無一毫阻滯。乃汗法之萬全。此時疫汗法。理不同於風寒。謹撮諸汗症。詳列於左。

發熱　惡寒　無汗　頭項痛　背痛　腰痛　肩臂痛　膝脛痛

周身肢節痛

下法

時疫下法。與傷寒不同。傷寒下不厭遲。時疫下不厭早。傷寒在下其燥結。時疫在下其鬱熱。傷寒裏症當下。必待表症全罷。時疫不論表邪罷與不

時疫所以一兼

裏證即應用下以其病情屬熱下遲則陰液腎水爲之熱乾故待結在中下兩焦方下已不能通下不通而必上逆則無治法矣此所以與傷寒逈殊也 所謂下者並非定指大黃芒硝

罷。但兼裏症卽下。傷寒上焦有邪不可下。必待結在中下二焦方可下。時疫上焦有邪亦可下。若必待結至中下二焦始下。則雖下之不通而死者。傷寒一下卽已。仲景承氣諸方。多不過三劑。時疫用下藥。至少三劑。多則有一二十劑者。時疫下法有六。結邪在胸上。貝母下之。貝母本非下藥。用至兩許卽解。結邪在胸及心下。小陷胸下之。結邪在胸脇連心下。大柴胡湯下之。結邪在臍上。小承氣湯下之。結邪在當臍及臍下。調胃承氣湯下之。痞滿燥實三焦俱結。大承氣湯下之。此外又有本質素虛。或老人久病。或屢汗屢下後。下證雖具。而不任峻攻者。則麻仁丸、蜜煎導法、猪膽導法爲妙。下法之輕重緩急。總以見證爲主。詳列於後。

急下證

舌乾　舌卷　舌短　舌生芒刺　舌黑　齒燥　鼻如烟煤　胸

之大小承氣湯而言視此處雖具毋用至兩許即解一語又以小陷胸與大柴胡皆係下法之方苟能見緩下諸症即爲下之當不致有漸重加重其症必得用重劑以下之也此兩語

腹滿痛　狂　沉昏　發熱汗多　身冷　呃逆

當下證

舌黃　讝語　善忘　多言　協熱利　頭脹痛　煩躁

緩下證

舌淡黃胎　微渴　大便閉　小便黃赤　潮熱　齒燥

以上諸症。緩下者不下。則必漸重而爲當下症。當下者緩下。則必加重而爲急下症。急下者失下。則雖下之多不通。而致結熱自下逆上。脹滿直至心下。又逆上透過膈膜。有至胸滿如石。咽喉鋸響。目直視反白。或睛盲。瞳散。耳聾。九竅不通。雖有神丹。莫之能救矣。外更有畜血畜水諸下法。前已散見諸條。茲再詳列。以便翻閱。

畜水證

爲時疫治法之要熱至於結非下不爲功矣有熱無結則惟以寒涼之味折之清之可也

小便不利　大便微利

蓄血證

小便自利　大便黑　他若蓄水蓄血。在胸脇。不當下者。此不贅。

清法

時疫爲熱證。未有不當清者也。其在表宜汗。使熱從汗洩。汗法亦清法也。在裏宜下。使熱從下洩。下法亦清法也。若在表已得汗而熱不退。在裏已下而熱不解。或本來有熱無結。則惟以寒涼直折。以清其熱而已。故清法可濟汗下之不逮。三者之用。可合而亦可分。時疫當清者。十之六七。則清法不可不細講也。凡清熱之要。在視熱邪之淺深。熱之淺者。在營衞。以石膏、黃芩爲主。柴胡、葛根爲輔。熱之深者。在胸膈。花粉、知母、蔞仁、梔子、豆豉爲主。熱在腸胃者。當用下法。不用清法。或下而兼清亦可。熱入心包者。黃

連、犀角、羚羊角爲主。熱直入心臟。則難救矣。用牛黃猶可十中救一。須用至錢許。少則無濟。非若小兒驚風諸方。每用分許。卽可有效。當淸諸症。謹列於左。

熱在營衛證

身熱汗自出　不惡寒反惡熱　身重　頭面項紅腫　周身紅腫

斑疹　鼻孔乾　脣燥　煩躁　遺尿　舌胎白

熱在胸膈證

身熱反減　渴　嘔　欬　咽乾　譫語　多言　胸前紅腫　舌胎厚白

熱在腸胃證

便血　便膿血　餘悉見下證條中。

熱在心包及心證

狂　沉昏　多睡　舌黑

和法

以上皆寒熱互用之和法

此又補瀉互用之和法

此又表裏互用之和法

寒熱並用之謂和。補瀉合劑之謂和。表裏雙解之謂和。平其亢厲之謂和。所謂寒熱並用者。因時疫之熱。夾有他邪之寒。故用此法以和之也。凡方中有黃連與生薑同用。黃芩與半夏同用。石膏與蒼朮同用。知母與草果同用者皆是。所謂補瀉合用者。因時疫之邪氣實。人之正氣虛。故用此法以和之。凡方中有參、耆、歸、芍。與硝、黃、枳、朴同用者是。所謂表裏雙解者。因疫邪既有表症。復有裏症。故用此法以和之。凡方中有麻、葛、羌、防、柴、前。與硝、黃、梔、芩、苓、澤、枳、朴合用者是。所謂平其亢厲者。因時疫之大勢已去。而

餘邪未解。故用此法以和之。或用下法而小其劑料。緩其時日。或用淸法而變其湯劑。易爲丸散者皆是。凡此和法。雖名爲和。實寓有汗下淸補之意。疫邪尤有宜和者。凡熱不淸。用淸涼藥不效。卽當下其熱之所附麗。蓋無所附麗之熱。爲虛而無形之氣。如盛夏炎蒸。遇風雨卽解。故人身之熱。氣淸卽退。有所附麗之熱。爲實而有物。如洪爐柴炭。雖沃以水。尤有沸騰之憂。必撤去柴炭而熱始退。凡熱之所附麗。非痰卽滯。非滯卽血。逕淸其熱。不去其物。未能有效。必視其附麗何物。於淸熱諸方。加入何藥。效始能捷。此和法之精微神變者也。宜和之症。詳列於左。

寒熱往來　盜汗　口苦　咽乾　頭眩　舌強　渴　胸脇滿　耳聾　小便黃　嘔吐下利而心下痛　口乾舌強而惡寒　大小便閉而寒熱　痞滿而悸　二便自利而舌胎　形體瘦損而舌胎　凡此

此又指有附麗之熱必兼去其所附而後熱方能去並設譬以明其理可謂善於指示之矣此須與夾症各條參以辨其附麗

表裏虛實寒熱相兼者。不可枚舉。引此數端。可以類推。其有似和。而實非和證者。詳後辨似條。

補法

時疫本不當補。而有屢經汗下清解不退者。必待補而愈。此爲病藥所傷。當消息其所傷。在陰在陽。以施補陰補陽之法。疫邪爲熱症。傷陰者多。然亦有用藥太過而傷陽者。則補陰補陽。又當酌其輕重。不可偏廢。凡已經汗下清和而煩熱加甚者。當補陰以濟陽。所謂寒之不寒。責其無水者是。六味、四物、生脈、養榮諸方酌用。當其汗下清和。熱退而昏倦痞利不止者。當補陽。所謂養正以却邪者是。四君、異功、生脈、六君、理中、建中、附子等方酌用。諸症詳後。

除分列應補陰補陽各證之外。又有所謂四損四不足三復諸症當補者。以上諸應補外。然尙

有十夾中之夾腎虛夾脾虛則入手之際見有脾腎虛現象卽當於治疫藥中處處兼顧其虛爲要

當補陰證

舌乾無胎　舌黑無胎　耳聾　目直視　目不明　服清涼藥渴不止　服清涼藥煩熱加甚　服攻下藥舌胎愈長　服攻下藥舌胎芒刺燥裂愈甚　服清涼藥身熱愈甚　身體枯瘦　用利水藥小便愈不通　腰膝痿軟　周身骨節痛不可移動　多睡

當補陽證

多冷汗　汗出身冷經日不回　小便清而多　大便利清穀　嘔吐用清熱開導藥愈甚　自利用清下藥愈甚　痞滿

外此。更有四損。四不足。三復症。當補。詳見後。

四損

大勞、大慾、大病、久病後。爲四損。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復受疫邪。正虛則邪入愈深。邪深則傳化難出。汗下傷正而正脫。補助鬱邪而邪錮。多不可治。然補瀉兼施。間有愈者。有補瀉合用之法。有先補後瀉之法。有先瀉後補之法。凡人參敗毒散、人參白虎湯、黃龍湯、竹葉石膏湯。皆補瀉合用之法也。先用補劑。後施汗下。先補後瀉之法也。先用汗下。後施補劑。先瀉後補之法也。當詢病之來路。斟酌施治。尤當審現在之症。若純見實證。亦不可以疑似之見誤人。大凡周身俱見大實大熱之症。而一二處微見虛象。則吃緊照顧其虛。周身俱見虛象。而一二處獨見實症。則吃緊斡旋其實。此治病之權衡也。若夫汗之而表症愈增。如頭痛身痛更甚之類。清下而裏症愈增。如煩渴痞滿更甚之類。則至虛有盛候也。急宜補之毋疑。既辨其症。尤當細辨其脈。凡遇脈之浮候盛大者。須謹察其沉候有無力處。六部

看祇一二處則之最要虛實關鍵宜注重於此

此皆指迷之方針

脈皆盛者。須謹察其一部有獨無力處。果得其一部一候之真無力。便可略其諸部諸候之假有餘，從而施治。有獨見若神之妙。夫既詢得其來路之大概。又察得其輕重之確憑。再加之脈理精詳。則燭照無遺矣。其損證之狀甚多。當參後四不足條看。

四不足

四損由人事。四不足由天稟。四損在暫時。四不足在平素。然四不足亦有由四損而來者。不可以四損之外。便無不足。四不足者。氣、血、陰、陽、也。氣不足者。少氣不足以息。語言難出也。感邪雖重。反不成脹滿痞塞。凡遇此症。縱宜宣伐。必以養氣爲主。血不足者。面色痿黃。脣口刮白也。感邪雖重。面目反無陽色。縱宜攻利。必以養血爲主。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肌體惡

寒。恆多泄瀉。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氣。受邪雖重。反無發熱胎刺燥渴。凡遇此等症。縱欲攻利清熱。必先之以溫補。待其虛回。實症全見。然後以治實之法治之。陰不足者。自然五液枯乾。肌膚甲錯。感邪雖重。應汗無汗。應厥不厥。遇此等症。縱宜攻利。必先之以養陰。待其氣化津回。邪多不治自退。設有未退。酌用淸利。攻利若早。其病益甚。以上四不足。合前條四損。總不可正治其邪。必以養正爲要。先服養正藥。待其實症悉見。方可攻邪。若服攻邪藥。虛症復見。仍當調補其虛。養正以和邪。祛邪以安正。互相加減。迭爲進退。直待邪盡去而正不傷。方爲善治。

三復

三復者。勞復、食復、自復、也。勞復者。大病後因勞碌而復也。不必大費氣力。

正傷力不能再受攻下淸涼也

即梳洗沐浴。亦能致復。復則復熱。諸證復起。惟脈不沉實爲辨。輕者靜養自愈。重者必大補以調其營衛。和其臟腑。待其表裏融和方愈。誤用攻下清涼。必致不救。安神養血湯主之。若因飲食過多而復者。舌胎必復黃。輕則損穀自愈。重則消導始愈。若無故自復者。乃伏邪未盡也。當問從前所見何證。服何藥而解。今仍用前藥以滌其餘邪則愈。時疫復症。有復至再三者。屢復之後。必兼四損四不足症。宜參前條加減進退之法治之。

辨似

凡病皆以虛、實、寒、熱、四字爲大綱。時疫何獨不然。但虛實寒熱之真者易辨。似者難辨。前所列時疫表裏諸證。皆實邪熱邪。而實熱中亦有虛寒。四損四不足。皆虛邪寒邪。而虛寒中亦有實熱。余於逐條下已細辨之矣。然

有實症似虛。虛症似實。熱症似寒。寒症似熱。尤不可不細辨。故復通論而詳述之。所謂實症似虛者。卽以表症論之。頭痛發熱。邪在表也。其脈當浮。證當無汗。而反自汗。脈無力。用發表藥。而身反疼痛。則似虛矣。故人惑於多自汗。而誤用桂枝湯者有之。惑於脈無力。而引仲景太陽篇。發熱惡寒。脈微弱。爲無陽。而誤用建中湯者有之。惑於身疼痛。而引仲景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溫其裏。誤用四逆湯者有之。不知此等症。在時疫中。皆在表。實症之似虛者也。其自汗者。疫熱自裏蒸出於表。非表虛也。其脈無力者。熱主散漫。散漫則脈軟。非比寒主收斂。而脈緊也。身體反疼者。伏邪自裏而漸出於表。非比陽虛不任發表也。此表症之實症似虛者也。又以半表半裏論之。寒熱往來。胸脇滿。邪在半表半裏也。其脈當弦。其口當渴。而有脈反沉。口不渴者。則似寒矣。故人惑於脈沉。而以胸脇滿爲太陰。口不渴爲

此疫症之異於他症之處。爲一一指示之

內寒。而誤用理中者有之。不知此症在時疫中。皆半表半裏。熱症之似寒者也。其脈沉者。邪伏在募原而未出表。故脈不浮。非陽虛也。其不渴者。邪未傳變。未入胃府。故不能消水。非內寒也。此半表半裏之似寒者也。又以裏症論之。口燥咽乾不得臥。邪在裏也。其脈當滑。其身當熱其便當結。按滑當作洪。經云滑者陰氣有餘也。主痰飲宿食吐逆諸症。洪爲氣血燔灼之候。主煩主咽乾。表裏俱熱。二便濇。傷寒陽明經病。而脈反沉微濇弱。身反四逆厥冷。大便自利。則全似虛冷矣。人惑於脈之沉微弱濇。而用參、耆者有之。惑於厥逆。而用桂、附者有之。惑於自利。而用參、朮、乾薑者有之。不知此等症。在時疫皆裏熱之似寒也。裏實之似虛也。其脈沉微弱濇者。乃邪熱結於腸胃。氣不達於營衞也。其身反厥冷者。邪熱結於裏。結於下。氣不達於外。通於上也。其自利者。乃熱結旁流也。此裏證之實證似虛。熱症似寒者也。總之時疫爲熱因。與風寒之寒因大異。故脈症雖有

視虛實當先視其是疫與否果疫則當照治疫之法此爲最扼要之法

似虛似寒之時。而一辨其爲時疫。則屬邪自外至。邪氣盛則實。大都反見虛寒假象。明眼人不當爲所惑也。所謂虛證似實者。即以表證論之。頭痛發熱身疼痛。自汗脈浮大。邪在表也。而屢用表散淸涼藥。不惟不減。其症轉甚者。非藥力之不到。乃正氣不能傳藥力達表。陰液不能隨陽氣作汗也。此邪在表時。虛症之似實者也。氣虛者。加參、耆於表藥即汗。陰竭者。加潤劑於表藥即汗。若不知其氣血之兩虧。而宣表不已。勢必暴厥而成脫症矣。更以半表半裏論之。胸脇痛。耳聾。嘔吐。如瘧狀。脈弦。邪在半表半裏也。而屢用和解消導藥。不惟不減。其症更加者。非藥力之不到。乃中焦膽胃傷而氣不運。肝木傷而火燥逆也。此疫邪在半表半裏時。虛症之似實者也。必合四君、六君於和解藥中。合四物於淸解藥中。始能戰汗而解。若更消導淸解不已。必至胃氣絕而死。更以裏症論之。舌胎黃黑裂燥芒刺。

此外尙有夾痰水之症但按疫邪見症治之而不應即當細察

胸腹脇臍硬痛。大小便閉。六脈數大。邪在裏也。而屢用攻利藥。或總不得利。或利後更甚。非藥力之不峻。乃正氣不能傳送腸胃。血液不能滋潤腸胃也。氣虛者。助氣以資傳送。血枯者。養陰以藉濡滑。氣行津化。方得通利。此疫邪傳裏時。虛證之似實者也。若不知其虧竭。而恣意攻利。必沉昏痿頓而死。總之藥不中病。則傷正氣。傷其下。則正氣浮越而上逆。傷其中。則正氣解散而外張。脈症雖有似實似熱之時。而一詢其來路。若治之太過。則屬氣從內奪。正氣奪則虛。明眼人不當爲所惑也。夫一證而虛實互異。用藥稍訛而生死攸分。將以何者爲辨症之把柄乎。曰以開卷所列氣、色、神、脈、舌胎。辨其是疫與非疫。以曾經誤治與未經誤治。辨其時疫之爲實爲虛。則得其大綱。更細玩前所列各症。條分縷析之詳。則得其細目。則似是而非之症。斷不能惑矣。余於前各條下。每症已細辨其虛實。而此復重

見夾症之苔象病證也

言以通論之者。正以前散見於諸條。恐讀者略過。故復總論以提撕其爲吃緊處也。至若寒症似熱。則傷寒諸症有之。時疫絕無。故不論及云。

遺症 屬病後不表裏症

發腫

此爲中焦積食阻隔

時疫大勢已平。寒熱已解。而面目肢體浮腫。有食滯中宮、水停心下、氣復未歸三種。當分別以施治。食滯中宮者。乃病後脾胃大虛。不能消穀。病者胃中枯燥。偏欲多食。食停心下臍上。則水不得上輸於肺。肺亦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溢於肢體。而爲浮腫。其症以心下臍上有硬處。按之則痛爲異。小便或利或不利。當用平胃散加枳實、山查、麥芽、萊菔子、青皮、神麯爲主。硬處消。則腫自愈。或加苓、澤。兼利水亦可。水停心下者。乃脾虛不

正治以消食爲主但利而水可

> 去積阻之食如故後來之水仍慮停滯爲患

能消水也。與食滯異者。心腹無硬痛。小便不利也。用苓、澤、車前、木通、之類。利其小便而愈。氣復未歸者。吳又可所謂病後氣復血未復。氣無所歸。故作腫也。不可治腫。調其飲食。節其勞役。靜養自愈。其異於停水食滯者。水停身重。小便不利。氣腫身輕。小便自利。食滯腹中有結。氣腫腹中自和也。

發頤

時疫愈後。有發頤者。乃餘熱留於營血也。速以解毒清熱活血疎散爲主。誤則成膿不出。而牙關不開。咽喉不利。多不能食而死。毒內陷而復舌燥神昏亦死。出膿後氣虛血脫亦死。故宜早治也。古方以普濟消毒飲爲主。發在耳後。以柴胡、川芎爲君。在項下。以葛根爲君。在項後或巔頂。加羌、防。此症不可輕補於未潰之先。補早必成膿。尤不可純用寒涼於將發之際。

恐閉遏而毒不得發。故必兼疎散爲要。外治以葱水時時浴之。

發瘡

時疫愈後。發瘡者極多。餘熱淫於肌肉也。多服清凉養氣血藥自愈。

發痿

時疫愈後。四肢不能動移者。熱傷筋脈也。吳氏諸養榮湯酌用。輕者粥食調理自愈。

索澤

時疫愈後。身體枯瘦。皮膚甲錯者。熱傷其陰也。養陰爲主。吳氏諸養榮湯

酌用。亦有粥食調理自囘者。

發蒸

時疫愈後。有發骨蒸如勞瘵者。乃餘熱留於陰分也。不可以其羸瘦。而遽用虛損門治法。必察其六腑。有結邪。則仍攻其邪爲主。次察其經絡。有壅瘀。則仍通其壅瘀爲主。次察其氣道。有痰涎。則仍利其痰涎爲主。數者俱無。然後以淸熱爲主。或無邪而陰傷。方可純用養陰之藥。或分其餘邪之輕重。虧損之多少。而兼用養陰淸熱藥。進退加減以和之。更妙。

婦人

婦人時疫。悉與男子同。惟當經期則治法略異。以其關乎血室也。凡遇感

疫值經期者。治法必兼少陽。以少陽與厥陰爲表裏。厥陰爲血室。血室一動。邪必乘虛而犯之。須分適來因受病而止。適來受病而自行。適斷而受病三種。則虛實自見。凡經水適來。而受疫氣遽止者。必有瘀血。要再察其脇腰少腹。有牽引作痛拒按者。必以清熱消瘀爲主。小柴胡加赤芍、延胡、桃仁、歸尾、丹皮。凡經水適來而受疫氣。疫病雖發。而經水照常自行者。不必治其經血。但治其疫邪。而病自愈。蓋病本未犯血室。故經血自行如常也。仲景所謂勿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者。正指此。非謂總不用藥也。凡經水適斷而受邪者。經行已盡。則血海空虛。邪必乘虛而陷入血海。若見腰脇及少腹滿痛者。大柴胡湯加桃仁、赤芍。逐其血室之邪始愈。凡婦人受疫。但見晝日明了。至夜譫語。卽當詢其經期。以防熱入血室之漸。

妊娠

姙娠感時疫。須治之於早。則熱不深入而傷胎。當汗當清之症。當速治不待言。當下之症。尤不可遲。若因妊娠忌下傷胎之說。因循略遲。則胎受熱蒸而反易墮。一見裏症。速下其熱。其胎反安然無事。蓋有病則病受之。內經所謂有故無殞者。於此見之。此歷驗不誣者。妊娠受疫。當下失下。至於舌黑腰痛。少腹下墜至急。則其胎多死腹中。自欲墮矣。此時下亦墮。不下亦墮。然下之胎墮。母猶可救十中二三。不下則母無生理。胎亦不能獨存。同一墮胎。而此善於彼。當明言於病家。而後施治下藥。雖三承氣皆可用。惟芒硝當慎。以其專主傷胎。非大實大熱大燥。不可試也。

古方下死胎且有專主用芒硝者子實不敢輕試以人命爲兒戲也

小兒

小兒受時疫。悉與大人同。而時見驚搐。類於驚風。誤治多死。用大人治疫

清解諸法。減小劑料以治之則愈。小兒不能言。遇當下症。既不知其譫妄。復難驗其舌胎。則當驗其脣。脣赤而燥。卽是下症。此幼科之要訣也。

瘟疫明辨

清　上元　戴天章麟郊輯撰
　　鄞縣　曹赤電炳章眉評

卷末

諸方目

大青龍湯

麻黄　桂枝　杏仁　石膏

甘草炙

加薑、棗煎。

六神通解散（樾法有川芎羌活細辛）

麻黃一錢　甘草一錢　黃芩二錢　蒼朮二錢

石膏一錢五分　滑石一錢五分　豆豉十粒

加葱、薑煎。

九味羌活湯

羌活一錢五分　防風一錢五分　細辛五分　蒼朮一錢五分

白芷一錢　川芎一錢　黃芩一錢　生地一錢

甘草一錢

加生薑、葱白煎。

萎蕤湯（一方有乾葛無菊花）

萎蕤二錢五分　麻黃五分　白薇五分　青木香五分

羌活五分 杏仁五分 川芎五分 甘草五分

石膏一錢五分 菊花一錢五分

白水煎。

以上諸方皆初傳在表所用

大羌活湯

羌活 防風 細辛 蒼朮

白朮 川芎 黃芩 生地

甘草 防己 知母 獨活

黃連

白水煎。

人參敗毒散

人參 茯苓 甘草 枳殼

桔梗 柴胡 前胡 羌活

獨活 川芎 薄荷

加生薑煎。

吳氏達原飲

檳榔二錢 厚朴一錢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錢

黃芩一錢 芍藥一錢 甘草五分

白水煎。

小柴胡湯

柴胡 黃芩 人參 半夏

甘草

加生薑、大棗煎。

炙甘草湯

人參　甘草炙　桂枝　阿膠蛤粉炒

麥冬　生地　大麻仁

加生薑、大棗。水、酒各半煎。

柴胡四物湯

柴胡　半夏　人參　黃芩

甘草　當歸　川芎　白芍

生地

加薑、棗煎。

參胡三白湯

人參一錢五分　白朮一錢五分　柴胡二錢　白芍一錢五分

白茯苓一錢五分

白水煎。若脈微弱。口渴心煩。加麥冬、五味子。若煩、口苦、心下痞。加黃連、枳實。若不眠。加竹茹。

清脾飲

青皮　柴胡　厚朴　黃芩

半夏　甘草　茯苓　白朮

草果

加生薑煎。

大承氣湯

大黃四錢酒洗　芒硝二錢　厚朴二錢　枳實一錢

白水煎。

小承氣湯

大　黃四錢　厚　朴一錢　枳　實一錢

白水煎。

調胃承氣湯

大　黃酒浸三錢　芒　硝二錢　甘　草一錢

白水煎。

人參白虎湯

石　膏　知　母　甘　草　人　參

加粳米煎。

黃龍湯

大　黃三錢　芒　硝二錢　厚　朴一錢五分　枳　實一錢

甘草一錢 人參一錢五分 當歸二錢

加生薑五片。大棗一枚煎。

六味地黃湯

熟地 山藥 山萸肉 茯苓

丹皮 澤瀉

新汲井水煎。

生脈散

人參 麥冬 五味子

白水煎。

四物湯

川芎 當歸 白芍 熟地

新汲井水煎。

越婢湯

麻黄　石膏　甘草

加生薑、大棗煎。

陽旦湯

桂枝　芍藥　甘草　黄芩

加生薑、大棗煎。

黄芩湯

黄芩　芍藥　甘草

加大棗煎。

梔子豉湯

梔子　香豉

先煑梔子。後入香豉。白水煎。

黃連解毒湯

黃連　黃柏　黃芩　梔子等分

白水煎。

小陷胸湯

黃連　半夏　栝蔞實

先煎栝蔞實。後入二味。白水煎。

導赤瀉心湯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山梔薑汁炒黑　滑石飛

知母鹽酒拌　犀角　甘草生　麥冬去

人參　茯苓各一錢

加燈心、生薑、大棗煎。

猪苓湯

猪苓　茯苓　澤瀉　阿膠

滑石各一兩

白水煎。

天水散加硃砂名益元散

滑石六錢　甘草一錢

研細末。井水或燈心湯調。

柴葛解肌湯一法加石膏一錢

柴胡　葛根　甘草　黃芩

芍藥　羌活　白芷　桔梗

加薑、棗煎。

吳氏三消飲

檳榔　厚朴　草果　知母

黃芩　芍藥　甘草　羌活

葛根　柴胡　大黃

加薑、棗煎。

六君子湯

人參　白朮　茯苓　炙草

陳皮　半夏

加薑棗煎。

歸脾湯一方無白芍

人參　白朮　黃耆　茯神

棗仁　遠志　木香　當歸

白芍　炙甘草

加桂圓肉、薑、棗煎。

清燥湯

蒼朮一錢炒　白朮五分炒　黃耆一錢五分　人參三分

茯苓三分　黃連一分炒　黃柏二分酒炒　甘草二分

陳皮五分　豬苓二分　澤瀉五分　升麻三分

柴胡一分　五味子九粒　神麴二分炒　麥冬二分

當歸二分酒洗　生地黃二分

白水煎。

大柴胡湯

柴　胡二錢　大　黃二錢　枳　實一錢　黃　芩一錢

半　夏一錢　白　芍一錢

加生薑三錢。大棗一錢煎。

吳氏清燥養榮湯

知　母　天花粉　當歸身　白　芍

甘　草　生　地汁　陳　皮

加燈心煎。

補中益氣湯

人　參　白　朮炒　黃　耆蜜炙　炙　草

陳皮　當歸　升麻蜜炙　柴胡炒

加薑、棗煎。

三黃石膏湯

黃柏　黃芩　黃連　梔子

淡豆豉　麻黃　石膏

加生薑、大棗。細茶煎熱服。

防風通聖散又名雙解散

防風　大黃　當歸　芍藥

芒硝　荊芥　麻黃　梔子

連翹　甘草　桔梗　石膏

滑石　薄荷　黃芩　白朮

川芎

加生薑、葱白煎。

逍遙散

柴胡 當歸 白芍 白朮

茯苓 甘草 薄荷

加煨薑煎。

瓜蒂散

甜瓜蒂炒黄 赤小豆

共爲末。熟水或齏水調。量虛實服。或用搐鼻。

葛根葱白湯

葛根 芍藥 知母 川芎

加葱白、生薑煎。

平胃散

蒼朮　厚朴　陳皮　甘草

加薑、棗煎。

吳氏承氣養榮湯

知母　當歸　芍藥　生地黃

大黃　枳實　厚朴

加薑煎。

涼膈散

芒硝　大黃酒浸　山梔　連翹

黃芩酒炒　甘草　薄荷

加竹葉。蜜煎。

四苓散吳氏有陳皮無白朮亦名四苓散

茯苓 猪苓 澤瀉 白朮

白水煎。

桃仁承氣湯

大黃 芒硝 甘草 桃仁

桂枝

白水煎。

茵陳蒿湯

茵陳 大黃 梔子

白水煎。

吳氏舉斑湯

白芍一錢　當歸一錢　升麻五分　白芷七分

柴胡七分　穿山甲二錢炙黃

加薑煎。

犀角地黃湯

犀角　生地　丹皮　芍藥

白水煎。

三黃瀉心湯（湯液論有黃芩保命集有甘草）

大黃　川黃連

以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去滓。溫服。

藿香正氣散

大腹皮　紫蘇　藿香　甘草
桔梗　陳皮　茯苓　蒼朮
厚朴　半夏麯　白芷
加薑棗。

橘皮半夏湯
陳皮　半夏
加生薑煎。

竹葉石膏湯
人參　半夏　麥冬　甘草
竹葉　石膏
加粳米、生薑煎

大半夏湯

半夏　人參　白蜜

以水和藥蜜。揚之二百四十遍。再煎。

理中湯

人參　白朮　炒乾薑　炙甘草

白水煎。

十棗湯

芫花熬　甘遂　大戟等分

大棗十枚。煑湯。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

二陳湯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加粳米。

白虎加蒼朮湯

即白虎湯加蒼朮。

白虎舉斑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白水煎。

大陷胸湯

大黃二兩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為末

先煮大黃去滓。內芒硝煮一二沸。內甘遂末溫服。

大陷胸圓

大黃八兩 芒硝 葶藶炒 杏仁去皮尖各半升

合研取彈大一丸。別搗甘遂末一錢。白蜜二合。煑服。

抵當湯

水蛭三十猪脂熬黑 虻蟲三十去頭足翅 桃仁三十去皮尖研 大黃四兩酒浸

白水煎。

八珍湯

人參 茯苓 當歸 熟地

白朮 甘草 白芍 川芎

加薑、棗煎。

葛根芩連湯

葛根　黃連　黃芩　甘草

白水煎。

麻仁丸

麻仁二升　芍藥半斤　大黃一斤酒浸　枳實一斤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別作脂

煉蜜丸。

天王補心丹一方有石菖蒲四錢無五味子一方有甘草

生地四兩酒洗　人參五錢　元參五錢炒　丹參五錢炒

茯神五錢　桔梗五錢　遠志五錢去心炒　棗仁一兩炒

五味子一兩炒　天冬一兩去心炒　麥冬一兩去心炒　當歸一兩酒洗

柏子仁一兩炒去油

蜜丸。硃砂爲衣。燈心湯下。

荆防敗毒散

荆芥　防風　柴胡　羌活

獨活　前胡　川芎　枳殼

人參　甘草　桔梗　茯苓等分

加薄荷葉煎。

倉廩湯

人參　茯苓　甘草　前胡

柴胡　羌活　獨活　桔梗

枳殼　川芎

加陳倉米、生薑煎。

四君子湯

人參　白朮　茯苓　炙甘草

加薑、棗煎。

異功散

人參　白朮　茯苓　炙甘草

陳皮

加薑、棗煎。

附子湯

附子　白朮　白茯苓　白芍

人參

白水煎。

吳氏安神養血湯

茯神　棗仁　當歸　遠志

桔梗　芍藥　地黃　陳皮

甘草

加龍眼肉煎。

建中湯（此小建中湯）

桂枝　芍藥　甘草　飴糖　姜　枣

普濟消毒飲

黃芩　黃連　人參　橘紅

元參　生甘草　桔梗　柴胡

薄荷　連翹　鼠黏子　板藍

馬屁勃　白殭蠶　升麻

白水煎。

吳氏蔞貝養榮湯

知母　花粉　貝母　栝蔞實

橘紅　白芍　當歸　紫蘇子

白水煎。

吳氏柴胡養榮湯

柴胡　黄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當歸　白芍　生地

知母

加生薑、大棗煎。

吳氏柴胡清燥湯

柴胡　黃芩　陳皮　甘草

花粉　知母

加生薑、大棗煎。

吳氏人參養榮湯

人參　麥冬　遼五味　地黃

歸身　白芍　知母　陳皮

甘草

白水煎。

吳氏參附養榮湯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　生地三錢　人參一錢

附子七分炮　炒乾薑一錢

白水煎。

犀角大青湯

犀角上　大青中　玄參中　甘草下

升麻中　黃連中　黃芩中　黃柏中

山梔中

水二鍾。煎一鍾。

痢瞀色兼瘟舌紅赤苔老黃腿足腫高用柴葛五苓加青皮檳榔蒼合法

柴葛五苓散

柴胡　葛根　茯苓　澤瀉

猪苓　白朮　桂枝

瘟疫明辨終

〔清〕周禹載 輯述
薛生白 重校
吴正功 重校

温熱暑疫全書

中國醫學大成

溫熱暑疫全書提要

清、周禹載撰。禹載字揚俊。吳縣人。吳坤安曰。厥後紺珠一書。亦宗河間之法。但以雙解散。用代麻黃、桂枝等湯以治傷寒。則竟以傷寒為溫熱矣。雙解通聖。原治溫熱。嗟乎。寒溫之別。判若天淵。寒溫之治。反如冰炭。何蒙混若此。賴周禹載、薛生白見世之傷寒正病絕少。類病最多。寒症絕少。熱病殊多。恐人誤以傷寒正法施治。乃作溫熱暑疫全書。夫溫熱暑疫。皆熱病也。蓋傷寒自表達裏。溫熱自內發外。溫病發於少陽。熱病發於陽明。仲景黃芩湯。治少陽溫病。白虎湯治陽明熱病。並非傷寒之方。此真發前人所未發。揚俊輯仲景傷寒論。三註金匱補註之餘。先將溫熱暑疫四證。整訂經文。采集方論。無背聖法。有合病情。各自成帙。卷一溫病。首述仲景正文。次春溫集補證治并方。附風溫、冬溫、溫瘧、溫毒、發斑。附醫案三則。春溫病論。溫熱病脈論。溫病方五道。附集方二十九道。為一卷。其卷二為熱病。首述仲景正文。次夏熱集補證治并方。總論溫熱死脈死證。附濕溫、陽毒發斑、陰毒發斑。夏熱病論。熱病方四道。附集方一十八道。卷三為暑病。首述仲景正文。次暑病脈

理。辨寒暑各異。暑中二陽。常暑、動暑、靜暑。夾水傷暑。內傷夾暑。伏暑、暑風、暑瘍、暑瘵、暑瘡、暑痿、絞腸痧、霍亂、乾霍亂。服藥總法。李東垣暑傷胃氣論。王宇泰復立清暑益氣湯變證加減法。朱丹溪辨動靜二暑。方古庵論。王安道中暑中熱辨。附醫案十三則。暑病多採張鳳逵傷暑全書。暑病論乃周禹載自撰。附暑病方二道。附集方二十九道。卷四爲疫病。首述吳又可瘟疫論。瘟疫九傳。大頭瘟、捻頸瘟、瓜瓤瘟、楊梅瘟、疙瘩瘟、絞腸瘟、軟脚瘟。附醫案十則。瘟疫論周禹載自撰附北海林先生題。喻嘉言疫論序。附喻嘉言瘟疫論。疫病方一十六道。附集方一十六道。後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見。如嘉言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俟其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暗長於未盡之時。此固不易之論。然求其反覆盡義。變態直窮。老長吳又可之言。別無依傍也。評批吳氏瘟疫論。亦已收采本集中。

自序

醫之道難矣哉。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爲時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類。療治不得當也。則溫熱暑疫。皆熱證也。燎原之下。竟乏清涼一滴。人無今昔。性有異同。神酣往聖。志切琳瑯。後以一隙微明。靜中索照焉。夫上古聖人。首重色脈。以營之未交。已交。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中古聖人。專論穀氣盛衰。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仲景叔季聖人也。既立方論。復出不盡之藏。緯以膀胱之傷與絕。定人生死。先後合符。了無剩義矣。乃仲景於傷寒論中。溫熱森森。具載黃芩、白虎等湯。是其治也。後之學者。苟能引伸此意。便可變化不窮。神明千載。不能細察其理。反執以爲治傷寒之法。盍思本湯既無外解之功。又無內奪之力。聖人立法。果何謂乎。自晉以來。疑鬼疑蜮。陋沿無已。如崔文行解溫。用白朮、烏頭、細辛、桔梗四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螢火。名務成子螢火丸。熱藥相投。以火濟火。誰其辨諸。如仲景書。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朱肱活人書。謂發熱惡寒頭疼身痛者。爲溫病。已悖聖訓矣。

又云。春秋發斑欬嗽爲溫病。至風溫治在少陰。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湯、知母葛根湯、防己湯、栝樓根湯、葛根龍膽湯。風火相熾。燔灼無休。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表裏香燥同之。東坡先生在黃州時。頗稱其效。豈知朱肱已三易其方。用敗毒散而遠熱藥。然厥功奚滅厥罪。吳氏謂傷寒壞病。更遇溫熱爲溫病。潔古老人傷寒名家也。其子雲岐。以傷寒過經不解者爲溫病。指叔和之言。爲仲景之文。趙嗣真謂仲景云重感異氣。變爲溫病。汪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爲溫病。遇溫熱爲溫毒。竟不顧聖經之載於方策者。何曾有此一語。巢氏病源。遵崔文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鍼灸解散。三日復汗之。四日用藜蘆丸、瓜蒂散吐之。五六日解未了了者復鍼之。七日熱已入胃。雞子湯下之。遂使龐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爲主。奉爲靈寶。少移則蹶。巢龐比匪何極。李思訓亦宗和解。王海藏稱其當宋全盛。明哲莫踰。擬非其倫矣。丹溪長於溫熱。善用涼藥。溫熱遇之。自能解散。要非有斟酌於其間也。東垣不善外感。長於內傷。乃從內經悟出冬溫春溫二義。誠暗中一大炬。嘉言極口歎頌。真先得我心者矣。迨劉河間傷寒直格。於熱病每多入理深談。然混在正傷寒中。在人眼光採擇。不免金屑雜於泥沙者歟。至明季方中行著傷寒

條辨。可謂直登仲景之堂。獨開生面。惜其論溫熱。亦分陰分陽。似可用熱。遂爲嘉言所宗。嗟乎。病名溫熱。自需寒涼。乃千百年來。盈庭聚訟。先後支吾。陽春寡和。於漢庭。塤篪迭奏於晉室。良由來派不清。復無面牆體認。誠習焉而不察耳。不然。豈諸公各自名家。乃甘悖聖矩如是耶。若夫夏月暑證。卽金匱中濕暍氣蒸之病也。豈潔古東垣。以動靜分陰陽。動而得之爲陽。用白虎。靜而得之爲陰。用大順、冷香諸劑。豈知夏月杲杲炎威。有陽無陰。動靜不甚相遠。惟多食冰果冷物、及恣意房幃。致傷太陰少陰者。熱藥可以暫用。豈得視溫熱之味。爲通行之藥乎。漕憲北海林夫子。爲一代偉人。醫學宗匠。俊立雪程門。三五年間。極蒙提命。因授所刻明計部張鳳逵治暑書。申明理蘊。精確不磨。雖有小疵。不掩大德。誠可振聾聵於千古者也。至叔和云四時不正之氣。感則爲疫。不知非時不爲厲氣。僅爲寒疫。而大疫之沿門闔境。傳染相同者。允在兵荒之後。尸濁穢氣。充斥道路。人在氣交。感之而病。氣無所異。人病亦同。所以月令於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或後者。聖王早慮及此耳。非徒澤及枯骨也。後世治疫之法。未有定見。如嘉言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俟其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暗長於未

盡之時。此固不易之論。然求其反覆盡義。變態直窮。老長吳又可之言。別無依傍也。俊幸生明備。不安苟且。日引光明之藏。志披榛莽之途。輯仲景傷寒論。三注金匱。補注之餘。先將溫熱暑疫四證。釐訂經文。采集方論。無背聖法。有合病情。各自成帙。蒙藩憲丁夫子。因戊午年時疫盛行。憫編戶之疾苦。如痌瘝之乃身。遂下詢疫所自始。與所爲治。惻然嘆曰。嗟乎。安得明此理者數十輩。循行救治。俾在火輪火樹。夢覺心迷者。一旦提置冰山雪竇之中。奚止飲醍醐而稱快哉。命急付棗。以公同志。

康熙己未辜月吳門周揚俊禹載識

溫熱暑疫全書目錄

卷一　溫病方論

卷二　熱病方論

卷三　暑病方論

卷四　疫病方論

溫熱暑疫全書

清 吳門 周揚俊禹載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一 溫病方論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

周注。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於外。表裏俱熱。熱勢旣壯。鬱邪耗液。故發而卽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喜寒。故不惡寒。延至三五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卽此證也。與傷寒之先表後裏者大異。然獨係太陽。以未顯他經之證。明自少陰發出爲表裏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方注。灼熱。謂熱轉加甚也。風溫。謂於溫病有風也。陰陽俱浮。太陽本浮。而風溫皆陽。故上下皆見浮也。自汗出。亦衛受傷也。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者。風擁則氣昏。熱甚則氣鬱也。小便不利者。太陽主膀胱而風溫皆陽下則反攻。徒亡其津液。而膀胱之氣傷也。直視者。太陽之筋。支者爲目上綱。故不轉睛而上竄也。失溲言小便甚。失其常度也。火。灸熨之類也。微言攻之微。則變亦微。發黃者。火熱則土燥。故其色外奪也。劇言攻之劇。則變亦劇。如驚癎時瘈瘲者。火盛熱極而生風也。熏亦火刦也。一逆言乍誤也。尙引日言猶可俄延。再逆言復誤也。促命期言夭枉人之天年。其致警之意深矣。

周注。此條緊承上文云。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是仍太陽病溫。誤發其汗。與更感於風者自是不同。然亦名風溫何也。既曰太陽。不卽顯少陰證。惟誤汗則其證本溫。復以辛熱之藥汗之。則陰津外出。表裏增熱。脈必至尺寸俱浮。正以風與溫混。腎水不能獨沉。其證自汗身重。腎本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腎本病也。始先太陽。因汗使少陰之候同時荐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者死。豈知太陽亦不可發汗。發汗則亦同於風溫

之少陰乎。緣醫者誤認爲傷寒。而用正汗藥也。若不汗而誤下者。傷膀胱之氣化。小便不利。津液大傷。直視失溲。一府一藏。同時兩絕矣。至誤被火刦者。微則熱傷營氣。而熱瘀發黃。劇則熱甚風生。而驚癇瘈瘲。蓋因亂其神明。擾其筋脈也。然則於三者之中。一逆已待斃。再犯則立危矣。喻嘉言論內經刺熱論溫首引太陽之脈色榮顴骨。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榮頰前。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互言得汗。非發汗也。故聖人專論穀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復出不盡之藏。更視膀胱以緯之。視小便不利。則膀胱傷甚。直視失溲。命門所藏之精不能照物。神髓涸矣。瞳子高爲太陽不足。戴眼爲太陽已絕。已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風暴病。多絕膀胱。不識人者。風溫扼要。首視膀胱。未有膀胱不絕。而腎水先絕者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周注。黃芩湯治溫本藥也。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因不

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人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洩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

黃芩湯

黃　芩三兩　甘　草炙二兩　芍　藥二兩　大　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一斗。煎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黃　芩三兩　甘　草二兩　芍　藥二兩　大　棗十二枚擘

半　夏半升　生　薑三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周注。黃芩滌熱。故爲溫利主藥。以能泄熱也。然用芍藥者。性酸寒。深入陰分。一泄一收。熱去而利止耳。取甘、棗者。和中也。膀胱與膽。二府既病。胃無獨安之理。至有嘔。明有痰飲結聚。非薑、半不除。薑、半辛燥。非伏氣所宜。而去嘔則有殊功

也。況以芩爲君。又何畏乎。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方注。太陽脈浮。陽明脈大。關上乃少陽之部位。故曰三陽合病。但欲眠睡者。熱聚於膽也。目合則汗者。少陽少血。虛則不與陽和。寐屬陰。故盜汗出也。

周注。溫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涸實。不言可知。故其脈浮大也。憶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今因由內發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於關以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尚顯本證。而目合則汗。卽爲盜汗。又顯少陽本證。何以獨見少陽。因母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與少陽相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異熱病者。但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證。以浮爲太陽經脈。大爲陽明經脈也。治法當以小柴胡去人參、薑、半。加芍藥爲主。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周注。於伏氣之時。見伏氣之病。而脈得微弱。則是少陰脈也。其人腎氣虛者。不

及於陽。而卽發於陰。以少陰脈本循喉也。故將發必咽痛。至發後則痛極似傷矣。豈可認爲痺證。而誤治耶。然咽痛勢已發於上。殊不知腎司開闔。陰熱上升。豈遂盡泄。故必疾趨後陰而下利。可預知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周注。伏氣發出少陰之經。必咽痛者。不必言矣。先與甘草湯。以緩其上升之勢。更與桔梗湯。以開其怫鬱之邪。亦不必言矣。但伏氣爲重證。少陰爲至虛。仲景輕輕先試。不用黃芩本湯者。夫豈無故。以纔發少陰。止見咽痛。無胸滿心煩等症也。無下利嘔渴等症也。欲用他藥。從何入手。故二三日間。姑就咽痛。連舉二湯。使服之痛止。則少陰之邪。先已去其大半。後有證見。隨之投藥。此聖人明示不可妄治之道也。

甘草湯

甘 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周注。少陰之脈循喉嚨。邪熱客之。能無痛乎。正挾少陰之火上升也。主甘草者。

甘能治熱火也。

桔梗湯

桔　梗一兩　甘　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周注。設服前湯而不除。非藥之不勝病也。正以少陰之火挾邪上攻。則幷其母亦病。故加桔梗開之。而自無不愈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周注。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已上。雖陰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臥。已知陰血消耗。故令芩、連祛熱。膠、芍滋陰。兩得之矣。

黃連阿膠湯

黃　連四兩　黃　芩二兩　芍　藥二兩　雞子黃二枚

阿　膠三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煑三物。取二升。去滓內入膠。烊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周注。裏熱當袪之。內燥須滋之。然滋之而卽得其潤。袪之而適滌其熱。惟聖人合宜也。心煩故主黃連。佐以黃芩。則肺胃之邪俱清。然熱甚以消少陰之水。水源旣燥。津液有不匱乏者乎。雞子黃、阿膠。深益血分之味。以滋其陰。連、芩得此功莫大焉。況加芍藥以斂消爍之心氣。兼以入肝。遂使煩者不煩。不臥者臥矣。

春溫集補證治并方

凡溫病發。必渴而煩擾。脇滿口苦。惡熱而不惡寒。明係自內發出。更無表證。雖經絡不同。必先少陽。以春行風木之令也。

一法。少陽陽明合病。裏證多者。承氣湯。

一法。三陽合病。大柴胡湯。或雙解散。

一法。若少陽經有客邪而發。脈弦兩額傍痛。寒熱口苦。宜小柴胡去人參、薑、半。加栝蔞根。有嘔者但去人參。

一法。脈微緊。兼惡寒頭痛。宜梔子豉湯。或益元散加葱、豉、薄荷。熱甚涼膈散。去大黃、朴硝。加葱、豉。

一法。頭痛如破。暴感外邪。宜葛根葱白湯。散邪後。用黄芩湯。
一法。脈洪大而數。外熱讝語。熱在三焦也。三黄石膏湯。
一法。凡應下證。下後熱不去。或暫解復熱。再下之。
一法。下後熱不止。脈濇咽痛。胸滿多汗。熱傷血分也。葶藶苦酒湯吐之。
一法。裏熱已甚。陽邪怫鬱。作戰而不能汗出。雖下證未全者。宜凉膈散。
一法。腹滿煩渴。脈沈實者。三承氣湯選用。勢劇者。合黄連解毒湯。

附風溫

一法。倘溫病少陰伏邪發出。更感太陽客邪。名曰風溫。必陽脈浮滑。陰脈濡弱。發熱。咽痛口苦。但微惡寒者。黄芩湯加桂枝、石膏。或以葱、豉先撤其外。後用黄芩湯。甚則葳蕤湯加減。
一法。本太陽病。發熱而渴。誤發汗。身灼熱者。亦名風溫。脈陰陽俱浮如前證。用麻黄升麻湯去二麻、薑、朮。按誤汗風溫一證。仲景不出方者。以爲太陽少陰同時荐至。危於兩感。去生甚遠也。

附冬溫

一法。冬時有非節之暖。未至而至。卽爲不正之氣。獨冬不藏精之人。腎氣外泄。腠理不固。溫氣襲人。感之爲病。此爲冬溫。脈必寸洪尺數。或實大。心煩嘔逆。身熱不惡寒。或頭疼身重面腫咳嗽。咽痛下利。與溫無異。而時令不同也。宜陽旦湯。加桔梗、茯苓。

一法。若有寒食停滯。加厚朴溫藥一味。以溫散其中。黃芩涼解其外。卽仲景陽旦湯之意也。

一法。若先感溫氣。卽被嚴寒遏抑。則發熱而微畏寒。汗不出而煩擾。陽旦加麻黃、石膏發之。

一法。醫視冬溫。每有誤認傷寒。辛熱發汗。致令發斑成毒者。當以升麻葛根湯。加犀角、黑參。或犀角黑參湯。

一法。更有辛熱發汗。徒耗津液。裏熱益甚。胸腹滿悶。因誤用下藥。反發熱無休止。脈來澀。此陰血受傷也。急宜葶藶苦酒湯探之。以收陰氣。泄邪熱。若服後熱勢

轉劇。神氣昏憒。譫語錯亂者。必不救也。冬溫爲病。亦自不一。當各隨見證治之。凡冬溫之毒。大便泄而譫語。脈虛小。手足冷者。皆不治也。

附溫瘧

一法。春時溫病未愈。適復感寒。忽作寒熱者。溫瘧也。陰陽例云。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其證寒熱交作。胸脇滿。煩渴而嘔。微惡寒者。小柴胡去參半加栝蔞根、石膏。

一法。無寒但熱。其脈平。骨節煩疼。時嘔者。黃芩加生薑湯。至如內經所言。先熱後寒之溫瘧。乃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骨髓之內。至春陽氣大發之時。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勞力。邪氣與汗共併而出。此病藏於腎。自內達外者也。如是則陰氣虛而陽邪盛。故爲熱。熱盛則必衰。衰則氣反而復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又寒矣。故先熱後寒。名曰溫瘧。治宜人參白虎湯。周禹載曰。或有客邪。則必先微惡寒。繼大熱。熱而後大寒者也。本湯中略用桂枝。此伏邪自發之溫瘧。與溫病復感外邪之溫瘧。自是兩種。

附溫毒發斑（熱病發斑同此）

發斑因失於汗下。熱毒內攻。不得散。蘊於胃府。而發出肌表。或汗下不解。足冷耳聾。胸中煩悶。欬嗽嘔逆。躁熱起臥不安者。便是發斑之候。至春溫病之人。更遇時熱。爲未至而至之異氣。變爲溫毒。王叔和云。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感溫熱。變爲溫毒。伏溫與時熱交幷。表裏俱熱。溫熱爲病最重也。其脈浮沈俱盛。其證心煩悶。嘔逆喘咳。甚則面赤。身體俱赤色。狂亂躁渴。咽腫痛。狂言下利而發斑。最爲危候。斑如錦紋。身熱煩躁。大便燥結者。黃連解毒湯。

若躁悶狂妄而無汗者。三黃石膏湯。

自汗煩渴而發斑。爲胃熱。人參化斑湯。

煩熱錯語不眠。白虎合黃連解毒湯。

斑不透。犀角大青湯。已透熱不退。本湯去升麻、黃芩。加人參、生地黃、柴胡。凡斑色紫者爲危候。黃連解毒合犀角、地黃。然須與病家言過而用。以此證雖藥十中僅救二三。若黑色而下陷者。必死也。

發斑雖禁下。若大便秘。躁渴色紫者。可微下之。

若發斑已盡。外勢已退。內實不大便讝語。小劑涼膈散。或大柴胡微下之。

凡發斑紅赤者爲胃熱。紫爲胃傷。黑爲胃爛也。大抵鮮紅起發者吉。雖大不妨。稠密成片紫色者。半死半生。雜色靑紫者。十死不一生矣。凡斑既出。須得脈洪數有力。身溫足暖者易治。若脈小足冷。元氣虛弱者難治。狂言發斑。大便自利。或短氣燥結不通。而黑斑如果實黶者。皆不治。

附醫案二則

許叔微治一人。內寒外熱而發斑。六脈沈細。肩背胸脇斑出數點。隨出隨隱。旋更發出。語言狂亂。乃陽爲陰逼。上入於肺。轉之皮毛。故錯亂如狂。非讝語也。肌表雖熱。以手按之須與冷透如冰。與薑、附等藥數劑。乃大汗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身大熱。脈沈實而滑。四末微清。以燈燭之。遍體皆赤斑。舌上苔黑。而燥裂芒刺。神昏讝語。以小柴胡加知母石膏。一夕連進三服。次用大承氣下之而安。

呂滄州治一人。脈虛自汗。誤與真武湯。遂至神昏。時時熟睡。脈伏不至。而肌熱灼指。此營熱致斑之候。非陽病陰脈之比。先與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復以桃核承氣下之而愈。

周禹載曰。發斑之證。已致慎其下。及用辛熱。更無是理。而病情之變。復有如三案者。可見病機不可執一。妙在臨證化裁耳。故附之以廣識見云。

春溫病論

周禹載曰。喻嘉言尚論篇。闡發仲景傷寒論殊暢也。醫門法律。闡發金匱要略殊貴也。雖皆有所粉本。然學廣才張。心靈筆古。以各成其妙者也。至尚論溫病云。會內經之旨。以發仲景不宣之秘。且謂仲景略於治溫。而法度錯出於治傷寒中。因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仲景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合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藏。即邪中三陰之謂也。嘉言之論如此。予謂溫病無陰陽

之分也。何也。冬有溫氣。先開發人之腠理。而寒得以襲之。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惟不藏精之人而後虛也。虛則寒傷其經。經必少陰者。以少陰藏本虛也。然所傷原微。且冬月大水當令。其權方盛。微邪不敢抗衡。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惟有阻彼生意。暗爍精髓。至於春。時強木長。而水不足以供其資。始則當春而溫。木旺水虧。所鬱升發。火氣燔灼。病溫而已矣。其所傷者寒也。所病者溫也。所伏者少陰也。所發者少陽也。故病必有陽而無陰。藥必用寒而遠熱。黃芩湯其主治也。則嘉言之論溫。有陰有陽。如傷寒三陰經可用辛熱者。予曰否否。不然也。

又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言所感者本寒也。王叔和云。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有人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外。冬時伏寒。變爲溫病。此亦明言寒也。變字大妙。嘉言以爲非。予獨以爲確。寒氣內伏。鬱久而發。自成熱矣。傷寒寒也。暫襲營間。不久而爲大熱。況遲之又久耶。爲熱乃自然之理。但不言變。不足以教天下也。然何以不言熱而言溫。以春行溫令故也。如李明之所云。冬傷於寒者。冬行春令也。當冬而溫。火勝而水虧矣。水既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爲溫病。然由明

之所言。是冬溫而感之卽病者也。非伏寒也。非變也。不然。必無冬溫一證也而後可。既有冬溫。則有是氣。已有是證矣。由其言以悉冬溫。便可垂論不磨。若論春溫。不免貽昧千古矣。經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不藏則寒邪得而入之。傷於肌膚。伏於骨髓。始知冬爲藏精之時。惟逆冬氣。遂使少陰之經氣不閉。復遭非時之暖。致令開洩。忽然嚴寒驟返。不免受傷。故受傷者。仍是寒邪也。因先被溫令開洩。似乎喜寒。且所傷不甚。故不卽病。而潛伏於少陰也。然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正因水在冬爲旺時。邪伏於經。且俛首而不敢抗。內鬱既久。已自成熱。至行春令。開發腠理。陽氣外洩。腎水內虧。至春三月。而木當生發。孰爲鼓舞。孰爲滋養。生化之源既絕。木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溫也。時強木長。故爲溫病。余故以彼論冬時之感溫非是。而此論冬月之伏寒最精。愚性甚拙。何敢好議先賢。但以爲必如此。方與冬溫兩不相阻。且與仲景論溫熱。必推本自始。動曰傷寒之旨無悖云耳。

門人問曰。傷者寒也。何以病溫。答曰。傷寒非病寒乎。而何以熱也。寒鬱營間。不一二日而成大熱。況伏藏於內者數十日之久耶。夫既邪傷肌肉。何以得入少陰經中。蓋惟不藏精則少陰先病。故邪傷者少陰也。春屬木。則自內發出。無論兼太陽

或陽明。總無不由少陽何也。彼少陽行春令也。然既從少陰矣。何仲景專云太陽病。蓋太陽與少陰相表裏也。故以發熱爲太陽也。曰不惡寒。明無表症也。則其熱自內出。無外邪鬱之也。然則仲景復言太少合病者。見發熱不惡寒。或兼有耳聾脇滿證也。言三陽合病者。以脈大屬陽明。而多眠則熱聚於膽也。不言法者。總以黃芩湯爲主治也。乃嘉言復謂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攻裏三五次而裏證不除。以爲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爲在裏也又似在表。此溫疫證。感天地人濕氣熱氣尸氣。邪入口鼻。溷淆三焦者相近。與春溫全不相涉也。愚故及之。以破後學之惑。

門人復問曰。春溫亦間有一二表症者乎。曰有之。伏氣之病。雖感於冬。然安保風之傷人。不在伏氣將發未發之時乎。但兼外感者。必先頭痛。或惡寒而後熱不已。此新邪引出舊邪來也。或往來寒熱。頭痛而嘔。稍愈後渾身壯熱爲病者。此正氣又虛。伏發更重也。總之無外證者。以黃芩湯爲主治。兼外感者。必加柴胡。或以本經藥輕解。必無發汗之理。故仲景云。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謂誤用辛熱之藥。既辛散以劫其陰。復增熱以助其陽。遂使熱更熾。脈俱浮。有如此之危證也。以

及誤下誤火。嚴加戒諭者。舍黃芩湯別無治法也。

溫熱病脈論

溫病熱病之脈。或見浮緊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寒邪束於外。熱邪結於內。故其脈外緥急而內洪盛也。或不識脈形。但見弦脈。便呼爲緊而妄治之。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爲緊而誤以爲寒乎。夫溫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誠由怫鬱在內故也。其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於風寒。否則非溫熱病。自是非時暴寒耳。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見裏證者。蓋拂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之時。若不用辛涼發散。則邪不得外泄。遂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有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熱病而求浮緊之脈。不亦疎乎。

溫病方五道

黃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甘草湯

桔梗湯　黃連阿膠湯（方俱見前）

附集方二十九道

小承氣湯

　大　黃（四兩去皮）　厚　朴（二兩炙）　枳　實（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

大承氣湯

　大　黃（四兩去皮酒洗）　芒　硝（三兩）　厚　朴（八兩炙）　枳　實（五枚炙）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煑枳朴。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煑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溫再服。

調胃承氣湯

　大　黃（四兩清酒洗）　甘　草（二兩炙）　芒　硝（半升）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煑令沸。少少溫服之。

大柴胡湯

柴胡八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芍藥三兩
枳實四枚炙　生薑五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大黃二兩去皮酒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煑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雙解散

麻黃去節　防風　當歸　川芎
薄荷　芍藥　連翹　大黃酒洗
芒硝各半兩　石膏碎　黃芩酒洗　桔梗各一兩
荆芥　山梔　白朮生薑汁拌用　甘草各二兩炙
滑石三兩
右爲散。每服三錢。加生薑三片。水煎去滓溫服。

小柴胡湯

柴胡八兩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半夏八兩洗
甘草三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枚擘生用　香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煑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

益元散

桂林滑石六兩　生甘草一兩

右爲末。每服三錢。溫水或新汲水調服。　取汗加香豉、薄荷。安神加硃砂。止泄加炮薑。消斑加靑黛。

涼膈散

連翹　梔子　薄荷　黃芩

大黃各五錢酒洗　芒硝二錢半　甘草一兩半炙

右爲末。每服五錢。水一椀半。煎一椀。去滓入白蜜一匙。微煎溫服。　一方無薄荷。加芍藥、大棗、葱白。

葛根葱白湯

葛　根　芍　藥　知　母各一錢半　川　芎二錢
生　薑二片　葱　白連鬚五寸

右六味。水煎溫服。本方去知母。加甘草、大棗。名增損葛根葱白湯。治感冒風寒頭痛。

三黃石膏湯

黃　連酒洗　黃　芩酒洗　黃　蘗各二錢酒洗　石　膏五錢碎
麻　黃一錢去節泡　梔　子二十枚碎　香　豉一合　生　薑二片
葱　白三莖

右用地漿水澄清煎服。半日許不得汗解。再服。如脈數便閉。上氣喘急。舌卷囊縮者。去麻黃、香豉。加大黃、芒硝。槌法加細茶一撮。

葶藶苦酒湯

葶　藶三錢研搗取汁　苦　酒三合即米醋　生艾汁一合如無乾艾浸搗

右水煎作三服。探吐取汗。

黃連解毒湯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黃蘗酒洗　梔子各一錢半

右四味。水煎溫服無時。

葳蕤湯治風溫

葳蕤一錢五分　石膏二錢碎　白微　麻黃去節泡　川芎　葛根　羌活　甘草炙　杏仁去皮尖　青木香各一錢

右十味。水煎日三服。

麻黃升麻湯治誤汗風溫須去二麻薑朮

麻黃二兩半去節　升麻一兩一分　當歸一兩一分　知母　黃芩　葳蕤各十八銖　天門冬去心　芍藥　乾薑　白朮　茯苓　甘草炙　桂枝　石膏各六銖碎綿裹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分溫三

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栝樓根湯 治風溫無大熱而渴

栝樓根一錢　石膏三錢碎　葛根一錢五分　防風

人參　甘草各五分炙

右六味。水煎溫服無時。

陽旦湯 治冬溫

桂枝三錢　芍藥酒焙　甘草各二錢炙　黃芩二錢酒炒

生薑三片　大棗三枚擘

右六味。水煎溫服無時。頭疼欬嗽。咽痛下痢。加桔梗、茯苓。寒食停滯加厚朴。

發熱畏寒加麻黃、石膏。

升麻葛根湯

升麻　葛根　芍藥酒洗　甘草各一錢半炙

右四味。水煎溫服無時。

犀角黑參湯

犀角鎊　黑參各二錢　升麻　射干
黄芩　人參各一錢　甘草八分

右七味。水煎溫服無時。

小柴胡去參、半加栝樓湯即前小柴胡湯去人參半夏加栝蔞根四兩

黄芩加生薑湯即前黄芩湯加生薑一兩半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後熱病以上三方治溫瘧

白虎合黄連解毒湯即前黄連解毒湯合後白虎湯

犀角大青湯

犀角鎊二錢　大青一錢五分　黑參　升麻
黄連　黄芩　黄蘗　梔子各一錢
甘草八分

右水煎熱服無時。如脈虛熱甚。本方去芩、蘗、升麻。加人參、生地、柴胡。名消斑青黛飲。

黄連解毒合犀角地黄湯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黃蘗酒洗　梔子各一錢半
犀角磨水更佳鎊屑亦可　生地黃酒浸搗　牡丹皮　芍藥各二錢

右先以七味水煎去滓。入地黃再煎數沸。濾清加藕節汁、側柏汁。并磨好墨少許。攪令黑。服之。

調中飲

蒼朮二錢泔水浸麻油炒　白朮生　厚朴薑汁炒　陳皮
甘草炙　枳實炒　神麯炒　黃連各一錢薑汁炒
山查二錢薑汁炒　草果八分　炮薑五分

右水煎去滓。磨木香汁少許調服。如腹痛加桃仁。痛甚便祕加大黃。口乾加省頭草。

理中去朮加附子藿香升麻橘皮湯

人參　甘草炙　乾薑　附子炮
藿香　升麻　陳皮等分

右水煎溫服無時。

補中益氣湯

人參　白朮炒　黃耆炙　甘草炙各一錢
當歸一錢　陳皮五分　升麻　柴胡各三分

右八味。加薑、棗水煎溫服。

通脈四逆湯

甘草炙二兩　乾薑三兩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卽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溫熱暑疫全書

清　吳門　周揚俊禹載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二　熱病方論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方注。浮者風也。言不獨傷於寒也。滑為裏熱。以滑且浮。知熱不獨在裏也。故指言此表有熱。蓋表裏俱熱之謂也。裏有寒者。裏字非對表而稱。以熱之裏言。蓋傷寒之熱。本寒因也。故謂裏有寒。指熱之所以然者言也。夫表裏皆熱。欲兩皆而解之。誠哉極其難也。譬如夏秋兩屆之間。燥熱酷甚。非金風之薦涼。則毒暑不解也。

又注。世本作表有熱。裏有寒。必係傳寫之誤。夫白虎本為治熱病暑病之藥。其性大寒。安得裏有寒者可服之理。詳本文脈浮滑。不但無緊。且復多滑。乃陽氣

盛而鬱蒸。此裏有熱也。裏熱甚。必格寒於外。多厥逆身涼。而爲亢害之證。此表有寒也。厥陰篇中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則知此表裏二字。爲錯誤可知。當爲上下更易。

周注。熱病皆傷寒伏邪也。至發則但熱矣。乃仲景仍以傷寒揭之者。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也。

白虎湯

知　母六兩　石　膏碎一觔　甘　草二兩　粳　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煑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方注。白虎者。西方之金神。司秋之陰獸。虎嘯谷風冷。涼生酷暑消。神於解熱。莫如白虎。知母、石膏。辛甘而寒。辛者金之味。寒者金之性。辛甘且寒。得白虎之體焉。甘草、粳米。甘平而溫。甘取其緩。溫取其和。緩而且和。得伏虎之用焉。飲四物之成湯。來白虎之嘷嘯。陽氣者。以天地之疾風名也。風行而虎嘯者。同氣相求也。虎嘯而風生者。同聲相應也。風生而熱解者。物理必至也。抑嘗以此合大小靑龍真武而論之。四物者。四方之通神也。而以命名。蓋謂化裁四時。神妙萬世。

名義兩符。實自然而然者也。方而若此。可謂至矣。然不明言其神。而神卒莫之掩者。君子盛德。此其道之所以大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溺。發汗則讝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周注。此因中暍而引動伏邪。齊出三陽。爲病極重。腹滿者。熱本病也。身重難以轉側者。濕本病也。若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溺。則是暍本病矣。惟熱暍相兼。其熱勢尤劇。此時倘復汗之。則津液外亡。而讝語轉甚。若下之。則陰氣下竭。而陽氣上脫。故額上汗而手足逆冷矣。故必仍自汗者。主以白虎。設誤汗下而證如上者。加人參爲無疑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周注。滑爲邪實。何反至厥。卽熱深厥深之義。故特申之曰。裏有熱也。裏熱安得不用白虎湯乎。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周注。發熱汗出。熱本病也。今脈浮無汗。必因邪風襲表矣。豈可竟與白虎湯乎。故必以辛涼先撤其邪。然後治熱。始爲無礙。假使表邪解而煩渴轉甚者。明係因邪以更耗津液。白虎湯固非解表之劑。又豈有助正之功。加人參者。益其元也。元稍益而熱易清矣。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周注。燥渴且煩。爲熱證本病。而曰無大熱者。以獨背微惡寒也。背爲太陽經位。正氣大虛。故微惡寒。安得不用補正之藥。於本湯中乎。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憒憒反譫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滑者。梔子豉湯主之。方見前 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周注。浮緊傷寒脈也。何以爲熱病。以其發於夏。反惡熱不惡寒也。又何以獨言陽明。以夏時濕熱上蒸。邪從胃發。且腹滿而喘。種種皆陽明證也。然咽燥非少陰證耶。不知陽明爲從出之途。少陰其伏藏之地也。夫旣陽明熱病。曷又爲脈

反浮緊。正以夏時肌腠本開。人本多汗。邪風襲入。致腠理反閉而無汗。故夏之風脈。每反顯冬之寒脈也。今云汗出而脈亦浮緊者。正因浮甚有力。熱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熱汗之。耗其津液。必至躁妄昏昧。火刦溫鍼。燥其陰血。必至驚擾無寐。下之必亡其陰。必至胃虛邪陷。心中懊憹。此皆誤治。將何以救之乎。觀舌上胎滑者。則外邪尙在。以梔子解熱。香豉去邪。是爲合法。若渴飲水漿。口乾舌燥。知其外邪亦入。總以白虎湯爲治。加人參者。以誤治而津液大傷也。設使緊脈去而浮在。發熱飲水。小便不利。則其浮爲虛。而熱已入膀胱矣。入膀胱者。曷不飲以四苓。而主以猪苓耶。傷寒之小便不利。結於氣分。熱病之小便不利。由於血分者也。因邪鬱既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膠補虛。滑石袪熱。而無取於白朮也。

白虎加人參湯

知　母六兩　石　膏一觔碎　甘　草二兩　粳　米六合

人　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煑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注。口至乾。舌至燥。無津液極矣。能生津液而神速者。莫若人參。故加之。

猪苓湯

猪　苓去皮一兩　茯　苓一兩　阿　膠一兩　滑　石碎一兩

澤　瀉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烊消盡。溫服七合。日三服。

周注。熱甚膀胱。非水能解。何者水有止渴之功。而無祛熱之力也。故用猪苓之淡滲。與澤瀉之鹹寒。與五苓不異。而此易白朮以阿膠者。彼屬氣此益血也。易桂以滑石者。彼有表而此爲消熱也。然則所蓄之水去。則熱消矣。潤液之味投。則渴除矣。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周注。渴而小便不利。本當用猪苓湯。然汗多在所禁也。此與傷寒入府。不令溲數同意。蓋邪出陽明。已劫其津。汗出復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幾。尚可下奪耶。當以白虎加人參去其熱。則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

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周注。吐下後至七八日不解。知誤治而熱邪不爲吐下少衰。反因吐下轉甚。時惡風者。陽外虛也。舌燥而煩渴。飲水至數升者。陰內亡也。舍人參白虎。將何以解其表裏。補其津液耶。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周注。桂枝辛熱藥也。熱病本汗。或疑爲風。飲以此湯。不更益其熱。而大汗淋漓乎。如是則津液益傷。煩渴益甚。洪大轉增。當與本湯加人參也審矣。

夏熱集補證治幷方

交夏至後。炎暑司令。相火用事。人有發熱身疼不惡寒。但大熱而大渴者爲熱病。仲景以白虎湯爲主治。今人以此湯治傷寒者誤也。熱病下發上。內發外。必經陽明。故無論三陽。總以石膏之辛涼。乘勢升散。知母之苦寒。靖少陰伏邪之源。甘草、粳米。維持中氣。一了百當。至傷寒旣非其時。復非其病。邪自外來。未入者解表。已入者下奪。石膏本非表藥。又非下藥。卽欲解熱。熱何從解。況有知母。引入少陰。爲

害不淺。理自如此。達者自會。愚不敢好與今人辯也。故除以上見證正方外。補集

方治

一法。熱病之脈本洪大。若見浮緊。是又感夏時暴寒。謂輕舉見緊。略按則仍洪盛。以內伏已發也。治宜通解散。去麻黃、蒼朮。或加葱白、香豉。或先以連鬚葱白香豉湯。減生薑撤其外。後用白虎加人參湯。

一法。熱病、凡客邪所感。不論脈浮緊。惡風惡寒。宜解不宜下者。通用雙解散去硝黃。於中加減。如去白朮、芍藥、桔梗二三味。加知母、葱豉最妥。

一法。凡溫病之發。因暴寒者居多。熱病之發。兼暑暍者爲盛。若始病見讝語面垢遺溺。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

一法。若本病兼衄。於本湯中加生地黃、牡丹皮。喘加栝蔞根、厚朴、杏子仁。

一法。若惡熱煩渴腹滿舌黃燥或黑乾。五六日不大便。涼膈散或三一承氣湯。

一法。若本病兼暑濕者。或涼膈合天水散。若小便不利者。竹葉石膏湯倍石膏。

一法。若兼風痰者。用雙解散。煎一大碗。先飲半作探吐。法以引痰出外。再盡劑。微以被覆。令汗出解。蓋用涼藥熱飲。發汗百無一損也。河間製雙解散子和演爲

一法。吐法甚妙。

一法。誤用辛溫藥。致發斑讝語。喘滿昏亂者。黃連解毒湯加減。

一法。屢下後熱勢猶盛。不便再下。或諸濕內盛。小便黃濇大便溏。小腹痛者。欲作利也。宜黃連解毒湯。

總論溫熱死脈死證

周禹載曰。內經刺熱云。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營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營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太陽之脈色屬赤。初起時其色止榮顴骨一處。不交他處。純是赤色。曰今且得汗者。謂邪勢漸從外解。卽餘證未靖。少待而自解。言無害也。至於厥陰爭見者。死不外三日。是爲交已。熱病大熱煩渴汗出。反見厥陰肝經之脈色。爭見赤紫晦滯。已爲主死。況爭見青黑之色耶。何者。少陽青色。少陰黑色也。爭見者。命期甚促矣。又評熱病論云。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夫帝旣曰病

溫矣。復曰病名爲何者。正欲知病之本於陰陽也。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何也。交則不解也。謂人所以汗出者。生於精氣也。精氣者穀氣也。邪正交爭而得汗者。是邪退而精氣勝也。精氣勝則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勝。則是汗出不爲汗衰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其壽可立而傾也。故熱病曰。汗出脈尚躁盛者死。脈既不與汗應。此不勝病矣。其死必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段論溫。獨創穀氣之旨。穀氣爲精。精氣爲汗。故藏精者不病溫。其病溫者。咸不藏精之人也。而有生有死者。不藏精甚與不甚之分也。

二陽搏。病溫者。死不治。雖未入陰。不過十日死。二陽者。手足陽明也。

溫病發於三陰。脈微足冷者難治。

溫病大熱。脈反細小。手足逆冷者死。

溫病初起大熱。目昏譫語。脈小足冷。五六日而脈反躁急。嘔吐昏沉。失血痙搐。舌本焦黑。脈促結代沉小者皆死。

溫病汗後反熱。脈反盛者死。

溫病誤發汗。狂言不能食。脈躁盛者以上溫病死證

熱病七八日。脈微小。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代者。一日死。

熱病七八日。脈不躁。或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

熱病已得汗。脈尚躁。喘且復熱。喘甚者死。

熱病不知痛處。耳聾不能自收持。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髓。死不治。

熱病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

熱病泄甚。而腹愈滿者死。

熱病目不明。熱不已者死。

熱病汗不出。嘔吐下血者死。

熱病舌本爛。熱不止者死。

熱病欬而衄。汗出不至足者死。

熱病熱而痙者死。腰折瘈瘲齒噤齘也。以上夏熱死證

附濕溫

活人書云。先傷於濕。又中於暑。名曰濕溫。許學士云。先受暑。後受濕。所言先後感受不同。然濕病則緩。暑中則速。由斯以推。先濕後暑者爲確也。其證兩脛逆冷。胸滿頭目痛。妄言多汗。蓋濕得暑邪。遏抑陽氣。故脛冷而腹滿。暑挾濕邪。鬱蒸爲熱。故頭痛妄言多汗。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許學士以關前爲陽。關後爲陰。紀氏以浮爲陽。沉爲陰。羅謙甫云。濡弱見於陽部。濕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搏濕也。然濕傷血。則必小急。暑傷氣。則必濡弱。於此加浮爲陽。沉爲陰者當矣。切不可發汗。汗之名重暍死。治宜白虎加蒼朮湯。如有寒熱外邪。加辛涼表藥一二味。

若濕氣勝。一身盡痛。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加茵陳、香薷。若有寒物停滯。及中寒宜溫。必小便清白。然後可。如赤濇而少。斷不可用。通宜十味香薷飲。清暑益氣。合天水散。

王宇泰云。昔人治濕溫。通身皆潤。足冷至膝下。腹滿不省人事。六脈皆小弱而急。問所服藥。皆陰病藥也。此非受病重藥能重病耳。以五苓合白虎十餘劑少甦。更與清燥湯調理而安。凡陰病厥冷。兩臂皆冷。今脛冷臂不冷。則非下厥上行。

故知非陽微寒厥。而合用祛熱藥也。

附陽毒發斑

陽邪亢極。遂成陽毒。亦有誤以辛熱與之而成者。金匱云。陽毒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主之。虛熱熾甚。毒不化者。陽毒升麻湯。大便結。去射干。加酒大黃。熱甚去人參。加大青。或吐下未當陷邪內甚。其證壯熱。頭項強痛。躁悶不安。或狂言罵詈。妄見妄言。或面生斑紋。口吐膿血。或舌卷焦黑。鼻如烟煤。或下利黃赤。六脈洪大而數。犀角黑參湯。黃連解毒湯。愼不可用下藥也。勢甚者。以青布漬冷水搭病人胸膛。必喜。熱即易之。須臾得睡。

附陰毒發斑

有陰熱亢極。而成陰毒者。金匱云。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去雄黃蜀椒主之。活人用本方加桂枝。名陰毒甘

草湯。

復有陰寒極盛。而成陰毒者。自是兩種。不可混也。惟陰寒至極。反大熱躁渴。四肢厥逆。脈沉細而疾。或尺部短而寸口大。額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因入房而後着寒。或內傷生冷而犯房室。內旣伏陰。復加外寒。積寒伏於下。微陽消於上。遂成陰盛格陽。陽氣上脫之候。後五六日。胸前發出紅斑。其色淡。其點小。是爲陰斑。雖盛夏宜附子理中湯。甚至身重眼睛疼。額冷汗出。嘔噦噦逆。或爪甲青。或腹絞痛。或面赤足冷厥逆。躁渴不欲飲。身發青黑色斑。目鼻灰色。舌黑而卷。莖與囊俱縮。脈沉細而遲。或伏而不出。或疾至七八至。而不可數者。急用葱餅於臍上熨之。隨用附子散或人參三白湯合四逆湯。熨後服湯已。手足不和暖者不治。

劉守真曰。世俗所言陰毒。皆陽熱亢極。蓄熱深於內。身表似有陰寒。此特指仲景升麻鼈甲湯去雄黃、蜀椒。陰熱亢極之證。若後世所言陰寒極盛之陰毒。非用回陽退陰之藥。內溫正氣。逼邪外出。焉能起死回生耶。

王安道曰。陰陽二毒。與陰陽二證迥異。仲景書雖有陰毒之名。其所敍證。不過面

目青。身如被杖。咽喉痛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盛之證也。況所治之方。不過升麻、甘草、當歸、鼈甲而已。並不用大溫大熱之藥。故知仲景所謂陰毒。非陰寒之病。乃是感天地惡毒之氣。入於陰經。故名陰毒而非純陰沍寒。可用熱藥之比也。

趙以德曰。按古方書謂陽毒者。陽氣獨盛。陰氣暴衰。內外皆陽。故成陽毒。陰毒者。陰氣獨盛。陽氣大衰。內外皆陰。故成陰毒。二者或傷寒初得。便有是證。或服藥後變而成者。陽毒治以寒涼。陰毒治以溫熱。藥劑如冰炭之異。何仲景以一方治之乎。且治陰毒去雄黃、蜀椒。則反去其溫熱者矣。豈非一皆熱毒傷於陰陽二經乎。在陽經絡。則面赤如錦紋。唾膿血。在陰經絡。則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陰陽水火動靜之本象也。其曰七日不可治者。陰陽之津氣血液皆消滅矣。傷寒七日。經氣已盡。而此加之以毒。至七日不惟消滅其陰。且火抑亦自滅矣。

夏熱病論

周禹載曰。冬傷於寒。夏必病熱。則是熱病與春溫對峙。而非夏時所感之熱也。乃嘉言尙論天之六氣。春秋冬各主一氣。獨夏月兼主三氣。謂爲痙濕暍者。此仍是

氣感之證。而非伏藏之寒。至夏始發之熱也。故人素有伏氣將發。復感濕暍者言之。若但病痓濕暍。不得卽謂之熱病也。故熱病自內發出。不論兼見何經。必由陽明。並無表證。其有表者。必外受風邪。不得遽投白虎。亦必先撤外邪。而後本湯可用。此亦先表後裏之法也。

又曰。熱病卽伏寒也。彼冬傷於寒。發於春爲溫病。發於夏爲熱病。何彼發於春。此發於夏耶。蓋感之輕重不同。人之強弱亦異。而觸發亦異。有因饑飽力役者。有因房室勞傷者。故春時雖行風木之令。使氣血不致大虧。感觸亦有先後。不卽發也。至夏則陽氣盡泄。火令大行。正屬濕土寄旺。爾時邪爲肯伏。故其發源。皆自少陰。熱病由出之途自陽明。溫病由出之途自少陽。雖所合之經不一。要不離乎陽明少陽者。各因時令之氣也。但爲日既遲。爲熱愈熾。此仲景所以用石膏升涼胃熱。以知母蕩滌腎伏。用甘草、粳米維持中氣也。名湯曰白虎者。白屬金屬涼。風從虎且猛。人逢悶熱煩躁。無可奈何之際。忽然狂風荐至。偃草揚波。火輪火樹。不頓成清涼世界而稱快乎。

熱病方四道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梔子豉湯　豬苓湯方俱見前

附集方一十八道

通解散

麻黄去節酒洗　石膏碎　滑石　黄芩各二兩

蒼朮四兩去皮泔水浸炒　甘草一兩五錢炙

右爲末。每服半兩。加薑三片。水煎溫服取汗。陶節菴方加羌活、川芎、葱白、香豉。

葱白香豉湯

葱白七莖連鬚　香豉一合炒　生薑一片

右三味。水煎日三服。覆取微似汗。不汗加蘇葉。

雙解散　承氣湯　涼膈散　天水散即益元散四方俱見前

竹葉石膏湯

竹葉二把　石膏一觔　麥門冬一升去心　人參三兩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兩炙　粳米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煑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黃連解毒湯（方見前）　白虎加蒼朮湯（即前白虎湯加蒼朮二兩）

十味香薷飲　清暑益氣湯（二方見後暑病）

金匱升麻鼈甲湯

升麻二兩　鼈甲（手指大一片炙）　當歸一兩　甘草二兩

雄黃（半兩研）　蜀椒（一兩炒去汗）

右六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陰毒去雄黃、蜀椒。

陽毒升麻湯

升麻　犀角（各一錢半）　射干　黃芩

人參　甘草（各一錢）

右水煎溫服。溫覆手足。汗出則解。不解再作。

陰毒甘草湯（即前升麻鼈甲湯去雄黃蜀椒加桂枝）　犀角黑參湯（方見前）

附子理中湯

人參　白朮　甘草（炙）　乾薑（各三兩）

附　子炮一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附子散

附　子七錢五分炮　桂　心　當　歸　白　朮各五錢

乾　薑炮　半　夏各二錢五分洗

右爲散。每服三錢。加生薑三片。水煎溫服。煖覆取汗。不汗再服。

人參三白合四逆湯

人　參二錢五分　白　朮蒸炒　白茯苓　白芍藥各一錢五分

生　薑三片　大　棗三枚去核　乾　薑　附　子炮

甘　草各一錢炙

右九味。水煎冷服。

溫熱暑疫全書

清 吳門 周揚俊禹載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三 暑病方論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趙注。此證屬陰陽俱虛。脈弦細者陽虛也。芤遲者陰虛也。所以溫鍼復損其陰。汗之復傷其陽。惟宜甘藥補之。以解其熱耳。卽靈樞所謂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補陰則陽脫。可以甘藥。因是知白虎湯中石膏之甘寒。粳米、甘草之輔正。人參之益元。爲的對之藥矣。雖知母之苦寒。爲除足陽明及手太陰氣分之熱。幷可益腎。以除煩躁耳。舍此其誰與歸。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見前方

周注。趙氏引成注一段。因表裏不明。足以惑疑後人。故刪之。趙云。此證爲令火之氣酷其金。肺主氣者也。肺傷則氣虛。然太陽膀胱屬水主表。肺金之子也。母虛而子亦不足。衞虛表不足。由是汗出身熱惡寒。內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膈消則渴也。皆相火傷肺之所致。此可知其要在救肺也。石膏雖能除三焦火熱。然仲景名白虎者。爲石膏功獨多於清肺。退金中之火。是用爲君。知母亦就肺中瀉火。滋水之源。人參生津液。益所傷之氣而爲臣。粳米、甘草補土以滋金爲佐也。愚按冬月有寒。則能傷人名中寒。夏月有熱。亦能傷人名中熱。此是外來之熱。故曰中。非卽伏寒發出。夏必病熱之熱也。然而同用白虎者。總以所傷在氣。則所主在金。所病在熱。生金者土。金生者水。金病則我母我子俱病。故與伏氣之在少陰發出之由陽明者無異。要皆並主一湯。全不因冬月之伏。與夏月之中爲二義也。又全不以伏氣之渴與今病之渴爲稍異而必主人參也。嗚呼。聖人於此。有意立方。無心表異。以千古之前。自有此理。萬世之下。自有此悟。不意今之學者。不知冬月伏氣。與暑月中熱。同治之旨。反當以此湯治傷寒。

每至投而輒斃。光與盞落。反疑聖人有未盡善者。何可勝悼。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熱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一物瓜蒂湯

瓜　蒂二七個

右剉。以水一升。煑取五合。去渣頓服。

周注。脈虛身熱。得之傷暑。今身熱脈微弱者暍也。身體疼痛者水也。夏因暑熱。以水灌洗而得。一物瓜蒂湯吐之。常觀仲景暍病惟出三證。豈偶然哉。舉其端爲萬世準繩。一者明其表裏俱虛。一者言其暍中表之熱。而此言水邪鬱令火而成中暍也。若邪鬱令火比類而推。其因殆有不可勝言。如取風涼者。感霧露者。食生冷者。素有積熱者。陰血素虛。不勝大熱者。宿邪感而動者。處陰地者。凡此之類。皆足以鬱其令火。爲中暍之由。或輕或重。或表或裏。或虛或實。隨證發現。若論治邪退熱。較量權衡。何可一言盡哉。諸集類方論。徒多其證。聚其方。未有明言其脈證。屬於何因。害於何經。用何藥爲君以主之。何藥爲臣以佐之。苟

不潛心仲景書者。吾未信其泛然方證。果切病情否也。瓜蒂本草謂其主胸腹邪氣。皆吐下之。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而皮中者豈非屬表。何乃用是藥。去胸中之水乎。蓋形寒飲冷則傷肺。皮乃肺之合。胸中又肺之部。內外相應。且瓜蒂又治四肢浮腫。下水而冷水之在皮中者。不惟灌洗得散。而飲冷所傷者。亦得散於皮中。故兩者皆得而用之。

喻嘉言合論白虎加人參湯、瓜蒂湯二方云。金匱治暍病。止出二方。一以白虎加人參專治其熱。以夏月之熱淫。必僭而犯上。傷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孫思邈之生脈散。李東垣之清暑益氣湯。亦既祖之矣。一以瓜蒂湯專治其濕。以夏月之濕淫上甚爲熱。亦先傷其肺金。故外漬之水。得以聚於皮間。皮者肺之合也。用以搐其胸中之水。或吐或瀉而出。則肺氣得以不壅。而皮間之水。得以下趨也。何後人但宗仲景五苓散爲例。如河間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飲。非不得導濕消暑之意。求其引伸瓜蒂湯之制。以治上焦濕熱而清肺金。則絕無一方矣。抑知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白虎加人參湯救之。有形之濕傷於肺金。則用瓜蒂湯救之。各有所主也。

脈理

周禹載曰。夏日暑濕交蒸。人多中暑。證與熱病相似。首宜以脈辨之。夫熱病之脈必盛。中暑之脈必虛。蓋寒傷形而不傷氣。所以脈盛。暑傷氣而不傷形。所以脈虛。然又有弦細芤遲之脈者何也。人當暑月必多汗。汗多則脈虛。此其常也。守真曰。熱爲陽中之至陽。以熱傷氣。則汗自出。病雖爲熱。脈不能實而反虛弱也。若汗出當風。閉其汗孔。則風與汗濕留泊肌腠。脈故弦細。或虛風不作鬱熱。表虛仍自汗出者。脈必芤遲也。統而言之曰虛。分而言之曰弦細芤遲。其不以浮大之脈。混入虛脈之中。稱爲暑病之脈也。

張鳳逵曰。劉守真云暑脈虛而微弱。按之無力。又脈來隱伏。弦細芤遲。皆暑脈也。脈虛身熱。得之傷暑中暍。脈虛而微者是也。寒病傳經。故脈日變。溫熱不傳經。故脈不變。寒病浮洪有力者易治。芤細無力者難治。無脈者不治。若溫熱則不然。溫有一二部無脈者。暑熱有三四部無脈者。被火所逼勒而藏伏耳。非絕無也。於病無妨。攻之亦易。醫人一切驚走不知。照經用辛寒藥。火散而脈起。脈起而病愈。徒

駭何益乎。要在辨之詳耳。蓋溫熱病發在一二經。始終止在此一二經。更不傳遞別經者。其一二經或洪數。則別經弱且伏。依經絡調之。則洪者平。伏者起。乃愈徵也。昔在萬歷丁未三月間。予寓京師。備員太倉庾差。忽一日吏部同鄉劉蒲亭馳報曰。病劇求救。予就其寓。吏部同僚諸公環守之。已備後事。譫語撚衣。不寐者已七八日。御醫院吳思泉名醫也。偕醫數人治之。予診其脈。止關脈洪大。其餘皆伏。乃書方竹葉石膏湯。諸公皆驚曰。吳等已煎附子理中湯。何冰炭如是。予詰之。吳曰。陽證陰脈。故用附子。予曰。兩關洪大。此陽脈也。其餘經爲火所伏。非陰脈也。吳厲聲相爭。予亦動色自任。諸公從之。一劑甫時。即止譫語。就寐片時。予視其脈。已洪者平。而伏者起。諸公相視曰。此真張仲景也。又用辛涼藥調理全愈。脈證有相合者易知。有相左者難知。脈明而後可以辨證。證真而後可以施藥。要在虛心細察。不可執己見。而以百藥嘗試。令命在反掌間也。慎之慎之。

辨寒暑各異

張鳳逵曰。暑證變幻無常。入發難測。不可尋思。彼暴中之激烈。扁鵲不及攦指而

投咀。久伏之深毒。長桑不能隔膚而見臟。最爲難察而難救已。卽尋常之感。亦難於知覺。非若傷寒之有定期定證。可據可療者。不拘表裏。不以漸次。不論臟腑。冒暑蒸毒。從口鼻入者。直中心胞經絡。先煩悶後身熱。行坐近日。熏爍皮膚肢體者。卽時潮熱煩渴。入肝則眩暈頑麻。入脾則昏睡不覺。入肺則喘欬痿躄。入腎則消渴。非專心主而别臟無傳入也。中暑歸心。神昏卒倒。暑傷肉分。周身煩躁。或如鍼刺。或有赤腫。蓋天氣浮於地表。故人氣亦浮於肌表也。冒暑入腸胃。腹痛惡心嘔瀉。伏暑卽冒暑。久而藏伏三焦腸胃之間。熱傷氣而不傷形。旬日莫覺。變出寒熱不定。霍亂吐瀉。膨脹中滿。瘧痢煩渴。腹痛下血等。自入肝至此。採醫學入門并主治法。皆以清內火爲主。而解表兼之。寒之中人乘其虛。暑則虛實并中。而實更劇。蓋氣血強盛之人。內已有伏火。加之外火。炎炎相合。故焦灼爲甚。經虛處寒棲之。經實處暑棲之。寒凌其弱。而暑親其類也。又藜藿常被寒。惟膏粱獨能禦。若暑則不問膏粱藜藿。而咸能勝之侮之。雖廣廈纍冰。蕙質生粟。輕羅紈綺。泠泠玉樹。一犯其烈焰。詎能却之乎。是以知暑氣之毒盛於寒。乃古人專以寒爲殺厲之氣。而不及暑何也。試觀傷寒至七八日方危。暑病則有危在二三日間。甚至朝發暮殆。

暮發朝殆。尤有頃刻忽作。拯救不及者。如暑風乾霍亂之類。然則暑之殺厲之氣。視寒尤甚。彰明較著矣。且暑證多歧。中熱中暍中內中外。甚者爲厥爲風。爲顛癎。卽發則泄瀉霍亂乾霍亂。積久後發則瘧痢瘡瘍。種種病名。約有十餘科。皆暑爲厲。則殺厲之氣。視寒豈少哉。除暴中暴發。久伏後發。不可度量。其餘受發。亦有漸次焉。蓋盛夏之時。熱毒鬱蒸。無論動得靜得。其初入人也。不識不知。外之流火與內之陽氣。驟遇而爭。陽氣不服。先昏瞶倦疲。及火與氣合。氣不能勝。火力漸強。散爲外熱。燒灼不已。氣耗而血枯。故燥渴痞塞腹痛。諸惡證作焉。此其變化。或乍或久。人莫自覺。醫家亦不能辨。至病深而後施治。故難速愈。宜早辨而早治之。則取效速而易愈。

暑中一二陽

中暍雖云太陽。然亦頗多陽明。汗大出。微惡寒發熱爲太陽。面赤大汗。煩渴喘急爲陽明。重者脈或洪大。昏憒不省人事。有似熱病。但忽輕忽重爲異耳。太陽五苓去桂加香薷。陽明消暑丸。

常暑

平人偶然中暑。身熱背惡寒。汗出口渴。煩躁悶亂。痰逆惡心。或吐瀉轉筋。小便閉濇。指頭微寒。並宜五苓去桂。合益元散。

脾胃素虛之人。上焦不足。暑濕鬱蒸。肢體困倦。頭重心煩。飽悶喘促。如在烟霧。早晚則寒。日高則熱。此氣血俱虛也。宜清暑益氣。或清燥湯選用。

暑天汗出過多。風犯汗孔。身體重痛。肢節痲瘔。或渴或不渴。或小便黃濇。此風鬱汗濕。與暑相搏。宜益元散加葱頭。

動暑

遠行勞役大熱而渴。陽氣內伏。熱舍於腎。爲水不勝火。發熱煩渴。氣急喘促。日晡病減。此脾胃大虛也。宜補中益氣去升痲。加麥冬、五味、茯苓、澤瀉、黃連、黃蘗之類。補益中兼清解漸愈。

農夫田野。及慣力役之人。過受燔灼。頭角額痛。發熱大渴引飲。脈洪汗大泄者。急

作地漿水。煎蒼朮白虎湯。

或年高及虛寒之人。不宜用寒涼者。竹葉石膏湯。稍加熟附子溫而行之。或平昔陰虛多火不可用溫者。白虎加人參竹葉湯。酷暑之時。道途卒倒。湯藥不便。恐氣脫難治。急扶陰涼處。不可臥濕冷地。掬地上熱土。放臍腹上。撥開作竅。令人溺於其中。索生薑或蒜搗汁。和童便或熱湯灌下。外用布蘸搨。俟醒後用藥。

靜暑

避暑深堂。起居不時。汗出煩躁。面垢背微惡寒。或手足微厥。甚則洒然毛聳。腠理開則洒洒然寒。閉則蒸蒸熱悶。乃心胞之火。不勝時火。故反微惡寒也。或坐臥陰涼。表虛不任風寒。自認外感。誤醫發表。禍如反掌。宜清暑益氣湯。涼亭水閣。大樹濃蔭之下。過受涼快。爲寒所襲。頭疼惡寒發熱。肢體拘急。是亦感寒之類。脈必弦緊。宜消暑十全散。脾氣虛弱。汗多惡寒者。十味香薷飲。過傷飲食。泄瀉嘔吐霍亂者。六和湯。或香薷正氣散。中暑亦有無汗。脈弦細。此雖

中暑。必過襲陰涼。身中陽氣。被其所遏。所以煩心。肌膚火熱無汗。非暑邪也。宜消暑十全散。不可全用表藥。暑月腠理易開。香薷熱服。便能汗出也。倘人迎弦緊而氣口反大。欬嗽目疼。鼻流清涕。額與眉稜角痛。選奇湯最效。

夾水傷暑

汗出浴起當風。或冷水浸澡。或坐臥濕地而病。非暑傷也。人自致之病。宜溫散之。

內傷夾暑

暑熱之時。恣情房慾。兼膏粱與水果雜進。致周身陽氣不得伸越。脈沉細或弦緊。面垢如塵。無汗惡寒。四肢厥逆拘急。或霍亂嘔吐者。冷香飲子。吐利兼作。脈微欲絕。或虛浮欲散。此爲緊病。非漿水散不救。若冒暑伏熱。引飲過多。及恣啖生冷。致脾胃受寒。腹痛嘔泄。水穀不分。脈沉緊者。宜大順散。

伏暑

人受暑熱之毒。棲伏三焦腸胃之間。久久而發者。爲伏暑。如霍亂吐瀉。發於秋間。以及瘧痢等證。又如昔人云。三伏之時。以書晒曝烈日之中。隨卽收藏於笥。火氣未散。冬時啓笥觸之遂病。明者細詢其因。以香薷飲服之立愈。伏暑霍亂腹痛泄瀉。正氣散。身熱足冷勢危者。五苓散下來復丹。

暑風

病人忽然手足搐攣者。暑風也。香薷飲加羌活、防風。嘔吐加藿香、陳皮。小便不利加茯苓、澤瀉、猪苓、滑石。有痰加薑半夏。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瀉利不止加白朮。轉筋加木瓜。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讝語遺溺者。此熱兼暍也。白虎湯。

更有痛勢重者。手足搐攣。厲聲呻吟。角弓反張。如中惡狀。亦有先病熱。服表散後漸成風者。讝語狂呼浪走。氣力百倍。此暑風也。以寒涼攻劫之。與陰風不同。宜解散化痰。不宜汗下。日久而脾胃弱者。兼溫補。

暑瘍

凡癰疽毒瘡。發熱有時。晡甚旦止。若夏月間有頭面外項赤腫。或咽喉腫痛。或腿足焮腫長至數寸。不能步履。人皆疑爲毒瘡。但頭痛內燥。晝夜發熱不止。自與瘡毒不同。服敗毒散、石膏、黃連等藥。熱證一解。赤腫自消。全無膿血。此名暑瘍。與外科毫釐千里者也。

暑瘵

盛暑之月。火能爍金。不禁辛酒。脾火暴甚。勞熱躁擾。火動心脾。令人咳嗽氣喘。驟然吐血衄血。頭目不清。胸膈煩渴不寧。卽童穉老夫。間有此病。昧者以爲勞瘵。不知火載血上。非眞陰虧損而爲虛勞者比也。宜四物去芎、芍。黃連解毒去黃蘗二陳以貝母易半夏。加桔梗以抑之。薄荷以散之。麥冬、五味以斂之。自愈。或黃連香薷飲亦可。

暑瘡

暑熱之時。有遍身發泡。如碗如杯。如桃如李。晶瑩脆薄。中含臭水。此濕熱之水。泛

於肌表也。黃連、香薷及解毒湯。重者內實便秘。口瘡臭穢。涼膈散、承氣湯選用。外以鮮蓮花瓣貼瘡上。周時平復。

暑痿

膏粱富貴之人。暑月陽事痿頓。醫以溫熱進之誤也。濕熱交蒸。石金滲潤。草木流膏。精神虧乏之人。時令應之。金風一鼓。萬類肅然。宜黃連解毒合生脈散。

絞腸沙

夏月不頭痛發熱。但覺小腹疼痛。或心腹俱痛。脹痞不能屈伸。醫疑生冷過多。執爲陰證。不知皆暑火流注臟腑。故先小腹痛。偏及心腹。宜六和湯淸解之。或四苓加香薷、木瓜、紫蘇、半夏之類。和散之。或正氣散。或二陳加厚朴炒梔。或炒鹽和滾湯探吐痰涎。大抵此證以吐法爲上。若用熱藥。去生遠矣。

霍亂

暑氣入腹。惡心腹痛。上吐下瀉。瀉如水注。此暑火暴發。升降不利。清濁不分。所瀉者皆五臟之精液。宜速止之。用五苓散。或胃苓湯。利小便。清暑火。甚者桂苓甘露。此證有夾食積者。醫用下之誤矣。不知精液暴涸。元氣頓傷。當立止之爲上。按云止者。非通因塞用之謂也。分陰陽。去暑氣。則吐利自止矣。

乾霍亂

更有吐瀉無物。亦有上下關閉。竟不吐瀉者。爲乾霍亂。惟心腹絞痛。令人立斃。急以炒鹽湯或二陳湯探吐之。通則可救。即定後周時。勿進粒米。得食復發。愼之愼之。集論曰。中暑一證。不過清心利小便。解暑毒。補真氣而已。即脈來虛弱。重者伏匿。喘促逆冷。卒然昏暈。不可用溫。此熱傷陰氣。用溫則助陽耗陰。且冬月脈浮緊浮緩。分中風傷寒。夏月弦緊傷風。弦緩中暑。表疎自汗則脈緩。表緻無汗則脈緊耳。世俗不明。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爲必用之藥。夫陰非寒也。陽外而陰內耳。丹溪云。伏陰在內。陰字有虛之義。作陰冷則誤矣。火令之時。爍石流金。何陰冷之有。孫真人用生脈散。氣虛可知也。古人用大順。非謂伏陰。本治冰果所傷。冷香飲子。

治陽氣大虛。多慾厥逆。漿水散治汗多亡陽。脈微欲絕。其餘不過清暑益氣湯。消暑十全散。十味香薷飲之類足矣。

薛氏曰。若中暍者。乃陰寒之證。法當補陽爲主。先哲多用薑、桂、附子。或云暍字當作暑字看。然何不竟用暑字。而滋後人之惑耶。

周禹載曰。薛氏本東垣大順散而有此說。其乖謬不可勝言。草菅人命。難逃作俑之罪。

服藥總法

傷寒傷暑。溫涼諸證。皆邪氣欺正氣也。用藥如對敵。藥入則邪漸退。藥力盡則邪復熾。必一服周時。即詳勢診脈。藥對則日夜連進三五服。以邪退病安爲主。此法惟張長沙傷寒論。孫思邈千金方中載之。孫云夏月日五夜三服。冬月日三夜五服。必期病退而後止。如禦敵者。愈驅逐愈加精銳。蕩平而後班師。此萬全之勝算也。自宋以後不傳。故取效寡而活人之功疎。予用此法。屢獲神效。

李東垣暑傷胃氣論

刺志論云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熱傷氣故也。痿論云。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則陽氣內伐。熱舍於腎。腎者水臟也。今水不能勝火。則骨枯而髓虛。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此濕熱成痿。令人骨乏無力。故治痿獨取陽明。時當長夏。濕熱大勝。蒸蒸而熾。人感之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滿氣促。肢節沉痛。或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心下膨痞。小便黃而少。大便溏而頻。或利出黃如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飲食。自汗體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氣不病也。其脈中得洪緩。若濕氣相搏。必加之以遲。病雖互換少差。其天暑濕令則一也。宜以清燥之劑治之。內經云。陽氣者衞外而爲固也。炅則氣泄。今暑邪干衞。故身熱自汗。以黃耆、人參、甘溫補之爲君。甘草、橘皮、當歸甘辛微溫。補中益氣爲臣。蒼朮、白朮、澤瀉。滲利而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熱。又以風勝濕也。濕勝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炒麯甘辛。青皮辛溫。消食快氣。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以黃蘗苦辛寒。借其氣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以五味子、麥門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傷於庚金爲佐。名曰清暑益氣湯。

王宇泰復立清暑益氣變證加減法

如心火乘脾。乃血受火邪。而不能升發。陽氣伏於地中。地者人之脾也。必用當歸和血。少用黃蘗以益眞陰。

如脾胃不足之證。須少用升麻。蓋升麻乃足陽明太陰引經之藥也。使行陽道。自脾胃中左遷。少陽行春令。生萬物之根蔕也。更少加柴胡。使諸經右遷。生發陰陽之氣。以滋春之和氣也。

如脾虛緣心火亢盛。而乘其土也。其次肺氣受邪。爲熱所傷。必用黃耆最多。甘草次之。人參又次之。三者皆甘溫陽藥也。蓋脾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耆之甘溫。以益皮毛之氣。而閉腠理。不令自汗而損元氣也。上喘氣短懶言語。須用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須用炙甘草以瀉火熱。而補脾胃中元氣。然甘草最少者。恐滋滿也。若脾胃之急痛。幷脾胃大虛。腹中急縮。腹皮急縮者。却宜多用。經曰急者緩之之義也。若從權治。必加升麻以引之。恐左遷之邪堅盛。卒不肯退。反致項上及臀尻肉添而行陰道。故引之以行陽道。使淸氣出地。右遷而上行。以和陰陽之氣也。若中滿者去甘草。欬甚者去人參。口乾嗌乾者加乾葛。

如脾胃旣虛。不能升浮。爲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大虧。榮氣伏於地中。陰火熾

盛。日漸煎熬。血氣虧少、且心胞絡與心主血。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煩悶不安也。是由清氣不升。濁氣不降。清濁相干。亂於胸中。使周身血氣逆行而亂。經曰。從下上者。引而去之。故當加辛溫甘溫之劑生陽。陽生而陰長也。或曰。甘溫何能生血。又非血藥也。曰。仲景之法。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生陰血也。更加當歸和血。又宜稍加黃蘗。以救腎水。蓋甘寒瀉熱火。火減則心氣得平而安也。如煩亂猶不能止。少加黃連以去之。蓋將補腎水。使腎水旺而心火自降。扶持地中陽氣也。

如氣浮心亂。則以朱砂安神丸鎮固之。得煩減。勿再服。以防瀉陽氣之反陷也。如心中痞。亦少加黃連。氣亂於胸。爲清濁相干。故以陳皮理之。能助陽氣之升而分滯氣。又助諸甘辛爲用。故長夏濕土客邪火旺。可從權加蒼朮、白朮、澤瀉。上下散消其濕熱之氣。濕氣大盛。主食不消化。故食減不知穀味。加炒麯以消之。更加五味子、麥門冬、人參。瀉火益肺氣。助秋損也。此三伏中長夏正旺之時之藥也。

按東垣意見精密。立方中和。清暑益氣湯。近世多宗之。然氣血虛弱之人。用之最宜。如遇強壯者。不能取效。且助濕火。不可不斟酌也。

朱丹溪辨動靜二暑

若暑之時。無病之人。或避暑熱。納涼於深堂大廈。涼亭冷館。大扇風車得之者。是靜而得之陰證也。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心煩。肌膚大熱無汗。此爲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得伸越。宜用辛溫之劑。以解表散寒。用厚朴、紫蘇、乾葛、藿香、羌活、蒼朮之類。若外既受寒。內復傷冰水生冷瓜菓者。前藥再加乾薑、縮砂、神麴之類此皆非治暑也。治因暑而致之病也。

按靜得動得。分中暑傷暑。此論出自張潔古。後皆因之。夫盛暑之時。炎火若炙。無之非是。故古人聞避暑而未聞避寒。深堂廣廈。正以避暑。安得入而中之。且房室陰涼。正可護衞陽氣。又安得而遏傷之乎。卽膏粱深處。必不能無冒暑應接。其傷暑者。亦於動中得之耳。老子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一。靜卽可祛暑。何從而中也。至於冰水瓜菓等寒物。多食自傷脾胃。亦生雜證。謂瀉利諸證。內有此物積聚則可。謂專以此致暑病則不可。若執口得寒物。身犯寒氣。同冬時寒病治之。則謬以千里矣。

方古菴論

寒則傷形。熱則傷氣。何以言之。人與天地同一槖籥。夏月天之氣浮於地表。則人之氣浮於肌表。況被盛暑所傷。膚腠疎豁。氣液爲汗。發泄於外。是表裏之氣俱虛矣。不善攝生者。暑熱傷於外。生冷戕於中。若之何而能運化也。是以水穀停積而爲濕熱。發爲嘔吐。爲泄瀉。甚則吐瀉俱作。而揮霍悶亂也。若不卽病。濕熱拂鬱於內。他日爲瘧爲利之所由矣。今大順散非治暑熱之藥。乃治暑月飲凉過多爲病之劑也歟。

王安道中暑中熱辨

潔古云。靜而得之爲中暑。動而得之爲中熱。中暑者陰證。中熱者陽證。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廈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俱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火熱無汗。爲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得伸越。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熱惡熱。捫之肌膚

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爲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主之。竊謂暑熱者。夏之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飢餓。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天令亢極。於是受傷而爲病。名曰中暑。亦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靜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虛。虛則邪入。邪入則病。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廈。得頭痛惡寒等證者。蓋亦感冒微風。或靜夜着涼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以煩心與肌膚火熱者。非暑邪也。身中陽氣。受外邪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則辛溫輕揚之劑發散可也。夫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乾薑、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爲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臟腑不調所立。故甘草、乾薑。皆經火炒熱。又肉桂而非桂枝。蓋溫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若以此藥治靜而得之之證。吾恐不能解表。反增內煩矣。今世俗往往不明。類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散爲必用之藥。吁。其誤也。不亦甚歟。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內耳。豈竟視陰氣爲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果爲寒。何以夏日則飲冰乎。然則蒼朮白虎湯。豈可視爲通行之藥。必參之治

暑諸方。隨所見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若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夏月。即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後人有似同而異之惑。

附醫案十二則

羅謙甫治蒙古百戶。因食酒肉。飲潼乳。得霍亂吐瀉證。從朝至午。精神昏憒已困。急來告。羅視之脈皆浮數。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半碗。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稍得安靜。又於牆陰掘地約二尺許。貯以新水。在內攪動。待一時澄定。用清水一盃。再調服之。漸漸氣調。吐瀉遂止。至夜安臥。翌日微煩渴。遂煎錢氏白朮散。時時服。良愈。或曰。用地漿者何也。曰。坤屬地。地屬陰。土平曰靜順。感至陰之氣。又於牆陰貯新汲水。以收重陰之氣也。陰中之陰。能瀉陽中之陽。霍亂因暑熱內傷所得。故用地漿治之也。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至元丙寅六月初四日。中暑毒。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時夜方半。請羅治之。診其脈洪大而有力。一息七八至。頭熱如火。足冷如冰。半身不遂。牙關緊急。因思內經五亂篇中云。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

胃氣逆行。亂於胸中。是謂大悗。亂於腸胃。則爲霍亂。於是霍亂之名。自此而生。蓋因年高氣弱。不任暑氣。陽不維陰則瀉。陰不維陽則吐。陰陽不相維。則既吐且瀉矣。前賢見寒多以理中丸。熱多以五苓散爲定法。今暑氣極盛。陽明得時。況因動而得之。中暍明矣。非甘辛大寒之劑。則不能瀉其暑熱。墜浮溜之火。而安神明也。遂以甘露散。甘辛大寒。瀉熱補氣。加白茯苓以分陰陽。約重一兩。冰水調灌。漸漸省事。而諸證悉去。後慎言語。節飲食三日。以參朮調中湯之劑增減。服之理正氣。逾十日後。方平復。

又治一倉官。季夏時病。胸項多汗。足逆冷譫語。醫者不曉。雜治經旬。羅診之。關前濡。關後急。當作濕溫治。蓋先受暑。後受濕。暑濕相搏。是名濕溫。先以白虎加人參湯。次以白虎加蒼朮湯。病漸退。足漸溫。汗漸止。三日愈。此名賊邪。誤用藥。有死之理。心病中暑爲正邪。中濕得之。從所不勝者爲賊邪。今心受暑而濕邪勝之。水尅火。從所不勝是也。五邪中之最逆也。經曰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於陽部。濕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蒸濕也。暑濕相搏。名曰濕溫。是謂賊邪也。予亦素有停飲之疾。每至暑月。兩足漐漐。未常乾。服此藥二三

服即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面赤身熱。口燥心煩。盛暑中且帷幕周密。自以至虛亡陽。服朮、附數劑。脈虛而洪數。舌上胎黃。伯仁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朮、附豈可輕用。以犯時令。又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之剛劑。脈洪數而汗甚。乃令撤幔開窗。少頃漸覺清爽。以黃連人參白虎。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減。兼以既濟湯。渴用冰水調天水散。七日而愈。

丹溪治一人。夏發大熱大汗。惡寒戰慄。不自禁持。且煩渴。此暑病也。脈虛微細弱而數。其人好賭。致勞而虛。以人參、竹葉作湯。調辰砂四苓散。八帖而安。

又治一人年五十。質弱多怒。暑月因怒後患痢。口渴自引蜜水。病緩數日後脈稍大不數。朱令以參朮湯調益元散。飲之利減。數日後倦甚。發欬逆。知其久下陰虛。令守前藥。利尚未止。以煉蜜與之。衆欲用薑、附。朱謂陰虛服之必死。待前藥力到自愈。又四日。欬逆止利除。

吳茭山治一婦。冬月感病。洒洒惡寒。翕翕發熱。惡食乾嘔。大便欲去不去。諸醫皆

以虛弱痰飲治之。以二陳補心等藥服不效。延及半月。吳診其脈。虛而無力。類乎傷暑。衆不然之。究問病因。其婦曰。因天寒換着綿衣。取綿套一床蓋之。須臾煩渴寒熱嘔吐。延綿至今耳。吳曰。誠哉傷暑也。蓋綿套曬於盛暑。夾熱收入笥中。必有暑氣。尚未開泄。今人體虛。得之易入。故病如是。其婦曰。然。遂製黃連香薷飲。連進二服而愈。

陳斗嵓治倫司成。舟中昏暈不知人。自汗瘈瘲。醫以為中風。陳曰。人迎脈過盛。病因飲後便涼。痰火妄動。非中風也。以清暑益氣湯。一劑而愈。

汪希說治一壯男子。形色蒼黑。暑月客游舟回。患嘔噦。顛倒不得眠。粒米不入六日矣。脈沉細虛豁。諸醫雜投藿香、柴、苓等藥不效。危殆。汪曰。此中暑也。進人參白虎湯。人參五錢。服下嘔噦即止。鼾睡五鼓方醒。索粥。連進二三服。乃減參稍輕。調理數劑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體瘦弱。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汪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吐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甚也。宜以暑治。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盃。良久復進一盃。覺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

知母。以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黃蘗、陳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一月後平復。

又治一人年三十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汪診之。脈皆浮緩而弱。兩尺尤甚。曰。此得之色慾。藥宜溫熱。其人曰。先生之言誠然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惑矣。汪曰。寒極生熱。此證是也。腎虛寒者。本病也。熱甚者。虛象也。譬如雷火。雨驟而火愈熾。日出火斯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冷服三帖。熱渴減半。再服清暑益氣湯。十帖而安。

又治一婦。形色脆白。年五十餘。憂勞六月。背瘡艾灸百餘壯。瘡散病瘧。身熱自汗。口渴頭暈。吐嘔泄瀉。不進飲食。寒少熱多。自用清暑益氣湯。病甚。汪診左脈浮微。似有似無。右脈浮小。按之不足。曰。病雖屬瘧。當作虛治。依方而用清暑益氣湯。固與病宜。但邪重劑輕。病不去耳。令以參、朮加作五錢。黃耆三錢。茯苓一錢。陳皮七分。甘草五分。煎服病退。

石山翁年逾六十。形質近弱。八九月酷熱時。往來休歙。外有藥劑之勞。內有病者之憂。內外弗寧。晝夜不靜。至十月初旬。瘧作三日。午後一發。寒熱不甚。喜熱惡

寒。寒去熱來。則覺爽快。口乾微渴。臨發昏倦嗜臥。左脈沉小而數。右脈浮濡無力。亦近於數。獨脾部弦而頗洪。瘧去則脈皆大小浮沉相等。微覺緩弱而已。初服補中益氣湯十餘帖。病無加減。夜苦盜汗。繼服當歸六黃湯。黃耆每帖四錢。五帖汗止。瘧如舊。再服白虎湯。人參四錢。石膏三錢。知母一錢。甘草六分。米一撮。煎服十餘帖而愈。

又治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絞痛。脈之沉伏如無。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碗許。遂飲與六和湯而愈。

暑病論

周禹載曰。仲景本內經病熱之旨。申伏氣之論。特敍夏月熱病。白虎湯之治。可謂精矣。乃復出暍病於金匱中曰。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正恐人誤認爲熱病。故又言暍自外來而入。熱由內伏而發。實爲兩途。然暑爲夏火之令。傷人之氣。脈虛身熱。遂令人大渴。齒燥汗出而喘。與伏發無異。並治以白虎湯。俱主甘寒去熱。苦寒除火。甘溫益中。益中者。以暑傷氣故益之。然津液耗甚者。必加人參。與辛散溫散之

味。不相涉也。或謂伏發自內。白虎宜也。中暍既由外而內。何爲遽用裏藥。則以風藥略兼表散。似無不可。遏謂千古之誤。正在於此。雖夏暑與冬寒對峙。而表裏則大不同也。冬月腠理密。卽衛虛而受者。必以漸進何也。外陰而內陽也。若夏月。則人身已陽外而陰內。外垣既撤。暑得直入。故風寒必顯有餘。有餘者邪也。暑氣必顯不足。不足者正也。今人以香薷一味。謂傷暑必用之藥。不知乘涼飲冷。遏抑陽氣。或致霍亂者宜之。若強力作勞。內傷重者。清暑益氣。庶幾近之。苟用香薷。是重虛其虛矣。況可以表散辛溫之味。加於其間乎。計部張鳳逵先生編輯諸書。特救其謬。我北海林夫子。中明大義。幷集名案。以表其後。不亦勝任而愉快耶。余小子又復爲之辨者。願以白虎湯爲主治。清暑益氣輔之。亦必隨證加減。至於天水散、甘露飲諸方。皆可引用。如節菴之論。吾未見其可也。設有疑者。請觀汗下溫鍼之禁。本於仲景聖人。至有夾食而吐利。夾氣而脹悶。夾寒而厥逆。兼風而畏寒。要皆本於脈以測識。而毋庸混淆。然後知聖人之論者常也。隨其所遇者變也。明其常則善於處經。通於變而靡不善於用權者。則有昔賢之案在。亦惟洞曉傷寒書者。可以神而明之也。

暑病方二道

白虎加人參湯　一物瓜蒂湯方俱見前

附集方二十九道

五苓去桂加香薷湯

豬苓　茯苓　澤瀉　白朮　香薷

右五味等分。水煎服。無時。

消暑丸

半夏醋煮乾十二兩　生甘草　茯苓去皮各四兩

右爲末。薑汁煮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錢。熱湯下。

香薷飲

厚朴製　白扁豆各半觔炒　香薷一觔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一鍾。入酒一盃。煎七分。沉冷不拘時服。熱則作瀉。香薷須陳者佳。

桂苓甘露飲

茯苓去皮　白朮土炒　猪苓去皮　滑石各二兩研

寒水石研　甘草炙　澤瀉各一兩　肉桂三錢

右爲末。每服二錢。熱湯冷水任下。入蜜少許更妙。一方加人參、香薷、甘草。

益元散見前方

清暑益氣湯

人參一錢　白朮五分炒　黃耆一錢　蒼朮一錢

升麻一錢　神麯五分炒　陳皮五分　甘草五分

當歸五分　麥門冬五分去心　黃蘗五分　五味子三分

葛根三分　澤瀉三分　青皮三分

右水煎。溫服無時。

清燥湯

黃耆一錢五分 五味子九粒 黃連 神麯

猪苓 柴胡 甘草各二分 蒼朮

白朮 麥門冬 陳皮 生地黃

人參 澤瀉各五分 茯苓 當歸

升麻各三分 黃蘗二分酒拌

右水煎。服無時。

白虎加蒼朮湯 竹葉石膏湯二方俱見前

白虎加人參竹葉湯即前白虎湯加人參三兩竹葉二把

消暑十全散

香薷二錢 白扁豆炒提 厚朴薑汁炒 木瓜

陳皮一作半夏 甘草炙 白朮薑汁炒 茯苓

藿香 蘇葉各一錢

右水煎。熱服無時。取微汗。

十味香薷飲

香薷二錢　人參　黃耆　白朮

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五分　白扁豆　陳皮

厚朴各一錢薑炒　木瓜五分

右以水二鍾。煎七分。欲令汗熱服。欲利水冷服。

如伏暑去人參、黃耆。加黃連、藿香、澤瀉。

六和湯

縮砂仁炒研　半夏湯泡七次　杏仁去皮尖　人參去蘆

甘草各一兩炙　赤茯苓去皮　藿香　白扁豆薑汁略炒

木瓜各二兩　香薷　厚朴各四兩薑汁製

右㕮咀。每服一兩。水二鍾。生薑三片。棗一枚。煎一鍾溫服。

藿香正氣散

大腹皮黑豆水洗七次　白芷　茯苓去皮　白朮土炒

厚朴薑汁炒　桔梗　紫蘇葉　甘草各一兩炙

藿香　陳皮各三兩去白　半夏二兩湯洗七次

右㕮咀。每服一兩。水二鍾。薑三片。棗一枚。煎一鍾溫服。

選奇湯

羌　活一錢五分　防　風一錢　甘　草一錢五分夏生冬炙　黃　芩一錢酒炒熱甚倍用

右水煎。食後稍熱服。

冷香飲子

附　子生用　草　果　橘　紅　甘　草各一錢炙

生　薑五片

右水煎冷服。

漿水散

附　子　乾　薑炮　甘　草炙　肉　桂各五錢

高良薑　半　夏各二錢醋製

右用漿水煎。去滓冷服。漿水即點乳酪淡醋也　如虛熱喘乏。加人參。汗多加黃耆、五味子。

大順散

甘草 乾薑各五錢 杏仁去皮尖 官桂各三錢

右先將甘草用白砂炒。次入薑。却下杏仁。炒過篩去砂。合桂爲末。每服三錢。沸湯調下。

黃連香薷散

香薷二錢 厚朴薑製一錢 黃連酒蒸五分

右水煎冷服。

加減瀉黃散

黃連 茵陳各五分 黃蘗 黃芩各四分

茯苓 梔子各三分 澤瀉二分

右㕮咀。都作一服。水一大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一服減半。待五日再服。

二香散

藿香一兩 半夏薑製 陳皮 桔梗

白朮土炒 茯苓 蘇葉 厚朴薑汁炒

黃連各二兩去鬚　香薷一觔　白扁豆炒八兩　白芷一兩

甘草二兩五錢　大腹皮黑豆水搥洗七次

右㕮咀。每服一兩。水二鍾。生薑三片。葱白二根。煎一鍾。食後溫服。

枇杷葉散

枇杷葉二兩去毛炙　香薷七錢五分　白茅根　麥門冬去心

甘草炙　木瓜各一兩　丁香　陳皮去白

厚朴各五錢去皮薑汁炒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鍾。生薑三片煎服。如止渴燥去丁香。加知母。冷水調下。

百合湯

百合一錢二分　人參五分去蘆　柴胡一錢去蘆　黃芩一錢

知母八分去毛　陳皮一錢去白　甘草五分　生地七分

右㕮咀。水二鍾。薑三片。搥法醋炙鼈甲。煎之溫服。如渴加栝樓根。胸中煩熱加山梔。頭痛加羌活、川芎。嘔吐加薑炒半夏。胸滿加枳殼、桔梗。食復者加枳實、黃

連。甚重大便實者加大黃。胸中虛煩加竹茹、竹葉。瘥後乾嘔。錯語失神。呻吟不寐。加黃連、犀角。欬喘加杏仁。血少心中驚惕加當歸、茯神、遠志。虛汗加黃耆。疲倦加白朮。腸鳴加煨生薑。勞復時熱不除。加葶藶、烏梅、薑汁。

加味胃苓丸

蒼朮五兩 陳皮三兩 厚朴二兩 甘草二兩炙

白朮四兩 茯苓二兩 肉桂二兩 猪苓二兩

澤瀉二兩去毛 人參一兩去蘆 黃連一兩薑汁炒 白芍二兩炒

右爲末蜜丸。每服五六十丸。清米湯下。

黃龍丸

黃連二觔去毛

右以好醋煑乾爲末。麵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熱湯下。

玉露散

寒水石 滑石去黃垢土 石膏火煆 栝樓根各二兩

甘草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五錢。新汲水調下。

却暑散

赤茯苓四兩　寒食麵　生薑各一觔　甘草生四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白湯調下。

傷暑霍亂轉筋危急方

吳茱萸三錢

同黃連炒至烟起方取。去黃連。將茱萸煎湯一大盞溫服。

香連丸

木香二兩　陳皮二兩　地榆一兩　枳殼二兩麸炒

黃連八錢吳茱萸炒　枳實一兩麸炒　檳榔二兩　槐角子一兩五錢

益元散二兩

右爲末。醋糊丸。每服一錢。紅痢米湯下。白痢薑湯下。或白湯下。日三服。或湯一丸二亦可。老弱數服後。卽當溫補。

溫熱暑疫全書

清 吳門 周揚俊禹載 輯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 圈校

卷四 疫病方論

吳又可曰。疫癘之邪。從口鼻而入。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胃亦近。乃表裏之分界。卽內經瘧論所謂橫連膜原者也。其熱淫不正之氣。本氣充滿者。或不受邪。適有內因。便乘外因。感之淺者。或俟有觸而發。若感之深者。中而卽病也。其始陽格於內。營衞運行之機。阻抑於表。遂覺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至陽氣困鬱而通。厥囘而中外皆熱。昏昧不爽。壯熱自汗。此時邪伏膜原。縱使有汗。熱不得解。必俟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精氣自內達表。表裏相通。振慄大汗。邪方外出。此名戰汗。脈靜身涼而愈也。若伏邪未盡。必復發熱。其熱有久有淺。因所感之輕重也。因元氣之盛衰也。要皆始先惡寒。旣而發熱。至於發出。方顯變證。其證或從外解。

或從內陷。外解則易。內陷則難。更有先後表裏不同。有先表後裏者。有先裏後表者。有但表而不復裏者。有但裏而不復表者。有表而裏再表者。有裏而表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多於裏者。有裏多於表者。此爲九傳。從外解者。或發煩。或戰汗自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腹中痛。燥結便秘。熱結旁流。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譫語舌黃。及黑胎芒刺等證。因證用治。脈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皆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不可用辛熱藥汗之。又不可下。宜用達原飲。以透膜原之邪爲當也。若見各經。加入引各經藥。不可執滯。感之輕者。舌胎亦薄。脈亦不甚數。如此者。必從汗解。如不能得汗。邪氣盤錯於膜原。表裏不相通達。未可強汗。衣被逼汗。湯火劫汗也。感之重者。舌上胎如粉漬。藥後反從內陷。舌根先黃。漸至中央。此邪漸入胃也。前方用大黃下之。若脈長洪而數。大汗多。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未表。白虎湯證也。如舌上純黃色。兼見裏證。此邪已入胃。乃承氣湯證也。有兩三日卽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厭厭聶聶。至五六日。陡然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卽不易傳。故曰邪與元氣。不兩立也。倘有他病久虧。適又感邪。能感而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去。淹留日久。

愈。沉愈伏。因誤進參、耆。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達原飲

檳榔二錢　草果五分　厚朴一錢　知母一錢

芍藥一錢　甘草五分　黃芩一錢

右七味。以水二鍾。煎八分溫服。

疫邪爲病。有從戰汗解者。有從自汗盜汗不解者。有無汗竟全歸胃者。有自汗淋漓。熱渴反甚。終得戰汗而解者。有胃氣壅抑。必從下而得戰汗解者。有汗解未盡越三四日前熱復發者。有發黃因下。而復熱發出斑者。有竟從發斑而愈者。有裏證急。雖有斑不愈者。此雖傳變不常。要亦爲常變也。又有局外之變者。男子適逢使內。邪熱乘虛陷於下焦。氣道不施。以致小便淋塞。少腹脹滿。至夜發熱。以導赤五苓散之類。分毫不效。與大承氣一服。小便如注而愈。女子經水適來適斷。失血崩帶。及心痛疝氣。痰火喘哮。凡此皆非常變。大抵邪行如水。惟窪處受之。此妙喻也。要之新疫而來舊病。但治其疫。他病自已也。

疫發一二日。舌上胎白如粉。早服達原飲一服。午後舌色變黃。隨見胸膈滿痛。大

渴煩躁。此伏邪之毒傳裏也。前方加大黃下之。煩熱稍減。傍晚復加躁煩。發熱通舌變黑刺生。鼻如烟煤。此邪毒最重。復合瘀胃。急投承氣湯。抵暮大下。至夜半熱退。次早胎刺如失。一日有此三變。數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故傳變亦速。用藥不得不緊。設用緩劑。必無救矣。每見瘟疫二三日卽死者。皆此類也。疫病初起。脈雖數。未至洪大。其邪尚在膜原。宜達原飲。若誤用白虎。既無破結之能。但求清熱。是猶揚湯止沸耳。其邪入胃者。非承氣不愈。誤用白虎。既無奪邪之能。徒伐胃氣。反抑邪毒。致脈不行。反變細小。倘認陽證陰脈。妄言不治。因見脈微。復不敢下。逡巡死耳。當此之際。惟急投承氣湯。庶可救也。疫發於半表半裏。一定之法也。至於傳變。出表入裏。表裏分傳。俱未可定。醫見有表有裏。乃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大謬也。嘗見大劑麻黃。一毫無汗。轉加煩熱者何耶。蓋發汗者。以邪氣在表。故用表藥。卽得宣其氣而使之出也。今邪在裏。裏氣結滯。陽氣不得卽達於表。卽四肢未免微厥。又安能氣勢蒸蒸而達乎外。譬之水注。閉其後竅。則前竅不得涓滴。與此欲汗之義相類。故必承氣解其裏。裏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汗而解者。其義可知也。設下後脈浮而微數。身微熱。神

思不爽。此邪熱浮於肌表。而裏已無滯也。再與白虎湯。則餘熱復得清散。外即蒸蒸汗解。仍此意也。若下後脈空而數。按之豁然如無。宜白虎加人參湯。覆杯即汗解。下後脈數而浮。原當汗解。遷延五六日。脈證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其反覆數下。致血液枯。正氣微故也。用白虎加人參湯。以涼解中外。鼓舞元氣。開泄腠理。即得汗而解也。裏證脈沉而數。當下之。下之當得汗解。脈改浮矣。今不得汗。二三日脈更沉者。膜原之邪。仍瘀到胃也。更宜下之。或脈浮即與白虎湯。裏證下後。熱退身涼。越幾日復熱者。非關飲食勞復。乃膜原之餘邪復聚。醫者不知。每歸咎於病者.誤也。仍下之爲當。但制劑宜輕耳。

應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被近火。此陽氣伏也。既下厥回。脈大而數。舌上生津。不思水飲。此裏邪去而鬱陽暴伸也。宜柴胡清燥湯。去栝樓根、知母。加葛根。隨其性而升泄之。

柴胡清燥湯

白芍藥　當歸　生地黃　陳皮

甘草　竹心　燈心　栝樓根

知母　柴胡

右九味。水煎溫服。

溫病下後。二三日舌上復生胎刺。邪未盡也。再下之。胎刺雖去。而煩熱未除。更下之。熱渴已減。日後更復熱復胎者。更下之。不以數計。總之有是證。則用是藥耳。醫者經歷未到。中道生疑。往往失治。但其中有間日一下者。有連下三四日者。有下二日間一日者。其後輕重緩急。有應用柴胡淸燥湯者。有用犀角地黃湯者。至投承氣。何日多與少與。亦皆治法。苟或不明。亦足誤事。然數下之證。亦僅見也。

疫病下後。脈證俱平。腹中有塊。按之則痛。自覺有所阻而微悶。或時升降之氣。往來不利。常作蛙聲。此邪氣已盡。其宿結尙未除也。此不可攻。攻之陡損元氣。須飲食漸進。胃氣漸復。津液潤下。常見病疫愈。啗粥半月。結塊方下。堅黑如石者。又有氣促之病。過月餘其塊方消者。此又無形之結也。不可不知。

瘟疫下後。脈證俱平。大便十數日不行。時時作嘔。此爲下膈之證。蓋下不能通。必反於上。宜調胃承氣湯熱服。宿垢頓下。嘔吐立止。愼不可補也。

凡疫邪貴乎早下。但見舌黃。心腹脹滿。便可選用承氣以驅其邪。乘人氣血未亂。

津液未枯。投劑不致掣肘。勿拘下不厭遲之說也。且疫證之下。與傷寒異。傷寒必俟結定而後攻。疫邪正欲驅熱以爲用。況疫氣多濕。豈能卽結。遷延不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如藕泥。臨死不結者多矣。

疫邪傳裏。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泄。經氣鬱滯。其傳爲癉。身目如金。宜茵陳蒿湯。若用茵陳五苓散不效。此皆胃家移熱。是以大黃爲專功也。

茵陳蒿湯

茵陳蒿二錢　山梔子一錢　大黃五錢　水薑三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三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疫邪在胸膈。滿悶喜嘔。腹不滿。欲吐不吐。欲飲不飲。此邪與痰飲結滯也。宜瓜蒂散吐之。

瓜蒂散

胡瓜蒂一錢　赤小豆一錢　生梔仁二錢

右水煎分二服。緩下。無瓜蒂用淡豆豉二錢。

疫氣留血分。裏氣壅閉。不下則斑不出。出則毒邪從外解矣。如下後斑漸出。更不

可下。設有下證。宜少與承氣緩服。倘大下則元氣不振。斑毒內陷則危。宜托裏舉斑湯。如下後斑毒隱伏。反見循衣撮空脈微者。本方加人參三錢。得補發出者不死。

舉斑湯

白芍藥一錢　當歸一錢　升麻五分　柴胡七分

白芷七分　穿山甲二錢　水薑一片

右七味。水煎溫服。

疫病日久失下。自利純臭水。晝夜十數行。口燥脣乾舌裂。此熱結旁流也。急下。以大承氣去其宿垢頓止。胃實失下。鬱而爲黃。熱更不減。搏血爲瘀。故經氣不爲熱鬱。不致發黃。熱邪不干血分。不致畜血。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隨泄減。故治黃茵陳蒿湯。治畜血桃仁承氣湯。去桂枝、甘草。加牡丹皮、當歸、芍藥。

桃仁承氣湯

桃仁十八粒碎　甘草二錢　大黃四錢酒浸　芒硝二錢

桂　枝二錢

右水煎熱服。

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若移熱於下焦血分。膀胱畜血也。夫畜血證在小便利不利也。故晝日稍減。夜發熱譫語者瘀血也。未行桃仁承氣下之。後用犀角地黃調之。

犀角地黃湯

地　黃一兩　赤芍藥二錢　犀　角二錢鎊　牡丹皮二錢

右四味。以水二鍾。煎八分。溫服無時。

凡失下。以致循衣摸床。撮空肉惕。目不了了。邪熱愈盛。元氣將脫者。勢不可竟下。又不得不下。不得已用陶氏黃龍湯下之。黃龍湯即大承氣湯加甘草人參當歸因不下必死。當於死中求生也。得下後用生脈散。加地黃、當歸、白芍藥、知母、陳皮、甘草。

疫病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實於胃。切勿絕其飲食。但少少與之耳。

凡大下後調理。清燥養營湯。

清燥養營湯

知　母　栝樓根　當　歸　白芍藥
生地黃　陳　皮　甘　草　燈　心

右八味。水煎溫服。

如表有餘熱。柴胡養營湯。即小柴胡去半夏人參加陳皮當歸芍藥厚朴生地黃大黃枳實生薑

如有痰飲。胸膈不清者。宜栝貝養營湯。

栝貝養營湯

栝樓根　貝　母　栝樓仁　蘇　子
橘　紅　白芍藥　當　歸　知　母
生　薑

右九味。水煎溫服。

舌胎邪在膜原故白。在胃則黃。胎老則沉香色。白者不可下。黃者下。黑者急下。下後胎不脫。舌刺舌裂。舌短舌硬舌卷。白沙胎。黑硬胎。皆當下。白胎滑澤。邪在膜原。倘別有下證。宜達原飲加大黃。若大汗脈洪大而渴。白虎湯未可下也。惟目赤咽乾。氣噴如火。小便黃赤。涓涓作痛。揚手擲足。脈沉數。下之無疑。有心下痛。腹脹滿。

頭痛。下之立止。初起未可下。如血液枯竭者爲虛燥。宜導。

統論傷寒與時疫異同。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惡風惡寒頭痛身痛。發熱而仍惡寒。脈浮緊無汗。爲傷寒。脈浮緩有汗。爲中風。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觸而發者。或飢飽勞役。或焦思怒鬱。皆能觸動其邪也。然不因有所觸而自發者居多。且傷寒投劑。一汗即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染。時疫能染。傷寒之邪。自毫竅入。時疫之邪。自口鼻入。傷寒感而即病。時疫感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可使立汗。時疫俟其內潰。自汗盜汗戰汗。傷寒不發斑。時疫能發斑。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邪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至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爲主。其所同者。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導邪而出。故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傷寒之邪。自外傳內。原無根蔕。惟其傳法。有進無退。故下之皆能病愈。時疫之發。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蔕固。時發與營衛交併。客邪由經之處。營衛未有不被其傷者。故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則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愈。乃時疫下後。多有不能即愈者何

邪。蓋疫邪多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邪傳留於肌肉。一半向裏。邪傳留於胃家。惟傳於胃。故裏氣結滯。裏結表氣因亦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得即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鬱肌肉者。方能盡達於表。或斑或汗。然後可以謀治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實不同也。

凡陽證似陰者。傷寒與瘟疫多有之。其陰證似陽者。正傷寒有之。溫疫必無此證。宜辨之。夫陽證似陰。外雖寒而內有熱。故小便必赤濇。若陰證似陽者。格陽之證也。上熱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爲據。萬不失一。

凡四損不可治。大勞大慾。大病久病後。氣血俱虛。陰陽並竭。正氣先虧。邪氣自陷也。

夫人疫發。見證或輕。雖有頭疼身熱自汗。而飲食不絕。力可徒步。又焉知其疫也。況脈又不浮不沉而數。病人無處追求。每每妄訴病情。醫家不辨是非。便引東垣勞倦傷脾。元氣下陷。乃執甘溫除熱之句。轉補瘥熱。至於不救矣。

疫痢相兼之證最危。夫疫者胃家事也。必從下解。利者大腸事也。大腸既病。失其傳送之職。故糞不行。下膿血。所以向來穀食。停積在胃。直須大腸邪氣將退。胃氣

通行。積糞從此而下。今既大腸失職。糞尙不行。又何能與胃戴毒而出耶。毒既不行最能傷敗胃氣。毒氣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耗氣搏血神氣既盡則死。凡遇疫痢兼證者。在痢尤爲吃緊。宜檳榔順氣湯。

檳榔順氣湯

大黃　厚朴　芍藥　檳榔

枳實　生薑

右六味。水煎溫服。

妊娠時疫。設用三承氣。須隨證施治。不可過慮。愼勿惑於參、耆安胎之說也。病家見用承氣。先自驚疑。更加左右有粗知醫者。從旁嘈雜。必致掣肘。遂令子。母不祥。若應下之證。反用補劑安胎。熱毒愈熾。胎愈不安。耗氣搏血。胞胎何賴。是以古人有懸鐘之喩。梁腐而鐘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氣逐其邪。火毒消散。炎熇頓爲淸涼。氣回而胎自固。當此證候。大黃反爲安胎聖藥。歷治歷當。母子俱安。若見腹痛腰疼。則必墮無疑矣。須預言之。

婦人病疫。與男子無異。惟經水適來適斷。及崩漏產後。與男子不同。經水適來。邪

不入胃。入於血海。胸膈無邪。勿以胃實攻之。但熱隨血下自愈。宜小柴胡加生地黃、牡丹皮、赤芍藥主之。如結胸狀者。血因邪結。刺期門。經水適斷。血室空虛。邪乘虛入爲難治。與適來者有虛實之分。宜柴胡養營湯。新產亡血。衝任空虛。與素病崩漏。經氣久虛者。亦用此湯若藥停不行。加生薑以和其性。中氣虛而不運。加人參以助其行。疫行之時。凡小兒兩目上弔。驚搐發痙。十指勾曲。角弓反張。勿認驚風治。宜同大人。但藥劑輕小耳。

應下之證。下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因結開氣通。鬱陽暴伸也。不久自息。如不息。仍是餘邪未盡也。下後自臥二三日。或四五日。汗不止。身微熱。此仍屬熱。其表有餘邪。邪盡汗止。不止者。小柴胡湯加廣皮。嘔加半夏。虛加人參。斟酌治之。不可用耆、朮之屬。如脈靜身涼。數日後反盜汗。宜用略補。虛實之分。在有熱無熱也。下後邪去嘔止。今反復嘔者。胃虛也。少進粥飲調之。

如人方食肉而病。停積在胃。用承氣連下。惟下流旁臭水。其病不退。必加人參一味。即數十日停積頓行也。應下失下。真氣微虛。及投承氣下咽。少頃額上汗出。髮根搔癢。手足厥冷。甚則戰慄。心煩坐臥不安。如狂之狀。此中氣已虧。不勝藥力。名

曰藥煩。凡遇此證。藥中多加生薑。均二三次服。以防嘔吐之患。病有勞復食復自復。勞者補之養之。食者輕則損穀。重則下奪。自復者。依前增減自愈。前用何藥。

感冒兼疫。先治感冒後治疫。瘧疫相兼。治疫而瘧自已。

瘟疫九傳。

但表不裏

疫之傳有九。然亦不出表裏之間而已。但表而不裏者。其證頭疼身痛發熱。而復凜凜。內無胸滿等證。穀食如常。此邪傳外。由肌表而出。或斑消。或汗解爲順。輕劑可愈。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或斑出不透而熱不退者。宜舉斑湯。有斑汗並行而並不透者。合用前湯。

但裏不表

但裏不表者。惟胸膈痞悶。欲吐不吐。吐而不快。宜瓜蒂散。若邪傳裏之中下者。心

腹脹滿。不吐不嘔。或燥結便閉。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大腸膠閉。並宜承氣輩。有裏而再發。或至於三。皆依前法。

表而再表

表而再表者。所發未盡。膜原尙有隱伏之邪。故三四日後。依前發熱。脈洪而數。及其解也。斑者仍斑。汗者仍汗而愈。至於三表者。亦稀有也。

表裏分傳

表裏分傳。始則邪氣伏於膜原。尙在半表半裏。二證俱現。必先通其裏。令裏邪去。自能達表。或斑或汗。隨其性而升泄之也。病退而熱未除者。膜原尙有未盡之邪也。宜三消飮調之。若分傳至再至三。未之頻見。照前同治。

再表再裏

有再表再裏。或再表裏分傳者。醫家不解。反責病人不善調養。以致反覆。病家不

解。每咎醫師疎於救治。彼此歸怨。胥失之矣。不知病勢之當然。其氣性如此。

先表後裏

先表而後裏者。始則但有表證。而無裏證。宜達原飲。有經證者。當依三陽加法。繼而脈大且數。自汗而渴。邪離膜原。未能出表。宜白虎湯辛涼解散。邪從汗解。脈靜身涼而愈。二三日後。或四五日後。依然發熱。宜達原飲至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穀食。煩渴等證。加大黃微利之。

先裏後表

先裏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裏證。下之便愈。後復發熱。反加頭疼身重脈浮者。宜白虎湯。服之不得汗者。津液枯竭也。加人參覆杯即解。若大汗大下後。表裏之證悉去。繼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脈沉細者。此汗出太過。陽氣不周。骨寒而痛。非表證也。此不必治。二三日內。陽回自愈。

表證偏勝

表證偏勝者。膜原伏邪發時。傳表之邪多。傳裏之邪少。何以知之。表證多而裏證少。當治其表。裏證兼之。

裏證偏勝

若裏證多而表證少。但治其裏。表證自愈。

邪之傷人也。始而傷氣。既而傷血傷肉傷筋。以至傷骨。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速。如行邪者。即正傷寒也。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病勢雖重。一汗可解。若歸胃府。一下而愈。如瘟疫之邪。先伏後行。伏於膜原。如鳥棲巢。如獸藏穴。營衛所不關。藥石所難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府。外淫於經。營衛受傷。諸證漸顯。然後得而治之。方其侵淫之際。邪毒尚在膜原。此時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離膜原。乃觀其變。或出表。或入裏。然後可導邪而出。邪盡方愈。初發之時。毒邪漸張。莫之能禦。不惟不能即瘳。而病證日惟加重。病家見證反增。即欲更醫。醫家不解。亦自驚詫。竟不知先時感受。邪盛則病重。邪微則病輕也。人云。瘟疫莫治頭。勞怯莫治尾。所以疫邪方張之際。勢不可遏。但使邪毒速離

膜原。便是治法也。全在後段工夫。識得表裏虛實。詳夫緩急輕重。投劑不致差謬。如是可以萬全。即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無隕命之理。若夫久病枯極。酒色耗竭。耆耄之年。皆是天真幾絕。又加疫證。自難支矣。

大頭瘟

大頭瘟者。此天行之厲氣也。其濕熱傷高巔之上。必多汗氣蒸。初憎寒壯熱體重。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不速治。十死八九。宜普濟消毒散。如大便硬。加酒蒸大黃一二錢。緩緩服。作丸噙化尤妙。若額上面部焮赤。面腫脈數者。屬陽明。本方加石膏。內實加大黃。若發於耳之上下前後。并額角旁紅腫者。此少陽也。本方加柴胡栝樓根。便實亦加大黃。若發於頭腦項下。并耳後赤腫者。此太陽也。荆防敗毒散。去人參。加芩、連。甚者砭鍼刺之。

普濟消毒散

黃連　黃芩酒炒　人參　黑參

甘草生　桔梗　連翹　牛蒡子炒研

升　麻　白　芷　馬　勃（各一錢）　殭　蠶（炒七分）

藍　根（如無以青黛代之）　柴　胡（各二錢）

右爲末。半用水煎去滓。食後徐服。半用蜜丸。噙化就臥。以令藥性上行也。

節菴於普濟消毒散中。去人參、升麻、白芷、黑參、馬勃、殭蠶、藍根。加川芎、羌活、防風、荆芥、射干、薑汁、竹瀝。名芩連消毒飲。

捻頸瘟

捻頸瘟者。喉痺失音。頸大腹脹。如蝦蟆者是也。宜荆防敗毒散。

荆防敗毒散

羌　活　獨　活　前　胡　柴　胡

人　參　甘　草（人中黃更妙）　枳　殼　桔　梗

茯　苓　川　芎　牛蒡子（炒研）　薄　荷

荆　芥　防　風

右諸藥各一錢。惟防風加五分。水煎緩服。加金汁一盃尤效。

瓜瓤瘟

瓜瓤瘟者。胸高脇起。嘔血如汁者是也。宜生犀飲。

生犀飲

犀角二錢　蒼朮泔水浸麻油炒一錢　川黃連一錢　黃土五錢

岕茶葉一大撮　金汁半盞

右五味。水煎去滓。入金汁攪和。日三夜二服。如大便結加大黃。渴加栝樓根。虛加人參鹽水炒。表熱去蒼朮、黃土。加桂枝、黃連。便膿血去蒼朮。倍黃土。加黃蘗。便滑以人中黃代金汁。

楊梅瘟

楊梅瘟者。遍身紫塊。忽然發出黴瘡者是也。清熱解毒湯。下人中黃丸。幷刺塊出血。

人中黃丸

大　黃（三兩酒浸）　人中黃（如無坑垢代之）　蒼　朮（去皮麻油炒）　桔　梗

滑　石（各二兩）　人　參　黃　連（酒洗）　防　風（各五錢）

香　附（薑汁拌勿炒一兩五錢）

右神麯爲丸。氣虛四君子湯送。血虛四物湯送。痰甚二陳湯送。熱甚童便送。通用清熱解毒湯送二三服。

清熱解毒湯

黃　連（酒洗）　黃　芩（酒洗）　白芍藥（酒洗）　生　地

人　參（各三錢）　石　膏（雞子大碎）　羌　活　知　母（各二錢）

甘　草（生一錢五分）　升　麻　葛　根（各一錢）　生　薑（二錢切）

右以水一斗。煑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疙瘩瘟

疙瘩瘟者。發塊如瘤。徧身流走。旦發夕死者是也。三棱鍼刺入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黃散。

人中黃散

辰　砂　雄　黃各一錢五分　人中黃一兩

右爲末。薄荷桔梗湯下二錢。日三夜二服。

絞腸瘟

絞腸瘟者。腸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探吐之。宜雙解散。

軟脚瘟

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腫難移者是也。卽濕溫。宜蒼朮白虎湯。不可輕下。小兒亦易傳染。人見驚搐發痓。誤作驚治。與大人多彷彿也。故凡盛夏濕溫之證。卽藏疫癘在內。一人受之則爲濕溫。一方傳徧。卽爲疫癘。所以疫癘之發。每每盛於春夏者。以其濕熱暑三氣交蒸故也。蓋春主厥陰肝木。秋主陽明燥金。冬主太陽寒水。各行其政。惟春分以後。至秋分以前。少陽相火。少陰君火。太陰濕土。三氣合行其事。天本熱也。益以日之暑。日本烈也。益以地之濕。三氣交動。時分時合。其

分也風動於中。勝濕解蒸。不覺其苦。其合也。天之熱氣下。地之濕氣上。人在氣交之中。無隙可避。故病之繁且苛者。莫如夏月爲最。以無形之熱。蒸動有形之濕。卽無病之人感之。未免爲患。況素有濕熱。或下元虛人。安得不患濕熱之證乎。是以濕熱之證。最忌發汗。發汗則濕熱混而爲一。中氣盡傷。多成死證。惟宜分解。先扶中氣。使中氣徐領其表其裏。上下分消。故多愈也。至若疫氣。則邪正混合。邪極勝。正極衰。轉眼立斃。苦寒傷胃。溫補助邪。如人中黃之類。方爲合法也。夫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區分。甚者三焦相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傷寒邪中外廓。一表卽散。疫邪行在中道。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鞕。故可攻下。疫邪布在中焦。散之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裏諸法。有何涉哉。

周禹載曰。按吳又可皆論尋常所有疫癘。喻嘉言止論天地不正之大疫。各極快暢。不可執一。要知瘟疫有傷氣傷血傷胃之殊。故見證不同。治亦稍異。若入藏者。則必不知人而死矣。大法以證爲則。毋以脈爲據也。

附醫案十則

成化二十一年。新野疫癘大作。死者無虛日。隣人樊滋夫婦。臥床數日矣。余自學來。聞其家人如殺羊聲。急往視之。見數人用綿被覆其婦。床下置火一盆。令出汗。其婦面赤聲啞幾絕。余叱曰。急放手。不然死矣。衆猶不從。乃強拽去被。其婦躍起倚壁坐。口不能言。問曰。飲涼水否。頷之。與水一碗。一飲而盡。始能言。又索水。仍與之。飲畢汗出如洗。明日愈。或問其故。曰。彼發熱數日。且不飲食。腸中枯涸矣。以火蒸之。速死而已。何得有汗。今因其熱極。投之以水。所謂水火既濟也。得無汗乎。觀以火然枯鼎。雖赤而氣不升。注之以水。則氣自來矣。遇此等證者。不可不知。

虞恆德治一婦。年二十九。三月間患瘟疫證。病三日。經水適來。發熱愈甚。至七八日病劇。胸中氣築作痛。莫能臥。衆醫技窮。入夜迎虞治。病者以綿花袋盛托背而坐於牀。令婢摩胸不息。六脈俱微數而無倫次。又若蝦遊狀。虞問曰。恐下早成結胸耳。主人曰未也。虞曰。三日而經水行。致中氣虛與下同。乃用黃龍湯、四

物湯、小陷胸湯。共爲一劑。加薑、棗煎服。主人曰。此藥何名。虞曰。三合湯也。一服諸證悉減。遂能臥。再服熱退病安。又因食粥太多。復病熱作內傷。治用補中益氣湯出入加減。調理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弱冠。房勞後。忽洒洒惡寒。自汗發熱。頭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強。嘔吐。眼胞青色。醫投補中益氣。午後譫語惡熱。小便長。初日脈皆細弱而數。次日脈則浮弦而數。醫以手按臍下痛。議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兩感。內傷重。外感輕耳。臍下痛者。腎水虧也。若用利藥。是殺之耳。古人云。疫有補有降有殺。茲宜合補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氣湯。除蒼朮、澤瀉、五味。加生地、黃芩、石膏。服十餘帖而安。

壺仙翁治文學張微伯。病風熱不解。時瘟疫大行。他醫診其脈。兩手俱伏。曰。此陽證見陰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翁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陰脈也。升之則死矣。卒用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癘。初覺憎寒壯熱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俗云大頭傷寒。諸藥雜治。莫能愈。漸至危篤。東垣曰。身半以

上。天之氣也。邪熱客於心肺之間。上攻頭面而爲腫耳。用普濟消毒散。如法服之。活者甚衆。時人皆曰天方。

羅謙甫治中書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時毒。至元戊辰春。因酒再發。頭面腫疼。耳前後腫尤甚。胸中煩悶。咽嗌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脛尤甚。由是以牀相接作坑。身半以上臥於牀。身半以下臥於坑。飲食減少。精神困倦而體弱。命羅治之。診得脈浮數。按之弦細。上熱下寒明矣。內經云。熱勝則腫。又曰。春氣者病在頭。難經云。蓄則腫熱。砭射之也。蓋取其易散故也。遂於腫上。約五十餘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狀。頃時腫痛消散。又於氣海中大艾炷灸百壯。乃助下焦陽虛。退其陰寒。次於三里二穴各灸三七壯。治足胻冷。亦引導熱氣下行故也。遂處一方。名既濟解毒湯。論曰。熱者寒之。然病有高下。治有遠近。無越其制度。以黃芩黃連。苦寒酒炒。瀉其上熱以爲君。桔梗、甘草辛甘溫上升。佐諸苦藥以始其熱。柴胡、升麻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發散上熱以爲臣。連翹苦辛平以散結消腫。當歸辛溫。利血止痛。酒煨大黃苦寒。引其上行至巔。驅熱而下以爲使。投劑之後。腫消痛減。大便利。再服減大黃。慎言語。節飲食。不旬日良愈。

秋官陳同野。元氣素弱。脈細微而伏。用參、朮、芎、歸、陳皮、柴胡、升麻、炙甘草以升舉陽氣。用牛蒡、玄參、連翹、桔梗以解熱毒。二劑腫頓消。而脈亦復矣。設以脈微細爲純陰。以腫爲純陽。藥之鮮有不誤者。

江篁南治給事中游讓溪。嘉靖壬子正月。忽感大頭風證。始自頸腫。時師以爲外感。而誤表之。繼以爲內傷。而誤補之。面發赤。三陽俱腫。頭項如裂。身多汗。寐則譫語。緜延三日。喘咳勢急。其親汪子際以竹茹橘皮湯。繼以川芎茶調散。合白虎湯。去人參。服一劑而減。次日用前方。去寒峻藥。至晚漸定。耳輪發水泡數箇。餘腫漸消。獨耳後及左頰久不散。又次日以當歸六黃湯爲主。加散毒之藥。延及二旬。頂巔有塊。如雞子大。突起未平。及面頰餘腫未消。有時頭痛。大便稀溏。時二月中旬。江至。診得左脈浮小而駛。右脈浮大近快。有勃勃之勢。江按脈證。當從火治。以生黃耆八分。白朮、薏苡各一錢半。茯苓、片芩各八分。生甘草三分。煎加童便服。次日脈稍平。然兩頰猶赤。早間或覺頭痛。蓋餘火未全殺也。黃耆加作一錢二分。薏苡加作二錢。頂塊漸消。以後加生耆二錢。更飲菉豆湯、童溲。五劑而愈。

靖康二年春。京師大疫。有異人書一方。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效。方用黑豆二合。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炙黃。水二盞。煎半。時時呷之。

崇禎壬午癸未。時疫盛行。道殣相藉。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者。多以活人。

疫病論

周禹載曰。疫之行於天地間久矣。而人之治之者。未之知也。治之而適奏其效者。亦未知之也。觀周禮方相氏所掌。儺以逐疫。則疫者氣爲之也。惟氣故爲害。從口鼻入。雖然。六淫之氣皆氣也。而風寒暑濕燥火之病。不聞有沿門闔境相染。觸發者何也。六淫之氣。日留於天地之間。偏勝則病。且人之病之者。每因於己之所不勝。以淫於所勝。而不獨天地之氣。足以害之也。若疫則古今來雖有是證。而天地間實無是氣。或因天之風雨不時。地之濕濁蒸動。又因胔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積尸之氣。隨天地之升降者。飄泊遠近。人在氣交中。無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於是更增一種病氣尸氣。流行其間。復相漸染。至久彌甚矣。故從來疫癘行於兵荒之後。居多。不但人之中氣先弱也。良由所積之穢氣特甚耳。乃數千年來。說鬼說

夢。賴嘉言先生。援經據古。特標蘊義。我北海林夫子。引伸觸類。指點治法。豈非功在萬世者乎。但嘉言自詡於平脈篇中已見一斑。謂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云云。以爲此卽是仲景論疫。予未之信也。天下穢惡之氣。至疫則爲毒極矣。人犯之者。三焦混淆內外無間。不分表裏。直行中道。然究竟古今恆變。未有定情而中上中下之說。仲景實論濕氣之脈如是。而後入腑入臟。游行經絡。便有種種危證。祇因三焦相混。內外不通等語。有似乎疫。而實無涉也。此嘉言善讀書處。能開發人之聰明。譬之茫無畔岸。借爲指南。則可。謂竟爲疫之脈證。則甚謬矣。然則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下非不病也。特甚於上耳。所稱疙瘩瘟者。內非不病也。特現於外耳。所稱蝦蟆瘟者。腹非不病也。特痺於喉耳。其他證顯多端。要以寒涼解毒則一。施治之法。先上先下。從內從外。可以因證起悟。予惟奉吳又可先生書爲主治。餘採集諸方。以相裨佐。俾後之學者。豁然心目云。

附北海林先生題喻嘉言疫論序

張鳳逵之著傷暑全書也。翻古人之成案。妙生心之化裁。可謂善於立言者矣。第

疫證引說不明。關係醫學非小。雖以東垣之淵通。丹溪之博洽。亦隨俗相沿。未有確解近喻嘉言先生。以通今博古之才。著開天闢地之論。掃叔和之穢。闡仲景之奧。不剿陳言。獨標新義。從來迷謬。渙然冰釋。至於治法。高出千古。直發前人所未發。誰謂今人不及古人之精乎。故附刊之用告業醫之士焉。蓋天地以生物爲心寒熱溫涼四氣遞運。萬古不易。人生其間。感觸寒暑而病者。皆其起居無時。飲食不節。氣虛體弱。自行犯之。非寒暑之過也。然亦不過千百中之一二耳。若以寒暑爲殺厲之氣。觸之卽病。則人無噍類久矣。豈天地生人自然之道哉。至非其時而有其氣。謂之不正之氣則可。謂之疫氣則非也。何也。不正之氣。人感之者。有病有不病。未可一概論也。若夫疫氣。則不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强弱虛實。沿門闔境。傳染相同。人無得免者。此唯大兵大荒之後有之。而饑饉之年尤甚。流離滿野。道殣相望。或趨鄉鎮。或集郡邑。或聚都城。安置失所。賑濟寡術。九重萬里。呼籲無門。三五爲羣。死無虛日。千百一塚。埋藏不深。掩蓋不厚。時至春和地氣轉動。浮土塌陷。白骨暴露。血水汪洋。死氣尸氣。濁氣穢氣。隨地氣上升。混入蒼天清淨之氣。而天地生物之氣。變爲殺厲之氣。無形無影。無聲無臭。從口從鼻而入。直犯臟腑。正

氣閉塞。邪氣充斥。頃刻云亡。莫可救藥。說文云。疫者。民皆病也。厲鬼爲災。斯名疫耳。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先王掩骼埋胔。正以是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誠恐胔骼穢惡之氣。隨天地之氣升降。混合爲一。有害人物。故掩埋之。此預補造化。大有功也。蓋以人在氣交之中。如魚在水。一毫渣滓混雜不得。設川澤潑灰。池塘入油。魚鮮有得生者。人受疫氣。何以異此。是以自古聖君賢相。參贊化育。燮理陰陽。消弭疫端於平日。捍患禦災。賫粥施藥。救濟疫害於臨時。人無橫夭。世躋雍熙。文人解爲澤及枯骨。失其旨矣。詎春月當澤及枯骨。而夏秋冬之枯骨。遂不當澤及哉。近有好事之輩。設立壇廠。每於小兒出痘之年。購求夭亡屍骸。雖經埋瘞。亦必刨出。堆集如山。架火燒焚。烈焰張熾。腥聞於天。神人掩鼻。毒氣薰蒸。惡味氤氳。流行傳染。以致嬰孩生出一等怪證。似痘非痘。似疹非疹。似斑非斑。一二日間。即涉危篤。雖有良醫。莫敢措手。共相詫諤。咸謂天生異災。不知致此之由。頻年以來。寃枉赤子。何啻數萬。離城二三十里。即無此證。豈非明驗與。嗟嗟。異端妖術。惑世誣民。昧者反以爲善。聚衆譁之。斂財助之。此倡彼和。奔走若狂。揆之先王掩骼埋胔之義。不大相乖舛耶。因序疫證而並及之。以望世之學醫者。加之意焉。漁陽林起龍

北海識於補拙齋。

附喻嘉言瘟疫論

喻昌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太和之氣。彌滿乾坤。安有所謂瘟疫哉。然而周禮儺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則瘟疫之由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爲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充塞其間。俾疫氣潛消。乃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已採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爲細繹。乃謂重感於寒。變爲瘟疫。又謂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謂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又謂從春分節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蓋以春夏秋爲寒疫。冬月爲瘟疫。所以又云三月

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後人奉此而廣其義。謂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熱邪在肺。冬感溫邪在腎。塤箎遞奏。舉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來。果寒折陽氣。乘其所勝。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無噍類久矣。更有謂疫邪無形象聲臭。定時定方可言。是以一歲之中。長幼莫不病此。至病傷寒者。百無一二。治法非疎裏則表不透。非戰汗則病不解。愈摹愈遠。究竟所指之疫。仍爲傷寒傷溫傷暑熱之正病。疎裏則下早可知。戰汗則失表可知。祇足自呈敗闕耳。夫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爲疫矣。以故雞瘟死雞。猪瘟死猪。牛馬瘟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際。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爲甚。蓋溫暑熱溼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況於連牀並榻。沿門闔境。共釀之氣。益以出戶尸蟲。載道腐墐。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上混蒼天清淨之氣。下敗水土物產之氣。人受之者。親上親下。病從其類。有必然之勢。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所稱蝦蟆瘟者。侯庳失

音頸筋脹大者是也。所稱瓜瓤瘟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所稱疙瘩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稱絞腸瘟者。腹鳴乾嘔。水瀉不通者是也。所稱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小兒痘瘡尤多。以上疫證。不明治法。咸委劫運。良可傷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是以墮落叔和坑塹。曾不若俗見摸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昌幸微窺仲景一斑。其平脈篇中云。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裏氣不守。故使邪中於陰也。陽中於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痠。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微虛。裏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怫鬱。藏氣相熏。口爛蝕齗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中爲濁。營衞不通。血凝不流。若胃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熱相搏。因熱作使。遊於經絡。出入藏府。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前通者。陽氣微厥。陰無所使。客氣內入。嚏而出之。聲嗢咽塞。寒厥相逐。爲熱所擁。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厥。脾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築湫痛。命將難全。凡二百六十九字。闡發奧理。全非

傷寒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門。變病之總。所謂赤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自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天。故陽中霧露之邪者。爲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於地。故陰中水土之邪者。爲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則其人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臍築湫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佈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爲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其釀變卽見中焦。俗稱瓜瓤瘟疙瘩瘟等證。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爲一。內外不通。藏氣熏蒸。上焦怫鬱。則口爛蝕齗。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藏府。則爲癰膿。營氣前通者。因名客邪。嚏出聲嗢咽塞。熱擁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營衛漸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爲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爲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爲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區分。

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故聲嗢咽塞。口爛蝕斷者。亦復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傷寒邪在外廓。故一表卽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堅。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裏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憒憒。試折衷以聖言。從前謬迷。不渙然冰釋哉。治法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爲上也。邪旣入。則以逐穢爲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營衞旣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或問春夏秋蒸氣成疫。豈冬溫獨非疫耶。余曰。冬月過溫。腎氣不藏。感而成病。正與不藏精之春溫無異。計此時有春無冬。三氣卽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風驟發。則蒸氣化爲烏有矣。是以西北土高地燥。卽春夏氣難上升。何況冬月之凝沍。東南土地卑濕。爲霧露之區。蛇龍之窟。其溫熱之氣。得風以播之。尚有可耐。設旦暮無風。水中之魚。衣中之蝨。且爲飛揚。況於人乎。蒸氣中原雜諸穢。益以病氣死氣。無分老少。觸之卽同一病狀矣。此時朔風了不可得。故其氣轉積轉暴。雖有薰風。但能送熱。不能解涼。盛世所謂解慍阜財者。在兵荒反有注邪佈穢之事矣。叔和以夏應大熱而反

大寒爲疫。詎知大寒。正疫氣消弭之候乎。故疫邪熾甚。惟有北方。始能消受。詩惡譖人。思欲投畀有北。以熄其燄。析義精矣。

疫病方一十六道

達原飲　柴胡清燥湯　茵陳蒿湯
瓜蔕散　舉斑湯　桃仁承氣湯
犀角地黃湯　清燥養營湯　栝貝養營湯
檳榔順氣湯　普濟消毒散　荊防敗毒散
生犀飲　人中黃丸　清熱解毒湯
人中黃散方俱見前

附集方一十六道

既濟解毒湯

黃　芩酒炒一錢　黃　連酒炒一錢　桔　梗一錢　甘　草生五分

柴　胡五分　升　麻七分　連　翹一錢　當　歸酒洗一錢

大　黃酒煨一錢

右以水二盞。煎一盞。徐徐溫服。

黃連解毒湯　黃連阿膠湯二方俱見前

黃連瀉心湯

黃　連　生地黃　知　母各一錢五分　甘　草生五分

右以水一盞半。煎八分溫服。

黃連龍骨湯　治腹痛咽痛。體熱煩苦。

黃　連　黃　芩　芍　藥各八分　龍　骨五分為末

右以水一盞半。煎八分溫服。

黃連犀角湯　治狐惑。

犀　角三錢磨汁　黃　連二錢　烏　梅四箇　木　香三錢磨汁

右以水一盞半。入黃連、烏梅。煎八分。入犀角汁木香汁和勻服。

黑膏　治疫毒發斑嘔逆。

生地黃二兩六錢　淡豆豉二兩六錢

右二味。以猪膏六兩合煎。令三分減一。絞去滓。取濃汁如膏。入明雄黃豆大麝香少許。和勻分三服。

犀角消毒湯

牛蒡子炒　防風各二錢　荊芥一錢　甘草八分

犀角磨汁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煎。入犀角汁服。

漏蘆湯　治藏府積熱。發爲腫毒時疫疙瘩。頭面洪腫。咽嗌堵塞。水藥不下。一切危惡疫癘。

漏蘆　升麻　大黃　黃芩各一兩

藍葉　黑參各二兩

右六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半。煎至六分。去滓溫服。腫熱甚加芒硝二錢半。及生甘草、牛蒡子、連翹更神。

消毒丸

大　黃　　　牡　蠣燒　　　殭　蠶各一兩炒

右爲末。蜜丸彈子大。新汲水化下一丸無時。

雄黃丸

雄　黃一兩研　　　赤小豆炒熟　　　丹　參　　　鬼箭羽各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五丸。雖同床共屋。亦不相染。

運氣五瘟丹

黃　芩　　　黃　柏　　　黃　連　　　山梔子

香　附　　　紫　蘇　　　甘草梢　　　大　黃

右七味生用。於冬至日爲末。將大黃三倍。煎湯去滓。搗藥丸如雞子大。硃砂、雄黃爲衣。再貼金箔一丸。取泉水七碗。浸化可服七人。此藥乙庚年黃芩爲君。丁壬年山梔子爲君。丙辛年黃柏爲君。戊癸年黃連爲君。甲巳年甘草梢爲君。爲君者多一倍也。餘四味與香附、紫蘇爲臣者減半。　每年熱病。改爲小丸。救人甚妙。

大青丸

薄荷　山梔子　黄芩　黄連各三錢
連翹六錢　甘草三錢　大黄　白龍骨粉各八分
右爲末。用青蒿自然汁爲丸。菉豆大。雄黄爲衣。每服十丸。白湯送下。

二黄丸　治大頭時疫。
黄連酒炒　黄芩酒炒　生甘草各等分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八分。稍溫徐徐呷之。

救急解毒丸
甘草　桔梗各二兩　荊芥　防風
連翹　酒黄芩　酒大黄　薄荷
酒黄連　升麻各一兩　殭蠶　蒲黄
青黛　盆消　射干各五錢
右十五味。共爲極細末。羅淨。以烏梅湯調柿霜和丸。如圓眼大。噙化。煎湯亦可。

神授香蘇散　治瘟疫。昔有城中大疫。一白髮老人教富人合此藥施病者。皆愈。疫鬼相顧曰。此老教三人矣。遂遁。

紫蘇　香附各二兩醋製　陳皮去白一兩　甘草五錢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七分溫服。

凡遇天行時氣。恐其傳染。須遲出早入。腹中常飽。身佩靈符。時焚椒、蘭、芷、朮清烈之香。鼻孔塗雄黃最良。老君神明散。東坡聖散子等方。皆一派辛熱燥烈有毒之藥。全無扶正驅邪逐穢解毒之品。不知醫書。何以列之疫條。必係後人僞託。學者愼勿徇名妄用。害人非淺。虞天民辨之最詳。不可不攷。

溫熱暑疫全書終

〔清〕周杓元 著

温證指歸

中國醫學大成

溫證指歸提要

清、江寧周杓元撰。杓元別號澹然子。張長沙爲治傷寒之祖。對於溫症略載數條。至劉河間傷寒直格出。而溫症始有所宗。明、吳又可創邪在膜原說。方中行傷寒條辨。清、喻嘉言尙論篇。頗多發明溫病之理。究非溫症專書。至戴麟郊復廣其論。分汗吐下等法爲六門。條分縷晰。開後人無數法門。是書本此意旨。附以受病之原。及諸家所論。似溫非溫等法。彙爲一編。分爲四卷。卷一、首論溫證。正名窮源。及氣運方隅高下。人質強弱。及溫熱傷寒不同。不可混治異點。治溫毒當與痘毒同參。治溫以保元爲要。溫病有表證無表邪論。治瘟當明互兼十夾。驗舌望色切脈。治瘟當分老幼。不可棄其老爲不治。溫證失治致變。不咎誤而咎藥辨。治瘟不急去邪。膠執養陰貽誤論。治溫誤投辛溫香燥。重竭真陰論。溫病下不厭早。有首尾宜下辨。治溫首重涼下終或溫補。及不宜妄下過下論。卷二、愼始。發熱惡寒不熱。寒熱往來似瘧。及證候現狀。分條詳辨。幷急發證、緩發證、溫邪壞證紀略。婦人小兒各溫證。卷三、集諸方一百十五道。附方十八道。卷四、溫證溫驗醫案一十六症。

首詳溫證之原。次辨溫證之治。次列藥方。以定療治之標準。末列醫案。以徵治驗之成績。皆能反覆推詳。於治溫之道。纖悉無遺。

自序

軒岐以來。無溫疫之書。張長沙爲千古傷寒之祖。而溫症略載數條而已。至河間書出。而溫症始有所宗。宋以來。溫症局方槪宗河間雙解法。明喻嘉言從傷寒諸論。發長沙未發之旨。然尙論篇究非溫症專書。吳又可始著溫疫論。創邪在募原之說。洵乎元燈獨得矣。我朝諸名家。各執一見。以補偏救弊。究不外河間三焦立論。益以吳氏諸成法而已。吾鄉戴麟郊先生。復廣其論。分汗吐等法爲六門。及諸雜症。條分縷晰。開後人無數法門。茲祖其意。略附以溫疫所受之原。及諸名家所論。與夫似溫症而實非溫症等法。彙爲一册。非敢云指南之鑒。然其中一二心得之處。未必不可補前人所未逮。而爲靑囊家之一助也。靜居氏自序於藥書草堂。

溫證指歸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四

溫證指歸

清 江寧 周杓元澹然子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一

引錄孫真人論溫一則

孫真人曰易稱天地變化。各正性命。然則變化之迹無方。性命之功難測。故有炎涼寒燠。風雨晦暝。水旱妖災。蟲蝗怪異。四時八節。種種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運行各別。終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謂歲功畢矣。天地尚且如此。在人安能無事。故人生天地之間。命有遭際。時有否泰。吉凶悔吝。苦樂安危。喜怒愛憎。存亡憂畏。關心之慮。日有千條。謀身之道。時生萬計。乃度一日。是故天無一歲不寒暑。人無一日不憂喜。故有天行溫疫病者。卽天地變化之一氣也。斯蓋造化必然之理。不得無之。故聖人雖有補天之極。參天之德。而不能廢之。雖不能廢之。而能以道御之。

其次有賢人。善於攝生。能知撙節。與時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命曰知方。知方則病無所侵矣。然此病也。俗人謂之橫病。多不解治。皆曰日滿自差。以此致枉者。天下大半。凡始覺不佳。即須救療。迄至於病愈。湯食競進。折其毒勢。自然而差。必不可令病氣自在。恣意攻人。拱手待命。斯爲幸矣。

溫證正名論

內經曰。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故病必先名正。而後言順。如傷寒溫病。名實懸殊。漢張仲景專究傷寒。其書以傷寒立名。詳列六經諸證。然後治法井然不亂。所謂名正言順也。至溫證特附見其名。而未詳論其治。以其書本爲傷寒設。非爲溫證設也。後人不察。遂以溫病爲傷寒。因以傷寒之法治溫病。其誤久矣。惟劉河間治溫。獨出手眼。爲功甚鉅。惜仍附入傷寒門中。未正其名。崑山王安道先生。受業於朱彥修。著溯洄集二十一篇。始言溫病不得混稱傷寒。發明溫病脈右盛於左。由怫熱在內。雖間見表證。而裏證爲多。法當治裏熱爲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於是溫病之名始正。厥後喻氏嘉言。著溫病語錄。言溫病熱自內出。

經氣先虛。雖汗之多不解。反復申明不可汗之禁。以爲發汗死者。醫殺之也。張氏璐玉。因之論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並申明伏邪自內達外。最忌辛溫發散。於是溫病之旨漸暢。惜喻氏議論太繁。未免蕪而寡當。而張氏仍雜入傷寒條例。亦覺擇焉未精。至若吳又可論邪伏膜原。創達原三消等法。吾鄉戴麟郊先生。復廣其說。增入色脈兼夾諸條。立法甚精。但二書惟主膜原溫從溼化之義。僅能治溼溫之病。不能治三焦溫熱之邪。近時楊君栗山寒溫條辨一書。薈萃前言。折衷理要。辨明溫病與傷寒異受。治法各殊。立論以清邪中上焦濁邪中下焦。及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諸說。爲溫病發受之原。遵內經熱淫之旨參河間通聖之義。變爲增損雙解諸方。其說似創實因。其法似奇實正。溫病一證。乃得名正而治詳矣。迄今遇溫病用其法。十全八九。或疑膏黃硝石過涼。易於冰伏。不知吳方本爲火化之病而立。非可概治他病也。如紀曉嵐先生筆記云。乾隆癸丑春夏間。京師多疫。以張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吳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驗。有桐城一醫。以重劑石膏。治馮鴻臚星實之姬。見者駭異。然呼吸將絕。應手輒痊。踵其法者。活人無算。有一劑石膏用至八兩。一人服至四斤者。雖劉守真之原病式。

張子和之儒門事親。專用寒涼。亦未敢至是。可知病隨氣發。治隨病更。經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醫者能推其運氣。正其病名。施其治療。無不獲效。茲特述其大略。因名之曰溫證正名云。

溫證匯海論

百川共匯於海。海也者。匯百川於一源也。如溫證自靈素以下。歷代名賢。各有著述。惜乎皆混入傷寒中。求其類聚於一源者。多不概見。於是遍集諸書。以求歸宿。粵稽內經。熱病刺熱等論。井井有條。至爲詳備。此溫證之發源也。秦越人著八十一難經。云傷寒有五。溫病附於其中。仲景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所以提綱列目。正見溫病之治。不同於傷寒。而後人轉因此混寒溫爲一門。考史記倉公治熱病。用火齊湯。火齊湯者。三黃湯也。是溫病宜涼不宜溫。主裏不主表。前乎仲景。已有成法矣。後賢如東垣專理內傷。丹溪力矯局方溫補之非。子和發明瀉南補北之義。皆有功醫學。而於溫證未有定論。河間涼膈、雙解諸方。識超千古。惜仍附入傷寒。未特成一書。以垂世立教。迨王安道先生泝洄集。始辨

明寒溫。燦若列眉。後此喻嘉言。尚論篇云。溫暑溼熱之氣。交互結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況於聯牀並榻。沿門合境種種惡穢。人受之者。親上親下。各從其類。所謂大頭、捻頸、瓜瓤、楊梅諸溫。名狀不一。又論東南地氣卑溼。溫邪易受。其溫病語錄一書。論之尤詳。吳又可獨抒心得。發明溫厲之氣。自口鼻入膜原。特製達原、三消諸方。袪穢逐邪。麟郊戴氏因而廣之。其法更備。長洲張氏璐玉。著有醫通纘緒二論。言溫病慎勿誤認傷寒。而與表藥發汗。不惟不解其熱。轉變危殆。治法當從雙解、涼膈諸方。兩解表裏。以上各家。雖流別稍殊。而淵源則一。譬之江淮河濟。各擅波瀾。栗山楊君。因是溯流窮源。而成條辨一書。闡明邪伏三焦之義。推河間雙解爲增損雙解、清化、神解諸方。以溫邪皆穢濁之氣。用殭蠶、蟬退清化之品以升之。芒硝、大黃。猛勇之劑以蕩之。其於治溫一法。可謂集諸說之大成。而包羅萬有。總會衆流者也。歷考方書。惟張氏景岳偏於溫補。治溫稍異諸家。就其中論證立方。非無可取。他若柯韻伯溫暑指歸。辨明冬不藏精。及三氣合病之理。葉天士溫熱論。詳著通陽救陰。及辨舌驗齒之法。以及松峰說疫。溫疫論類編。廣入方言。俱有微旨。擬之支流曲澗。皆可資灌溉之功。

而求其汪洋浩瀚。確乎爲衆派之歸宿。吾於粟山一書。有觀海之歎焉。狃於傷寒舊習者。倘亦如河泊之旋其面目否乎。

溫證窮源論

客有問於予曰。溫證有源乎。予曰有。厲氣者。溫證之源也。夫厲氣自口鼻入中人三焦。內通臟腑。傳變不一。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疵厲旱潦之毒氣。非四時不正之常氣可比。如內經冬不藏精。春必病溫。仲景太陽篇不惡寒之溫病。以及風溫濕溫。猶是四時不正之常氣也。惟厲氣則不然。中人則人病。中畜則畜傷。且此隅病而彼隅安。可知氣至則病。氣不至則安。試觀天之寒暑。地之草木。應候而生。應候而更。槪可見矣。平脈篇云。清邪中上焦。濁邪中下焦。以此悟之。邪中三焦。又可徵矣。此溫證感受之源也。蓋溫厲之氣。多行於歲火太過之年。流行一方。民病相似。邪之中人。潛伏三焦。無聲無臭。鬱極而發。發時爲病不一。考評熱病論。問有溫病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參之今之治溫者。往往強發其汗。而邪不解。其義顯然矣。且邪伏三焦。其病作之狀。有

可得而言者。腎通心臟之陽。又爲胃之關門。胃爲交會之地。兩陽合明。病從其象。故上焦受邪。則胸悶壯熱。背脹氣急。中焦受邪。則嘔吐脇痛。口渴胃痛。下焦受邪。則二便或有或無。或腹痛便血。三焦俱受。則頭痛如破。腰痛如折。一身不動。往往昏憒。反似虛寒。有脈或沉伏如絲。而病現壯熱煩渴者。有舌或白滑。而口乾咽燥者。有便利而解膿血者。外雖似寒。內實大熱。所謂亢極似陰。若不細心研究。誤投溫補。禍不旋踵。詳此治法。粟山楊君。先得我心。寒溫條辨書出。首列升降一方。以一方化至十餘方。輕則清之。重則瀉之。與吳氏達原變而爲三消等方之義同。但達原者。因歲土太陰之政。邪發膜原。故立辛溫苦寒之法。此濕土之正治也。與三焦有名無形不同。考中藏經云。三焦者。人之三元氣也。號曰中清之府。總領五藏六府。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閉則皆閉。可見溫邪困伏。爲病不一。且是經爲手少陽。與命門相火爲表裏。故焦字從火。義可思矣。少陽又爲半表半裏之境。邪伏於此。則出表入裏。任其所爲。治法自當表裏兼治。雙解法所爲獨得其旨也。假令伏邪初萌。外爲寒濕所困。時俗治法。往往投以辛溫發散。一汗而表解。解後溫邪繼發。而仍守表裏常格。每見變生倉卒。若以

治溫之法治之。無不隨手而愈。更有虛寒。兼夾溫症。得雙解病勢甫平。虛寒隨見。或以溫補之法偶爾成功。遂大謗雙解之非。此不明兼夾之故。豈足以言經權也哉。

羊毛痧辨

按羊毛痧之說。倡於張陽和。辨於沈萍如。陽和以其法治病。多所全活。余及瘍醫濮韞亘皆身受其益。余踵其法以愈詩人何南園。南園酬我以詩。載在詩集。萍如引證治準繩說鈴談往。及御纂醫宗金鑑三則。逐條辨釋。並斥陽和指災異爲常病。余請爲平心論之。

夫明於理者。不可惑以神怪。準繩婦人散毛之說。本屬不經。說鈴談往。乃文人紀載。未必深悉醫理。且云有紅點在背。既未明言爲痧。亦未確指爲疔。云包羊毛一縷。則與陽和所治。擦出羊毛甚衆者不符。云無得活者。則與陽和救治多人不合。是此條與羊毛痧全無干涉。推御纂醫宗金鑑。載有羊毛疔形症治法。井井有條。且言後心有紅點。隱隱如痧形。則疔與痧相通。固已明著其端矣。萍如乃謂。吳太

醫未嘗經見此證。因準繩載有前條。不敢遺又不敢信。不知金鑑一書。乃我皇上仁育萬物之心。一時秉筆。皆老師宿學。所載證治。確而有徵。豈他書不足取信者比耶。莾如引經文毛蟲屬木。及肝膽屬木其氣臊之說。以爲羊毛疔證。乃少陽經病。木邪侮金。發於肺部膻中背俞之分。獨不思疹亦肺病乎。木邪侮金可以爲疔。獨不可以爲疹乎。

若謂從前方書。未見其名。遂棄而不信。則讀漢以前之書。將謂世無痘證可乎。至其詳列歲氣。謂前此丁亥癸未。未聞有此證。則尤所謂刻舟求劍。視古今成一印板天地。而造化爲無權矣。若羊毛之名。原不必泥。禮云羊曰柔毛。或取毛之細弱。有類於羊而名。易大壯以羊象陽。羊爲兌象。或如莾如所言。少陽經病。以羊象少陽。或如莾如所言。木邪侮金。以羊象兌金。於義皆有可通。復何訾議耶。若云蕎麥麵久搓。能落毛髮。則毛之一搓即出。及必待針挑而後見。且毛間五色長短不一者。又何說耶。

總之陽和立法。原有活人之功。莾如著書。亦爲濟人而設。乃陽和既未能自暢其說。而莾如又徒逞一己之私見。而不酌事理之平。其書中罨醬生毛之喻。及少陽

爲樞。樞闢而毛化。樞滯而人死之論。亦多可取。獨其據說鈐指爲災異。則是理不足。而以危語相恐嚇。非君子立言之道也。夫醫者意也。當參活法。毋狃成心。況金鑑明載有羊毛疔。以疔例疹。正可舉一反三。何災異之有。如晰微補化之羊毛沙辰。金鏡錄集解之羊毛沙證。種種皆可印證。豈可盡指爲災異耶。

余淺見寡聞。未能博考方書。惟準以情理。參以見聞。覺疔疹皆屬溫邪。重則爲疔。輕則爲疹。結則爲疔。散則爲疹。治疹者但治其溫邪。而毛自化。與金鑑治疔之法相彷。間或加以挑擦。亦祖內經瀉熱之義。於人亦何所損。夫醫乃仁術。生命所關。惟望二三同志。毋狃於有此說而借此居奇。尤毋狃於無此說而直廢成法。使可治之病。橫罹夭枉。虛心辨證。按證立方。務求切實功效。而不徒爲嘵嘵口舌之爭。則於張沈二君之心。兩無所負。並能推廣金鑑仁育萬物之功於無窮矣。詎不足增醫林之光。而爲蒼生之福哉。

又按痧疹二字。遍檢字學。有疹無痧。想痧字乃近世之方言也。考疹者。瘾疹也。皮外小起。又痱病也。與今所見之疹。如雲頭。如疙瘩。如粟起。如痱瘖。頗與字學相符。皮

多屬風熱。鬱於手太陰肺。足太陰脾。困於裏。故腹痛。散於表。故搔癢。雖曰微恙。調治不當。多成痼疾。甚者閉悶卽危。可不愼與。

又考痧之形證。每逢盛行之際。比戶皆然。患者身發壯熱。咳嗽頻頻。現形如霞如錦。有輕有重。輕者三日漸沒。重者七日尙不能遽退。閉者一二日卽斃。斃後渾身青紫。有邪化不盡。多延歲月。或羸疲潮熱。或肌膚甲錯。或咳吐膿血。或牙齦破爛。種種不一。竟無一起。良可悲夫。昔賢論屬胎毒。發自六腑。於理未確。予則謂天行.疫氣使然。今人肖形命名。痧字與疹字義原可通。況古人原有痧卽是疹。疹卽是痧之說。內經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明指熱邪鬱於肺胃。膻中胸膺背俞之分。以此悟彼。羊毛溫疹。可以類推矣。

治溫證當明氣運方隅高下人質強弱論

嘗考歷代名賢。絕無一人專言溫病之源。祇內經溫病刺五十九穴以瀉熱一語而已。未有湯藥治療也。不知天地之大運。偏陰偏陽。數十年必一更轉。如南北高下之不同。水土剛柔之各異。人質因之而強弱。或逢大運君火。則河間之涼膈、通

聖。是其時也。運轉寒水。則醫貫全書、錦囊之辛熱溫補。中其病也。或濕土之運。吳氏之達原、三消。相火之運。栗山之升降、雙解。皆在所必需。至於風木燥金。可以類推矣。要之數君生不同時。居不同方。其書原俟後人對證採擇。乃知劉氏乃大運君火之時。大運有君火。則必有寒水。此時大運偏陽。適時又必偏陰。惟是推之以運。徵之以病。驗之以藥。則知氣運有偏勝。而用藥亦必有經權。苟執前人印定之書。心胸爲其所滯。而不通變。則與痴人說夢。有何異焉。

又五運六氣。週甲而更。隨運而轉。偏陰偏陽。孰寒孰熱。自有定理。而後人隨證之治。所著之書。寒熱不同。補瀉各異。前賢歷歷可稽。猶有未經發明之處。如大運六十年一更。小運十二歲一轉。靜揆其理。大運六十一更。乃定數也。小運十二一轉。乃變數也。定數可稽。變數難察。猶易卦之爻理難窮。惟業醫者心領神會耳。如厥陰風木之運。則承上太陽寒水之運而來。考之於經。明之大運已轉風木。而所現之證。所施之法。仍屬寒水。厥後漸漸不應。而以風木之法治之。又如影響何也。運雖按甲而更。而上運之餘氣。不能遽已。譬如大水之後。巨浪雖平。細流未息。直待本運轉正。則天下之人。咸知其爲某運也。是時英賢隨運著作。書帙甫成。尚未廣

行。孰料運又暗更。人猶未覺。據其書。用其法。施治罔効。當運之賢。又識前非。不知運氣循環週而復始。踰數十年。逢其運。用其書。施治而無不應。明乎此。非書之偏也。乃運之更也。大運如此。更有小運轉遷。客氣加臨。非神而明之。爲能洞悉。業醫者更當心領神會耳。

發明溫熱傷寒不同斷斷不可混治

傷寒溫熱二證。同受天地之氣爲病。咸云厲殺。自古至今。人相習而不察。據其外證。惡寒發熱。頭痛身熱。無不以傷寒爲名。皆混於象而不察其證。執其常而不觀其變。概名之曰傷寒。孰知歧出多端。豈可一律論哉。且傷寒爲病。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次之三陰。七日傳遍。不再傳矣。在表一汗而解。在裏一下而解。在胸一吐而解。確有定期定證可據。若溫熱則變化無常。感受不覺。莫可尋思。其發也不循經次。乘釁而作。親上親下。各從其類。感之輕者。即體虛之人。照常疫治之。亦隨手而愈。受之重者。即強壯之輩。一病無不頭痛寒熱。身體酸疼。有似傷寒。而誤以治傷寒之法治之。強發其汗。而汗反無。轉增神昏胸悶。胎刺舌黑。譫妄呃逆

等危。致津液枯竭。真陰内敗。無生機也。其尤重者。一病卽神識不清。舌黑鼻煤。肢冷脈伏。有似虛寒。醫者見此。每每投以薑、附、參、桂。無不立斃。要之辨證貴精。雖外現寒象。内兼一二熱象可疑之處。卽當細心詳究。如咽乾口苦。舌赤心煩。氣噴如火。坐臥不寧。二便短少等證。自當以裏熱爲真。外寒爲假。經所謂亢極似陰。施治必須寒凉。故辛溫之品。皆爲戈戟。經又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寒爲陰邪。治陰邪以陽勝。麻桂、薑附等湯是也。溫屬陽邪。治陽邪以陰勝。三黃、石膏、雙解、凉膈等方是也。二證寒熱不同。汗下各異。斷斷不可混治。大抵傷寒汗解在前。溫證汗解在後。傷寒下不厭遲。溫證下不厭早。此曷故也。傷寒之邪。中人肌表。可一汗而解。溫毒之邪。中人内臟。不但汗不能解。卽屢下尚不能敵其凶厲之鋒。正如酷暑炎威。爍石流金。非大雨滂沱。商飈頓起。不能變火境爲清凉。化剛強爲柔順。夫然後天露降。土膏潤。萎草蘇。人身亦然。揆之以理。天運爲之。近年以來。冬無層冰積雪之寒。反多溫暖之天。患傷寒者少。病溫熱者多。況東南之地。陽氣常洩。偶有風寒。多屬感冒。非西北地高風冽。多病傷寒可比。間有不然。五運交換。寒暑更易。有相火之運。則必有寒水之年。斯時南北氣運。又不可同日語也。苟明氣運更遷之理。而

爲治病之大綱。其於傷寒溫熱。判若黑白。了無餘蘊矣。

治溫毒當與治痘毒同參

痘毒者。父毋情慾之火也。溫毒者。天地疵厲之火也。同一火也。爲病各殊。痘感未形之先。發於既形之後。必待天行疫氣。擊而後發。如石中之火。不擊則不出也。是疫爲擊火之器。火爲發痘之原。古人謂痘爲溫疫之一端。誠哉此言。治痘法以升散攻利。保元化毒。導邪外出爲先。尙有一定之規模。不似溫毒有質皆傷。如棗得霧卽枯。蟹得霧卽死。人中之無論老幼強弱。一觸卽病。至其失治。較痘之焦頭破額。爛胃腐腸。實同一轍。更有甚者。毒閉不出。如痘之折腰發斑。溫之膚紫衄血。形異情同。考之內經。諸痛瘡瘍。皆屬心火之旨。爲火言。非專爲痘言。余以靜理參之。上古人情淳樸。飲食淡泊。卽有七情六淫之火。爲害亦小。不似今人腥膻適其口。炙烙充其腹。醪醇灌其腸。嗜慾勞其精。起居失其時。一遇天行溫毒。邪未中人。而人以預損之軀。早已招邪外入。與內蘊之火。兩相搏激。其致病與痘相同。痘得天真之體。尙稱完全。溫欺殘傷之身。誠難施治。予一得之見。請證高明。

治溫當以保元爲要

人身元氣。猶大廈之棟樑。四壁結構。層簷飛甍。無不附此而出。一遇溫邪。如火沿焚。即當撲滅。庶幾樑不腐而廈不傾。觀婦人懷姙患溫。去其邪而胎蔭如故。大可覺悟。請以藜藿之夫少壯之輩論之。年華方盛。氣血方剛。一受溫邪。即當先行逐邪。俾邪去正安。不必保元。而保元之意。已寓其中矣。嘗見世人拘泥者多。融會者少。一見患者。溫邪萌作。神疲體倦。色晦無神。多疑正不勝邪。不審人之強弱。概以扶正化邪。育陰化熱爲主。視爲平穩。每每因循失治。變生倉卒。殊不知溫毒酷厲。敝人清神。真實假虛。最易滋惑。急去其邪。即是保元。惟有真虛者爲難。一受溫邪。如懦人招事。不敢聲張。當審明何臟虛損。照四損不可正治條參看。先固其虛。後治其邪。斯爲合法。經所謂毋實實毋虛虛。即此意也。然而實者。如梁棟大廈。尚可撐持。虛者比朽木頹垣。無所倚恃。斯時烈燄焚空。爲問救樑是務。救火是務乎。意欲保元。而病邪不去。將欲去邪。而正氣先傷。醫者處此。每有無所適從之嘆焉。然未嘗無法也。曲直方圓。皆歸繩墨。善戰善守。出自將才。古人謂用藥如用兵。一補

一攻。一補三攻。非無成法。於邪盛之際而攻之。攻邪不傷元氣。於邪衰之候而補之。補正無妨病邪。斯爲攻補兩得其宜。不犯虛虛實實之弊。卽所謂保元之要說也。然虛實之當辨。豈獨爲溫病一證設耶。

吳又可爲治溫證千古一人

溫熱一證。自軒岐以下。千百年來。絕無一人專言此病者。前已申明。茲復何贅。意猶未盡。請再詳之。夫靈素一書。聖經也。一言而包萬有。傷寒一書。聖文也。一海而匯百川。聖經既已發明傷寒溫病兩途。長沙醫聖。自必有文以闡經旨。斷不能詳於傷寒。而略於溫證也。想因兵火之後。傷寒一書。尚出自散亡之餘。溫證之文。遺失殆盡。無自追尋歟。迨至吳又可。能闢千古之案。獨開生面。自創自因。發明邪伏膜原。及論證剴切詳明。治法井井。俾後世業醫者。得以問津。謂非千古一人耶。厥後戴氏廣其論說。活人之功。豈止億萬。雖其立義。僅詳濕溫一門。栗山楊氏。因其緒論。推明氣運。闡河間之奧義。而治溫之法益詳。然原其作始。創立專書。標明宗旨。吳氏之功。誠不可泯云。

溫病有表證無表邪論

溫屬厲氣。自口鼻吸入。流佈三焦。越人云。上焦在胃上口。主納而不出。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下焦在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細繹經文。三焦雖有名無狀之腑。而實總統於胃。胃者五臟六腑之海。主裏不主表。溫邪自裏達表。故治溫諸家。有下不厭早之說。蓋在經謂之表邪。在胃謂之裏邪。溫病有裏邪。無表邪。與傷寒表邪傳裏。方爲裏邪者不同。故當專治裏邪。或問溫病既無表邪。焉有表證。如太陽之發熱頭項痛。陽明之目痛鼻乾。眉稜骨痛。少陽之脇痛耳聾。寒熱口苦。傷寒有之。溫病亦有之。何謂也。予曰不然。傷寒之表證。皆表邪顯呈於外也。故有表邪。因有表證。溫病之表證。即裏邪浮越於外也。故有表證。實無表邪。又可吳氏所謂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即現某經之證者此也。試以格物之理言之。燃薪於一室。煙必迷漫於當空。人望其烟而指爲烟。不知烟之有其本也。內經云有在其標。而求之於本。使治其標。而忘其本。不幾誤哉。嘗見今之治溫病者。一見發熱頭痛。遂誤認表邪。桂枝、麻黃。習爲常例。不但雙解涼膈。不敢遽投。即神解芳香。亦不敢遽

用。皆緣辨證不明。故致貽誤。夫三焦總統於胃。胃氣能敷布十二經。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溫邪本屬氣耳。浮越於經。而現表證則有之。謂表邪則斷斷無也。問者曰。唯唯。既而又曰。溫病亦有無表證者乎。亦有兼表邪者乎。予曰有。無表證者。溫邪內伏。如窮凶巨寇。埋伏之兵。更爲酷厲。非嚴肅之師。不能克濟。至於溫邪萌作。而爲表邪所困。自當兼治其表。如九味羌活湯、荆防敗毒散、梔豉湯之類。先解表邪。再治溫病。方爲合法。此溫病兼表邪則有之。若謂溫病有表邪。有表證。則誤矣。於是問者曰。予今而後始知治溫病者。不可誤認表邪。而強發其汗也。

治溫證當明五兼十夾

溫病兼夾。不可不辨。素無其證。與溫邪合病謂之兼。素有其證。與溫邪併病謂之夾。是溫病爲本。兼夾爲標。若辨之不明。未有不以標爲本。甚至治其標而忘其本者。閱古方書。惟麟郊戴氏有五兼十夾之說。其意甚善。惜乎略而不詳。如五兼詳於風寒。略於燥火。十夾詳於本證。略於陰陽。茲於未備者補之。煩冗者刪之。使後之治溫病者。凡遇兼夾之證。胸有成竹。不致歧路亡羊。寧不爲溫病中增一法門

耶。卽以六淫論之。暑必兼濕。故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夏傷於濕。秋必病痢。其所以爲瘧爲痢者。夏之暑與濕相兼爲患也。至於夾證。尤爲明顯。如內傷飲食。外感風寒之類。相併而爲患也。若不細爲考核。徒講兼夾。不究溫病。誤矣。卽究溫病。而不知兼夾。更誤矣。嘗見溫病有兼夾之證。輕者必先治表。後專治溫。重者表裏兩急。自當雙解。若膠執解表在前。無不貽誤。誠可悼嘆。果能明乎溫病之兼夾。治溫病不遺兼夾。治兼夾無妨溫病。或先治兼夾。或耑治溫病。或治兼夾而溫病漸輕。或治溫病而兼夾自除。庶幾溫病兼夾兩相發明。而於治溫病也。瞭若指掌矣。

舌胎論

舌胎之說。肇自長沙。然所論者。只白胎一種。其餘概未之及。後人金鏡錄、觀舌心法、傷寒舌鑑諸書。立說甚詳。皆傷寒舌胎之梗概也。若溫病熱邪。自裏達表。舌胎尤不可忽。蓋傷寒一證。自表入裏。六經傳變。一病舌無不白。可一汗而解。其不解者。寒鬱化熱。舌胎必由白而黃。由黃而黑。邪已傳腑。自當攻下。有一定之規。若溫病則不然。三焦受邪。不循經絡。傳變不一。且少陽爲三陽之樞。出表入裏。任邪所

爲。卽有發熱頭痛之表證。實無在經之表邪。書所謂有表證無表邪。誠至言也。旣無在表之邪。是以有一病卽黃卽黑之舌胎。自發有急攻急下之湯藥。以救燃眉。若泥傷寒之說。必候邪入胃腑。胎轉黃者。方可攻下。恐病溫者。腸胃腐爛。早赴九泉矣。至於白胎一種。更宜細察。其胎雖白燥而無津。此白砂胎中必夾濕。至死不黃。或白而潤。舌本必赤。或有紅點。如古所謂蟲碎舌法當清解。不宜溫燥。若誤認外感。而投辛溫之劑。害不旋踵。其他諸舌。種種不一。而溫邪進退之機。大都不出乎此。今特爲詳辨。願同志者。早具燃犀之目。俾胸有把握。亦如舟師之有舵。庶幾操縱在我。所往無不利也。

又如陶節菴傷寒六書。三十六舌。可謂至詳至備矣。但傷寒之舌。表邪傳裏。寒化爲熱。方現出黃胎。不似溫病邪自裏達表。一病卽現黃胎。以此爲準。萬不失一。至愈下而舌胎愈黑愈燥者。屬陰虛。潤者屬陽微。皆死候也。更有舌赤無胎。如太陽初出之狀。閃灼不定。胃中陰陽皆絕。萬無生理。以上陰虛陽微二證。欲百中救一。陰虛者。麥味地黃湯合養陰法。陽虛者。朮附合理陰法。補其未逮也。

望色論

望色重於切脈。內經云。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又云。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蓋脈動於內。其理甚微。色現於外。其象至顯。且有諸內。必形諸外。可一望而知之。如肝熱左頰先赤。肺熱右頰先赤。脾熱鼻赤。腎熱頤赤。心熱額赤之類。觀於某部之赤。卽可以識某臟之熱矣。推而論之。青則爲寒。黃則爲濕。黑者多實。白者多虛。溫病屬熱。無不面赤。甚者如大醉後。如暑天遠遊。面多绷脹紅赤。大抵溫病初起。天庭必晦。溫病將愈。鼻準先光。垢暗不堪者。病邪必重。鬆緩微潤者。病勢漸輕。吳又可謂望之可憎。如油膩。如烟熏。爲溫病之色。誠至言也。予靜參至理。溫病者厲氣也。神者氣之餘。色者神之標。亢厲之氣。內受而爲病。外現而爲色。理固然也。臟腑精華。畢陳於面。人能望面部之色。以知臟腑之病。而不能望臟腑之色。以決生死之機。彼洞見臟腑。一望而決生死者。大都觀其外而知其內。使今之人。理色脈而通神明。以爲治病把握。胸有成竹。奏效可以十全。若徒講病情。不知望色。茫然以溫病爲傷寒。將使病者含寃於地下矣。昔晉景公有疾。醫緩視之曰。二豎入膏肓。不可爲也。醫緩洞見臟腑。寧非合色脈而參詳耶。從古有諸內必形諸外。觀其外。可知其內。能於色脈而參詳之。斯不獨爲治溫病之大綱。卽以爲治他病之

大綱也可。

切脈論

切脈一道。古人置之四診之末何也。蓋脈之理易於蒙混。難於顯明。如診浮脈。有力爲風熱。無力爲血虛。一虛一實。千里毫釐。必得望其色。聞其聲。問其情。而後參之以脈。方得病之真諦。卽以浮脈論之。有力爲風熱。外必有聲重咳嗽。洒洒惡寒之證。無力爲血虛。內必有煩熱身痛。蒸蒸自汗之證。若溫證之脈。溯洄集始略示其概。而尤有難辨者。初起時邪伏血分。脈多沉伏。有似微弱。予初診此疾。投以辛溫發散。每多不效。後細參吳戴之論。又得寒溫條辨之書。見其申明氣運之更張。闡發溫疫之源流。變辛散爲清解。變溫燥爲凉下。尊內經熱淫之旨。倣河間攻下之法。予胸次爲之頓開。可見醫學無窮。難以拘執。遂細心研究。守用其法。無不獲效。始知初病微弱之脈。乃伏脈也。非沉脈也。及惡寒作厤。乃陽氣內閉。非表寒也。投以溫劑。所以不效者此也。迨至伏邪漸潰。由裏達表。病勢更張。脈象變態。或數或洪。或長或大。斯時失治。致真陰受傷。則脈反細數。甚者肢逆脈微。陰竭於內。熱

灼於中。外則目瞪口張。脣焦舌黑。神昏不語。內則臟腑焦腐。縱有良工。莫可如何。今特序其大略如此。非謂脈之不足憑。正謂診脈者之宜先審證。而知所通變也。

治溫當分老幼不可棄其老爲不治

三春旱草。得雨滋榮。殘臘枯枝。雖灌弗澤。此言少易治而老難治。試爲罕譬而喻。然亦有不盡確者。如三春旱草。得雨滋榮之句。乃少壯之輩。失治之候。熱邪燔灼。煎熬津液。能以大劑苦寒之藥治之。卽可汗出而愈。信如三春旱草。一雨而欣欣向榮。惟以殘臘枯枝。擬老人之氣血既衰。雖灌溉不能稍同其潤。則僅可以論本證。而在溫證。則或有不然。假使稟先天之厚。處和順之境。得後天之養。雖古稀耄耋。感受溫邪。乘其初萌。一鼓潰之。真陰真元。俱不受傷。何敗之有。卽有勞碌衰頽之輩。豈忍棄而不救。古人置有黃龍湯等法。原可破格治療。至幸與不幸。天也命也。非醫之過也。

溫證失治致變不咎誤而咎藥辯

溫病一證。原屬火邪。認明證候。急早清解。無不護效。此治溫熱之法。非杜撰也。奈何世人拘執不化。多致因循誤事。反咎清解之非。動云尖表冰伏。誠可慨也。究其由揆其情。蓋有四焉。一曰病家。二曰醫家。三曰旁人。四曰病者。病家何以致誤。嘗見稍通文墨之人。自命知醫。平居案頭。置本草醫方數則。逕日翻閱。見大黃稱為將軍。石膏名曰白虎。惴惴然者。非一日矣。及遇溫證。卽勢處凶暴。畏雙解如蛇蠍。堅執不服。甚至舌黑神昏。無可如何之際。強服不應。以致危殆。不曰自誤。而曰藥誤。此病家之通弊也。醫家何以致誤。如溫病極盛。服下藥一二劑。凶勢略平。邪仍猖獗。自當再行攻逐。病家疑怯。另延他醫。或驚曰重劑傷元。或駭曰涼藥冰伏。不審病情。先存雌黃之見。說前藥之非。急易前藥。或養陰。或和解。以為穩當。殊不知溫毒燎原。勢屬燃眉。卽急攻急逐。尚未能滅其烈燄。而反行和解。致病者陰枯津竭而死。不曰後藥之非。而曰前藥之誤。此同道中之積習也。又如旁人。或親或朋。略明藥性。見醫方藥。強為辯說。動曰如此藥斷不可服。或曰寒涼太過。服之必敗。此時病家處驚疑之際。心本無定。又聞親朋如此之言。以為旁觀者清。遂致停藥。因而致敗。敗後親朋仍不知己之誤。而猶歸咎於前藥。誠可痛恨也。更有病者。素

處膏粱。性多執拗。不肯服藥。或父母姑息。藥不盡劑。或暗換湯液。陽奉陰違。在醫前云。藥已服完。病未見減。反責不力。如此種種。醫者抱屈。何處伸耶。

治溫證不急去邪膠執養陰貽誤論

溫病熱毒之邪。熏灼臟腑。爲害最烈。急早凉下。乘其賊勢萌動。羽翼未成。使賊不能猖獗。一鼓而先滅凶首。不但賊勢易潰。而城郭倉廩。亦無受傷之處。豈不萬全。奈人不能見真守定。視膏、黃、芩、連如蛇蠍。守養陰化邪爲良方。殊不知溫邪如火。人身如釜。津液如油。煎熬臟腑。勢不焦枯不已。若不急抽其薪。徒事揚湯止沸。實與養癰無異。更有扶正祛邪。似屬穩當。然此爲正氣虛者立言。非爲邪氣實者立法。如果體質素弱。陰陽久虧。或病後。或亡血後。自當救虛爲急。養陰扶元之法。在所必需。豈可一例論哉。譬如空城遇寇。必先措置糧餉。充實倉廒。然後開門拒敵。自無不利。若溫病初起。邪氣方盛。急行攻逐。使邪不傷陰傷元。而養陰扶元之意。即在其中。倘遽投滋補。是猶遺敵兵而資盜糧。害莫大焉。余歷此證十有餘年。得心應手之處。指不勝屈。故不憚反復詳述。誠以生命爲至重也。

治溫證誤投辛溫香燥重竭真陰論

病有正治。有反佐。正治者。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反佐者。治寒病以涼藥爲嚮導。治熱病以溫藥爲先鋒。若溫病則正治可。反佐不可。誤治更不可。蓋溫病本屬陽邪。治陽邪以陰勝。則真陰不傷。舍正治之法。無二策也。若泥於古法。或任意反佐。真陰受傷。終歸必敗。更有甚者。辛溫迭投。香燥頻進。或日事羌防。袪風發表。或連投蒼、樸。燥溼溫中。其尤甚者。薑、附、香、蔻。種種溫燥。不止一端。是何異火上加油。豈不益助其燄哉。吾見舌乾起刺者有之。舌赤如絳者有之。脈象細數。皮膚甲錯。筋抽直視者又有之。噫、真陰已竭。病者死矣。問何以致此。曰非溫燥藥之過。乃治溫病者誤投之過也。夫辛溫香燥。施於寒溼之證。原屬神丹。用爲溫病之方。何殊戈戟。此亦如膏、黃、苓、連。不宜於治寒。而宜於治熱。使治溫病者。省心自悟。無誤治之愆。庶幾赫赫炎威。頓變清涼福地。豈不快哉。

溫證下不厭早有首尾宜下辯

考內經治溫病。刺五十九穴以瀉熱。明乎溫病以當瀉熱爲急。後人因之。而立下奪之法。本卽內經之意而變通之。蓋溫熱內蘊。津液受傷。雖在初起之時。卽宜攻下。萬勿泥傷寒先表後裏之說。昔賢謂溫病下不厭早。誠至言也。下之者。使邪卽出。無停留之意。故溫病服攻利之後。必有水沫隨大解澼澼而出。邪輕者色黃。甚者色赤。劇者色黑。此卽無形之熱邪下瀉。原不拘於結糞之有無。若必待痞滿實痛。而始行攻逐。不亦晚乎。其尤要者。虛人實邪。於攻邪之中。必視其何臟之虛。照應虛處。爲喫緊要着。如邪勝於虛者。先去其邪。繼補其虛。正虛於邪者。先固其虛。後攻其邪。或先攻後補。或先補後攻。或一攻一補。惟醫者圓通變化。明體達用。存乎其人。非筆所能罄也。至溫病之邪。伏而後發。不似風寒外感。可一汗而已。是以溫病投涼下之劑。多有病勢猖獗。昧者詫爲錯治。每每更醫換藥致誤。不知伏邪。猶之伏匿之火。揚之則燄起。非大下疊下。焉能勝此燎原之勢。常有石膏用至數觔。大黃用至數兩。首尾不徹。始獲全功者。大抵溫邪傳變不一。非一下卽能淨盡。古人原有如剝蕉心之喻。其邪勢輕者。一二劑卽愈。重者非疊下不效。若畏藥峻猛。怯不透下。欲不至腐腸爛胃者幾希矣。醫者惟見真守定。方無妄治之虞。孫真

人曰。膽欲大而心欲細。其斯之謂與。

治溫邪首重凉下終或溫補及不宜妄下過下論

溫邪一證。屢經汗下。邪雖漸解。而真陽真陰自無不傷。或其人素本陽虛淫盛。或調養不善。以致返復。而證現面青寒熱食少便溏舌胎白滑脈來無力、雖有熱象。不得仍以前邪正治。自當辨明陰陽虛處爲喫緊關要。如陽虛輕者、香蔻六君補中益氣。甚者參附、理中。兼陰虛者。理陰爲主。純陰虛者。六味爲主。餘邪不盡少加和邪之品。方可救末路之危。至下之不當。謂之妄下。下之無節。謂之過下。妄下由於辨證之不明。過下由於權衡之失度。若辨證明晰。如溫病兼表不宜妄下。妄下則有引邪入裏之戒。胸結痞滿之危。甚有夾淫夾痰陰陽素虧。腸胃素弱。以及老人虛人病後亡血後諸證。自不當遽然攻下。吾又見權衡失度者。診治溫病。惟守下法。無分虛實。莫辨陰陽。愈下而舌胎愈黑。甚至乾紅無津。仍然肆行硝黃。置養陰之法爲無用。或疊下而熱更增。仍投雙解。視和邪之方爲無濟。病緩藥急。變七病三。病去元羸。舍扶元之功而不講。且胎退熱輕。病去而下藥不徹。陽虛陰敗病

後而補劑不施。賊去城空。終歸罔濟。過下之失。又如此也。甚矣溫病不宜妄下。不宜過下。稍一不慎。而當下不下者。轉得因以借口。可勿戒與。然而妄下過下之害。實同一轍。惟臨證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溫證指歸

卷二

清　江寧　周杓元澹然子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慎始

溫邪慎始。最爲要着。常見伏邪輕而發之緩者。尚可遷延時日。若伏邪重而發之速者。一病舌卽乾紅。或紫或黑。人事異常。身體散漫。不能站立。頗似虛象。誤認爲虛。投以溫補。往往一二日卽斃。可不慎歟。甚有不熱反冷。心腹絞痛。酷似中寒。認明舌胎。一見紅紫裂紋。或口渴引飲。不論脈之浮沉。放手施治。無不迎刃而解。倘病家醫者。疑似畏怯。必致輕變重。重變死矣。更有始治不善。邪化不淨。延致潮熱乾枯者有之。肺傷咳嗽者有之。肌膚甲錯。骨立而死者有之。此時縱有良工。莫可如何。初起輕者。神解、芳香、升降選用。重者非大劑雙解不可。或黃連解毒。合升降

散亦可。夾表者敗毒散。合升降爲妙。

溫疫之邪。本天地穢惡之氣。古人所以飲屠蘇。採蘭草。取芳香之氣。重滌穢也。如神解、芳香、升降、太極等方。皆逐穢之劑。故首列之。以冠羣方。與古人之意。有深契焉。

發熱惡寒

溫病發熱。是陽邪外達之機。溫病惡寒。乃陽氣內閉之象。故與諸證發熱惡寒不同。諸證發熱惡寒。諸書俱已辨明。茲不復贅。惟溫病發熱。必蒸蒸然。由裏達表。摸之在肌肉之分。夜盛於晝。或寒或熱。或冷或麻。不欲近衣。參之脈象。或沉或伏。或浮。或大或數。甚至至數模糊。面色晦暗。神識不清。舌色黃赤。咽喉乾痛。劇者一身悉痛。兩脇、胸腹痛甚。以此數證辨之。溫病之發熱惡寒。自不能混於他證矣。初起宜清化湯、神解散。如舌胎已黃。大便祕結者。加酒炒大黃下之。或合升降散、太極丸。兼表者。荊防敗毒散。兼寒者。九味羌活湯之類選用。如人素本陰虛。感受溫邪。不能外達。先有泉竭之危。腰必痛甚。與大劑六味合生脈。先救水源。再治溫邪。如

人素本陽虛。恆多自汗。怯風惡寒。感受溫邪。自當暫以維陽透邪之劑。玉屏風散。用生耆合神解清化。或芳香飲。或人參敗毒散。皆可選用。此二證。當參四損四不足條參看。溫病後寒熱。又當參虛實治之。如餘邪未淨。仍當逐邪。熱方能退。無邪方可清補養陰。更有溼鬱發熱。愈投涼解而熱勢愈甚。煩躁不寧。或有汗。或無汗。口乾不飲。再視舌胎。或黑而潤。或中黑邊白。或灰黑不乾。小便清利。脈雖長大。必兼耎濡之形。此溼鬱之熱。有似溫熱也。總以舌潤不渴爲辨。藥當以參附、朮附。維陽化溼爲主。熱始能退。若再投寒涼必殆。此溫證時行。偶有之證。不可不筆之於此。以俟臨證採酌。更有陰陽雙虧。有汗發熱。面赤心煩。躁擾不寧。脈大無力。又當以十全大補湯爲專治。一概寒涼。皆非所宜。

不熱

溫熱之邪。自口鼻吸入三焦。三焦乃手少陽所屬。少陽爲樞。出表則熱。伏裏則不熱。其理顯然。徵之內證。舌必乾紅。咽或痛。口或乾。心中嘈雜作煩。夜臥不寧。二便或有或無。時或惡寒作痲。脈必沉數。悉屬困鬱之象。鬱極必熱。熱則變證不一。審

明脈證。輕以敗毒清化。神解芳香。擇其對證主之。重以升降、雙解。緩緩間攻。亦有始終不熱而愈者。亦有因揭宣而病勢加重者。乃邪因宣而外達。自當疊進雙解。務以邪淨為止。萬不可半途而廢。凡視此證。必須先向病家說明病情。使彼疑釋。方可放手醫治。若徒執仁心。恐遭謗議。

寒熱往來似瘧

寒熱往來。在傷寒為少陽現證。溫病有此。亦屬半表半裏之邪。與惡寒發熱不同。亦與瘧不同。蓋瘧發有時。確有定期定證可據。惡寒發熱。是一時兼至。故與寒熱往來。熱已方寒。寒已方熱不同。但溫證中多有似瘧者。或先寒後熱。或單熱不寒。參看舌白如粉者。達原飲加柴胡。胎黃舌赤。脈數口乾便赤者。增損大柴胡湯下之。但寒熱往來在初起時。是邪鬱少陽。少陽為樞。傳裏則重。始則四肢作痲。寒熱往來。繼則熱多寒少。再則但熱不寒。是溫病入裏為重。治法於初起時。寒熱往來。宜用芳香、神解。加柴胡、薄荷。熱甚加大黃。如熱壯煩渴。增損大柴胡。加花粉為妙。若邪潰後。用小柴胡湯。或參胡三白散加減調治。如正氣已虛。寒熱往來。又當以

補中益氣。柴芍六君。兼陰虛者。補陰益氣參用。

頭痛 附巔頂痛 頭目脹

溫病頭痛。乃熱邪上干清陽。故頭痛面必赤。神必煩。舌必紅。脈必數。識明證候。急與清化、升降二方。使清氣升。濁氣降。頭痛自止。如熱甚口渴。則白虎湯、玉女煎最妙。羌、防、芎、芷。皆非所宜。如兼風寒。面必收束。色必慘暗。舌必白滑。外必惡寒。自當先行散表。審明痛在巔頂屬太陽。痛在滿頭及眉稜骨者屬陽明。痛在兩角屬少陽。兼暑者必在夏月。皆照加引經藥可也。惟溫病頭痛。渾渾不自知其所苦。所以溫邪最易昏人神識也。更有素本真陰真陽皆虧。一遇溫病。正不勝邪。陽虛頭痛。必現面青肢逆惡寒。喜見燈火光。旋又畏之。緣有伏邪故耳。治法從權。暫投參茸膏。貧者黨參、桂枝借用亦可。陰虛頭痛。面必浮紅。舌必乾紫。口或渴不飲。惡見燈火光。宜六味地黃。先救腎液。再治溫邪可也。

溫邪頭目脹。乃熱邪上蒸。初起輕者。清化、菊花、天麻。重則涼膈。加荆、防、天麻之類。或神解、太極下之。如陽明有熱。目脹加石膏。舌黃宿食也。用保和丸、二陳湯。或查、

麥、神麯、萊菔、厚樸皆可選用。如屢經攻下。頭目䀮者。又屬陰虛。宜六味地黃湯治之。

頭重頭眩

內經曰。因於溼者首如裹。此乃溼熱上蒸之故。是以頭重。溫病亦有之。兼溼者脈必濡滑。溫熱者脈必長大而浮。宜用升陽苦降之藥。如清化湯。加羌、升、防、芷、龍膽、大黃之類。至頭眩、在溫病悉屬熱邪伏鬱中焦。干犯上焦清陽之位。是以眩然如暈。脈必寸大於關。宜用升降散、清化湯。加菊花、天麻。至有兼風兼痰兼虛。吳戴二氏辨之甚詳。茲不再贅。惟腎氣素虛之人。一遇溫熱大耗真陰。陰不下吸。陽無所依。上爲眩暈又當照腎不納氣條治。非大劑潛鎮之品不可。如六味地黃加磁石、黑鉛。如真陽虛極。少加參、附亦可。此脈重按必空散。或不及尺。以此爲辨。

身體痛 附身重

溫病身體痛。與傷寒有別。寒邪乃嚴肅之氣。氣主收斂。中人肌表。故身體多如縛

束而痛。溫病乃亢厲之氣。氣主散漫。中人三焦。浮越諸經。營衞怫鬱。身體多如損傷脹悶而痛。參看面色。或垢或赤。脈或伏或弦數。舌胎或白或黃。舌本必赤。且多紅點。明辨色脈。外證雖現發熱惡寒頭眩諸表證。自不得誤認表邪。而用表藥發汗。初起宜照寒溫條辨例。用神解、芳香、升降、雙解諸方。隨其輕重斟酌。至於陽虛者。身體亦痛。外必有惡寒作痳。自汗神倦別之。黃耆、建中合透邪藥可暫用。陰虛者。身體亦痛。乃營血不通。以夜熱脈細辨之。溼勝者。身體必重。頭如裹。身如石。脈必濡耎。逢陰雨更甚辨之。此溫病之外。雜證身體痛者。又不可不詳辨也。

項背痛痠

項背全屬太陽。初起痠痛。乃邪越太陽也。神解、清化爲主。如兼寒邪。九味、羌活爲主。或兼狂躁。熱壅其經也。石膏、黃芩爲主。屢經汗下。熱退而項背痛痠者。血燥而筋不榮也。六味四物爲主。

腰痛腰痠

腰者腎之府也。因病致痠痛。其中虛實不可不辨。所謂實者邪也。虛者本也。如太陽經感寒。腰必痠痛。感溼。腰必重痛。如坐水中。氣滯。痛必流走。此雜證之腰痛腰痠也。若溫病則不然。熱邪深伏。出表則浮越太陽。困裏則直逼少陰。設腎不虛。賊邪因何直入。古人所謂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良有以也。此溫邪最劇之候。十難全半。若不先救真陰。邪何由化。當與大劑生脈、六味。加化邪之品。預救真陰。以全生命。若不預爲籌畫。肆行攻伐。則邪正俱亡。肢冷脈微。舌黑胎刺。直視遺尿等證。勢所必至。如感邪極重。腰痛如折。大火燎原。必須急下救陰。或於下法中佐壯水之品。或朝服六味。暮投雙解。務於臨證酌行。非筆所能罄也。至於病後腰痛。虛不待言。又當以六味地黃加參茸爲主。餘可類推。

腿膝脛足痛痠

溫邪初起。腿膝脛足痛痠者。邪在太陽經也。羌、獨、艽、防、牛膝、防己爲主。足痛有因脚氣痼疾者。於治溫邪藥中。加檳榔、木通、靈仙、艽、防。以上四證兼見。再加頭痛身痠。又當汗下。雙解爲主。如未經汗下。則以九味羌活、加牛膝、木通、豆豉、艽、靈之類。

如已經汗下。表邪已解。則當察邪氣之有無。正氣之虛實。專治下部。免致殘廢爲要。如餘邪不淨。則淸化方中加苡仁、牛膝、木瓜。筋攣則秦艽、木瓜。筋緩則蒼朮、防己。紅腫則赤芍丹皮之類。若無餘邪。尺脈虛小腎陰不足。又當以六味、牛膝、知柏。滋益陰精爲主。惟足軟或腫或痛。站立不起者。乃軟脚溫也。蒼朮白虎湯合神解散方爲合法。

肩臂痛痠 附腕痛

肩臂痛痠。手太陽經脈受邪。溫邪初起。神解加引經藥。汗下後。肩臂痛甚。經隧阻滯。脈弦有力。證多熱渴者。神解加秦艽、銀花藤、之類。血脈空虛。脈濡無力者。證多痿困。四物、六味爲主。至腕痛乃風溼末疾。初起解表。病後和血。與肩臂痛同治。

周身骨節痠痛

周身骨節痠痛。在他證是寒邪凝結。表散爲是。溫證有此。是邪伏極深。不易透化。非雙解不可。

拘攣瘈瘲痙痓 附筋惕肉瞤

溫證首尾皆有拘攣瘈瘲痙痓之病。初起時邪困三焦。經絡滯塞。或夾風溼。表裏困鬱。太陽經氣不行。常有此證。一經汗下。經氣一通。諸證自平。或屢經汗下後。或病初愈後。或其人肝陰本虛。風火內熾。或夾餘邪。亦有此證。治法又當以養榮血爲先。袪邪次之。若因循失治。恐成廢人矣。汗下之法。增損雙解。或加艽、羌、威靈、牛膝以引經。或加二妙以化溼。惟麻黃斷不可用。蓋辛溫發汗。恐竭真陰。此溫病之所以異於傷寒也。末路治法。養榮清邪。清燥養榮湯、柴胡清燥湯。對證選用。俱可加薑、蟬、犀羚、忍冬藤、鉤藤、木瓜、牛膝之類。至筋惕肉瞤一證。不但溫證最劇。即雜證亦然。筋所以惕者。無血榮也。肉所以瞤者。無氣調也。氣血既敗。人豈能生。更有熱邪失下。以致真陰枯竭。證現舌黑神昏。直視遺尿。呃逆肢冷。在無邪尚屬敗證。況炎熇未滅。而一身有限之氣血。盡爲邪耗。縱有良工。其如病之不治何。然而醫爲仁術。豈忍坐視。據證論情。惟以生脈合六味地黃。加犀、羚、牛黃、金汁之類。大作湯液。日進數斗。或可希僥倖於萬一也。

諸汗

溫病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別。更有無汗者。不可不辨。溫熱之邪。天地厲氣。自口鼻吸入。由裏達表。易於自汗。或其人素本多汗。一遇此邪。甚至淋漓不止。不可以表證論。神解、清化合白虎。如兼六經。自當隨證加減。如邪困膜原。舌白如粉。又非達原不可。盜汗多在病之中末二路。不是餘邪潛匿。卽是營血熱溢。清其邪。盜汗自止。增損小柴胡。出入加減主之。當歸六黃湯。加浮麥亦可。惟狂汗一證。必須細心研究。溫熱盛時。或手舞足蹈。煩躁不寧。而後作汗者。最爲駭人。須驗其作汗之狀。面忽浮赤。脈多浮大。人事了了。方是作汗之象。否屬狂證。三黃石膏湯、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爲最。至戰汗一證。向用達原。治半表半裏之邪。每多戰汗而解。戰時搖床撼榻。邪正相爭。氣閉脈伏。直似死者。氣宣汗出。卽時而愈。有一汗不已而再戰者。有單戰而不汗。對期復戰。有汗者生。無汗者死。有戰一次不能再戰。屢下而愈者。有不能再作戰汗。卽加沉困而死者。總因人之強弱耳。凡戰汗之時。不可服藥。補則助邪。下則傷氣。應聽自然。再觀脈證施治。戰汗時或多與熱米湯飲之。

助其作汗。大抵戰汗之脈。以浮爲佳。邪出於表也。虛散微細。應有變證。煎人參湯以待之。防其脫也。然必察其戰後邪淨而氣欲脫者方可用。貧者米飲代之。戰汗後脈靜者吉。躁疾者危。氣平者吉。氣粗而短者危。神清者吉。神昏者危。舌痿不能言者死。目眶陷者死。目直視無光者死。戴眼反折者死。形體不仁。水漿不入者死。戰汗雖爲佳兆。亦有吉凶。嘗見服大汗藥。毫不得汗。而飲冷水得汗者。又有服下藥得戰汗者。涼血活血養血得戰汗者。生津益氣得戰汗者。種種不一。當知戰汗乃陰陽交和。表裏通達。自然而然。非可強致也。近年以來。以達原之法。治溫病罔效。以解表藥治之亦不效。然後揆之以理。驗之於舌脈。則與達原有別焉。達原之治溫邪者。寒熱往來。舌白如粉。脈多長滑。是以潰半表半裏之邪。每多一汗而解。直待舌胎轉黃。方行攻裏。此所謂表裏分傳也。較今之溫證。一病舌卽紅赤。或如紫絳。亦有白胎。多雜紅點。初起時脈反沉伏。肢反逆冷。邪逼於裏。則亢極似陰。亦有一病卽脈現洪大。口乾咽燥。有渴有不渴。外雖增寒作熱。甚則作麻。表之不應。汗之無功。投以雙解。大便頻行。熱沫時下。往往無汗而熱自解者。亦有一下而汗自得者。始知六氣更遷。運轉相火。三焦受邪。不同溼土司政。故草果、檳榔、厚樸一

切辛溫之品。皆非所宜。他如運轉寒水。則今之膏、黃、芩、連。與昔之草果、檳榔、厚樸。前後同一轍也。

頭面腫耳旁腫

溫邪頭面耳旁腫。乃熱邪上溢三陽。溢於太陽則頭腫。溢於陽明則面腫。溢於少陽則耳旁腫。頭腫者。俗名大頭溫。此證最惡。治不宜緩。緣淸陽爲濁邪所干。最易滋蔓。急用普濟消毒飮。加野菊或根或花舌黃口乾者。加大黃下之。或淸化湯。加野菊、大黃。面腫色赤屬溫熱。宜用荆防敗毒散。加白芷、葛根、蘆根、石膏、滑石等藥。如舌黃口渴。譫妄便赤者。增損雙解散。若面腫色黃色白者。皆屬風溼。即內經面腫曰風之證。又當從神朮、靑龍、越婢諸法而參酌之。至於耳旁腫。亦名時毒。初起只宜疏解。不宜敷貼。致邪內閉。如紅腫堅硬。則有潰膿之患。並宜荆防敗毒散。加柴胡、牛子。甚者加軍下之。增損小柴胡湯亦可。

頸項胸紅腫

溫邪頸項腫。乃邪鬱陽明。兼夾風熱。俗名捻頸溫。又名蝦蟆溫。宜普濟消毒。加生軍、石膏、葛根之類。餘邪發頤。又當參虛實治之。至胸前紅腫。有赤起小疹。羊毛溫多有此證。亦有不見此形者。治法不外乎神解、雙解。總以邪之輕重爲準。

周身紅腫

溫邪周身紅腫。一則熱爲寒伏。一則熱邪外溢。最佳之象。宜用清化湯、神解散。如紅腫如疹如霞。宜荆防敗毒散。加殭、蟬、歸、芍之類。如顏色紫暗。或片或塊。纍纍或如葡萄或如玳瑁。又屬葡萄疫、玳瑁溫也。宜普濟消毒飲。或犀角地黄湯爲最。此溫疫門中周身紅腫之大概也。至於病後周身腫亮如燈。或目下臥蠶。脈象沉滑。又當作風溼治。開鬼門、潔淨府諸法。又在所必需也。

發黄

溫證發黄。乃邪熱侵犯肝膽。非溼熱鬱蒸陽明可比。脈必弦數。口必苦。心必煩。脅必脹。一身盡黄。兩目如金。小便如血。夜臥不安。舌尖紅赤。茵陳蒿湯。倍大黄爲專

主。或增損小柴胡。合溫膽、導赤。皆可選用。兼嘔者。橘皮竹茹湯。加茵陳、枇杷葉。如瘀血發黃。面色不榮。必多晦滯。如烟熏狀。小便自利。茵陳蒿湯加桃仁、歸尾、殭蠶、以丹皮、梔、滑之類。破瘀化熱爲主。如兼溼熱。色亦黃。多暗垢。舌白不渴。小便不利。以此爲辨。茵陳五苓散。或益元散。加蒼朮、白蔻之類。甚者理中湯。加附子。如胸悶脅脹。兼憎寒作熱。脈或弦長滑大。胎雖白。必兼紅點。達原飲加茵陳、梔、滑之類主之。至於女勞黃、酒黃。不在此例。

發斑疹 附葡萄疫玳瑁溫疙瘩瓜瓤捻頸大頭軟腳諸瘟

溫病發斑。與傷寒迥別。傷寒之斑。寒鬱化熱。熱傷胃腑。或失表散。以致熱邪內鬱。燔灼榮血。陰液盡竭。或失下。以致熱邪內陷。故傷寒發斑。則爲病篤。溫病發斑。不拘輕重。無論紅紫。皆由熱毒聚於胃。胃爲多氣多血之腑。足以敵邪。力能化邪。於肌膚之外。爲斑爲疹。故爲病解。況溫邪由裏達表。非傷寒經邪傳變可比。常見患溫者。得能發斑發疹。邪向外化。生全者多。但斑疹一見。急須神解清化。輕者消風敗毒。倍殭蠶。加牛子、元參、石膏、浮萍。裏實者加大黃。重者大劑雙解。加犀羚、板藍、

野菊花。重用石膏。如唇齒腫黑。口臭異常。或兼肉瞤筋惕。邪不能出。急加生地、蚯蚓汁、絲瓜瓤。以透經絡之匿邪。有患畜血發斑者。斑形稜角。血必先畜而斑後見。於前法中加桃仁、紅花、蘇木之類。至葡萄疫。已在御纂醫宗金鑑發明不贅。惟玳瑁溫。龐安常僅言其證。未備其法。又如疙瘩、瓜瓤、捻頸、大頭諸溫。悉屬溫毒肆虐。治法亦不外普濟消毒、增損雙解。大小清涼、清化等方。擇其對證施治。惟軟脚溫一證。必兼溼邪。加蒼朮於涼解方中。誠爲合法。

煩躁

溫證煩躁。與他證不同。古人原有煩爲心煩。躁爲腎躁之說。在溫邪悉屬熱鬱。邪輕則煩躁輕。邪重則煩躁重。有一病卽煩躁者。證現憎寒發熱。敗毒散。冬月九味羌活湯。有傳變煩躁者。舌黃渴飲。身熱汗出。邪已到胃。增損雙解散、三黃瀉心湯。加味涼膈散選用。舌胎已黑。人事漸昏。邪入心包也。犀角地黃湯。加羚羊、牛黃、黃連解毒湯、紫雪選用。屢經汗下。表裏俱清。而仍煩躁者。陰液傷也。生脈散、六味地黃湯、吳氏諸養榮湯、楊氏大小復甦飲選用。或用汗解清利滋潤諸法不應。而煩

躁更甚者。當細驗舌胎。若黃黑胎中夾一塊白潤。是爲夾水。或平素胸有痰飲。或未病時曾飲冷物。或初煩躁時過用生冷。或過用清涼太早。皆能停飲於胸膈胃脘之間。熱爲寒伏。外不能達表。内不能傳腑。故煩躁轉盛。驗舌之後。細按胸脅滿痛而軟。漉漉有聲。再診其脈。右寸關或弦緊。或緩滑。皆停水確據。當以蒼朮、半夏、萊菔先消其水氣。然後治其煩躁。無不應者。甚者加醋炒芫花。不論舌胎有無黃黑。而少腹或有痛滿處。但煩而兼小便不利者。卽屬水氣。當以導赤、瀉心、猪苓、四苓、益元。利其小便。所謂心邪不從心瀉而從小腸瀉也。

嘔吐自利 附吐蚘 噦呃

嘔吐自利。乃溫病中最善之候。何也。邪自口鼻吸入。先中上中二焦。胃不受邪。與邪相拒。在上則吐。在下則利。已具分消之勢。惟嘔有別。邪犯陽明太陰者嘔。有口氣者屬溫證。無口氣者屬雜證。不可遽用寒涼。使邪不能透達傳化。雖時有肢逆脈沉。亦不可妄用溫熱。致增嘔勢。甚有舌紫神昏。毒邪上犯清道。急當下之。下卽不嘔。若已發熱。舌白而嘔者。吳氏達原飲加半夏。有三陽證。兼三陽加法。如舌赤

胎黃。又當兼神解、太極。使表裏宣暢。其嘔卽止。若嘔而煩渴。邪犯胃也。白虎湯、玉女煎。加蘆根。若嘔而舌黃。胸有痛滿處。橘皮半夏湯夾食加枳實、查、麥、神麯。若嘔而舌白。心下臍上悸。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四苓散。加半夏、木通。或益元散利之。若嘔而滿痛拒按者。大柴胡湯、調胃承氣湯選用。若嘔而口苦。邪犯少陽。增損小柴胡湯。不寐者。溫膽湯。有乾嘔不止。舌乾口燥者。胃受火傷。竹葉石膏湯。若屢經攻下。嘔不止而舌無胎。多汗心煩。中氣傷也。大半夏湯或香蔻六君子湯。合定中湯。煎汁頻服。若嘔甚吐蚘。利甚便蚘。皆屬臟傷之象。甚則噦呃神昏。已蹈危機。經所謂臟敗者聲必噦。呃證更危。尤當詳察。如聲自丹田而起。一則應下失下。熱邪傷陰。發爲呃逆。調胃承氣湯。佐益陰之品。加刀豆子、柿蒂。苦以降逆。或可十中救一。一則真陰枯竭。腎不納氣。吸不至腎。呃聲頻頻。舌黑而神不昏者。緣邪輕正憊。歸氣飲最捷。加刀豆子、柿蒂更妙。更有一種多鬱善怒之人。或夾痰滯氣與邪搏。呃聲必從兩肋而起。雖呃至搖床撼榻。視舌或黑而肢不冷。當以散鬱開氣化痰之劑。使邪氣宣揚。自有生理。逍遙、越鞠、代赭、旋覆、四七。皆可選用。不可以呃逆盡棄爲不治之證也。

脣 燥裂 紫赤 淡白

陽明之脈繞脣。溫病脣燥脣裂。色赤色紫。俱屬熱毒困於中焦。陽明熱盛之象。宜用白虎湯合神解、升降。竹葉石膏湯。如兼胎黃舌赤口渴壯熱煩躁脈數者。雙解散。重用石膏或增損涼膈散。加石膏。隨證與之。至溫邪初起。邪伏三焦。或匿膜原。未經宣達。脣色困暗。頗似淡白。不可用溫藥。當與清化、神解、芳香、達原選用。如溫邪退後。脣淡舌白。脈來無力。倦怠少神。又屬虛象。宜用六君子湯。或其人素本陽虛。胃弱多溼。當與理中湯、金水六君煎。如餘邪未盡。熱猶未清。參胡三白散。加味爲最。脾虛不運。資生丸。食後服。再加便溏少食。參苓白朮散調之。

鼻孔乾黑 附鼻搧

鼻乃肺竅。風寒外襲。則鼻流清涕。荊、防、前、桔、紫蘇爲主。溫邪內鬱。則鼻孔乾燥。肺熱則清化加薄荷、麥冬。胃熱則煩渴。葛根、石膏爲主。腑證則胎黃而渴。增損雙解、三黃石膏爲主。傷津液肺燥。麥冬、生地。合大小清涼飲爲主。熱在經者十之五。在

腑者十之二三。亡津液者十之一二。至鼻孔黑如煤烟。溫熱灼肺已極。由乾燥失治而然。急當清下。少緩則肺胃焦枯矣。三承氣合白虎。或三黃石膏。加犀、羚、蘆根。或犀角大青湯。視其兼證。擇而用之。總不及增損雙解。重用石膏爲專主。尤有鼻孔掀搧一證。有虛有實。實者緣鼻爲肺竅。肺爲華蓋。外合皮毛。易於受邪。風寒外襲。痰火內壅。兩相搏激。遏抑不宣。氣粗有聲。喘咳胸滿不渴。又宜蘇葉、前、桔、荊、防、葛根、萊菔、白芥、黃芩主之。惟麻黃一味。斷不可用。忌其溫散也。兼寒者。暫用亦可。虛者腎氣不納。呼多吸少。出入息微。多死。此證必得之屢經汗下。或其人色慾過度。腎臟本虧。急用大劑六味。加麥味、牛膝、枸杞、黑鉛。或可百救一二。加人參亦可。

舌 胎強燥 卷短痿

古人云。論病寒熱。以二便辨。不及舌辨爲準。蓋舌乃心苗。有諸內。必形諸外。惟溫熱一病。邪由吸入。遊溢諸經。心爲之主。故一病觀其舌。而知其病之吉凶。如溫證胎黃舌赤。或多紅點。用升降散、神解散。兼喉痛者。清化湯加牛子。兼風寒者。胎必白。荊防敗毒散、香豉湯。兼溼熱者。胎必白滑。加蒼朮爲專治。兼暑者。舌必純赤。或

喘乏。暑在表者。實人以升降散。合香茹飲。加葛根、黃連。如煩渴。竹葉石膏湯。虛者人參白虎湯、生脈散。量人虛實與之。夾食生冷。凝滯中宮。胎必白厚。或如白粉。吳氏達原飲。加香薷、藿香、砂仁、萊菔、青皮、山查之類。至深秋早冬之際。燥火當權。一患溫邪。陰津立亡。舌必乾紅無胎。口鼻如火。皮膚皴揭。筋縮爪枯。金從火化。反見惡寒不渴之象。若誤爲寒溼。投以溫散。無不危殆。初起時神解合升降、煩渴者竹葉石膏湯、雪梨漿、玉女煎。更妙。或吳氏清燥養榮湯、養榮承氣湯。加犀連、石膏、殭蟬。大小清涼飲。溫邪直入心包。人事昏悶者。急與紫雪。或珠黃合天水散。燈心湯下。如衝脈爲邪所傷。厥氣上逆。重用白薇降之。至舌燥乃熱邪聚胃。津液受傷。急下急清。舌本強硬。爲熱爲痰。急宜清下。須加消痰之藥。兼白胎者。膈間未經煎熬其痰尙溼。佐以半夏。增損大柴胡湯。兼黃胎者。已經煎熬。其痰漸燥。蔞貝小陷胸湯。兼黑胎者。熱極痰亦爲火。佐以牛黃方效。若無痰。舌色正赤。深紫燥裂而強者。熱毒蘊於心包絡也。三黃石膏湯加犀角、牛黃。或紫雪。急徹其熱。舌燥雖與舌強相類。而燥屬胃。主熱。強屬心。主痰。差有別焉。又舌短而痿。舌硬如木。乃虛脫已極。大補及滋潤。或可百救一二。若屢經汗下。清熱消痰。而舌強者。又當與舌痿同治。

又舌卷一證。一見黃胎。卽便當下。失下則必由喘而黑。更生芒刺。再失下。舌必短縮。爲下證至急之候。宜大下疊下方和。緩則不救。

胸背脇肋腹痛 附脹滿 附羊毛溫

溫證胸背脅肋疼痛脹滿。俱屬熱邪深重。怫鬱三焦。由裏達表。不能透化。最爲凶逆。治法輕則清之。重則奪之。輕則如淸化、芳香、神解諸方。加薄荷、竹葉、蔞貝。甚者加味涼膈散。諸瀉心湯。如邪犯膜原。舌白如粉。又當以達原合三陽加法爲主。至於諸痛脹滿。乃溫證中最劇之候。每每初病時不渴不熱。身無大苦。微覺痛楚。參之舌赤脈數。便黃口苦。夜臥不寧等證。若視爲泛泛。不卽袪除。直待猖獗。變生倉卒。莫可救援者比比。嘗見腹痛不熱。一二日卽斃者。斃後渾身青紫。直似痧脹。良由穢惡之氣。閉人清竅。悶人關隘。致血脈不行。榮衞不通。所以斃之速者。氣閉也。渾身青紫者。血凝也。似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凶候。當遵內經刺穴瀉熱之法。外用針砭。內投雙解。輕者一二劑。重者數十劑。使閉者開。悶者宣。何敗之有。倘畏藥峻猛。或半途而廢。輕不中病。終歸必敗。業醫者一見此證。審明舌色形證。見真守定。

放手施治。不但元氣不傷。抑且邪去正安。設遇此證。不妨向病家說明病之凶惡。必須早治。庶可倖全。遲則無益。今特筆之於此。望業醫者。以仁宅心。務以生命爲重也。

又羊毛溫邪一證。大都胸背閉悶。予每踵其法而治之。活人甚多。若不申明閉悶二字。何以釋醫者病家之疑。試觀痘之閉悶。初病亦無大苦。轉瞬腰折頭傾目泛紅水。胸悶氣促。斑點叢生。痘形不見。竅血肉紫。非閉悶之明驗乎。大抵痘與溫同一疫邪也。而痘之酷於溫者。一病卽腰折不立。緣胎毒伏於命門。與腎相通。溫邪一閉。二火交灼。腎經留邪。斷難望生。間有不然。能治萌蘗。表裏雙解。使外疫開而內毒解。予之經手驗者。予之子與姪。及孝廉路公之姪也。他處未有多由不能治其萌蘗之故。但羊毛溫疹一證。有何異於痘疹乎。以此悟彼。能治痘之閉悶。卽能治溫之閉悶也。況溫邪中人三焦。較痘又輕一層。所以人之擬議者。上古無此名證。要之痘證。上古亦然。至於疹之一字。予歷驗二十餘年。有病解而現點如疹者。非人人病解。必有之形。今而後不呼羊毛疹而呼羊毛溫可乎。治法總以清涼解散。縱有虛象。當審明何處之虛。加藥兼治。爲此證始終之關鍵也。

羊毛溫疹治法

羊毛溫疹。有輕重遲速之分。感邪輕而發之速者。挑擦固愈。即不挑擦亦愈。藥不出神解、太極、諸方。若夫感邪重而發之遲者。厲氣久蘊於三焦。熱象忽彰於一旦。證現胸悶壯熱之形。且有紅紫乾刺之舌。脈洪口渴。譫語神昏。此邪鬱極而發也。不行挑擦之法以瀉熱。不用雙解之法以滌邪。不至脹悶而斃者幾希矣。夫證有輕重者邪也。發有遲速者。邪之化與不化也。故用藥得當。邪從外化。則爲汗爲利。爲吐衄。爲斑疹。氣血得以條暢。榮衞得以宣和。毛其化矣。邪不外化。內鬱於上焦。使肺氣不宣。溫邪不散。淸虛之地。皆成渾濁之區。且肺爲生毛之臟。以氣相感。毛其現矣。或謂平人之身。得蕎麥麵久搓。則毫毛自落。此說似乎近理。而抑知大有不然。人身之毫毛甚短。而茲之盈寸盈尺者。與此不符。人身之毫毛色白。而茲之或白或紅。或間五色者。與此更覺不符。況毫毛生於皮膚。而針挑必在肉裏。且毫毛遍身皆可粘落。而羊毛獨在胸背之間。此其顯而易見。不待辨而自明者。即或偶有平人搓出。直與病者無異。每每越數日即病。可見溫邪感受。潛伏於裏。發之

輕重遲速。更可見矣。余恭讀御纂醫宗金鑑。羊毛疔證。除毛有法。用藥有方。黑豆蕎麥粉以塗之。五味消毒飲加軍以下之。堂堂煌煌。正治法門。自當遵倣其法。表裏雙解之務使有此證者。不致藉口於無此證以自誤。非此證者不致混同於是此證以相欺。庶乎同慶生全。而醫者病者之心兩無憾矣。

腹滿痛 附少腹滿痛

腹爲胃與小腸之分界。滿痛者。邪結在胃也。雙解下之則愈。至其中兼痰水畜血。各詳本門。少腹滿痛。邪結下焦也。小便不利。兼畜水也。四苓散。小便通利。大便色黑。兼畜血也。抵當丸。如無兼證。但係邪結。雙解散。

便膿血大便閉

溫邪便膿血。有燥溼之分。便血屬熱。宜涼宜攻。犀角地黃、調胃承氣治之。便膿屬溼熱。清熱兼分利爲主。分清飲治之。如初起兼痰痢。則當解表爲主。倉廩湯最妙。毒勢重極。方可下之。如邪在少陽。便膿血者。寒熱似瘧。小柴苓、芍、木通治之。溫邪

煩渴譫妄。便膿血者。非疊下不可。雙解重劑連下之。兼裏急者。加檳榔、枳實。如屢經攻下。便血滑利者。又當以補陰益氣。加減主之。至大便閉秘。溫邪熱困。攻下自不待言。更當參看舌脈。如胎黃口渴。壯熱舌乾脈數。雙解散。舌白如粉。三消飲。當分別輕重與之。如大便閉。屢下不通者陰枯也。生料六味。以滋陰液。或合黃龍下之。老人多有此證。兼水者。大便多閉。腸鳴脈弦。當用小半夏湯。甚者加醋炒芫花。如虛人久病人。又當用蜜導諸法。務使溫邪滌盡。方可稱爲良工。其間進退。亦須斟酌。

諸小便 頻數不利黃赤黑多短少遺尿

溫證中小便頻數。乃熱在下焦。宜用神解、六一。加軍治之。不利者。亦屬熱鬱。初起在表時。頭痛發熱。小便不利者。熱入膀胱也。四苓、猪苓合神解、升降選用。東垣云。小便不利而渴者。熱在上焦。法當淡滲。小便不利而不渴者。熱在下焦。法當苦寒。此爲可據。溫邪傳裏。大便閉而小便不利者。當先通大便。大便通小便自利。此時疫爲然。他證則否。時疫屢經汗下。小便不利者陰竭也。生脈六味主之。至少腹如

鼓。則無救也。凡小便不利。日久下關不通。必反於上。往往嘔吐呃逆噦阻。涓滴不能下咽。至湯藥不進者死。用大田螺一個。麝香二分同搗敷臍上。帛束之卽通。古法用葱熨及井底泥敷少腹者俱可。但不宜于陰竭之人耳。至溫邪初起。小便多如常。或兼黃色。熱甚則赤。熱入血分。畜血則黑。卽小便一證。可以驗裏熱之有無深淺。邪在表。小便黃。可用清化、敗毒加六一。在裏色赤。可用雙解升降。如色黑者。當以逐瘀清熱爲主。犀角地黃加大黃、桃仁。合神解清化。或大小清涼飲。如清涼太過。表裏無熱證。而小便亦赤者。又當以升脾陽爲主。不可寒涼。至溫邪屬熱。小便多者甚少。短少者恆多。如初起小便多者。乃熱邪未化。當以潰邪爲主。神解、升降主之。如屢經汗下。小便多者屬虛也。益氣、升陽爲主。補中益氣湯、補陰益氣煎皆可。亦有腎虛小便多者。六味地黃湯加五味。溼熱下注。導赤、六一合升降散。大抵未下之先。小便多者。屬熱未化。去便必黃。必煩熱渴飲。既汗下後屬虛。虛則色必白。不渴不飲。氣虛寸脈不及尺。血虛尺脈不及寸。以此爲辨。初起小便短少。熱在膀胱。宜大小分清飲、抽薪飲、升降、六一。加知、柏、芩、連、車、滑之類。至遺尿。乃膀胱失約。急清其邪。遺尿自已。清化合抽薪爲主。若有燥結胎黃譫妄之證。可加大黃。甚

者熱閉三陽。口渴異常。急宜白虎湯。加殭蠶、生地、花粉。以解熱救陰為主。否則易成消渴。若神昏譫言。胎刺鼻黑。燥結陰枯。小便自少。多屬不治。欲盡人事。惟以大劑養陰攻邪法。或可百中救一。

囊縮

溫疫囊縮。與他證異者。他證囊縮。寒邪陷入厥陰。則囊縮。陰證寒極。深中厥陰。則囊縮。溫證悉屬熱邪。直犯厥陰。斷非陰證可比。務要辨明脈證施治。陰證囊縮。身冷厥逆脈沉。溫證囊縮。亦身冷厥逆脈沉。然寒熱各異。當參看脈象。沉必兼數。或至數模糊。再以舌辨。或紫或黑。或強或硬。人事不清。不似陰寒之舌白。可以立判矣。且陰寒囊縮。囊必入腹。如婦人。溫熱囊縮。玉莖必在。此外形之可辨者也。設遇此證。急以大劑雙解下之。如虛人以黃龍湯破格救之。或六味地黃加殭蠶大黃、皆可。考古書扁鵲以囊縮為死證。然能極力救援。或者百救一二。亦不負仁人之心也。

多言譫妄善忘 附呢喃鄭聲

溫邪多言。即譫妄之漸。譫妄乃熱邪干犯上焦。當以雙解、涼膈、三黃、瀉心湯諸方選用。如膈熱蒸心。脈洪身熱。汗出惡熱。白虎湯黃芩湯痰熱聚於中上二焦。脈弦滑。胸痛拒按。小陷胸。增損大柴胡選用。至婦人熱入血室。脈必弦沉。心下少腹。或有痛滿處。增損小柴胡湯。加犀地、桃仁、承氣皆可。如熱入膀胱。少腹滿。小便不利。四苓、六一。加太極爲主。此實證之譫妄也。至於屢經汗下。二便已調胸無阻滯。六脈無力。又當作神無所倚治。又有呢喃鄭聲。乃陰氣虛極。心神失守不可不辨呢喃者。如燕語也。鄭聲者。鄭重頻頻。謬語諄諄不已也。皆極虛之象。當大劑調補陰陽。陽虛參附爲主。陰虛六味爲主。如熱在上焦、生脈散。中焦、歸脾湯。下焦、六味地黃湯。諸養榮湯。此虛證譫語之治也。至於善忘多因畜血乃譫妄之漸。如兼脈芤。痛有拒按處。即照畜血治。桃仁、承氣。代抵當丸選用。如無畜血證。又當用雙解、清化諸方也。

發狂

發狂一證。乃陽明熱極。胃實之象。急當涼下。甚有棄衣而走。登高而歌。踰垣上屋

者。蓋四肢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故能登高也。內經以邪入於陽則狂。是皆陽明邪實之象。以增損、雙解、涼膈之類下之。如無胃實。白虎、三黃、石膏、大小清涼之類清之。此皆實證治法。至於虛煩似狂。而危更勝於實狂也。病後多有此證。或餘邪不盡。養心化熱爲要。或悲憂不已。病在肺也。生脈散。或失精不祕。病在腎也。六味地黃湯。或多鬱怒。病在肝也。逍遙散。或饑飽不一。病在脾也。歸脾湯。此虛煩似狂治法。更有畜血發狂。目睛紅黃。舌色多黑。桃仁、承氣、抵當之類。加減治之。此其大略也。

沉昏多睡 附不寐

溫邪沉昏。乃熱邪入手厥陰心包。有漸入深入直入之分。漸入者。邪犯心經。人事尙清。深入心包。人事半明半昧。直入心臟。則人事全不知矣。皆極危極險之證。當於治溫藥中。加辛涼之品。如舌赤舌紫。胎黃胎黑。沉困昏憒。雙解散。加犀角、牛黃、紫雪之類。如舌淨無胎。溫邪已退。餘熱尙存。當大養陰液。或犀角、地黃。或生料、六味地黃皆可。至其中夾痰水。夾結血。亦令沉昏。惟夾痰者。加蔞、貝。夾血者。加赤芍、

桃仁。有燥屎者。加元明粉、大黃。此治沉昏之大概也。若夫溫邪多睡。在未經攻下之前。舌黃脈數。此邪實也。急下則愈。或經汗下。病邪已去。六脈平和。舌胎已退。多睡。省時了了。此名復陰氣。最佳之兆。不可汗下。惟靜養消息。勿藥爲佳。即或投藥。當以養陰化熱爲主。如夾痰多睡。清化方中加蔞貝。夾水加苓半。甚者加醋炒芫花。如脾虛多睡。病後多有之。六君子、參胡三白散、歸脾湯、棗仁生用。虛實既分。補瀉各異。又當存乎其人也。至於不寐。在溫邪初起時屬邪實。每多不寐。或夜夢紛紜。皆譫妄之漸也。視邪之輕重。酌與神解、太極清之。至於病後不寐。又屬腎陰不交心陽。宜六味、地黃。合酸棗仁湯加減。仍有痰熱侵犯肝膽。當以溫膽加連。或因微勞不寐。硃砂安神丸。隨證酌用。

循衣摸床撮空

循衣、摸床、撮空。三證兼見。非大實卽大虛之候。邪實正虛者。間亦有之。如舌赤胎黃。或舌黑起刺。譫妄神昏。脈數口渴。見循衣摸床撮空者。此實證也。當用大劑雙解。疊進爲是。如屢經攻下後。六脈虛數。舌淨無胎。日晡熱甚。見循衣摸床撮空者。

此虛證也。大劑生料、六味地黃。煎濃湯液。日進數斗。儘力救援。或可百救一二。如失下舌黑胎刺。鼻煤厥逆。當以大劑養陰化邪。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此亦十中救半之候。若夫老人虛人。病後亡血後。正氣虛極。溫邪又盛。見以上三證。又當破格救援。黃龍湯或朝服六味。暮投雙解皆可。總之三證兼見原屬敗證。能審明虛實。按證施治。或可希僥倖於萬一也。

身冷

身冷與惡寒不同。惡寒是風寒外襲。皮膚惡寒。身冷是渾身肌肉皆冷。在他證屬寒邪在溫證屬熱極。如溫邪萌動。外雖肢逆身冷。惡寒作痲。乃熱邪深伏。鬱極內閉。脈多沉伏。參之內證。必有咽乾口苦。頭眩心煩。手足心熱。眼鼻噴火。睡臥不寧。尿赤煩悶。舌赤舌乾等證。萬不可認爲寒邪。誤投溫表香燥。爲害非淺。當以神解合太極。宣化伏邪。使伏邪外達。則厥回身熱。更當消息邪之輕重。酌與雙解、涼膈等方治之。如失下陰傷。病邪困裹。亢極似陰。卽熱深厥深之旨。渾身厥冷。當審明舌色神脈。酌定虛實施治。若舌黑乾燥。舌本紫赤。口渴咽燥。及筋惕肉瞤。神昏脈

細等證。又當大養陰液。佐以攻邪之品。以盡人事。黃龍湯、玉女煎。加硝黃皆可選用。至於初起夾寒夾表。妄下以致邪陷身冷脈伏。又當從溫化之法宜四逆合歸葛。或真武諸方參酌之。惟溫病無陰證。薑附麻桂須宜慎用。然寒邪若重。自當隨證參酌。不可拘滯也。

耳聾

溫邪耳聾。乃少陽邪熱上壅清陽。時邪自三焦起。三焦屬手少陽。無論初終。皆以神解合小柴胡。清散少陽。耳聾自愈。如病後耳聾或腎水素虛又當以養陰壯水爲主。六味地黃湯緩緩圖治可也。

欬

欬屬肺病。時邪初起。每多不欬。即有之亦兼他邪。如兼風脈浮。兼水脈耎。兼燥脈濇之類。當於時邪方中看所兼何邪。加藥治之。如兼風加前、桔、荊防。兼水加茯苓、半夏。兼燥加桑葉、麥冬。更有平素陰虛乾咳無痰。一染時邪。咳必更甚。蓋時邪屬

火。最易傷陰。當於解時邪藥中。加養陰之味。至於溫邪病後多咳。邪達皮毛。周身必發疴發癢。佳兆也。清養肺金自愈。甚有金被火灼。咳至失音。成瘻成癰。盡心救治。瘻宜復脈湯去薑桂。癰宜瀉白散。吐膿成癰。多不可治。又不可一槪論也。

渴

溫邪爲熱證。無有不渴。間有不然。或濕熱相兼。或邪在血分。或夾水飲。或夾脾濕。此外無有不渴者。初起渴者。宜察病邪之輕重。渴甚則邪甚。渴輕則邪輕。雙解、升降。斟酌與之。病後渴者。當審明邪之有無。渴爲有餘邪。不渴爲無餘邪。有餘邪則復甦合升降。無餘邪只陰虛者。參麥、六味爲主。

口苦口甘

口苦口甘。同爲熱證。口苦在傷寒爲少陽證。傷寒傳足。時邪傳手。手少陽三焦也。時邪困伏三焦。無有不口苦者。當於神解方中。倍加芩、連、知、柏。或三黃石膏湯選用。至口甘爲中焦熱鬱。蓋脾胃屬土。稼穡作甘。熱邪熏蒸。故甘味上溢於口。此證

每每舌多不燥。或口不大渴。萬不可用溫燥之藥。於解時邪方中。加芩、連、梔子可也。

齒燥

溫邪齒燥。有邪重陰枯之分。邪重者。必兼口渴。三黃、石膏。合雙解。陰枯者。或屢下後。或素本不足。非大劑六味地黃不可。

咽乾咽痛

時邪咽乾。乃熱淫上焦。涼膈散、清化湯。若痛甚。當視其有無結否。無結以甘桔湯、清化湯有結用涼膈散。加牛子、射干之類。或起紫白泡。是爲乳蛾。甚有急喉風、急喉痺證。旦發夕死。夕發旦死。不可不慎。內治時邪。雙解合甘桔法治之。外證另延專司。參看可也。

汗法

溫證之汗。與傷寒不同。傷寒邪在三陽。近於肌表。每多汗解在前。溫病邪伏三焦。近於內臟。每多汗解在後。然亦有不發汗而汗自出者。或其人素本陽虛。或濕盛。往往有汗而熱仍不退者。大約溫邪發汗。宜辛涼。不宜辛溫。所有應汗之證。條列於左。

發熱。　惡寒。　無汗。　頭項痛。　背痛。　腰痛。　肩臂痛。　遍身肢節痛。

吐法

吐法古制也。今罕用之。在溫病中。如邪拒上焦喘滿者可吐。痰湧膈上者可吐。此外更有血結胃口。水停心下。及膈間飲證。無不可吐。其方具在。特備於後。以見古法之不可廢焉。

壯盛之人。痰壅氣促。　脈滑胸高胸滿。　脈芤胸滿拒按。

以上用瓜蒂散吐之。　虛人參蘆吐之。

下法

溫邪下法。原爲瀉熱而設。本不拘於結糞之有無。故下不厭早。亦不拘於表證之解與未解。即便當下。蓋溫邪由裏達表。必裏氣通而表汗始得。每有下至一二次。或五六次。甚至數十次者。惟以邪淨而後已。至於老人虛人。正虛邪實。又當隨證斟酌。或兼扶正。或兼養陰。或用導法。是又不可不知也。應下諸證列左。

急下證

舌乾。舌強。舌卷。胎刺。胎黑。齒燥。鼻煤。胸腹滿痛。狂。沉昏。
身冷。發熱。汗多。呃逆。有氣鬱氣逆不可下者已列前條

當下證

舌赤。胎黃。譫語。多言。善忘。頭脹痛。煩躁。渴飲。便祕。協熱下利。熱結旁流。

緩下證

舌胎淡黃。小便短赤。潮熱。

和法

和者解也。解去熱邪。卽謂之和。仲景惟少陽有和法。若溫病則和法多端。不可枚舉。而所用之藥。有辛涼解熱者。有養陰化邪者。或補瀉兼施。或寒熱並用。化其剛暴。平其炎梟。無不謂之和。至於熱在營衞者。以辛涼之味和之。熱在胸膈及腸胃者。以苦寒之味和之。至於熱入心包。則牛黃、紫雪。種種皆和法也。

當和證

寒熱往來。 盜汗。 咽乾。 頭眩。 胸脇滿。 渴耳聾。 小便黃。 嘔吐下利。
心下痛。 痞滿心悸。大小便閉。寒熱。 二便自利。舌有胎。
形體瘦損。舌有胎。

熱在營衞證

身熱。汗自出。 不惡寒。反惡熱。

熱在胸膈證

身熱反減。 咳。 嘔噦。 咽乾。 熱入血室。 譫語。

熱在腸胃證

便血。 便膿血。

熱在心包及心證

癡。 狂。 沉昏。 多睡。 舌黑久不退。

補法

溫邪屬熱。原無用補。而有屢經汗下。必待補而後愈者。當消息陰陽虛處治之。大抵時邪傷陰居多。亦有陽虛者。當斟酌施治。今將陰陽虛證詳列於左。

當補陰證

舌乾無胎。 舌黑無胎。 耳聾。 目直視。 目不明。 服涼藥。渴不止。 服涼藥。煩熱加盛。 服攻下藥。胎更厚。 服下藥。舌胎芒刺更甚。 身體枯瘦。用利藥。小便不通。 腰膝軟痿。周身骨節痛。不可移動。 多睡。 久熱不退。

當補陽證

多冷汗。 汗出身冷。經日不同。 小便清而多。 大便利清穀。 嘔吐。 用清熱開導藥更甚 自利用清下藥更甚。 痞滿服正治藥而熱不退。 舌反淡白。惡食。

四損四不足

四損者。大勞、大慾、大病、久病也。四不足者。氣血陰陽也。四損由人事。四不足由天秉。然四不足。亦由四損而來。如四損、四不足之人。復感溫邪。正虛邪實。極難施治。攻邪則正傷。養正則邪錮。故補瀉兼施。惟在臨證審明虛實。如佳局屬實。內中有一二虛象可疑之處。即當吃緊照顧其虛。如全局俱虛。有一處獨見實證。更當諦視斡旋其實。此治病權衡也。若夫表之而頭痛身痛更甚。下之而痞滿倍增。涼之而煩渴愈加。此所謂大虛有盛候也。急宜補之無疑。尤當察之以脈。如脈浮候盛大者。當審其何部無力。即是真虛處。他部諸浮盛脈。皆作假有餘看。從而施治。萬無一失。以上四損四不足。當以補瀉兼施爲善。又視明損之來由。邪之輕重。如人參敗毒散、人參白虎湯、黃龍湯、竹葉石膏湯。皆補瀉兼施之法也。至於四不足。亦由四損而來。氣不足者。少氣不足以息。感邪雖重。反無脹滿之形。凡遇此證。縱要去邪。必以養氣爲主。人參敗毒散最妙。血不足者。面黃色晦。唇口淡白。雖宜攻利。必以養血爲先。四物湯合神解散。陽不足者。肢冷體寒。泄瀉夜甚。口鼻氣冷。受邪

雖重。反無身熱胎刺煩渴。一遇此證。不可攻利。必先溫補。待其虛回。實證全現。然後以治實之法治之。陰不足者。五液乾枯。肌膏甲錯。受邪雖重。縱宜攻利。必先養陰。待其氣化津回。邪多不治自退。設有未退。酌用清利。不可早攻。愈傷陰津爲戒。總之。應補應攻。存乎其人臨證斟酌耳。

三復

何謂三復。勞復、食復、自復也。勞復因病後血氣未復。勞傷精神。以致夜熱作煩。脈象虛數。此證在藜藿之輩。常任動勞。多無此證。惟膏粱之人。素處溫飽。溺于酒色。不必大作動勞。卽偶然應酬。動作起居。及梳洗沐浴之類。皆能致復。輕者靜養自愈。重者必大補氣血。八珍、養榮、四君、六味。參酌陰陽虛實選用。食復者。舌胎黃厚。右關脈滑。輕者損穀自愈。重者保和丸。加消導如查、麥、枳實、青皮之類。若無故自復。乃餘邪不盡。如舌上仍有黃黑胎。當酌用增損小柴胡加軍。但溫病之後。陰分易虛。又當慎用。加育陰之品爲要。邪盡自已。急當培元。甚有復至再三者。惟斟酌病之虛實施治。方爲補瀉合宜。不致偏弊誤人。仁心仁術。亦復何愧。

五兼十夾

五兼者。風、寒、暑、瘧、痢也。十夾者。痰水、食鬱、脾虛、腎虛、亡血、疝、心、胃痛、哮、喘也。吳氏辨之甚詳。茲不復贅。獨遺燥證。如皮膚皴揭。喉乾咽痛等證。當倣喻氏清燥救肺。或竹葉石膏湯。加殭蟬化邪之品。至十夾之外。仍有夾陽虛陰虛二種。如人素秉陽虛。即冬日圍爐。不覺其溫。日啖薑桂。不嫌其熱。若感溫邪。當視何者爲重。何者爲輕。如陽虛之極。邪伏之輕。當以益陽爲主。透邪次之。柴胡桂薑湯。加殭、蟬、澤蘭。若伏邪重極。又當兼治。大小復甦飲。加薑桂。總以邪之輕重爲端倪。甚者下之。邪去又當固正。又如陰虛者。虛陽外越。真陰內虧。甚有一病即舌乾無津。脈來細數。急以大劑參麥、六味。先救垂絕之陰。佐以滌邪之品。或透或下。隨證斟酌。至若受邪太重。值此陰虛。豈忍坐視不下。或於大劑養陰之中。合攻下之品。以希僥倖於萬一可也。

風溫

風溫一證。乃天時亢燥。火邪內鬱。風邪外伏。證見發熱咳嗽。咽痛面脹。舌赤心煩。甚則頭眩氣急。所謂風溫上受。專責肺胃。治以清散。梔豉湯、荆防敗毒散。加殭、蟬、牛子主之。

時毒

時毒一證。亦由天時厲氣。風熱鬱於少陽陽明。作時每多耳畔高腫。輕則不熱。重則惡寒發熱。夾食者胸悶。闔家大小。每每傳染。雖屬輕恙。不可忽視。倘經數過致邪不化。或口腹不禁。以致熱邪內陷。爲害甚酷。治法亦主清散。甚則兼下。

發腫

時邪後。面目肢體浮腫。氣虛者脈耎無力。補中益氣湯。脾虛有水氣者。小便不利。四苓、理中。食滯者心下痛。保和丸。

發頤

時邪病後。耳後或項下。或巔頂腫者。此餘熱留于營血。即頤毒也。速用普濟消毒飲。加荊、防。耳後加柴胡。巔頂加羌活。外以葱水浴之。不可敷貼。恐致成膿。致有他變。

發瘡發痿

時邪後發瘡。乃熱邪外達皮毛。極佳之象。清熱化邪自愈。發痿乃榮血傷也。吳氏養榮湯。

發蒸

蒸乃餘邪留於陰分。當看有無邪否。如餘邪不盡。仍當攻邪。佐養陰之品。衶解、復甦酌用。如純無邪者。方可養陰。六味地黃爲主。

索澤

溫邪索澤之證。多因失治。或誤投香燥。溫散之劑。真陰受傷。致邪難化。多在病後。

其證身體枯瘦。皮膚甲錯。消索而不潤澤也。皆緣陰液爲熱所耗。肌膚失其濡。筋骨失其榮。或證現潮熱咳嗽。吐沫吐膿。或脾憊不食。漸漸羸瘦。骨立而死。若早進六味地黃丸。及吳氏諸養榮法。兼潮熱者。銀甲散。血虛者。全髓膏。肺損者。百合固金湯。或可挽回。至於善後。惟有薄滋味。不助熱邪。愼起居。勿傷血氣。不可徒恃藥餌。以滋蔓延。

急發證

夫證有緩急。猶天地之有常變。處常如和風甘雨。證之和緩者然。處變如狂風疾雨。證之暴急者然。觀於天地之常變。而證之緩急。思過半矣。惟溫疫一證。不同他證。不循六經。難以窺測。故有緩急之殊。緩發者。多延時日。用藥頗可消息。惟急發者。每每倉猝。不及提防。甚至朝爲平人。暮爲病鬼。雖有良工。其如走馬之勢何。是以業醫者。當細心研究。其於證之急者。能早辨之。不致夭人性命。是卽回天再造之手也。謹將急證形情。略舉數則。以便閱者。易於明白。

一、早間發熱。午卽舌黑。神識不清者。增損雙解。大劑疊進。方能有救。

一、陡然如醉如癡。神情恍惚。六脈全伏。舌色紫赤者。脇胸背痛者。邪伏最深。趁此初萌、先與神解合太極升降。或敗毒加大黃、滑石等藥。俟邪勢向表。可與敗毒。加梔豉人中黃。或涼膈。

一、初病卽頭痛如破。身痛如杖。腰痛如折者。卽用神解、敗毒、九味、羌活皆可。

一、初病卽神昏不語。有似中風。甚至手足抽掣。半身不遂者。其人平素必有痰火氣鬱之證。與邪併作。可與清化湯。兼痰者。可加白芥子、萊菔子。兼火者加酒炒熟大黃。兼氣者。加烏藥、青皮、野玉金。或涼膈散。

一、初病卽狂妄不識人者。急與敗毒加犀、連、大黃。甚者雙解。或涼膈。加人中黃。

一、陡然阻厥。如氣厥氣阻。脈象全伏。神解、清化、四七選用。舌紫赤者。清化湯加白薇。邪勢發作。增損雙解散下之。

一、小兒突然驚搐不醒。少定又驚。或一連數十次者。參之舌乾舌赤舌黑。頭重不立者。卽是溫病極重之候。初起宜用清化湯。加羚羊。或珠黃散。合加味太極丸。

一、沙痘常有此證。宜用太無比散。和加味太極丸。藥用神解散。加羌活、大黃。

一、歸人或壯熱神昏。崩下不止者。此邪熱入胞中。舌必乾紅。或黑或紫赤。宜用神

一、解散、黃連解毒湯。加生地。

一、面色青縮者。舌必紫赤。胎或白黃。口有臭氣。或小便短赤。脈或沉伏而數。此邪伏極重。初宜清化湯。繼用增損雙解散。

一、或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者。舌必紫赤。三黃石膏湯。加大黃、鐵落。

一、無故吐血者。脈或數大。舌或紫赤。抽薪飲、清化湯。加生地、澤蘭、歸芍。

一、無故霍亂者。舌色乾紅。清化湯、定中湯。加蘆根。若舌本淡。舌胎白。又宜藿香正氣散。

一、下痢不止。舌赤脈數者。荊防敗毒加軍。或雙解散。此通因通用法也。

緩發證

溫邪之急發者。前條申明。惟緩發者。其始悠悠戚戚。若無大苦。現證與溫邪殊不相類。醫者不察。見病治病。屢藥不效。迨至旬日。或半月後。病邪陡然猖獗。即成燎原之勢。甚至熱邪內潰。譫妄神昏。舌刺呃逆。循衣撮空。危證疊現。斯時即有對證之藥。極力救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惟能早辨其證。治其萌蘖。或有兼夾。先治

兼夾。使邪得外達。正氣不傷。庶可保全。今將緩法證治列左。俾業醫者。熟習胸中。不致臨證誤治。斯爲盡善盡美之道也。

一、初起不熱惡寒。時作時止。舌胎白者。荆防敗毒散。舌白如膩粉者。宜服達原飲、藿香正氣散、梔豉湯。虛人人參敗毒散。陰虛歸葛飲。臨證選用。

一、恍惚如醉如癡者。舌或乾紅。或咽乾口不渴。或頭眩而不自知其苦者。宜用神解散、清化湯、升降散。消息之。

一、惡食不渴。如濕痰者。而心內作煩。舌尖泛紅者。初起夾寒食者。藿香正氣散。加羌、防、芎、芷之類。俟寒食退。再照溫例治之。

一、咳嗽咽痛。如風熱者。參之脈數舌赤。清化湯、升降散、甘桔湯。加牛子、薄荷。

一、偶然失血一二口。如內傷者。

一、胸悶脇脹。如氣鬱者。

一、胃痛胸痛。及肋脇肚腹痛。有似氣逆夾寒者。

一、嘔吐痰水。如霍亂者。

一、頭眩頭痛者。

一、面色青黃。飲食不爲肌肉者。

一、兼夾風寒。舌先有澆白胎。舌本或淡或紅。伏邪發動。舌必紅紫。

一、兼夾暑濕。舌或白膩。或淨赤無胎。

一、兼夾飲食。舌胎粗厚。口有穢氣。舌本紅赤。

溫邪壞證紀略

一溫邪失治。變生腫脹喘滿者。多死不治。

一溫邪初起。精神異常者。不治。

一溫邪萌作。卽身痛神昏。肢逆脈伏。面色晦滯。變生倉猝。

一溫邪一病。口臭噴人。舌黑脈代者死。

一溫邪初病。腰痛身疼。脈伏神昏。咽燥不語者。乃邪閉之候。死期最速。

一溫邪失治。久延潮熱羸瘦。有似怯證者不治。

一溫邪失治。熱久傷陰。得能發瘡發疥者生。

婦人 經期妊娠產期

婦人溫證。治法與男子異者。經期、妊娠、產後之別。經候適來。溫邪恰受。血爲邪遏。多致腹痛脹滿。治法溫法中。加桃仁、紅花、元胡、丹皮、鼈甲之類。經候適去。血室空虛。邪因乘入。多致譫妄舌黑。神昏潮熱。又當以增損小柴胡。加養陰之品。如患溫時。經自行。熱隨血洩。只治其溫。經行自已。至妊娠之婦。一受溫邪。胎爲熱傷。熱在必下。胎下母亦難全。處此危急之際。不妨向病家說明原委。急當速徹其熱。以希僥倖。往往如此施治。不但胎不下墮。而反安然無事。岐伯曰。有故無隕。亦無隕也。誠哉此言。而吳又可又有懸鐘之喻。於理更切。要之此時下胎亦墮。不下胎亦墮。然下之胎墮。母猶可救十中二三。不下則母無生理。胎亦爲能獨存。同一胎墮。較之此善於彼。自當盡力援之。雙解散及增損大柴胡。皆可選用。更有妊婦。一病舌卽乾紅。或黑或燥。此屬溫邪太重。非大劑重劑。不能破格救人。惟減芒硝一味。亦有胎死腹中。又非硝不能下也。尤宜向病家申明再用。勿致貽謗爲要。至於幸與不幸。天也命也。人事不可不盡也。若產後受邪。較胎前更難施治。緣氣血早虧。溫邪直入難化。此時攻不可。補亦不可。惟審明證候。以固本爲主。去邪佐之。邪輕大小復甦。神解合四物。邪重以復甦爲主。攻邪如升降太極。至於散手攻利則不可。若

果邪熱深重。一病神昏舌乾。勢有燎原之危。又非大劑涼下。不能有濟。或兼扶元。或佐育陰。總俟臨證採酌。攻補得宜。庶爲美善兼盡。

小兒

小兒溫證。與大人異者。肌膚柔脆。臟腑嬌嫩。陰常不足。陽常有餘。一受溫邪。兩陽合併。多致抽搐似驚。實非驚也。緣溫乃熱邪。最易傷陰。陰傷血燥。風自內生。是以劄眼搖頭。吐舌撩脣。胎黑鼻煤。渴飲氣促。人事昏沉。以上種種現證。溫病常有。而驚證實無也。若作驚治。萬無一生。照溫熱例治。十全八九。予一見此證。常以加味太極丸、紫雪、合神解散。加犀、羚、膏、連。獲效如響。此等證尤易驚駭人。病家倉皇之際。每招無師之嫗。一見如此光景。即以衣針挑放。偶有見效。以爲應手居奇。殊不知內經原有刺穴瀉熱之旨。然而倉皇之時。得此稍安人心。尚屬可嘉。間有不然之人。身帶無名之藥。重價售服。反謗正治之非。而世之病家。相沿受惑者比比。縱有明哲之輩。多易墮其術中。良可悲夫。不思驚證從無鼻煤胎黑等證。以此爲辨。萬不失一。

溫證指歸

清 江寧 周杓元澹然子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三

方劑

神解散 溫病初覺。憎寒體重。壯熱頭痛。四肢無力。偏身酸痛。口苦咽乾。胸腹滿悶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一錢酒炒 蟬蛻五個 神麯三錢 金銀花二錢

生地二錢 木通 車前子炒研 黃芩酒炒

黃柏鹽水炒 黃連 桔梗各一錢

水煎去渣。入冷黃酒半小杯。蜜三匙。和勻冷服。

此方之妙。不可殫述。溫病初覺。但服此藥。俱有奇驗。外無表藥。而汗液流通。裏無

攻藥。而熱毒自解。有斑疹者即現。而內邪悉除。此其所以爲神解也。

清化湯 溫病壯熱憎寒體重。舌燥口乾。上氣喘吸咽喉不利。頭面猝腫。目不能開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三錢酒炒 蟬蛻十個 金銀花二錢 澤蘭葉二錢

廣皮八分 黃芩二錢 黃連 炒梔

連翹去心 龍膽草酒炒 元參 桔梗各一錢

白附子泡 甘草各五分

大便實。加酒大黃四錢 咽痛。加牛蒡子一錢炒研

頭面不腫。去白附子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其方名清化者。以清邪中於上焦。而能化之。以散其毒也。芩、連、梔、翹。清心肺之火。元參、橘、甘。清氣分之火。膽草清肝膽之火。而且沈陰下行。以瀉下焦之濕熱。殭蠶、蟬蛻。散腫消毒。定喘出音。能使清陽上升。銀花清熱解毒。澤蘭行氣消毒。白附散頭面風毒。桔梗清咽利膈。爲藥之舟楫。蜜潤臟府。酒性大熱而散。能引諸涼藥至熱處。以行內外上下。亦火就燥之意也。其中君明臣良。佐使同心。引導協力。自使

諸證悉平矣。

芳香飲　溫病多頭痛身痛。心痛脅痛。嘔吐黃痰。口流濁水。涎如紅汁。腹如圓箕。手足搐搦。身發斑疹。頭痛舌爛。咽喉痺塞等證。怪怪奇奇。不可名狀。皆因肺胃火毒不宣。抑鬱而成。治法急宜大清大瀉。但有氣血損傷之人。遽用大寒大苦之劑。恐火轉閉塞而不達。是害之也。此方主之。其名芳香者。以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重滌穢也。

元參一兩　白茯苓五錢　石膏五錢　蟬蛻全二十個
白殭蠶須炒三錢　荊芥三錢　天花粉三錢　神麯炒三錢
苦參三錢　黃芩二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達原飲

檳榔二錢　厚樸一錢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錢
黃芩一錢　芍藥一錢　甘草五分

本方加羌活一錢。柴胡一錢。葛根二錢。即三消飲。

九味羌活湯

羌活 防風 蒼朮各錢五分 白芷

川芎 黃芩 生地 甘草各一錢

細辛五分

加生薑、葱白煎。

藿香正氣散

藿香一錢 大腹皮五分 紫蘇一錢 甘草五分

桔梗一錢 陳皮八分 茯苓二錢 白朮

厚樸 半夏麯各一錢 白芷五分

加薑、棗煎。

梔豉湯

豆豉 梔子等分

本方加葱一握。名葱白香豉湯。

荊防敗毒散

荆芥　防風　枳殼　桔梗
柴胡　前胡　茯苓　甘草
羌活　獨活　川芎　薄荷各等分

加生薑煎。

本方去荆、防。加人參。名人參敗毒散。

本方加厚樸、陳皮、殭蠶、蟬蛻、藿香。名消風敗毒散。

普濟消毒飲

黄芩酒炒　黄連酒炒各五錢　玄參　甘草
桔梗　柴胡　陳皮　牛蒡
板藍根　馬勃　連翹　薄荷各一錢
殭蠶　升麻各七分

本方加蟬脫、梔子、酒大黄、蜜酒。即增損普濟消毒飲。

歸葛飲

當歸　葛根等分

防風通聖散

大黃酒蒸　芒硝　防風　荊芥

麻黃　炒梔　白芍炒　連翹

川芎　當歸　薄荷　白朮各五錢

桔梗　黃芩　石膏各一兩　甘草二兩

滑石三兩

加薑葱煎。

增損雙解散　溫病主方。溫毒流注。無所不至。上干則頭痛面腫。注於皮膚。則斑疹瘡瘍。壅於腸胃。則毒利膿血。傷於陽明。則腮臉腫痛。結於太陰。則腹滿嘔吐。結於少陰。則喉痺咽痛。結於厥陰。則舌捲囊縮。此方解散陰陽內外之毒。無所不至矣。

白殭蠶酒炒三錢　全蟬蛻十二枚　廣薑黃七分　防風一錢

薄荷葉一錢　荊芥穗一錢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

黃連一錢　連翹去心一錢　梔子一錢　黃芩二錢

桔　梗二錢　石　膏六錢　滑　石三錢　甘　草一錢

大　黃酒浸二錢　芒　硝二錢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三匙。黃酒半酒杯。和勻冷服。

栗山曰。溫病本末身涼不渴。小便不赤。脈不洪數者。未之有也。河間以傷寒爲雜病。溫病爲大病。特立雙解散。以兩解溫病表裏之熱毒。以發明溫病與傷寒異治之秘奧。其見高出千古。深得長沙不傳之秘。且長沙以兩感爲不治之證。傷寒病兩感者亦少。一部傷寒論。僅見麻黃附子細辛湯一證。惟溫病居多。以溫病咸從三陰發出三陽。乃邪熱亢極之證。卽是兩感。惜長沙溫病方論散佚不傳。幸存刺五十九穴一法。惟河間雙解散。解鬱散結。淸熱導滯。可以救之。必要以雙解爲第一方信然。予加減數味。以治溫病。較原方尤覺大驗。惟麻黃春夏不可輕用。古方今病不可過執也。所以許學士有云。讀仲景之書。學仲景之法。不可執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也。旨哉斯言。河間雙解三黃。俱用麻黃。仍是牽引叔和舊說。蓋溫病熱鬱。自裏達表。亦宜解散。但以辛涼爲妙。

涼膈散

連　翹二錢　大　黃　芒　硝　甘　草各四錢
黃　芩　炒　梔　薄　荷各二錢　竹　葉三十片

蜜煎。去渣服。

加味涼膈散　溫病主方。栗山曰。余治溫病。雙解、涼膈。愈者不計其數。若病大頭、瓜瓤等溫。危在旦夕。數年來以二方救活者。屈指以算。百十餘人。真神方也。其共珍之。

白殭蠶三錢酒炒　蟬　蛻全十二枚　廣　薑黃七分　黃　連二錢
黃　芩二錢　梔　子二錢　連　翹去心　薄　荷
大　黃　芒　硝各三錢　甘　草一錢　竹　葉三十片

水煎去渣。冲芒硝。入蜜酒冷服。胸中熱加麥冬。心下痞加枳實。嘔渴加石膏。小便赤數加滑石。滿加枳實、厚樸。

連翹、荷、竹。味薄而升浮。瀉火於上。芩、連、梔、薑。味苦而無氣。瀉火於中。大黃、芒硝。味厚而鹹寒。瀉火於下。殭蠶、蟬蛻。以清化之品。滌疵癘之氣。以解溫毒。用甘草者。取其性緩而和中也。加蜜酒者。取其引上而導下也。

升降散

溫病亦雜氣中之一也。表裏三焦大熱。其證不可名狀者。此方主之。如頭痛眩暈。胸膈脹悶。心腹疼痛。嘔噦吐食者。如內燒作渴。上吐下瀉。身不發熱者。如憎寒壯熱。一身骨節酸痛。飲水無度者。如四肢厥冷。身涼如冰。而氣噴如火。煩躁不寧者。如身熱如火。煩渴引飲。頭面猝腫。其大如斗者。如咽喉腫痛。痰涎壅盛。滴水不能下嚥者。如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如斑疹雜出。有似丹毒風瘡者。如胸高脇起脹痛。嘔如血汁者。如血從口鼻出。或目出。或牙縫出。毛孔出者。如血從大便出。甚如爛瓜肉屋漏水者。如小便濇淋如血。點滴作疼不可忍者。如小便不通。大便火瀉無度。腹痛腸鳴者。如便清瀉白。足重難移者。如肉瞤筋惕者。如舌捲囊縮者。如舌出寸許。絞擾不住。音聲不出者。如譫語狂亂。不省人事。如醉如癡者。如頭疼如破。腰痛如折。滿面紅腫。目不能開者。如熱盛神昏。形如醉人。哭笑無常。目不能閉者。如手舞足蹈。見神見鬼。似風癲狂者。如誤服發汗之藥。變爲亡陽之證。而發狂叫跳。或昏不識人者。外證不同。受邪則一。凡未曾服過他藥者。無論十日半月一月。但服此散。無不輒效。

白殭蠶二錢酒炒　全蟬蛻一錢去土　廣薑黃三分去皮　川大黃四錢生

稱准。右爲細末。各研勻。病輕者分四次服。每服重一錢八分二釐五毫。用黃酒二匙。蜂蜜五錢。調勻冷服。中病卽止。病重者分三次服。每服重二錢四分三厘三毫。黃酒三匙。蜜七錢五分。調勻冷服。最重者分二次服。每服重三錢六分五厘。黃酒二匙。蜜一兩。調勻冷服。一時無黃酒。稀熬酒亦可。斷不可用蒸酒。胎產亦不忌。用蜜丸。名太極丸。服法同前。輕重分服。用蜜酒調勻送下。

栗山曰。溫病總計十五方。輕則清之。神解散、清化湯、芳香飲、大小清涼散、大小復甦飲、增損三黃石膏湯八方。重則瀉之。增損大柴胡湯、增損雙解散、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增損普濟消毒飲、解毒承氣湯六方。而升降散。其總方也。輕重皆可酌用。察證切脈。斟酌得宜。病之變化。治病之隨機應變。又不可執方耳。按處方必有君臣佐使。而又兼引導。此良工之大法也。是方以殭蠶爲君。蟬蛻爲臣。薑黃爲佐。大黃爲使。米酒爲引。蜂蜜爲導。六法俱備。而方乃成。竊嘗考諸本草。而知殭蠶味辛苦氣薄。喜燥惡濕。得天地清化之氣。輕浮而升。陽中之陽。故能勝風除濕。清熱解鬱。從治膀胱相火。引清氣上朝於口。散逆濁結滯之痰也。其性屬火。兼土與木。老得金水之化。殭而不腐。溫病火炎土燥。焚木爍金。得秋分之金氣而自

衰。故能辟一切怫鬱之邪氣。夫蠶必三眠三起。眠者病也。合薄皆病。而皆不食也。起者愈也。合薄皆起。而皆能食也。用此而治合家之溫病。所謂因其氣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爲君。夫蟬氣寒無毒。味鹹且甘。爲清虛之品。出糞土之中。處極高之上。自甘風露而已。吸風得清陽之真氣。所以能袪風而勝濕。飲露得太陰之精華。所以能滌熱而解毒也。蛻者退也。蓋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蟬之脫然無恙也。亦所謂因其氣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爲臣。薑黃氣味辛苦。大寒無毒。蠻人生啖。喜其袪邪伐惡。行氣散鬱。能入心脾二經。建功闢疫。故爲佐。大黃味苦。大寒無毒。上下通行。蓋亢甚之陽。非此莫抑。苦能瀉火。苦能補虛。一舉而兩得之。人但知建艮將之大動。而不知有艮相之碩德也。故爲使。米酒性大熱。味辛苦而甘。令飲冷酒。欲其行遲。傳化以漸。上行頭面。下達足膝。外週毛孔。內通藏府經絡。驅逐邪氣。無處不到。如物在高巔。必奪飛冲舉以取之。物在遠方及深奧之處。更必迅奔探索以取之。且喜其和血養氣。伐邪辟惡。仍是華陀舊法。亦屠蘇之義也。故爲引。蜂蜜甘平無毒。其性大涼。主治丹毒斑疹。腹內留熱。嘔吐便秘。欲其清熱潤燥。而自散溫毒也。故爲導。蓋蠶食而不飲。有大便無小便。以清化而升陽。蟬飲而不食。

有小便無大便。以清虛而散火。君明臣良。治化出焉。薑黃辟邪而靖疫。大黃定亂以致治。佐使同心。功績建焉。酒引之使上行。蜜潤之使下導。引導協力。遠近通焉。補瀉兼行。無偏勝之弊。寒熱並用。得時中之宜。所謂天有覆物之功。人有代覆之能。其洵然哉。是方不知始自何氏。茲改分兩。變服法。名爲賠賑散。用治溫病。服者皆愈。以爲當隨賑濟而賠之也。予更其名曰升降散。蓋取殭蠶、蟬蛻升陽中之清陽。薑黃、大黃降陰中之濁陰。一升一降。內外通和。而雜氣之流毒頓消矣。又名太極丸。以太極本無極。用治雜氣無聲無臭之病也。予用此散。救大證、怪證、壞證、危證。得愈者不可數計。更將此方傳施親友。全活甚衆。可與河間雙解散並駕齊驅耳。名曰升降。亦雙解之別名也。

加味太極丸　小兒溫病主方。凡治溫病。皆可隨證酌用。

白殭蠶二錢酒妙　全蟬蛻一錢去土　廣薑黃三分　川大黃四錢

天竺黃一錢　膽星一錢　冰片一分　加西牛黃二分更妙。

右七味稱准。爲細末。糯米濃湯和丸。如芡實大。冷黃酒和蜜泡化一丸。冷服。薄荷熱酒亦可。

大柴胡湯

柴胡一錢 半夏薑汁炒一錢半 黃芩二錢 白芍一錢

枳實麩炒一錢 大黃酒浸二錢 生薑二錢 大棗一枚

水煎服。

增損大柴胡湯 溫病熱鬱腠理。以辛涼解散。不至還裏而成可攻之證。此方主之。乃內外雙解之劑也。

柴胡一錢 薄荷二錢 陳皮一錢 黃芩二錢

黃連一錢 黃柏一錢 梔子一錢 白芍一錢

枳實一錢 大黃二錢 廣薑黃七分 白殭蠶酒炒三錢

全蟬蛻十個

嘔加生薑二錢。水煎去渣。入冷黃酒一兩。蜜五錢。和勻冷服。

小柴胡湯

柴胡一錢 黃芩二錢 半夏二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一錢 生薑二錢 太棗二枚

水煎溫服。

本方加殭蠶、蟬蛻。即增損小柴胡湯。

加味六一順氣湯

殭蠶二錢 蟬蛻一錢 大黃二錢 芒硝

柴胡 黃連 白芍各一錢 甘草五分

厚樸 枳實 黃芩各一錢

蜜導法

用蜜熬如飴。捻作挺子。摻皂角末。乘熱納穀道中。或用猪膽汁醋和。以竹管插肛門中。將汁灌入。頃當大便。名猪膽汁導法。

調胃承氣湯

大黃酒浸三錢 芒硝三錢 甘草炙二錢

水煎服。

養榮承氣湯

知母 當歸 芍藥 生地黃

大黃 枳實 厚樸各一錢

加薑煎。

解毒承氣湯

殭蠶二錢 蟬蛻一錢 黃芩 黃連

黃柏 梔子 枳實 厚樸各一錢

大黃二錢 芒硝一錢

五味消毒飲

金銀花三錢 野菊花 蒲公英 紫花地丁

紫貝天葵子各一錢二分

火齊湯即三黃湯

黃柏 黃芩 黃連等分

三黃石膏湯

石膏兩半 黃芩 黃柏 黃連各七錢

梔子三十箇 麻黃 淡豉各二合

本方去麻黃。加殭蠶、蟬蛻、薄荷、梔子等分。入蜜酒服。即增損三黃石膏湯。

三黃瀉心湯（湯液論有黃芩保命集有甘草）

大 黃　川黃連

以麻沸湯漬之。須臾絞去滓。溫服。

竹葉石膏湯

竹 葉（二錢）　石 膏（四錢）　麥 冬（去心二錢）　半 夏（二錢）

人 參（一錢）　甘 草（炙一錢）　生 薑（二錢）　粳 米（二錢）

水煎溫服。

白虎湯

石 膏（生八錢）　知 母（三錢）　甘 草（生一錢半）　粳 米（二錢）

竹 葉（三十片）

水煎冷服。加人參一錢五分。名人參白虎湯。加蒼朮一錢。名蒼朮白虎湯。

黃連解毒湯

黃 連　黃 芩　黃 柏　梔 子（各一錢）

水煎冷服。

玉女煎

熟地五錢　牛膝錢半　石膏五錢　知母錢半

麥冬去心二錢

水煎服。

犀角地黃湯

懷生地六錢　白芍四錢　牡丹皮三錢　犀角二錢磨汁或末入

水煎。入犀汁服。

犀角大青湯

犀角二錢為末或磨汁對湯服　大青或以青黛代之　元參各三錢

升麻　黃連　黃芩　黃柏

梔子各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去渣。入犀角汁、童便。冷服。　一方加白殭蠶酒炒三錢。蟬蛻十個全。更妙。

大便祕加大黃。

二陳湯

半夏薑汁製二錢 陳皮一錢 白茯苓一錢半 甘草一錢

生薑一錢

水煎溫服。

本方加竹茹、枳實。名溫膽湯。

導赤散

生地黃 木通各三錢 淡竹葉 甘草梢各一錢

水煎溫服。

導赤瀉心湯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梔子薑汁炒黑 知母鹽酒拌炒

犀角磨汁另入 人參 麥冬 茯神去木

甘草生各二錢 滑石二錢 燈心三分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大清涼散　溫病表裏三焦大熱。胸滿脇痛。耳聾目赤。口鼻出血。唇乾舌燥。口苦自汗。咽喉腫痛。譫語狂亂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酒炒三錢　蟬蛻全十二個　全蠍去毒三個　當歸

生地酒洗　金銀花　澤蘭各二錢　澤瀉

木通　車前子炒研　黃連薑汁炒　黃芩

梔子炒黑　五味子　麥冬去心　龍膽草酒炒

丹皮　知母各一錢　甘草生五錢

水煎去渣。入蜂蜜三匙。冷米酒半小杯。童便半小杯。和勻冷服。

此方通瀉三焦之熱。其用童便者。不及自己小便之佳。素問曰輪迴酒。綱目曰還元湯。非自己小便。何以謂之輪迴。何以謂之還元乎。夫以己之熱病用己之小便。入口下嚥。直達病所。引火從小水而降甚速也。此古人從治之法。惜愚夫愚婦未曾曉也。甚且嘲而笑之。眼見嘔血人。接自己小便飲一二碗立止。非其明驗乎。

小清涼散　溫病壯熱。煩躁頭重。面赤咽喉不利。或唇口頰腮腫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炒三錢　蟬蛻十個　銀花　澤蘭

當歸　生地各二錢　石膏五錢　黃連
黃芩　梔子酒炒　牡丹皮　紫草各一錢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冷服。

黃連清心火。亦清脾火。黃芩清肺火。亦清肝火。石膏清胃火。亦清肺火。梔子清三焦之火。紫草通竅和血。解毒消脹。銀花清熱解毒。澤蘭行氣消毒。當歸和血。生地、丹皮涼血。以養陰而陽退也。殭蠶、蟬蛻爲清化之品。散腫消鬱。清音定喘。使清升濁降。則熱解而證自平矣。

大復甦飲　溫病表裏大熱。或誤服溫補和解藥。以致神昏不語。形如呆人。或哭笑無常。或手舞足蹈。或譫語罵人。不省人事。目不能閉者。名越經證。及誤服表藥。而大汗不止者。名亡陽證。並此方主之。

白殭蠶三錢　蟬蛻十個　當歸三錢　生地二錢
人參　茯神　麥冬　天麻
犀角磨汁入湯和服　丹皮　梔子炒黑　黃連酒炒
黃芩酒炒　知母　甘草生各一錢　滑石二錢

水煎去渣。入冷黃酒、蜜、犀角汁。和勻服。

小復甦飲　溫病大熱。或誤服發汗解肌藥。以致譫語發狂。昏迷不省。躁熱便秘。或飽食而復者。並此方主之。

白殭蠶三錢　蟬蛻十個　神麯三錢　生地三錢

木通　車前子炒各二錢　黃芩　黃柏

梔子炒黑　黃連　知母　桔梗

牡丹皮各一錢

水煎去渣。入蜜三匙。黃酒半小杯。小便半小杯。和勻冷服。

大分清飲

茯苓　澤瀉　木通各二錢　猪苓

梔子或倍之　枳殼　車前子各一錢

水一碗。煎八分。溫服。

小分清飲

茯苓二三錢　澤瀉二三錢　苡仁二錢　猪苓一錢

枳殼一錢 厚樸一錢

水一鍾半。煎七分服。

抽薪飲

黃芩 石斛 木通 梔子

黃柏各一錢二分 枳殼一錢 澤瀉錢半 細甘草三分

水一鍾半。煎七分。溫服。

玉屏風散

黃耆蜜炙 防風各一錢 白朮炒二錢

水一鍾。薑三片。煎服。

神朮散

蒼朮 防風各二錢 炙草一錢

本方去防風、炙草。加黃柏一錢。即二妙散。

大青龍湯

麻黃四錢 桂枝二錢 甘草炙二錢 杏仁泡去皮尖十枚

石膏八錢　生薑三錢　大棗一枚

小青龍湯

麻黃二錢　桂枝二錢　白芍二錢　半夏二錢四分

五味子一錢　細辛一錢　乾薑一錢　甘草炙一錢

越婢湯

麻黃六錢　石膏八錢　炙草一錢　薑三片

大棗五枚

香薷飲

香薷一錢　生扁豆一錢　厚樸炒一錢

黃龍湯　治胃實失下。虛極熱極。循衣撮空。不下必死者。

人參錢半　熟地三錢　當歸二錢　大黃酒浸二錢

芒硝二錢　枳實一錢　厚樸一錢五分

小陷胸湯

黃連一錢五分　半夏三錢　瓜蔞一個

保和丸

山查三兩 神麯 半夏 茯苓各一兩

會皮 萊菔子 連翹各五錢

麵糊為丸。

抵當湯

水蛭三十猪脂熬黑 䖟蟲三十去頭足翅 桃仁三十去皮尖研 大黃四兩酒浸

蜜丸。

代抵當丸

大黃酒洗四兩 芒硝 穿山甲蛤粉炒 夜明砂陶焙

莪朮酒炒 肉桂去皮 當歸尾酒蒸各一兩 紅花酒炒七錢

桃仁不去皮尖用七十二粒另研

蜜丸。

桃仁承氣湯

桃仁連皮尖十五個 桂枝三錢 大黃酒浸四錢 芒硝二錢

甘　草炙一錢二分

茵陳蒿湯

茵陳蒿二錢　梔　子三錢　大　黃五錢

本方加桂枝、白朮、茯苓、澤瀉、猪苓。卽茵陳五苓散。

六一散卽天水散

滑　石六錢　甘　草一錢

本方加硃砂。卽益元散。

四苓散

白　朮　澤　瀉　猪　苓　茯　苓等分

本方去白朮。加阿膠、滑石。卽猪苓湯。

橘皮竹茹湯

橘　皮五錢　竹　茹一錢　沙　參一錢　炙　草五分

半　夏一錢　陳　皮一錢　麥　冬一錢　赤　苓二錢

加薑棗煎。

橘皮半夏湯

橘皮　半夏等分

加生薑煎。

大半夏湯

半夏　人參等分　白蜜

小半夏湯

半夏　生薑等分

瓜蒂散

甜瓜蒂炒黃　赤小豆等分

爲末。熱水二鍾。入淡豆豉三錢煎一鍾。去渣和藥末一錢溫服。或用參蘆煎湯熱服。以指探吐。

參胡三白散

人參一錢半　白朮一錢半　柴胡二錢　白芍一錢半

白茯苓一錢半

清燥養榮湯

知母　天花粉　當歸身　白芍

甘草　生地汁　陳皮等分

加燈心煎。

柴胡清燥湯

柴胡一錢　黃芩一錢　陳皮一錢　甘草五分

花粉一錢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五分　生地二錢

知母一錢五分

加生薑、大棗煎。

清燥救肺湯

桑葉三錢　人參一錢　麻仁一錢　炙草一錢

枇杷葉二片　阿膠一錢　麥冬二錢　杏仁一錢

煅石膏一錢

當歸六黃湯

當歸　炙耆　黃柏　黃芩

黃連　生地　熟地等分

定中湯

雄黃　黃土等分

逍遙散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　柴胡三分　茯苓一錢

白朮一錢　甘草五分　薄荷三分　薑一片

越鞠丸

川芎五分　蒼朮三分　香附五分　山梔八分

神麯一錢

歸氣飲

熟地三錢　茯苓二錢　扁豆一錢　炮薑五分

丁香三分　藿香一錢　炙草五分　會皮一錢

代赭旋覆湯

代赭石一錢　旋覆花五分　人參五分　半夏一錢
乾薑一錢　大棗五個

四七湯

半夏一錢　厚樸一錢　茯苓一錢　蘇子一錢
薑棗

倉廩湯

人參五分　茯苓一錢　甘草五分　枳殼一錢
桔梗一錢　柴胡五分　前胡一錢　羌活三分
獨活一錢　川芎五分　薄荷五分　薑一片
陳倉米一錢

酸棗仁湯

酸棗仁一錢　甘草五分　知母一錢　茯苓一錢
川芎五分

四逆散

柴胡五分 炙甘草五分 芍藥一錢 枳實八分

柴胡桂薑湯

柴胡一錢 桂枝五分 乾薑五分 黃芩五分

牡蠣一錢 括蔞一錢 甘草五分

甘桔湯

桔梗一錢 甘草一錢

獨參湯（附參茸膏）

人參（輕重酌用） 加鹿茸等分熬膏。即參茸膏。

參附湯

人參 附子（輕重酌用）

朮附湯

白朮 附子（輕重酌用）

真武湯

茯苓一錢 白朮一錢 芍藥一錢 附子一錢

生薑一片

四君子湯

人參二錢　茯苓一錢　白朮一錢　甘草五分

六君子湯

人參二錢　茯苓一錢　白朮一錢　甘草五分

半夏　陳皮各一錢二分

香蔻六君子湯

木香五分　蔻仁五分　人參二錢　茯苓一錢

甘草五分　陳皮一錢　半夏一錢　白朮一錢

柴芍六君子湯

柴胡二錢　白芍一錢　人參二錢　茯苓一錢

甘草五分　白朮一錢　半夏一錢　陳皮一錢

金水六君子煎

熟地三錢　當歸　半夏　陳皮

茯苓各一錢 甘草五分

四物湯

川芎五分 當歸一錢 地黃三錢 芍藥一錢

八珍湯

川芎 當歸各一錢 地黃三錢 芍藥一錢

人參一錢 茯苓一錢 白朮一錢 炙甘草五分

十全大補湯

地黃三錢 芍藥一錢 當歸一錢 川芎五分

人參一錢 白朮一錢 茯苓一錢 甘草一錢

黃耆一錢 肉桂一錢

補中益氣湯

黃耆一錢 陳皮一錢 升麻五分 柴胡五分

人參一錢 甘草五分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

補陰益氣煎

熟地三錢　山藥一錢　白朮一錢　陳皮一錢
升麻五分　柴胡五分　人參一錢　甘草五分
當歸一錢

理中湯

人參一錢　甘草五分　白朮一錢　黑薑五分

理陰煎

人參一錢　甘草五分　白朮一錢　黑薑一錢
熟地二錢

小建中湯

芍藥三錢　肉桂五分　炙甘草五分　大棗二個
飴糖一酒杯　煨薑五分

黃耆建中湯

黃耆二錢　芍藥三錢　肉桂一錢　煨薑五分
甘草五分　大棗二個　飴糖一酒杯

歸脾湯

人參一錢 白朮一錢 黃耆一錢 當歸一錢

炙甘草五分 茯神一錢 遠志一錢 酸棗仁五分

木香五分 龍眼肉五分 薑一片 棗一個

復脈湯

肉桂五分 炙草五分 麥冬二錢 生地三錢

麻仁二錢 阿膠一錢

加薑、棗煎。

瀉白散

桑皮一錢 地骨皮一錢 甘草五分 粳米一錢

生脈散

麥冬二錢 五味一分 人參一錢

六味地黃湯

地黃八錢 山萸四錢 山藥四錢 丹皮三錢

茯　苓三錢　澤　瀉三錢

本方加麥冬、五味。即麥味地黃湯。加知母、黃柏、即知柏地黃湯。

資生丸

人　參五錢　白　朮八錢　藿　香三錢　薏　仁一錢
黃　連一錢　查　肉五錢　陳　皮四錢　桔　梗二錢
山　藥五錢　苡　仁五錢　建　蓮六錢　芡　實五錢
神　麯五錢　茯　苓四錢　麥　芽五錢　炙甘草五錢
扁　豆四錢　澤　瀉四錢

參苓白朮散

人　參　白　朮　陳　皮　茯　苓
扁　豆　山　藥各一錢　甘　草五分　建　蓮一錢
砂　仁五分　苡　仁一錢　桔　梗一錢　大　棗二個

硃砂安神丸

川　連五分　歸　身一錢　生　地二錢　生　草五分

琥珀一錢 犀角一錢 棗仁一錢 遠志一錢

元參一錢 辰砂五分 白茯苓一錢

大無比散

辰砂 滑石 生草 雄黃等分

全鼈膏

熟地二兩 生地二兩 天冬二兩 麥冬二兩

知母二兩 貝母二兩 丹皮二兩 地骨皮二兩

鼈甲一斤

百合固金湯

熟地一錢 生地二錢 元參二錢 貝母一錢

桔梗一錢 甘草五分 麥冬一錢 芍藥一錢

當歸一錢

銀甲散

銀柴胡二錢 鼈甲三錢

金汁

糞清絞汁。以陳爲佳。

綠豆汁

綠豆熬汁。以清爲佳。

雪梨漿

大梨汁。以成漿爲度。

紫雪

黃金十兩

用水三斗。先煑一斗。旋添煑至一斗爲度。去金取汁。煑下項藥。

石膏　寒水石如無真者元精石代之　磁石醋煅

白滑石各五兩

上四味搗。入前汁中。煑至五升。入下項藥。

烏犀角鎊　羚羊角鎊　青木香切　沉香各五錢研

黑參切　升麻各一兩六錢。　生甘草八錢　丁香一錢搗碎

上八味。入前汁中。煑取一升五合。去滓。入下項藥。

芒 硝一兩 焰 硝三兩

上二味。入前藥汁中。微火上煎。柳木搥攪不住手。候有七合半。投在水盆中半日欲凝。入下項藥。

硃 砂研細水飛淨五錢 麝香當門子研一錢二分

上二味。入前藥中攪勻。勿見火寒之二日。候凝結成霜紫色。鉛罐收貯。每服一分至二分。杵細冷水或薄荷湯調下。小兒以意量減。

硃黃散

珍 珠二分 牛 黃二分 川 貝六分 辰 砂二分

溫證指歸

卷四

醫案

清 江寧 周杓元澹然子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丁巳春二月初旬。有何姓子。患溫病初起。舌即乾紅。身次不支。神情恍惚。余診之曰。此證感溫甚重。十難救一。非大劑雙解。不能挽回。遲則不治。因病家曾患此證。專信不疑。遂順手治療得愈。計服大黃一兩五錢。膏、黃、芩、連倍數。不但正氣不虧。抑且病起旬日。儼如無病者然。於以見溫病早得下藥之力。其效之神速如此。

有張姓妻。忽然寒戰。戰後大笑。笑甚即厥。自暮至曉。如此者數次。邀予診之。見其面赤壯熱。頭痛如破。心煩作麻。胸背作脹。舌胎白滑。六脈沉數。譫言神昏。予曰。此脈證乃羊毛溫也。方以大劑雙解治之。其時同事數醫。論證用藥。咸同一轍。藥後

得利而嘔未止。邪困上焦也。連投三劑。外行搓法。毛出五色。諸證漸平。時又邀一醫。診云。乃肝風內動。少陽受病。方主溫膽白薇一法。病家見其立方平穩。停雙解而投是藥。夜間前證復作。次日仍以雙解投之漸平。至第五日。惟自笑不已。遂以加味太極丸。加牛黃治之。一服而諸證俱平。竟獲全愈。

乾隆乙卯六月上浣。予診盛姓之子。患羊毛溫半月。診時脈證俱平。每交午刻。即心煩作麻。不自知其所苦。口內喃喃不已。人即昏去。交子即醒。如是者三日。詢及前診之醫。皆以治溫之法治之。今病未解者。是溫邪感受原輕。發之不暴。治法雖當。奈毛毒未化。故延多日。一挑擦即可愈也。病家旋邀一老嫗挑之。得毛如縷。內服神解散。是夜即安。後以辛涼之藥。清理上焦得愈。夫羊毛本熱化耳。得挑則毛去。毛去則熱不留。內經刺穴瀉熱之法。岐伯已先得我心。因內經之義。引伸觸類。可爲治溫證之津梁。亦可爲後人之楷式。

丙辰夏四月。有高姓之子。患溫夾葷滯甚重。中宮堵塞。邪不易透。邀予診之。初時病家頗不介意。予即囑感邪極重。又夾葷滯。將來發作非輕。旋邀二醫。公同商酌。先開裏氣。使邪有出路。其時已服過溫燥散藥數劑矣。而現在之證。神煩舌赤。胎

黄口渴。遂以大劑雙解疊進。五六日。去宿糞以斗計。壅滯雖開。伏邪大作。舌黑胎刺。譫妄煩躁之勢疊現。要之。此狀因邪重夾食。初病又投溫散。未治萌蘖。以致病勢猖獗如此。再以增損大柴。合犀羚、梨汁、蘆根等味。黑胎漸退。邪勢向衰。予等醫俱云。幸有生機。詎料病家信任不專。另延他醫。譖言疊進。有云涼藥太過者。擬理中法。有云失表者。擬達原法。不知所服何劑。而病勢更加沉困。譫妄更增。而醫又欲以涼下法治之。苦病家譖言已入胸臆。堅不肯服大黃。羣醫仍屬大劑清涼解毒。拖延多日始安。要之再得雙解二三劑。則邪淨病已。不致半途而廢。又投溫燥。以致病勢更重。在病家執譖言只說前藥之非。孰知後藥之誤。此予之得以生全者。天意也。非人力也。

又同時湯姓子。患溫毒結於少陽陽明。腮腫結硬。齦潰出膿。邀予診時。已數日矣。時寒熱交作。人事不清。苔黃舌赤。予即云。此溫毒極重之證。若不極早雙解。迨至傷陰。舌黑神昏。則無救矣。奈病家膽怯。堅不肯服。權與清化、太極。二三日。宿糞略去。而病勢未減。言之至再。始服雙解一帖。尚未盡劑。去宿糞甚多。而身熱人事頓爽。意欲再進此藥。病家萬不肯服。又延二日。診時苔黑神昏。予即諄辭。旋邀一醫。

一見此證。卽行涼下。見病家堅執不服。只得以加味太極丸。加牛黃。服後病勢亦減。再進不允。又延他醫。乘機進譖。在昏瞶之病家。在他醫前。不述病之原委。而只云予辭言之過激。致病者因驚致舌黑神昏。有是理耶。殊不知未進言前。予臨床診時。早已神昏舌黑。連叫不醒。病家閤室環聽。抑因驚致神昏耶。抑因失治致神昏耶。而後醫不知所進何藥。終致不起。悲夫。夫前此兩證。有幸有不幸者。雖屬天意。亦由人事。在高姓之病。得雙解多劑。後藥雖誤。尚可挽回。湯子之斃。不斃於後藥。而斃於前藥之不徹也。

丙辰夏溫證大行。現證多有口不能言。神情昏倦者。其證有愈有不愈。如陳姓一子。甫生數歲。哭不出聲。神情倦怠。其家以爲必敗。置之於地者久矣。病者與予有姻誼。邀予往視。予見勢非全敗。先投以加味太極。繼與雙解。而哭聲出。人事安。同時有陸兄婦歸寧母家。一病卽苔黃壯熱。予與一醫合診。見勢甚重。卽與雙解。延至三日。口不能言。舌乾胎刺。病勢加劇。予詢及再四。緣何似此重劑。未得去病。家人告以其母姑息。每劑藥服不及半。以致如此。後延至七日。內陷厥陰。舌強脈微而斃。要之。溫邪者。熱邪也。不語者。厥陰爲熱邪所閉也。夫傷寒傳足。溫證傳手。手

厥陰爲心包絡之經。熱邪傷陰。則厥陰心包內閉。不但口不能言。並且舌強拘攣神昏囊縮。變態多端。故早下以去邪。則六腑通。三焦暢。不致陷入厥陰。如陳氏子可爲明驗也。因循失治。則變證甚速。張氏婦亦复可慨。夫更有失治如李翁之孫田翁之婦。皆係溫邪內陷厥陰。不語而逝。又有陳姓妻。七月中旬。若發本證脚氣嘔吐阻厥。邀一醫投以解暑和肝熄風之劑。次日神識昏憒。脈氣散亂。口硬不言。四日而逝。朱氏之子。得挑得下。數日而甦。是溫邪之治。宜用力於未曾不語之先。如待不語而急力挽回。猶堪幾幸。迨至不語數日。而欲其語也。不亦難哉。甚矣。治病於未然者。其聖人之法與。

有林姓患羊毛溫疹半月。所服之藥。初溫散。繼養陰。未曾攻下。亦未曾挑放。予診時。見其發狂自笑。歌罵不休。診其脈。則沉數。驗其舌。則苔黑芒刺。予曰。此證失下。奈陰分已傷。難任攻逐。所幸者。得前藥養陰。尚未枯竭。今據現證種種。悉屬溫邪困伏三焦。心包內閉。發狂自笑。最凶之候。治法當以逐邪爲主。佐以養陰之味。古人原有黃龍一方。兩得其妙。遂用之。加牛黃、犀角等藥。是日得解。自笑少止。外用挑法。得羊毛縷縷。胸次少寬。次日換方。仍用是藥。令以蕎麥麵作團滾胸背間。後

復診一次。狂笑熱勢少輕。舌雖未淨。脈亦少和。藥用輕劑攻邪。佐以和方。病家見凶勢已平。率皆大意。竟不延診。孰知燎原之火。雖去而餘焰猶未熄也。閱知數日不藥。以致餘邪猖獗而斃。可見餘邪不盡一分。卽爲禍一分。俗云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柴。吁。可畏哉。

張公於丙辰年夏間。閤室患溫者十餘人。初病者。伏邪甚重。予與一醫。合訂清解攻下之方。服之而愈。越數日。伊仲媳亦患溫邪。予與一醫視其一病。胎卽滿黃。均云邪重。直與神解加軍。二日不愈。病勢加劇。予曰溫邪之證。得下藥而不解。病反加重。其故何也。詢及再四。詰旁人始知以其祖母姑息。藥未卽服。交三日邪勢猖獗。直犯厥陰。神昏舌硬。拘攣倔強。旋邀一醫看視。同以大劑育陰化邪。毫無一效。迨至七日而殂。皆由溫毒萌時。未得藥力。以至於此。又一人一病卽壯熱胎黃。一醫初用九味羌活。次用三消。予見勢劇。投以雙解。疊下數次。病勢更劇。知受邪太深。病家自云。似此酷毒。若不放手攻擊。勢難救援。是以醫膽倍壯。硝、黃、膏、連猛進。舌黑神昏。俱方漸退。嗣後轉瘧日作。迨至月餘而痊。此時又一患溫者。一醫以溫散之劑。七日亦殂。可見溫邪之證。得能早下。使表裏通暢。十全八九。遲下失下。十

難全半。嗚呼。大命雖由天定。醫藥豈可混施。此所謂君子言理。不言數也。

吳氏子患溫邪之證。他醫皆謂暑溼痰滯。藥用發表溫消之劑。迨至二旬外。諸證更劇。始延予診視。予察其胎黑脣焦。舌紫鼻煤。身熱未退。腹脹如鼓。種種病邪。悉屬溫邪困鬱。未經宣洩。且從前所服之藥。半屬辛溫。夫溫邪本易灼陰。又加燥劑。陰分愈竭。邪伏更深。法在難治。不得已。擬大復甦飲滋培陰氣。加味太極丸滌蕩熱邪。服後諸證少減。更以雙解散加養陰之藥下之。連投數劑。熱象漸平。改用養陰化熱之劑。越數日。肛門腫痛。大解欲便不能。予知其下焦熱結。陰液虧結。不能滋潤之故。遂易大劑潤腸藥。內加肉蓯蓉四錢。峻補真陰。一劑下燥糞數十枚。腹脹漸消。竟獲成功。此證設首用清解。何至此極。以見不明溫熱治法。誤以風寒混治。其失有如此者。

揚姓年二十。乙卯年間。忽然右半不仁。舌強不語。神昏。諸醫以中風受寒。治之罔效。延予診視。予診其脈象沉數。舌黃面垢。外雖不熱。內現口渴便祕。神昏不語。種種形證。予曰。此證全係溫邪內伏。非中風也。夫中風脈應浮緩。無口渴便祕之證。況年力富強。中風之事亦少。據脈證相參。端由溫厲之氣。由裏達表。自陰分發出

陽分。四肢爲諸陽之本。不仁者溫熱傷陰。陽氣未宣之象也。偏於右者。右爲陰。男子不足於陰也。舌強神呆者。少陰之脈循舌本。蓋其人少陰素虧。故溫邪易亂其神明。觀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是其明驗也。治法當急下以存陰。若待津涸陰亡。幾無濟矣。於是以大劑硝黃。下十餘次。彼延二醫合診。亦主此法。後舌始轉音。熱象始作。繼得養陰化熱收功。若非辨識清細。以中風之法治之。不幾誤耶。

金姓六月間患溫。初病時早起食麪蛋。午食葷膩。午卽舌白神昏。譫妄胸悶。頭脹脈伏。面色垢暗。勢極危篤。予知其溫邪極重。非速進攻下不可。投以雙解數劑。服後毫不應手。其勢更甚。予急令挑放。挑出羊毛無數。仍投雙解一服。卽得大解徹行。人事漸清。連進攻逐之品。約十餘劑。熱象方減。後轉瘧證。以小柴養陰調理而安。誌此以見溫邪極重者。若不先爲挑放。雖有對證之藥。亦難取效也。七月伊毋患痢兼口乾咽燥胸悶。以神砂丸。蕎麥麪搓之。得毛如許。照溫邪治。痢隨手而起。

宋叟年逾七旬。素無疾苦。乙卯四月中旬。午後方食糕點。忽然煩躁壯熱。人事迷亂。勢頗危殆。延予診視。余驗其舌色乾黑。脈象洪大。煩渴譫語。知溫邪驟發。兼夾痰滯。壅遏極重之候。擬雙解救之。連投一劑。熱象少減。但舌黑而潤。人事昏沉如

故。更加呃逆。六脈無力。此陰竭之象。雙解不中與也。急以歸氣治之。一劑呃止神清。諸證悉退。後與和劑而愈。彼不守禁忌。甫愈三日。卽食糕肉無數。以致餘邪復作。後以清解消滯之品。始獲成功。噫前以凉下驅邪。後卽以甘溫扶正。轉丸之技。固不可與膠柱者同日語也。

金姓者。鄉間人也。據云客歲秋間患溫證。瘧痢迭至。仲冬方愈。服過硝黃十有餘兩。今春間午後。忽腹大痛。惡寒頭疼。自利脈沉。口渴舌乾。苔刺。旋邀里中醫者治之。以脈沉肢冷。痛瀉爲寒。用附子理中湯。病人因去歲病時。悉領溫熱之象。梗概頗知。若盡寒邪。豈有口渴苔刺等證。未敢服此藥。又延二醫。一係去歲之醫。訂清解散。一訂溫中散寒。三法皆未行。次日邀余診視。面垢神煩。唇燥口渴。苔刺鼻煤。熱利無度。寒熱仍作。胸悶腹痛。幸得刮放經絡少鬆。余云此係溫邪極重之候。瀉乃熱邪自尋出路。脈伏腹痛。乃邪困未宣。據此唇舌。確非寒象。病者疑舊病愈未久。焉得又招此邪。余曰邪之中人。乘人之虛。如水之趨下。遇竇卽留。何分遠近。能保週身之元氣。庶免賊邪之侵害。刻據證用藥。仍當雙解。稍遲陰竭。則無救矣。旋投雙解。泄瀉反止。痛勢大減。然唇舌如故。更加筋惕肉瞤。余與前醫。知爲病後真

陰未復。大有陰竭之象。難於純用攻下。酌以生鼈甲生地沙參各兩許。煎濃汁以煨前藥。叠投三劑。病勢大減。忽然嗆咳不休。吐痰沫數盂。知肺爲燥傷。遂用清金保肺化邪一法。不出十日全愈。

己未冬。天氣甚暖。宛如春日。蓋陽氣不主收藏。而反發洩。是時彭姓闔室病溫。輕者數人。重者亦數人。俱已向愈。最後一婦人甚篤。初起時不甚大熱。微微咳嗽。脈象沉數。面色微赤。咽乾口苦。舌淨無苔。舌赤如絳。彼延許生診視。許生以神解清化之藥與之。越三日。壯熱大作。而舌終無苔。神情躁亂。口渴心煩。余診之曰。此溫邪伏在營分。由裏以達於外也。譬之隱伏之火。得搜揚而烈燄焚空。不可止遏。但此婦稟質素弱。陰分極虧。陰虧則不能化邪。以致邪勢延漫三焦。若不下。邪無出路。若下。又恐陰液隨竭。勉用復甦飲。加軍末八分。一劑而得解數次。二日添舌短神昏。鼻煤譫妄等象。余曰。此梟燄猖狂。陰液乾枯。不可救矣。其子再三諄請。余想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云。寒之不寒。責其無水。倣費建中治痘用濁陰意。合張景岳玉泉散方。用金汁一碗。井水兩杯。生石膏二兩。研和服下。而人事漸清。譫妄亦止。舌不絳而心不煩。熱亦漸退。惟咳更甚。余曰。此

溫邪餘熱。從營陰出於衞陽。由血分達於氣分。熱在上焦肺部。溫邪漸達皮毛。後必發痾發癢。清金保肺可愈矣。令許生以清燥救肺湯與服。繼以梨汁熬膏。調治而愈。

乙卯夏。有耿姓客。寓某行。患寒熱身痛等證。一醫用清散之藥。越三日。熱象頗加。人事昏迷。身痛不能轉側。行東延醫診視。醫云。脈象數大。舌苔黃厚。作熱邪傷陰治。以滋化之法。病勢更重。時已六日矣。邀余診之。余驗舌色深黃。脈象數大。面垢神昏。壯熱至夜更盛。胸高氣促。種種危證。皆溫邪深伏三焦。未經潰達。時已六日。病勢益劇。陰分先傷。雖連得養陰之藥。奈溫邪不潰。若不早下以存陰。必致舌黑、苔刺、譫妄等變。但病者係異鄉孤客。非一人可以當擔。必得一二道中同爲斟酌。方能用藥。伊卽延一醫診視。亦主此法。用增損雙解散。硝黃四五錢。連服二劑。下敗糞十餘次。病勢頗減。改用養陰。壯熱如故。與雙解數劑。苔色已退。脈和熱輕。越二日。呃逆甚劇。舌苔白。舌本淡。與同視之醫合商。醫曰。邪勢未盡。下之可乎。余曰。邪固未盡。但正虛呃逆。不可下也。宜歸氣飲消息之。服後呃止。又二日。呃復作。更盛於前。皆以爲邪未盡之故。正虛不能再下。酌用和法。服二帖。呃全不止。余診時。

旁坐久聽。呃聲由肋而起。此必兼氣鬱。因訂代赭旋覆湯。合歸氣減丁香。一服即安。可見溫邪盛時宜涼下。衰時有兼證。自當從兼治。不可拘於一格也。

文學某翁素知醫。四十二歲始得一子。甫一週。於嘉慶丁巳七月間患溫。某自與前、葛、枳、桔等藥。服之不效。次日又服清化之劑。至三更。喘嗘非常。就診於余。余見苔黃帶黑。喘如曳鋸。因與麻、杏、石膏合加味太極法治之。藥未煎就。舌黑如炭。芒刺如銼。喘嗘尤甚。舉家號哭。以為必斃矣。所幸者猶可灌藥。至次日午刻。忽解一次。余大喜曰。生機在此。又與加味太極丸二粒。始終服增損雙解一法。至十六日。始得喘平熱退而愈。共約服硝黃二兩有餘。下糞一百餘次。愈下愈多。頗可驚訝。其祖母年逾八十。向余泣拜曰。非翁見之真守之定。小孫何能再生。余急扶而謝之。誌此以見溫邪始終當下。有如此者。

溫證指歸終

〔清〕陳平伯　著

温熱病指南集

中國醫學大成

溫熱病指南集提要

陳平伯著。光緒丙子。復園錢培蓀重刻本。江白仙鑒定。凡溫熱大意一篇。風溫證條例十二條。濕溫證條例三十一條。培蓀案溫熱贅言三十一條。後有察舌一條。辨脈四條。註云從辨證活人摘入。蓋是後人所增。今不補錄。是集原題淞濱陳祖恭平伯父著。連濕溫條例在內。而溫熱贅言題曰江左寄瓢子述。亦連前併爲一人之書。豈祖恭即寄瓢子。然濕溫十五條有一酒客云是師治。贅言本作余在金閶。見業師張友樵治一酒客。其下余診其脈。余脈其右寸浮數。余字皆作師。則兩書歧出。張友樵名文燮。醫效秘傳有其序。序作於道光十一年。稱吳子金壽。從余學醫。是寄瓢本與子音同師。祖恭即其人。何爲又冒其師所治爲己治耶。錢培蓀云。三家醫案乃吳江吳子音金壽所輯。葉天士薛生白、繆宜亭三案。而益以葉氏

醫效秘傳。原刊於道光十一二年。本無溫熱贅言。光緒初年。蘇州綠潤堂翻刻之時。末附溫熱贅言。王士雄云。吳本雖出江白仙本之後。無甚異同。所附治酒客一案。云是其師治。似較江本爲可信也云。據錢考贅言乃光緒年間翻板時增入。則在江本後矣。王士雄又云。此篇始見於舒松摩重刻醫師秘笈後。云是薛作。章氏從而釋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陳作後。吳子音溫熱贅言連前篇併爲一人之書。並不標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云云。則此篇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補一法。又無薛生白三字。且此篇張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稱曰余診。言人人殊。無從覈實。清代名醫學案云。生白平生著作無多。惟濕熱條辨一册。爲平生傑作。蓋母太夫人平生多病濕熱。故生白於此證搆思獨苦。硏究最深。以期母疾頓瘳。克享遐齡云。南病別鑑。薛生白有自序云。將數年以來所歷病機。與諸子弟或闡發前人。或據己意。隨所有得。隨筆數行。如嗽藍羹。

又云。一瓢子生白別號。據此是薛著無疑。而王士雄亦謂係薛生白撰。今并錄之。以資考正。

溫熱病指南集目錄

溫熱病指南集

清　江白仙先生鑒定

淞濱　陳祖恭平伯父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溫熱病大意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守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熱苦寒之貽害。遂使溫熱之旨。蒙昧不明。醫門缺典。莫此甚焉。恭（恭桼贅言本恭作余）不敏。博覽羣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急講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時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爲三焦之

別使亦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外彌綸。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是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爲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爲冬。於人爲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象。故立言歸重於冬。非謂冬宜藏。而他時可不藏精也。卽春必病溫之語。亦是就近指點。總見裏虛者表不固。一切時邪。皆易感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時六氣之爲病矣。昔王叔和云。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熱。致後來人翻駁。何不云腎精不藏之人。至春易病溫。至夏易病暑熱。便能深入理潭矣。內經又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註家咸謂冬令閉藏。寒邪伏於腎中。病不卽發。至春陽氣大泄。內伏之寒邪。隨升令而外達。天來錢氏已大非其說矣。謂冬傷於寒者。乃冬傷寒水之藏。卽冬不藏精之互詞。蔡案語見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溼冬生欬嗽蓋謂四時所感之氣當時未發過時見證如此若冬不藏精

乃是內傷病溫同而所以病溫則異今并為一談謂冬傷於寒為寒水之藏然則夏傷於暑又何藏耶且太陽寒水係小腸膀胱二府而腎則藏精藏府自別此解不合經旨善讀書者詳之何得以寒邪誤解。夫寒邪凜烈。中人即病。非比暑溼之邪。能伏處身中。故內經曰。風寒之中人也。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況腎為生命之根。所關至大。安有寒邪內入。相安無事。直待春時始發之理。錢氏此說。獨開生面。先得我心。蓋曉然於溫邪之為病。由於腎精之不藏矣。非特此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有傷風。有風溫。有溼溫。有熱病。夫統此風寒溼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藏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獨是西北風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東南地卑水溼。溼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溼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暖也熱也。非寒邪之可比也。風邪外束。則曰風溫。溼邪內侵。則曰溼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同慄烈之嚴威。是以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當逐熱。蓋

風不兼寒。即爲風火。溼雖化熱。終屬陰邪。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投以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

風溫證條例

風溫爲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欬嗽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周禹載曰。溫邪伏於少陰。而達於少陽。此雖宗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旨。其實誤解內經也。無論春溫冬溫。總屬暴感時氣。豈是少陰伏邪。不過因少陰真氣先虧。溫邪易於湊襲耳。其病多在春冬。而不在夏秋者。以夏秋爲暑溼熱三氣蒸動之時。多病溼溫。溼令蒸淫。風氣不勝溼氣也。惟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暖多風。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衞氣。人身之中。肺主衞。

又胃爲衞氣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爲或有之證。而熱渴欬嗽爲必有之證也。恭（蓀案贅言本無此恭字）三復仲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爲溫病敍證也。再則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仲景復申之曰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中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劫液後變現之證。非溫病固有之證也。續云。若被下者。直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驚癇狀。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詳用下用火之變證。而未言風溫本來之現證也。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爲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爲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風溫爲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爲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卽爲逆矣。用是不

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敘證施治。列為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先生曰。肺胃專司無二致。獨開生面。蕤案贊言本無此一行卽首所題江白仙先生評語然語不可曉恐有脫誤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表邪。

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為之風溫。蕤案為字疑當作謂然贊言本同然則之字當衍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大力、桑皮、連翹、廣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

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

以清泄肺胃爲主治。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欬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川貝、連翹、麥冬、川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

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爍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胞絡之虞。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下痢。苔黃譫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廣皮之屬。以升泄溫邪。

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逼。下注大腸則下痢。治之者宜清泄溫邪。不必專於治痢。按仲景傷寒論中。有下痢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一證。此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痢。是風熱內迫。雖有譫語一證。仍是無形之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

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在硝黃之下逐也。

風溫證熱久不愈。欬嗽脣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粟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溼。發爲風疹。用大力、荊防、連翹、廣皮、甘草之屬。涼解之。

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溼者。風熱之邪。與溼熱相合。留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爲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并則發斑。與太陰溼熱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脈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胸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荊芥、薄荷、連翹、元參、大力、青黛、馬勃、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

此卽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主治。然風熱壅遏。致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倣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爲佳。

風溫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脣腫。氣粗煩燥。舌絳齒板痰欬。甚至神昏譫語。下利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爲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麥冬、紫草、川貝、人中黃之屬。解毒提斑。間有生者。（蒸案原脫者字依贅言本補）

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可挽回。否則必壞。

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臥起不安。手足厥冷。泄瀉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麻、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

此風溫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風溫證身熱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睡鼻鼾。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津液劫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泄熱救津。

息鼾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爲養。熱邪內灼。胃液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蔡案原脫之字依贅言本補下寒涼之品之字同）以清熱濡津。或有濟。而羣隊寒涼中雜半夏者。以燥熱之邪。與寒涼之品。格而不入。必用半夏辛燥以反佐。同氣相求。使藥氣與病邪。不致如水火之不相射。所以金匱麥冬湯內。古人恆並用也。

風溫證身熱痰欬。口渴神迷。手足瘈瘲。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刦津液。金囚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連翹、麥冬、知母、鉤藤之屬。以息風清熱。

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溉百脈者也。熱邪內盛。胃津被刦。肺失所資。木爲火之母。子能令母實。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脈失養。風火內旋。瘈瘲驚癇。在所不免。故俗云發痙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爲主治。

風溫證熱渴煩悶。昏憒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胞絡。當用犀角、連翹、焦遠志、鮮石菖蒲、麥冬、川貝、牛黃、至寶之屬。泄熱通絡。

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胞。逼亂神明。閉塞絡脈。以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

先生曰。（蓀案賛言本無此三字）熱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胞。逼亂神明。閉塞脈絡。雖是喻嘉言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大錯。要知熱極似水。（蓀案賛言本無大錯要知四字但作然熱極似水又案據下文則水字明當作火而賛言本同仍之）一派煙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煙塵中。口鼻皆燥。非雨解不能散其勢。若入溫熱處。則人當燥悶死矣。且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燥與熱鬬。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邪蒸圍。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法大異。遇此每在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一法於後。　極明雄黃一兩。研極細。入銅勺內又研。提淨牙硝六錢。微火鎔化撥勻如水時。急濾清者於盌。粗渣不

用。凝定。（蒜案凝定二字疑當在粗渣上贅言本同仍之）此丹竈家秘製也。凡遇前證。先用陳雨水十盌。內取出一盌。煎木通一錢。通草三錢。傾入九盌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三錢。或旋磨旋與亦可。每盌約二三分。再將製雄挑二三釐入盌內。冷與服。時時進之。能於三日內進之盡。必有清痰吐出數盌而愈。十救七八。蓋此證死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用。每每付之天命。牛黃清心而已。可勝長歎。

溼溫證條例

溼溫證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苔白或黃。口渴不引飲。此溼溫證之提綱也。溼溫證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屬太陰。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三焦。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溼本土化。鬱而生熱。即兼火化。故是證最易耳聾乾嘔。發痙發厥。而提綱

中不言及者。因以諸證皆非溼熱證始生之正局。（蒜案正字原譌症依贅言本改）實乃溼熱病必有之變局也。始惡寒者。陽爲溼鬱而惡寒。終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後但熱不寒。則久鬱成熱。反惡熱矣。陽不衞外則汗出。溼擾清陽則胸痞。溼霧上騰則舌白。與熱相蒸則苔黃。熱極則液不升而口渴。溼盛則飲內留而仍不引飲。然所云表者。乃陽明太陰之表。而非太陽之表。太陰之表四肢也。胸中也。陽明之表胸中也。肌肉也。故胸痞爲溼溫必有之證。而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主一身之表。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溼熱不盡從表入。故不由太陽。況風寒傷營衞。營衞乃太陽所司。表溼傷肌肉。肌肉爲陽明所主。其有寒溼而亦留太陽者。以太陽爲寒水。同氣相求也。熱溼之必歸陽明者。陽明中土。火化從陽也。寒溼之邪每傷形。熱溼之邪恆傷氣。故寒溼附太陽。治多辛熱。熱溼布三焦。治用辛涼。要之溼溫爲病。不特與傷寒不同。抑且與風溫亦異。風溫乃肺胃受病。

病必欬嗽煩渴。溼溫乃脾胃受病。病必身疼胸痞。一爲燥熱。一爲溼熱也。而提綱中不及言脈者。以溼熱之邪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隨證現。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印定後人眼目。溼熱之病。陽明必兼太陰者。人徒知臟腑相連。溼土同氣。而不特此也。蓋脾本爲胃行津液。若脾氣健運。散布水精。上輸於肺。下輸膀胱。縱有溼邪。安能著留。惟是飢飽勞役。先傷中氣。或生冷炙煿。內賊太陰。以致健運失司。溼飲停積。客邪再至。遏伏氣機。病則倦怠痞悶。有必至者。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外邪。非由腑及臟之謂。至於所感之邪。爲暑爲溼。爲熱爲風。或從內或從外。又在治病者之臨證時權衡矣。

惡寒無汗。身重頭痛。胸痞腰疼。溼在表分。宜羌活、葛根、六神麯、蒼朮皮、枳殼、廣皮等味。頭不痛去羌活。

身重惡寒。溼遏衛陽之表證。然頭爲諸陽之首。頭痛必挾風邪。故用羌活。不獨

勝溼。兼以祛風。而此條總是陰溼傷表之候。

汗出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胸痞腰痛。溼在肌表。不可汗解。宜滑石、豆卷、茯苓皮、蒼朮皮、神麴、廣皮等味。若汗少惡寒者。加葛根。

此條外候與上條頗同。而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溼邪初犯陽明之表。故略見惡寒。及至發熱。則惡寒當自罷矣。用藥通陽明之表。而卽清胃脘之熱。使溼邪不致上壅化熱。而欲其因滲下走耳。此乃陽溼傷表之候。然藥用滲利。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

溼溫證發熱汗出。胸痞不知飢。口渴不喜飲。舌苔滑白者。溼初內伏。蒙閉清陽。宜蔻仁、藿香、桔梗、枳殼、鬱金、六一、菖蒲、佩蘭等味。

濁邪上蒙。則胸痞。胃液不升。則口渴。病在上焦。故用辛香氣分之藥。開泄上焦。

溼溫證身熱面赤。（燕案面字贅言本譌作而）胸痞口渴。時或譫語。舌苔黃溜。汗出。溼伏中焦。蘊

伏爲熱。宜神麯、豆卷、連翹、廣皮、萆薢、滑石等味。

溼邪內伏。鬱久化熱。甚至讝語如夢。舌苔黃澀。是太陰之溼。與陽明之熱相合矣。倘仍用辛溫開溼法。轉燥胃津而助熱邪矣。故宜運脾逐溼。涼泄熱邪。

凡溼溫證。憑驗舌以投劑。至爲要訣。

溼溫證身熱口渴。胸痞自利溺澀。此溼在下焦。宜神麯、廣皮、滑石、豬苓萆薢、茯苓等味。

溼下注故自利。化源滯故溺澀。脾不輸津。口渴胸痞。溼滯於下。故治從分利。溼熱之邪。不自表入。故無表裏可分。而未嘗無氣血與三焦可辨。醫者不能分析。一概混治雜投。無當病情。徒傷正氣矣。今論溼熱病機。而得一暢其旨。夫熱爲天之氣。溼爲地之氣。熱得溼而彌熾。溼得熱而愈張。故溼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溼熱交合。其病重而速。然此論夏月溼熱交蒸之邪。非爲人身中溼鬱化熱

者言也。是以有痙無熱。或痙鬱生熱。止能蒙閉淸陽。惟是痙熱並集。則身中少火悉成壯火。而三焦相火。有不起而爲暴者哉。（蔡案哉字贅言本誤作或）兼之木火同氣。表裏分司。引動肝風。瘞（蔡案瘞字贅言本誤作痓）厥立至。胃中津液幾何。而能供此交爭乎。至於痙熱之邪。所以必屬陽明者。以陽明爲水穀之海。鼻食氣。口食味。悉歸陽明。邪從口鼻而入。則陽明爲必由之道路也。其始也邪入陽明。無有不耗其胃液。其繼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資於胃液。司命者可不深爲陽明顧慮哉。

或謂木火同氣。熱甚生風。以致痙厥。理固然矣。然有痙熱病表裏極熱。不痙不厥者何也。余曰。風木爲火熱引動者。原因木火素旺。肝陰先虧。內外相引。兩陽相得。因而勁張。若肝腎素充。本無裏熱者。火熱安能招引肝風哉。試觀產婦及小兒家。一經壯熱。便成瘈瘲者。以失血之後。及純陽之體。陰氣未充。故肝風易動也。

或問曰。亦有陰氣素虧之人。病患溼熱。甚至斑疹外現。入暮讝語昏迷。而不痙不厥者何也。答曰。此病邪自甚於陽明之營分。故由上脘而熏胸中。則入暮讝妄。邪不在三焦氣分。則金不受囚。木有所畏。未敢起而用事。至於斑屬陽明。疹屬太陰。亦二經營分熱極。不與三焦相干。卽不與風木相引也。此而痙厥。必胃中津液盡涸。耗及心營。則肝風亦起。蓀案則字原誤作庶贅言本同今以意改而其人早已無生理矣。

溼溫證壯熱口渴。舌苔黃。蓀案苔黃二字原誤倒依贅言本改或焦紅。發痙。神昏讝語。或笑。邪灼心胞。營血已耗。宜連翹、犀角、羚羊、生地、元參、勾藤、鮮菖蒲、至寶丹等味。

暑溼之邪。本傷氣分。及至熱極。逼入營陰。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胞受灼。則神昏讝語。用藥以清熱救陰。洩邪平肝爲務。

或問余曰。仲景治痙。以有汗無汗分剛柔二痙。治用蔞根桂枝湯。及葛根湯二

方。後人屏而不用。豈宜於古者。不宜於今耶。今之痙者。與厥相連。仲景不言暴厥。豈金匱有遺文耶。余曰非也。仲景蔞葛二湯。乃未痙時之治法。非作痙後之主方。況近世所病之痙。由於溼熱者居多。蓋三焦與肝膽同司相火。中焦溼熱不解。則熱甚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火動則風生。而筋攣脈急。風煽則火熾。而識亂神迷。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常度盡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幷走於上。則爲暴厥者是也。外竄筋中則成痙。內幷膻中則爲厥。內外瀰淪。痙厥遞現。正氣猶存一線。則氣復起而醒。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故痙之與厥。往往相連也。

暑月痙病。與霍亂同出一源。風因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拘牽。是名痙。但痙病發厥。十有八九。霍亂發厥。十無一二。蓋痙則風火閉鬱。鬱則熱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霍亂

則上吐下瀉。風火外洩。不致循經內竄。此痙與霍亂之分也。然痙病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煽。逼入膻中（蒜案膻字贅言本誤作膽）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溼化。火得溼而自熄。惟風淫脈中而拘攣。火增則厥。少散則攣。又痙與霍亂之遺禍也。

痙之強直。乃溼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溼。則由藏及筋而攣。總由溼熱與內風淆亂清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溼多熱少。（蒜案熱字贅言本誤作氣）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溼少。則風乘三焦而痙厥。厥不返者死。胃液乾枯。火邪不解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津液。其關於人者。顧不鉅哉。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邪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供者。熱邪愈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益張。總成死候。不可不知。

溼溫證發痙撮空。神昏笑妄。舌苔乾黃起刺。或轉黑色。大便不通者。熱邪閉結胃腑。宜用承氣湯下之。

撮空一證。昔賢謂非大實卽大虛。虛則神明渙散。將有脫絕之虞。實則神明被逼。故多撩亂之象。今舌苔黃刺乾澀。大便閉而不通。其爲熱邪內結。陽明實熱顯然矣。徒事清熱泄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不能除胃中蘊結之邪。故假承氣以通地道。然舌不乾黃起刺者。仍不可投。承氣用硝黃。所以逐陽明之燥火實熱。原非溼熱內滯者所宜用。然胃中津液爲熱所耗。甚至撮空撩亂。舌苔乾黃起刺。此時胃熱極甚。胃津告竭。溼火轉成燥火。故用承氣以攻下。承氣者。所以承接未亡之陰氣於一線也。溼溫病至此。亦危矣哉。

或問。吳又可治瘟疫。一遇舌黃胸腹痞滿者。便用大黃攻逐。今溼溫用下。必遇

苔黃乾刺何也。余曰。此正瘟疫與溼溫之所由分也。瘟疫感天地之厲氣。厲氣必挾時毒。故一涉陽明裏證。即以逐毒爲主。溼溫感天地之常氣。常氣未嘗有毒。苟非胃家燥實。未可輕言攻下也。是以瘟疫失下。有腐腸潰胃之虞。溼溫妄下。有下利不止之變。毫釐千里。學者參之。

溼溫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痙厥。溼熱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角、生地、元參、連翹、丹皮、紫草、鮮菖蒲等味。

此痙厥證之最重者。上爲胸痞。下挾熱利。斑疹痙厥。陰陽俱困。而獨以清陽明之熱。救陽明之液爲急務者。恐胃液不存。其人必自焚而死也。

溼溫證壯熱口渴。自汗身重。胸痞脈洪大而長者。此太陰之經。與陽明之熱相合。宜蒼朮、石膏、知母、甘草等味。

熱渴自汗。陽明之熱也。胸痞身重。太陰之溼兼見矣。脈洪大而長。知溼熱滯於

陽明之經。故用蒼朮白虎湯以清熱散溼。然此乃熱多溼少之候。

按白虎湯仲景用以清陽明無形之燥熱也。胃汁枯涸者。加人參以生津。名曰白虎加人參湯。身中素有痺氣者。加桂枝以通絡。名曰桂枝白虎湯。而其實意在清胃熱也。是以後人治暑熱傷氣。身熱而渴者。亦用白虎加人參湯。熱渴汗泄。肢節煩疼者。亦用白虎加桂枝湯。胸痞身重兼見。則於白虎湯中加入蒼朮。以理太陰之溼。寒熱往來兼集。則於白虎湯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之邪。凡此皆熱盛陽明。他證兼見。故用白虎清熱。而復各隨證以加減。苟非熱渴汗泄。脈洪大者。白虎便不可投。辨證察脈。最宜詳審也。

溼溫證溼熱傷氣。四肢困倦。精神減少。身熱氣高。心煩溺黃。口渴自汗。脈虛者。東垣用清暑益氣湯主治。方用人參、黃耆、甘草、白朮、蒼朮、神麯、青皮、升麻、乾葛、麥冬、五味、當歸、黃柏、澤瀉、廣皮。共十五味。

同一熱渴。自汗而脈虛神倦。便是中氣受病。而非陽明鬱熱。清暑益氣湯。乃東垣所製。方中藥味頗多。學者當於臨證時。斟酌去取可也。

吳鶴皐曰。暑令行於夏。至長夏則兼溼令矣。此方兼而治之。炎暑則表氣易洩。兼溼則中氣不固。黃耆所以實表。白朮、神麯、甘草所以調中。酷暑橫流。肺金受病。人參、五味、麥冬。所以補肺斂肺清肺經。所謂扶其所不勝也。溼熱蒸溼。以黃柏、澤瀉清其溼熱。熱邪傷陰。以當歸和陰。清氣不升。升、葛可升。濁氣不降。二皮可理。蒼朮之用。爲兼長夏溼也。

溼溫證寒熱如瘧。舌苔滑白。口不知味。溼熱阻遏募原。宜厚朴、草果、神麯、半夏、蒼朮、六一散等味。

瘧由暑溼伏於內。秋涼束於外。若夏月腠理大開。毛竅疏通。安得成瘧。而寒熱有定期。如瘧之發作者。乃邪留幕原故耳。募原者。外近肌肉。內近胃府。即三焦

之門戶。而實陽明之半表裏也。溼熱阻遏。則營衛分爭。證雖如瘧。不得與瘧同語。故仿吳又可達原飲之例。而瘧門中嚴用和清脾飲。亦可參用。

溼溫證身熱口苦。嘔吐清水。或痰多。此溼熱內留。木火上逆。宜溫膽湯加黃連碧玉散。

此素有停飲。而陽明少陽同病者。故一以滌飲。一以降逆爲治。溫膽湯中。用半夏、廣皮、茯苓、枳實、甘草、竹茹。加入黃連。名黃連溫膽湯。碧玉散卽六一散加青黛也。

溼溫證四五日。大渴胸悶欲絕。乾嘔不止。脈細數。舌光如鏡。此胃液被刦。膽火上衝。宜西瓜白汁、鮮生地汁。磨服鬱金、烏藥、木香、香附等味。

此營陰素虧。陽明少陽同病者。故一救陽明之液。一救少陽之邪。不同煎者。取其力之全耳。

以上兩條。嘔同而治異正宜並參。

溼溫證嘔惡不止。晝夜不差欲死者。此肺胃不和。胃移熱於肺。肺不受邪也。宜用黃連三五分。蘇葉二三分。煎服。其嘔立止。

肺胃不和。最能致嘔。人所不知。蓋胃熱移肺。肺不受邪。還歸於胃。嘔惡不止。若以肝膽之嘔治之則誤矣。卽漫投生薑、半夏。亦與病不相値。必用黃連以降溼。蘇葉以通肺胃。則投之立愈。以肺胃之氣。惟蘇葉能通也。分兩用輕者。以輕劑能治上焦之疾故耳。

溼溫證欬嗽喘逆。面赤氣粗。晝夜不寧者。暑邪入於肺絡。宜葶藶子、六一散、枇杷葉等味。

人知暑傷肺氣爲氣虛。不知暑滯肺絡則肺實。葶藶引滑石。直瀉肺邪。則病自除。

有一酒客。蔡案贊言本作余在金閶見業師張友樵治一酒客夏月痰欬氣喘。夜不得臥。服涼藥及開氣藥不效。有議用金匱麥冬湯者。余蔡案贊言本余作師下同診其脈。右寸數實。此肺實非肺虛也。投以人參則立斃矣。遂用葶藶、五錢焙研滑石五錢煎服立愈。明年復感客邪。壅遏肺氣。喘欬復作。醫有葶藶進者。蔡案進字疑當在葶藶上贊言本同仍之服之不效。反煩悶汗泄。余脈蔡案脈疑當作診贊言本同仍之其右寸浮數。口渴惡熱。冷汗自出。喘急煩悶。余曰。此熱邪內壅。肺氣鬱極。是以逼汗外越。非氣虛自汗也。服葶藶而反煩悶者。肺熱極盛。與苦寒相拒格也。夫肺苦氣上逆。本宜苦以泄之。而肺欲散。又當急食辛以散之。與麻杏甘膏湯一劑。肺氣得通。而喘止汗斂。諸證悉平矣。

暑月熱傷元氣。氣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虛而欬者。宜人參、麥冬、五味子等味。此即千金生脈散也。與上同一肺病。而氣粗與氣短有分。則肺實與肺虛各異。實則瀉而虛則補。一定之理也。然方名生脈。則熱傷氣之脈虛欲絕可知矣。

注訒庵曰。肺主氣。肺氣旺則四臟之氣皆旺。虛故脈絕氣短也。人參甘溫。大補肺氣爲君。麥冬甘寒。潤肺滋水清心瀉熱爲臣。五味酸溫。斂肺生津。收耗散之氣爲佐。蓋心主脈。肺朝百脈。補肺清心。則氣充而脈伏。故曰生脈也。人有將死脈絕者。服此能復生。（蔣案服字原譌復依贅言本改）其功甚大。夏月火旺剋金。當以保肺爲主。清晨服此。能益氣而卻暑也。

暑月乘涼飲冷。陽氣爲陰寒所遏。皮膚蒸熱。凜凜畏寒。頭痛頭重。自汗煩渴。或腹痛吐瀉者。宜用局方香薷飲。香茹、厚朴、扁豆。

此感受暑月陰寒之邪。名曰陰暑。陰邪外鬱。故頭重頭痛而畏寒。陽氣被遏。故蒸熱煩躁而口渴。暑必兼溼。故自汗。內干太陰則吐利。故用香薷之辛溫以散陰邪。而發越陽氣。厚朴之苦溫除溼邪。而通行滯氣。扁豆之甘淡。消暑溼而調和中氣。倘無惡寒頭痛之外證。卽無取香薷之辛香走竄。無腹痛吐利之裏證。

亦無取厚朴、扁豆之疏滯和中矣。故熱渴甚者。加黃連以淸裏熱。名四味香薷飲。減去扁豆。名黃連香薷飲。溼甚於裏。腹膨瀉泄者。去黃連。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飲。若中虛氣怯。汗出多者。加入黃耆、人參、白朮、廣皮、木瓜。名十味香薷飲。然香薷之用。總爲陰暑外襲而設。不可用以治溼熱傷陽之陽暑也。經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後人又謂動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以致後人有謂暑是熱邪者。有謂暑是寒邪者。紛紛不一。不知暑月六陽盡出於地上。凡陽氣有餘於外者。必不足於中。故經謂傷暑之脈多虛。原未定其爲寒爲熱也。總之暑月受病。無論寒熱。皆謂之暑。但有陰暑陽暑之辨耳。

李時珍曰。有處高堂大廈而中暑者。緣納涼太過。飲冷太多。陽氣爲陰邪所遏。故見頭痛惡寒之證。用香薷以發越陽氣。散水和脾則愈。此正言陰暑也。

又云。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不可多服。今人謂能解

暑。用以代茶。誤矣。

李士材曰。香薷爲夏月發散之藥其性溫熱。只宜於中暑之人。若中熱之人誤服之。反成大害。此言宜於陰暑。不宜於陽暑也。

溼溫證胸痞發熱。肌肉煩疼。始終無汗者。腠理氣機拂鬱。溼熱不能達外。宜六一散一兩。薄荷葉三四十片。泡湯調服。即汗解。

此溼熱蘊遏。氣鬱不宣。故宜辛涼解散。汗出灌浴之輩。最多此患。若加頭痛惡寒。便宜用香薷溫散矣。

溼熱內滯太陰。鬱久而爲滯下。其證胸痞腹痛。下墜窘迫。膿血稠黏。裏急後重。脈耎數者。宜厚朴、黃芩、神麯、廣皮、木香、檳榔、柴胡、煨葛根、銀花炭、荆芥炭等味。

古之所謂滯下。卽今所云痢疾也。由溼熱之邪。內伏太陰。阻遏氣機。以致太陰失健運。少陽失疏達。熱鬱溼蒸。傳道失其常度。蒸爲敗濁。膿血下注肛門。故後

重。氣壅不化。仍數至圊而不能便。傷氣則下白。傷血則下赤。氣血並傷。赤白兼下。溼熱盛極。痢成五色。故用厚朴除溼而行滯氣。檳榔下逆而破結氣。黃芩清庚金之熱。木香、神麯疏中氣之滯。葛根升下陷之胃氣。柴胡升土中之木氣。熱侵血分而便血。以銀花炭、荆芥炭入營清熱。若熱甚於裏。當用黃連以清熱。大實而痛。宜增大黃以逐邪。昔張潔古製芍藥湯以治血痢。方用白芍當歸、黃芩、黃連、大黃、木香、檳榔、甘草、桂心等味。而以芍藥名湯者。蓋謂下血必調藏血之藏。故用之爲君。不特欲其土中瀉木。抑且賴以斂肝和陰也。然芍藥味酸性斂。終非溼熱內蘊者所宜服。倘遇痢久中虛而宜用芍藥、甘草之化土者。恐難任芩、連、大黃之苦寒。木香、檳榔之破氣。若其下痢初作。溼熱正盛者。白芍酸斂滯邪。斷不可投。此雖昔人已試之成方。不敢引爲後學之楷式也。

痢久傷陽。脈虛滑脫者。真人養臟湯。方用人參、白朮、甘草、當歸、白芍、木香、肉桂、肉

果、粟殼、訶子肉。

脾陽虛者。當補而兼溫。然方中用木香。必其腹痛未止。故兼疏滯氣。用歸、芍。必其陰分虧殘。故兼和營陰。但痢雖脾疾。久必傳腎。以腎爲胃關。司下焦而開竅於二陰也。況火爲土母。欲溫中土之陽。必補命門之火。若虛寒甚而滑脫者。當加附子以補陽。不得雜入陰藥矣。

痢久傷陰。虛坐努責者。宜熟地炭、炒當歸、炒白芍、炙甘草、廣皮之屬。

裏急欲便。坐久而仍不得便者。謂之虛坐努責。凡裏急屬火居多。火性傳送至速。鬱於大腸。窘迫欲便。而便仍不舒。故痢疾門中每用芩、連清火。甚者用大黃逐熱。若痢久血虛。血不足則生熱。亦急迫欲便。但久坐而不得便耳。此熱由血虛所生。故治以補血爲主。裏急與後重不同。裏急者急迫欲便。後重者肛門重墜。裏急有虛實之分。實爲火邪有餘。虛爲營陰不足。後重亦有虛實之異。實爲

邪實下壅。虛由氣虛下陷。是以治裏急者。有清熱養陰之異。治後重者。有行氣升補之殊。虛實之辨。不可不明。

暑溼內襲。腹痛吐利。胸痞脈緩者。溼濁內阻太陰。宜縮脾飲。方用砂仁、草果、扁豆、烏梅、葛根、甘草。

此暑溼濁邪傷太陰之氣。以致土用不宣。太陰告困。蓋脾土之性。喜燥惡溼。喜甘惡苦。喜香惡臭。故用砂仁、草果。醒脾逐溼。扁豆、甘草。補土和中。妙在烏梅、葛根。一斂一升。滌邪安胃。兩擅其長。斯中氣和而吐利止矣。

暑月飲冷過多。寒溼內留。水穀不分。上吐下瀉。肢冷脈伏者。宜大順散。方用乾薑、肉桂、甘草、杏仁。

暑月過於貪涼。陰暑外襲者。有香薷飲。陰暑內侵者。有大順散。夫吐瀉肢冷脈伏。是脾胃之陽爲寒溼所蒙。不得伸越。故以乾薑、肉桂。散寒和胃。杏仁、甘草。利

氣調脾。然廣皮、茯苓仍不可少。此卽宗仲景治陰邪內侵之霍亂。而用理中湯之旨乎。

腹痛下痢。胸痞煩躁。口渴脈數大。按之豁然空者。宜冷香引子。方用附子、草果、廣皮、甘草。冷服。

此不特溼邪傷脾。抑且寒邪傷腎。煩躁熱渴。極似陽邪爲病。惟數大之脈。按之豁然而空。知其躁渴等證。爲虛陽外越。而非熱邪內擾。故以附子爲君。散寒救陽。廣皮、草果。理脾逐溼。甘草止痛緩中。法當冷服者。以眞寒假熱之病。必治以眞熱假寒之藥。昔人所謂下咽之後。冷氣旣消。熱性乃發。庶藥氣與病氣無扞格之虞也。

下利咽痛。口渴心煩。尺脈數疾者。熱邪內耗少陰之陰。宜倣猪膚涼潤法。

寒邪內犯少陰則亡陽。如用冷香引子者是也。熱邪內犯少陰易亡陰。如本條

下利者是也。少陰之脈。貫膈上循喉嚨。液燥則火邪上逆。故咽痛心煩。上出舌下。陰傷故口渴。兼之尺中脈數則下利爲熱犯少陰。逼液下走無疑。是以仲景製猪膚湯。用猪膚、白蜜、白粉。但取甘凉潤燥。腎陰得和。裏熱自息。不治利而利自止矣。後人用養陰藥以治痢。皆倣其意也。

下痢腹痛後重。時或圊血。肛門熱痛。脈沈弦者。熱邪傳入厥陰。血液內耗。宜倣白頭翁湯法。

白頭翁湯。仲景治厥陰熱利之方也。方用白頭翁、黃連、黃柏、秦皮。淸溼熱而升木火之鬱。熱入厥陰而下痢圊血者。安得不宗其意。以涼血散邪耶。

溼溫證五六日後。忽大汗出。手足冷。脈細如絲。或絕。口渴莖痛。而起坐自如。神淸語亮。此因汗出過多。衞外陽亡。溼熱內結。一時表裏之氣不相接。故肢冷脈伏。非真陽外脫也。宜五苓去朮。加滑石、黃耆皮。

前用冷香引子證。全似陽盛。而獨於脈之數大而空。知其陽虛。此條脈證全似亡陽。而獨於舉動神氣中得其病情。凡病之陽證似陰。陰證似陽者。正復不少。要在醫者之善於審察也。粗工昧此。藥味亂投。一七下咽。神丹莫挽。可不愼歟。

溼溫證數日後。汗出熱不除。或痙。忽頭痛不止者。營液內耗。厥陰風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荊子、鈎藤、元參、生地、白芍等味。

此溼熱傷營。肝風上逆。血不榮經而痙作。上升巔頂則頭痛。熱勢已緩。木氣獨張。故痙而不厥。至於投劑。以熄風爲標。養營爲本也。

溼熱證十餘日後。大勢已退。惟口渴汗出。骨節隱痛不舒。小便赤澀不利。此餘邪留滯經絡。宜煎元米泔漬於朮。（薛案於原譌作于依贅言本改）絞汁飲之。

病後溼邪未盡。陰液已傷。故身（薛案身字贅言本誤作生）疼口渴。此時救液則助溼。治溼則刦陰。宗仲景麻沸湯之法。取氣不取味。則走陽不走陰。妙在元米泔養陰逐溼。

兩擅其長。

溼熱病默默不語。神識昏迷。不知所苦。與飲食亦不卻。二便自通。諸藥不效者。此病不在脾胃。而在手厥陰營分。凝滯血絡。堵塞神明。非辛香氣藥所能開泄。宜醉地鼈蟲、醋炙鼈甲、土炒山甲、柴胡、桃仁泥等味。行血通瘀。

暑邪本傷心氣。間有侵入營中。凝瘀絡脈。心主阻遏。靈機窒塞。所以神識不明。昏迷默默也。用直入厥陰營分之藥。破滯通瘀。斯絡通而邪亦解矣。

以上所載風溫溼溫。雖未能盡窮其變。然病有虛實之異。治有補瀉之殊。在氣在血。爲熱爲寒。已露一斑。學者能引伸三反。開發靈機。則他山片石。未必非攻玉之一助也。（蓀案贅言本此後有察舌一條辨脈四條注云從辨證括人摘入蓋是後人所增今不補錄）

右溫熱病指南集。舊爲　先大父愚庵公刊行。遭寇後版片已燬。印本尠存。偶於從弟二泉（培廉）處得此帙。因重校付梓。其風溫溼溫之辨。及表裏虛實。

隨證分析。語簡意該。活人家宜奉爲圭臬也。光緒元年仲秋錢培蓀謹識。

溫熱病指南集終

跋

乙亥秋。將重刊溫熱病指南集。或告蓀曰。是書已附刊三家醫案之後。三家醫案者。吳江吳子音（金壽）所輯。葉天士、薛生白、繆宜亭之案。而益以葉氏醫效祕傳。刊於道光中。近時蘇州綠潤堂書肆翻刻之。末附溫熱贅言一卷。因取而校之。一一相同。惟是集原題淞濱陳祖恭平伯父著。而贅言本題江左寄瓢子述。豈祖恭即寄瓢耶。然溼溫第十五節。有一酒客云云。贅言本作余在金閶。見業師張友樵治一酒客。其下余診其脈。余脈其右寸浮。數余字皆作師。則兩書歧出。張友樵名文燮。醫效祕傳有其序。序作於道光十一年。稱吳子金壽從余學醫。是寄瓢本與子音同師。祖恭果即其人。何爲又冒其師所治爲己治耶。然醫書祇論是非。毋問眞僞。內經一書。本周秦間人所述。世所傳華佗中藏經之類。未必不出於依託。妖妄

如石室祕錄。君子猶有取焉。蘇刻贅言本。亦小有譌舛。未嘗不可以是集參校。即如郭象之注南華。庸何傷。故仍付之梓。而附著其異同。以質明者。嘉平既望培蓀又識。

附評

溫熱指南刻成後。夢花從兄培名又示予同里顧尙之先生觀光所評指南數則。實足以證此書之失。因附刊於後。丙子八月培蓀識。

二頁內經又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註家咸謂冬令閉藏。寒邪伏於腎中。病不卽發。至春陽氣大泄。內伏之寒邪。隨升令而外達。天來錢氏已大非其說矣。顧云。經又云。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腠理開。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經文鑿鑿言之。斷非錯誤。安得別生異解。貽誤後人。

三頁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顧云。風寒亦有不從表入者。

四頁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熱。　顧云。溫熱治法。已詳傷寒論中。曷不取柯韻伯來蘇集。反覆繹之。

四頁肺主衞。又胃爲衞氣之本。　顧云。肺主衞。心主營。胃爲衞之本。脾爲營之源。

七頁傷寒論中有下痢讝語者。有燥糞也。宜大承氣湯　顧云。當作小承氣湯。

九頁當用升麻、黄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　顧云。原文用升麻鼈甲湯。升麻升透厲邪。鼈甲養陰清熱。當歸和營止痛。甘草解毒和中。留商之。

一一頁燥與熱鬬。立見其敗。　顧云。用甘凉以泄熱和陰。是正治法。用芳香以逐穢利竅。是反治法。經所謂微者逆之。甚者從之也。香開辛散。立法亦舉大綱。如津液乾枯者。必加生地以育陰。裏熱熾甚者。必加黄連以清火。至陽分素虧之人。復感溫邪內陷。正取芳香以護陽逐邪。陰寒沈降之品。一味不可夾雜。否則上熱未除。中寒復起。遂潰敗而不可救矣。牛黄丸、至寶丹中。何嘗不用辛香。而謂

燥與熱鬬。立見其敗。然乎否乎。

一二頁 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屬太陰。　顧云。陽明爲闔。陽道實。故以胃實屬陽明。太陰爲開。陰道虛。故以自利屬太陰。

一三頁 後但熱不寒。　顧云。始雖惡寒。一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二一頁 故用承氣以攻下。　顧云。芒硝一味宜商。

三一頁 白芍酸斂滯邪。斷不可投。　顧云。豈有白芍與大黃、木香、檳榔、桂心同行。而尙嫌其酸斂滯邪者乎。有開有闔。有散有收。正古方妙處。安可妄肆譏評。